武俠世界



$2.00

622

· 特別介紹 ·



游俠呂奇
傳奇故事

喋血龍門角

龍驤 · 著



美人局故事已完，J · A · S · 也已宣佈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很多傳奇性故事發生。是篇「喋血龍門角」乃龍驤君繼「游俠雙雄」後之佳作，是篇爲本故事之大結局，其內容一部比一部精彩。是期刊出，敬請垂注。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綫）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2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游俠呂奇傳奇故事

龍驤・文
培新・圖

喋血龍門角



客串偵探

離開塞城，呂奇來到了澳屬的龍門角。

這是一個位於南洋的新興海濱都市，凡是在歐美能够享受到的這裏都有，可惜呂奇身上只剩下了最後一張鈔票；一張五元面額的美鈔。在這個繁華的海濱都市之中，只能够吃一頓比較像樣的法式大菜。

當他從J・A・S・退休時，他曾計劃運用那筆爲數不算太小的退休金來一次愉快的環球旅行。却想不到旅途上惹來了不少痲煩，更想不到，前次在塞城竟然失去了剩餘的旅費，如今，他是潦倒旅途了。

航空公司的交通車將他載送到市中心區，他左手提着旅行箱，右手揷在褲袋裏摸着那張揉皺了的鈔票，順着人行道作無目的地漫步。現在是上午九點多鐘，他希望在午餐之前能够出現奇蹟。

果然，奇蹟出現了——那是一塊英文招牌，寫着「羅克偵探社」。

羅克！羅克！呂奇默默誦唸，腦海裏也閃起一個禿頭澳洲老人的影子；那是當年呂奇在諜報單位受訓時的一位教官，教的是偵探術。呂奇也聽說羅克在龍門角開了一家偵探社，營業情况似乎還相當不錯。

眞所謂天無絕人之路，呂奇不禁吁了口長氣，下意識地拉拉領帶，一轉身，進入了那幢大厦。

根據招牌上的指示，呂奇乘電梯來到三樓，推開了「羅克偵探社」的門。

一個甜甜的，披着長長金頭髮的女郞，從辦公室桌後面站了起來。先露出了一排整齊的白牙，然



後很有禮貌地說道：「我是莎琳秘書，能爲你効勞嗎？」

「莎琳小姐！」呂奇也回報微笑。「我想會見羅克先生，請問他……？」

「哦，貴姓大名？」

「呂奇。」

莎琳翻閱着桌上的記事簿，同時緩緩地搖着頭：「呂——奇，好像沒有事先約定吧？」

呂奇連忙加以解釋：「我是過境的旅客，順便來看看羅克先生，他以前是我的老師。」

「哦！請你等一會兒。」莎琳以笑臉對着呂奇，纖柔的手指掀開了桌上的對講機：「羅克先生！有一位您過去的學生要見你。」

「是誰？」低沉近乎粗暴的聲音自對講機中傳出。

「呂奇……。」

「是一個中國人嗎？」

「好像……是的。」

呂奇心裏踏實了，在幾秒鐘之前，他還拿不準這位羅克先生是不是他以前的偵測術教官。

「請他進來。」羅克的語氣中表現了他的熱誠歡迎。

莎琳向呂奇微笑着擺擺手，同時低聲說：「請進吧！你是幸運的客人。」

羅克的頭頂禿得更厲害了，而眼光却比以前還要神氣，握手時的腕力仍是驚人，若不是呂奇先有準備，一定會痛得呼叫出聲。

「年輕的中國人！」羅克的另一隻手用力地拍打着呂奇的肩頭，「高興見到你。」

「羅克先生！我也同樣高興。」

「你幹得很好，幾次三番地在報上讀到你的新

闆。」羅克一面說，一面回到他的安樂椅上坐下。

「當你在受訓時我就知道你會有出息，果然是一把好手，可惜我不能聘請你作本社探員。」

呂奇心頭不禁一寒，走到辦公桌前，雙手撐在桌子上，身體前傾，神色正經地說：「羅克先生！剛好我要來請你帮忙。如果你這裏的探員尚有缺額，我願意効勞。」

「你在開玩笑嗎？」羅克臉上的笑容倏地消失了。

「眞的。我已潦倒旅途。」

「不！不！」羅克連連地搖頭。「很抱歉！我不能聘僱你。」

「是不信任我的才幹？」

「不！」羅克又從辦公桌後面走出來，撫慰性的揚掌在呂奇的肩頭上一拍，「不能聘僱你的原因是由於本地的法律；本社的探員必須是本城公民，要在本城居住六個月以上才能取得公民資格。」

「我瞭解，」呂奇很有禮地說：「羅克先生！如果你接受了重大的案件，需要高級助手時，可以到外埠去邀請你的朋友或同事，那樣就可獲得本城警署批准的，你難道不願意我作你的助手？」

羅克不禁怔住了，良久，才訥訥地說：「我當然願意。不過……不過，這樣一來，可能會引起本社其他探員的不滿。」

「我會以工作來表現，來消除那種不滿的情緒的。」

羅克皺起了眉毛，看看腕錶：「很抱歉！一分鐘後，有位當事人要和我見面。你先去酒店休息，我們晚上再詳談，如果金錢上有困難的話，我願意相助……」

「謝謝你，羅克先生！」呂奇很恭敬地說：「但是，我不能平白地接受你的金錢贈與。」

「那……？」

「我要以工作換取酬勞。」

「我們晚間再商談吧……」

羅克剛說到這裏，莎琳甜美的聲音已從對講機中傳了出來：「羅克先生！夏夫人已經到了。」

「呂奇！請你暫退吧！」

「遵命。」呂奇不得不守住作客人的禮貌。

他剛要拉開房門走出去，女客已經推門而進。她的面上戴着一副寬大的黑鏡，很難一眼看出她是如何美麗。豐滿的身段却毫無掩飾地展出，皮膚也很白皙。在一霎眼之間，呂奇就給了她一個評語是：誘人之極。

這位女客也許將呂奇當作了羅克的近身保鑣，一進門就將手裏的遮陽傘和手提包交給呂奇，揮揮手說：「快關上門守在門邊，別讓任何人進來，我緊張死了！」

呂奇自然是樂意服務的，並非因爲對方是一個誘人的女人，而是那位當事人已經將他視爲「羅克偵探社」的一份子了。

羅克却不便指出客人的錯誤，只好眼睜睜地看着呂奇關上了門，煞有介事地立在門邊。

女客就座後似乎還沒有得到安全感，又向呂奇招了招手說：「年輕人，過來，和我坐在一起，用你的身體將我擋住，我眞担心會有人衝過來向我開槍。」

呂奇更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雖然明知不可能有人跑到這裏來行兇殺人，仍然很小心翼翼的樣子將門下鍵，然後緊貼着那個女客的身邊坐下。

女客也許眞的很緊張，不但身子緊緊地偎依着呂奇，而且還緊緊地抓住了他的手。

這使得羅克有些尷尬，但又不便開罪上門的女客。只得悻悻地盯了呂奇一眼，然後問道：「夫人！什麼事使妳這樣緊張呢？」

「可能有無數的職業兇手想要殺我。」女客一面說，一面緊緊地靠在呂奇身上。

羅克已開始全神貫注在這件上門的業務上，他站起來倒了一杯杜松子酒送到那女客的手裏。「來，先喝一杯定定神，然後將詳細情形告訴我。」

她一口氣將半杯酒喝乾，吁了口氣，道：「噢——羅克先生！聽說貴社是本埠最有名望的一家偵探社。」

「請放心！本社最注重信譽。」

「我……」她有些遲疑地說：「……想請求你，不將我的遭遇告訴警方。」

「這是自然的，當事人若有犯罪行爲，我們就不接受。一旦接受，我們一定會保守秘密。」羅克以堅定的語氣加以保證。

「那我就放心了……」

羅克突然揚手止住了她的話，轉向呂奇說：「你出去一下，或者五時左右打電話來。」

呂奇還來不及表示什麼，那女客却已嚷叫起來：「不！請不要讓他離開，沒有一個人緊緊靠在我身旁，我會感到無限恐慌。」

呂奇坐在那兒沒有動，向羅克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笑容。其實，眞正感到莫可奈何的還是羅克，現在，讓呂奇在場聽到一樁業務上的秘密，勢必要將他納入「羅克偵探社」之中了。

「夫人！開始講述妳的遭遇吧！」羅克在女客的對面坐了下來。

女客人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後開始講述：「羅克先生一定知道法南度這個人，他是本埠諮詢院議

員先生當中的後起之秀。可是，大家也知道這個墨西哥移民是個從黑社會中竄起來的人物。甚至，還有人說他擁有數百名應召女郎的淫棍。」

羅克在龍門角攬私家偵探業務已有十來年的歷史，他自然知道這些傳說。不過他不知道法南度會與面前這個女客有什麼關係。因此問道：「關於法南度先生的事，與妳有關係嗎？」

「事情是這樣的——」女客人接着說下去：「法南度在議會中風頭很健，自然樹敵很多。其中『君子派』的華籍議員陳九平先生反對他最爲激烈，就決定要蒐集法南度的犯罪資料來打擊他。陳九平先生也眞有一套，竟然查出了法南度在本埠所經營的色情供應站……」這是很吸引人的叙述，羅克和呂奇都聽得很起勁。

女客人喘了一口氣，又接着說下去：「那個色情供應站是由我的丈夫夏一堂總管，所有的金錢、帳目，以及二百餘名應召女郎的資料都在他手裏。想不到陳九平先生竟然和我丈夫搭上了綫，教我丈夫提供全都資料來證實法南度的罪狀。我丈夫對黑社會已感厭倦，早打算脫離，因此就答應了陳九平先生。」

「這是一件好事。」羅克緩緩地點着頭。

「可是，事情却有了變化。我丈夫淸晨四時打電話給我……」

「妳不和妳丈夫住在一起麼？」羅克插問了一句。

「我一向住在城內，那個色情供應站的總部却設在水島，羅克先生想必知道那裏是觀光酒店集中的地方。」她回答了羅克的問題，又繼續叙述：「我丈夫說，今天上午十一時將要從水島到城裏來，要陳九平先生到預先訂好的地點見面。我放下電話後，立刻打電話和陳九平先生聯繫，想不到他隨了一個考察團去了塞城，要到下個星期二，才能回到本埠。」

羅克很快地接口說：「妳應該打電報去塞城要陳先生乘飛機趕回來。」

「不行！陳先生事前吩咐過，他要出其不意地在諮詢院的會場上當衆宣佈法南度的罪狀。在他沒有宣佈以前，絕不能讓新聞界和警方有所察覺。我如果打電話給陳先生，一定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我明白了！」羅克緩緩地點着頭。「今天是星期六，三天以後陳九平先生才回來。所以妳一發覺陳先生不在時，就在淸晨五時打電話給我，要我接受妳的委托，在這三天之內保護妳丈夫的安全。對嗎？」

「對！不管多少費用我們都可以照付。」

羅克在室內踱了兩個圈子，語氣沉重地說：「據說法南度手下有個『玫瑰黨』，並非區域性的小組，幹部衆多，槍手雲集。夏一堂先生做出反叛的行爲，組織方面一定不會放鬆，必然派出大量槍手四處追殺。因此，這個保護責任非常重大。」

「羅克先生！」女客人很豪爽地說：「你用不着兜圈子，需要多少保護費，你儘管說好了。」

羅克考慮了一陣，才回答對方，說道：「三天七十二小時，每一小時美金五百元，共計是三萬六千元。」

女客人一口答應：「好！全部欵項我可以預付。不過，你們務必要保護我丈夫的安全。」一邊說，一邊拿過手提袋取出支票簿來，開了一張當天領欵的支票。在她簽名的時候，呂奇才知道她叫彭麗娜。

羅克接過支票，笑着問道：「麗娜女士！『玫瑰黨』所要追殺的只是妳的丈夫，妳又何必那樣緊張呢？」

彭麗娜神色沉重地說：「我一路上發現有許多行跡可疑的人跟着我。」

「那只是妳的錯覺——」羅克頓了一下，又問道：「請問夏一堂先生現在在甚麼地方？」

她看了看錶說：「現在十點二十五分，他可能還在水島沒有動身。十二時正他將到達風鈴區的海潮旅館頂樓的三一三室。」

「好！我到時會派人去。」

「羅克先生！」她很仔細地交代着說：「請你們的人在十一點零五分時到達，我要事先通知他一下。」

「好的。」羅克擺了擺手說：「現在，我請這位呂奇先生送妳回去，如果妳願意的話，可以留着他在妳身邊保護妳。這是本社的服務，不再另收取費用。」

「那眞是好極了！」彭麗娜欣然地說：「不過，他只要送我回家就行了，我希望他能够去保護我的丈夫。」

「麗娜女士！」羅克禮貌地說：「我會派出適當的人選。」

「不管你派多少人。」彭麗娜擺出一副僱主的姿態。「我希望有他在內，看上去他是個很精明的人。」

羅克悻悻然盯了呂奇一眼，點點頭說：「遵命。不過，他不能送妳回家了。」

「好吧！」彭麗娜像是無可奈何地點點頭，從座椅上站了起來。

羅克按動對講機，向外間的莎琳說出一大堆名字。接着，四個身裁魁梧結實，目光驃悍的青年人

走了進來。看膚色，可知道其中有兩個是西方人。羅克指派其中兩人護送彭麗娜回家，留下了其中兩個。

客人走後，羅克在呂奇的肩頭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呂奇！我知道你最會利用機會，總算給你抓住了。」

呂奇恭敬地一鞠躬：「多謝老師提拔。」

「少客氣。但是你要好好幹。」羅克板起了面孔。「聽說你這次環遊世界，以遊俠自居。現在你不再是什麼遊俠，而是一個受法律約束的私家偵探。多用腦筋，少動拳頭，更不能亂用槍，敵人可以藐視法律，我們却要尊敬法律。懂嗎？」

呂奇點了點頭，這個道理他自然懂得，而且他還有濃厚的職業觀念。對於他的老師，更是十分尊敬。

羅克又爲他們介紹：「這是本社的新任探員呂奇，這是雷軍，這是馬喬治。」

三個人少不得相互寒喧一陣。對於那個名字叫雷軍的中國人，呂奇更有親切之感。

羅克愼重其事地下達命令：「呂奇雖然是本社新進探員，但是他是老手，獨當一面地摧毀了最厲害的狂人組織『美人局』，又打擊過不少非法社黨，你們二人一定要聽他的指揮。」

雷軍和馬喬治二人恭敬地應是。

「呂奇！你是老手，」羅克又說，「用不着我對你下達指示，而且整個情況你也瞭解。還有二十分鐘的時間給你去向他們兩人解釋任務，同時，你也該去莎琳處領用你所需要的槍械，以及臨時證明文件。」

「是！」呂奇行了一個標準的軍式舉手禮。然後向其餘兩人揮揮手，三人一齊退出了羅克的辦公室。

× × ×

龍門角的戰前建築很難找到，可是，風鈴區的海潮旅館却是一幢古老的建築物。也許正因爲他在二次大戰的轟炸下尚能碩果僅存，所以旅館主人才不願翻新改建，保留了它曾遭刦難的風貌，以爲吸引遊客的特徵。

十一點零五分，呂奇率領着他的兩名助手準時來到了海潮旅館。

「你去檢查一下附近的巷道，和旅館裏的防火梯，」呂奇向雷軍揮手吩咐，「然後再到三樓來。」說完了，就和馬喬治走進了旅館。

帳房是一個年約六十歲左右的老頭子，一見呂奇他們走進來，就推了一下滑到鼻尖上的老花眼鏡，向他們打招呼道：「是要見三一三室的夏一堂先生的嗎？他在前一分鐘有電話打來，說是有朋友來看他。」

「是的。」呂奇點點頭，又指着門外。「我們還有一個同伴，他在鎖車。進來的時候請告訴他上樓來。」

這幢建築物一共只有三樓，每一層有十四個房間，三一三室在甬道的底端靠右邊的一間。

呂奇敲了敲門，沒有回音，再敲，才傳來問話聲：「是誰？」聲音中有濃厚的緊張成份。

「『羅克偵探社』派來的。」呂奇悄聲回答。

「卡達」一响，裏面拉開了門鍵。

夏一堂年紀約莫三十五、六歲，身裁很結實，面色紅潤，目光中透出不安與疑惑的神色。他能够混到「玫瑰黨」中管帳的地位，最少在黑社會中也有了十年以上的歷史，不該如此胆小如鼠。呂奇不免在心裏面打了個問號。

呂奇示意馬喬治關上房門，他自己踱到窗口去向外察看，對面是海濱公園。在三百碼以內沒有相對的建築物，也就是說沒有良好的射擊據點。如果有人拿着長射程槍，從公園向這邊射擊，即使夏一堂撩開窗帘站在窗口，命中率最多也只有百分之二十。

「夏先生！」呂奇拉上窗帘，回過頭來問道：「你和陳九平先生約定在這裏見面的嗎？」

「是的。」夏一堂點點頭。「陳先生說，這裏設備陳舊，旅客少，不容易受人注意。」

「沒有約好時間嗎？」

「沒有。因爲我無法預算什麼時候可以得到法南度的犯罪資料。時機是掌握不定的。」

「唔！」呂奇點點頭 語氣緩慢地說：「我們是接受尊夫人的委托來保護你的。請你接受我的勸告，不要站到窗前，也不要接近門邊。我相信在陳先生自塞城回到龍門角以前這段時間裏，你是絕對安全的。」

「謝謝你！」夏一堂的聲音很輕。

呂奇拿起屋內的電話，吩咐賬房搖到「羅克偵探社」去。等他向羅克作完簡畧的報告後，雷軍也上來了。於是，呂奇分配任務：「雷軍從現在起開始值班，一直到晚上八時，從晚上八時到明晨四時輪到馬喬治，然後由我守到明天中午十二時，我們在二樓和一樓的梯口各開一間房間，萬一有緊急情況，我們也可以分頭攔截。」

「教旅館弄點吃的上來。」雷軍說。

「好的，」呂奇點點頭。「記住！在任何情況之下都不可開門，我住的房間開好之後我會用電話和你連絡。如有情況先用電話告訴我。」

「是！」雷軍非常恭敬地點頭答應。

呂奇又向夏一堂問道：「這個地方除了陳九平先生，以及尊夫人之外，還有第三者知道嗎？」

「絕不可能有第三者知道。」夏一堂搖搖頭回答。

「好！」呂奇和馬喬治退到門外，他一再向雷軍交代：「記住！鎖上門，任何情況之下，不可打開。」

奪命冷槍

呂奇在底樓的一零一室痛痛快快地睡了一個下午。這個表面看上去責任重大的任務，其實輕鬆得很。眞沒勁！呂奇很想在踏進「羅克偵探社」的頭一件任務中好好表現一番，看來他將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他看看錶，七點三十分，馬喬治快要接班了。他正想搖個電話到二樓二〇一室去問問對方準備妥當沒有，電話鈴却响了起來。

他連忙拿起話筒，裏面傳來雷軍急促的聲音：「呂奇嗎？賬房打電話上來，說陳九平先生和他一個朋友要上來見夏一堂，你去看看是眞是假。」

「千萬不要開門。」呂奇疾聲說。

他放下話筒，急忙地穿上鞋子。爲了應付突發情況，睡覺時他並沒有脫去外衣。因此，放下電話後不到一分鐘他就到了賬房。

可是賬房並沒有人，呂奇再仔細看，那位老賬房先生昏倒在地上，光禿的頭頂上流着血漬，分明是被人敲昏了。

呂奇感到情況不妙，回身就往樓上跑。他僅只登上幾層樓梯，忽然聽見砰砰兩槍。聲音大得嚇人，簡直像是一尊小砲在發射。

當他來到二樓時，馬喬治也闖聲趕了出來。呂奇一揮手，二人像火箭般衝上三樓。

三一三室的門開着，雷軍滿身是血地臥倒在門邊，夏一堂倒在床上，半個腦袋都被轟掉了。七十二小時的保護任務才完成了十分之一，就出了批漏。呂奇登時凉了半截。

馬喬治突然高聲叫道：「看！防火梯的門打開了。」

呂奇衝到防火梯口往下望去，之字形的防火梯上沒有一個人影，兇手早已遠颺，動作眞快。他連忙回到三一三室，吩咐馬喬治先召救護車，然後打電話報告羅克社長。他蹲下去抱起雷軍，希望知道一點當時的情況。

雷軍的傷勢很重，但是並沒有昏迷。呂奇拍拍他的面頰，喊道：「雷軍！振作一點，救護車馬上就要來了。」

雷軍睜開了眼睛，很痛苦地說：「兇手用的是獵槍！……散彈……」

呂奇一看他們的傷勢，就已知道兇手是用散彈獵槍的，他關心的是另一個問題，雷軍爲什麼要開門？

「雷軍！爲什麼要開門？」

「他……」雷軍吃力抬起手，指着夏一堂。「是他……偷偷拉開門鍵的。我……在接電話……」

「雷軍！他怎麼會打開門呢？」

「我想……我想……」雷軍沒有說出他的想法，再度昏迷過去。

「呂奇……」馬喬治回來了。他跑得太快，說話還有些喘：「……社長說，待警方來過之後，要你去見他。」

呂奇點點頭，沒有說什麼。他腦海裏反覆地思索着一些問題，警車和救護車的鳴叫聲都沒有打斷他的沉思。

× × ×

「呂奇！」羅克綳着臉，但他的聲音並不十分激怒。「十年來我的部下不曾死亡過，但今天打破紀錄了。方才馬喬治來了電話，雷軍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了。」

「社長！我會替他報仇。」呂奇沉重地說。

「報仇？你連兇手的影子都沒有見到。」

「在我們辦的案子當中，沒有一件是見到過兇手的，可是，我們到最後還是要找出兇手來。」

「算了。這件案子已經終止，我們的保護工作失敗，不但要退回保護費，還要按例賠償。」倔强的老人竟然也洩了氣。

呂奇搖了搖頭，說道：「不行！目前還不能結案。」

「爲什麼？」

「我發現了疑問。」

「疑問並不能使死者復活。」

「但是疑問却是可以澄淸眞像。」

「唔！」羅克點了點頭，說：「說出你的疑問吧！」

「夏一堂趁雷軍接電話的時候拉開了門鍵，爲什麼？以他的心情來說，聽說有人要上來，他該躲得遠遠的，怎會偷偷地去開門呢？」

羅克猜測着說：「一定是他聽說陳九平先生到了，因此極欲一見。」

「不可能，當時夏一堂只知道有人要上樓來，並不知誰要上來。因爲賬房先生在電話裏的聲音他不可能聽到。」

「唔！」羅克點了點頭。

「還有。夏一堂藏匿的地點，除了陳九平和夏一堂的太太以外再無旁人知道，兇手怎會知道他在海潮旅館？再說，他和陳九平的連絡應該是一件極端秘密的事情。兇手竟然冒用陳九平之名，可見這個秘密也洩漏了。」

「是的。」

「但是，這秘密不是我們洩漏，更不會是陳九平。」

「會不會彭麗娜出賣了他？」

「也不可能，如果她有心出賣自己的丈夫，又何必大費手脚地要我們派人前去保護呢？」

「總之，我同意你的說法，這件案子不能算完，明天報紙上會登這條新聞。記者先生的筆以及同行們的嘴巴都會攻擊我們。呂奇！追下去。並不是爲了要挽回本社的聲譽，而是我認爲你該是一個好探員。」

「是！」呂奇緊緊靠攏雙脚後跟，這是在受訓期間作學生時候的動作，在老師面前，他又情不自禁地用上了。

他退出羅克的辦公室時，在門外碰上了莎琳。她的兩隻眼睛楞楞地望着他，沒有說話。

「莎琳！晚上還上班嗎？」

「我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廣播後趕來的。」她的聲音輕柔而有感情。「呂奇！你的運氣，實在不太好。」

「我想是的。」呂奇走過去挽着她的手臂向外走。「莎琳！妳有駕駛執照嗎？」

「有的，」她的反應很快。「是需要我爲你服務嗎？」

「如果妳願意帮忙的話。」呂奇的語氣十分歐化。

「我很樂意。」

「走！帶我去租車的地方，我需要一輛性能好的超級跑車。」

「那又何必去租呢？……」

「我知道，」呂奇搶着說：「本社有好幾輛。我相信別人一定認得出那是本社的車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她挽緊了他的胳臂。

「我們走吧！」

九點十分，呂奇回到了海潮旅館，警方已經封閉了現場。想必羅克和警方的交情不錯，當呂奇亮出那張簇新的「羅克偵探社」服務證明時，守衛人員就讓他走了進去。

那位老賬房先生頭頂上的傷勢並不重，經過敷藥後躺在床上休息。呂奇雖明知不宜在此時打擾他，却又非得打擾他不可。

「喂！」老人見呂奇走進房去，先向他打招呼：「你沒有事嗎？」

「謝謝你。你的傷勢怎麼樣？」

「沒有什麼，只是有點頭昏。」

「我能請教你幾個問題嗎？」呂奇在他床邊坐下。

「我知道你要問些什麼，讓我告訴你吧……」老人看見呂奇在拿紙筆，就將話聲停了一下。「唔……兇手是兩個人，一高一矮。高的那個鬈髮，方臉，眼睛細小。矮的那個人是圓臉，濃眉，右腮下有一個豌豆大的黑痣。他們說話的口音，聽起來不像是華僑。」

「唔！你記得眞清楚。」呂奇又提出另一個問題：「他們是東方人嗎？」

「是的。」

「想想看，他們可能是那一國人？」

「這……猜想不出。」

「夏一堂上午什麼時候到旅館的？」

「上午十一時正。」

「他是乘什麼車子來的？」

「出租汽車。」

「記得是那一家車行的嗎？」

老人想了許久，終於被他想起來了：「好像『大南洋』車行的車子，綠的，不知記錯沒有。」

「夏一堂向外打過電話嗎？」

老賬房道：「沒有，只打進來一個電話，對方是個女人。」

「唔！房間是預訂的嗎？」

「已經訂了十幾天了，而且房租已經付到月底了。」

「謝謝你。祝你早日康復。」

呂奇飛快地回到車上，向莎琳問道：「妳可知『大南洋』出租汽車公司在那裏？」

她從皮包拿出一個記事部，很快地就查了出來。「在羅迪亞廣場。」她一面說，一面就開動了車子。

來到「大南洋」，呂奇找到負責人說明來意。負責人皺着眉頭說：「這件事我一時無法查明，因爲本行綠色的車輛有五十餘輛，而且午前工作的人員都已下班，明天上午給你答覆好了。」

「可以的，」呂奇拿出一張偵探社的名片給了對方。「有了下落打電話通知我們，我要和那位司機先生談一下。」

「好的。」

呂奇回到車上時，莎琳問道：「現在你要去那裏？」

「妳知道本案的委託人住在何處嗎？」

「知道，但是我建議你不要去。」

「爲什麼？」

莎琳道：「因爲她太誘人，我眞担心你會再丟掉飯碗。」

「妳聽說過有關我的傳說麼？」

「聽說你前些日子在塞城上了一個漂亮女人的當，差一點連性命也丟了。」

「使我上當的並不是那個女人的美色，而是我自己的正義感和同情心。」

「呂奇！你一定要去找彭麗娜嗎？」

「我要去一趟。」

「也許正有一個陷阱等着你。」

「莎琳！眞感謝妳提醒我。」呂奇握着她的手，懇切地說：「我相信不會再犯這種錯誤了。」

「現在什麼時候了。」

「九點五十五分。」

「還要兩個小時以後你才能見到她，她留下的連絡時間是午前，或午夜以後。」

「那麼，這兩個小時如何安排呢？」他試探地問。

「如果沒有立即要辦的事情，你就應該去輕鬆一下。」

「好主意！我們去跳舞如何？」

「樂意奉陪。」

有人說：會跳舞的情侶比不會跳舞的情侶感情進展要快些，這話是有些道理的。因爲跳舞是一種擁抱遊戲，輕而易舉地縮短了彼此的距離。而且迷人的燈光和迷人的音樂也容易引人遐思。

呂奇和莎琳正是如此，當第一支舞曲時，他們彼此間保持適當的距離；第二支舞曲時他們已經擁抱得很緊；當他們隨着第三支舞曲滑動舞步時，面頰已經緊緊地貼在一起了。

「呂奇！」莎琳的聲音，在呂奇的耳邊响起說：「在沒有見到你以前，就聽到羅克先生經常提到你。」

「在妳的心目中，我一定是個壞蛋。」

「不！羅克先生提到的都是你的長處。」

「我有什麼長處呢？」

莎琳道：「他說，你是一個天生當偵探的材料，可惜……」

「可惜我有點放蕩不羈，對嗎？」

「男人放浪不羈是豪情，可是不能太過份；過份就變成胡來了。」

「我會記住妳這句話。」

一曲終了，他們歸座。莎琳忽然提議：「到我家裏去坐坐好嗎？」

「很樂意，不知是否方便？」

「趁機會我想介紹一下我個人……」她的語氣有些黯然。「……我是一個寡婦，丈夫是個飛行員，我們婚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就因爲空難而死去了。」

「啊——」這是呂奇想不到的。「現在和父母同住嗎？」

「我命運中註定了有雙重的悲哀，我也是一個孤兒！」

呂奇看得出莎琳是個善良的女性，他不願意再觸及她的悲傷，因此站起來說：「走吧！去看看妳的家。以後閑着無聊時，我可有了去處啦！」

莎琳對他甜甜地一笑，即使她有所悲哀，她也用笑容掩蓋住了。

出了夜總會，莎琳將小跑車駕駛如飛。當她在一幢小巧的屋前停下時，呂奇才發覺她的住處和「羅克偵探社」只有一街之隔。

莎琳的住處很寬敞，陳設也很華麗。也許是飛行員丈夫留下來的遺產；也許是他死後的保險金所購買的。

起居間連接着臥室，莎琳去爲他調酒，他則挑選了幾張唱片放上了自動鍵盤上，輕柔的音樂立刻瀰漫在每一個角落裏。

她端來兩杯酒，呂奇一看那種琥珀色澤就知道是未經滲水的威士忌，不禁訝異地說：「妳能喝烈酒嗎？」

莎琳和他碰了碰杯，似笑非笑地說：「酒是孤獨者最好的伴侶。」

呂奇雖非拈花惹草的老手，却也在情場裏打過滾。這句話分明有强烈的暗示，他不禁暗暗担心起來。

並非他突然變得拘謹，而是他瞭解自己絕對不適合於莎琳這種典型的女人，如果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只會爲她帶來煩惱而非快樂。

因此，他拍拍沙發說：「來！讓我們坐下來談談。」

「你到這裏來只是爲了要和我談談嗎？」

她的話太率直了，竟然使呂奇楞住，不知如何回答。

「來！」莎琳放下了酒杯，向他勾了勾手指。「我們跳舞吧！別辜負了輕柔的音樂，和大好的良宵。」

這是無法推拒，也是無法抗拒的。呂奇放下酒杯，摟着她緩緩移動脚步。

開始，他們只是相互凝視，接着，他們緊貼着面頰，最後，他們的嘴唇相互接觸了。那是一個瘋狂的吻，熾烈的火燄由唇間向他們的軀體各部份蔓

延，然後，他們雙雙摔倒在沙發上。認識才不過一天，呂奇心裏想：西方女子對男女間事看得如此平淡嗎？

莎琳的嘴唇順着他的面頰移到他的耳根說：「呂奇！別尅制自己，盡量放縱吧！別以為我是在誘惑你。對你，我一絲一點也不會吝嗇。因為你的印象在我心中已經存留許久了。」

即使沒有莎琳的提示，呂奇此刻也是放縱的；有了對方的首肯，他自然就更無顧忌了。他抱起她往臥室內走去，在經過房門外時，莎琳掀動了一個電源開關，屋子裏的燈光，突然轉變成了柔和的色調。

× × ×

呂奇感到無比的舒暢和懶庸，他閉上眼睛處於半睡眠狀態。不過，當莎琳拿起床頭電話，撥動號碼鍵盤時，他仍然有所覺察。

「喂！是麗娜女士嗎？……我是『羅克偵探社』的莎琳秘書……呂奇探員要見見妳……好的，好的！」莎琳放下電話，開亮了大燈，一面穿衣一面說：「呂奇！工作的時間到了。」

呂奇眞佩服對方，在如此纏綿的情況中，她竟然沒有忘記這件事。

「莎琳！若非妳的提醒，我差點要忘了。」

「那你就不是一個好探員了。」

五分鐘後，兩人整裝完畢。莎琳一本正經地問道：「方才……還能令你滿足嗎？」

「莎琳！這還用我回答麼？」

「呂奇！」她將視綫轉往別處，喃喃地說：「當我一見到你時，我就知道我會作出對不起亡夫的事情。可是，想不到會這樣快。今晚，我承認我在誘惑你。不過，我是有理由的。」

呂奇笑着問道：「什麼理由呢？」

「一方面因為我不願落在別的女人後面；另一方面……先消耗你的慾望，萬一彭麗娜佈下了桃色陷阱，你才不會衝動。」

「這倒眞是一個好主意。不過，妳却有了麻煩了。」

「什麼麻煩呢？」

「以後每當我要去和一個女人接觸時，我就要先來找妳，幫我浪耗軀體內的某種慾火。」

「你的衣袋內已經放進了我屋門的鑰匙，你可以隨時來。不是發洩慾望，也希望你能將這裏當作你自己的家。」

糟了！呂奇暗喊了一聲。看樣子莎琳想拴住他；可是自己是一頭不慣被套上籠頭的野馬呀！

「走吧！」他暫時放鬆了心情，挽着她。「妳可以和我一齊去見彭麗娜，她即使佈好了陷阱也無所謂。」

「不行！」莎琳搖搖頭說：「她方才在電話裏交代過，只准你一個人去拜訪她，所以我只能開車送你到她的家門口。」

「好吧！」

× × ×

凌晨一時，他們來到了彭麗娜的住處。呂奇在莎琳的面頰上親了一下，低聲說：「將車子開到對街去等我，在這裏太顯眼了。」他下了車，待莎琳將車開走了，他才去按動門鈴。

良久，門旁的對講機裏傳出來彭麗娜的聲音：

「是那一位？」

「我姓呂，羅克先生派我來的。」

門打開，呂奇走了進去。他發現開門的是一個霸王型的年輕女郞。看膚色知道她是本埠土著。

「夫人在客廳等你。」女郞說。

彭麗娜披着睡袍坐在沙發上，茶几上放着一杯酒和一支小型勃朗寧手槍，神情畧顯不安。「呂先生！這樣晚要見我，是什麼重要的事嗎？」

呂奇看她的神情似乎還不知道這件事，於是在她對面坐下，不着邊際地問道：「夏夫人！請問妳晚上到何處去消磨了一陣？」

「我整晚都在『波波』夜總會。」

「看過電視嗎？」

「沒有。」她神情茫然地搖頭。

「收聽過新聞廣播嗎？」

「沒有啊！」她開始呈現不安了。「是發生了甚麼事嗎？」

呂奇一直在注視對方的反應，他沒有看出一絲詭譎或者狡黠之色。覺得自己沒有理由去對一個未亡人懷疑。

「夏夫人！請鎭定。」呂奇語氣緩慢地說：「尊夫夏一堂遇害了。」

「甚麼？」彭麗娜睜大了眼睛，沙啞地喊了一聲。突然地撲進了呂奇的懷裏哭了起來。

呂奇撫摸着她的背脊，讓她哭泣了一陣，才扶正了她的身體，問道：「夏先生在海潮旅館和陳九平先生見面，還有第三者知道嗎？」

「絕不可能有第三者知道，我相信陳先生絕不會洩漏那個地址。」

「那麼兇手如何知道那個地方呢？」

彭麗娜道：「呂先生！你們沒有派人和我丈夫在一起嗎！」

「有。和夏先生同時遇害了。」

「哦——你們為什麼不在裏面鎖上門？」

「夏夫人！我正要請教妳這個問題。門是夏一

堂先生開的。為什麼呢？他是在等候誰嗎？」

「夏一堂開的門？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聽我說——兇手冒充陳九平先生和他的友人，旅館賬房打電話通知守護夏先生的人。就在他接電話的時候，夏先生偷偷走過去拉開了門鍵。等我的夥伴發覺時，兇手已衝進來向他開槍了。」

「你不是說你的同伴死了嗎？怎麼……？」

「他並非當場死亡的，我住在一樓，當我趕上去時，兇手已從防火梯逃走，我的同伴告訴我這些情況。」

彭麗娜道：「呂先生！你認為錯誤是在我丈夫造成的嗎？」

「這不是我的來意。本社未盡到保護之責，除了應該退還保護費之外，還要依法賠償。不過，我們要瞭解實際情況。夏先生聽說有人要上來，他應該感到不安，而距離房門遠些。但他却偷偷地去打開房門，顯然他還另外約定了甚麼人要和他見面。那個人是誰？當然，緝捕兇手也是我們目前迫切要做的事情。目前被殺的還有我的同伴，本社也是受害者。」

「兇手自然是法南度的手下。」

「也許是。」呂奇點了點頭，「不過，還要妳提供詳盡的資料。」

「恕我無能為力，因為我對我丈夫的事所知不多。三年前我們結婚的時候我還以為他是一個上流社會的紳士。逐漸我才發現他是一個黑社會份子。他不曾對我說，我也不問他，所以有關『玫瑰黨』的資料，我根本一無所知。」

「關於陳九平先生和夏一堂聯繫的事情，是誰告訴妳的呢？」

「是我丈夫！」彭麗娜想了一想，又接着說：「那是十天以前的事了。他回到家來告訴我，他將有一個機會脫離黑社會。我當時萬分高興，想不到却將他送上了死路。不是為我，他不可能做出反叛『玫瑰黨』的事。」說到這裏，她又悲哀地哭泣起來。

呂奇又去觀察她的神情，當他看到她滿面淚痕，楚楚可憐的樣子時，禁不住罵了自己一聲混蛋，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彭麗娜懷疑的。他發覺已沒有什麼話要談了，於是站起來告辭。

彭麗娜突然一把抱住了他，情急地說：「求求你，別走行嗎？」

呂奇不禁皺了一下眉頭，不着痕跡地將她的手拉開，聲音柔和地說：「不必怕，如果有人要殺妳，妳不會活到現在。」

「我心裏却感到恐慌。」

「用不着担心，小心門戶就行了。如果妳眞的害怕，我可以請羅克先生另外派人來守護妳，我日前有許多事要做。」

「緝捕兇手嗎？」

「是的。這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

「呂奇先生！能不能請求你暫時不追尋兇手？」彭麗娜道。

呂奇不禁一楞，她為什麼要做這種請求呢？他將目光盯在她臉上，聲調緩慢地說：「緝兇是為了替夏先生報仇啊！」

「我知道。但你一旦追捕太緊，也可能會引起『玫瑰黨』的反應，以為是我僱你們追捕兇手的，到時很可能會派兇手來殺害我。」

呂奇釋然了，彭麗娜的解釋很合情理。可是，他不能答應她，因為緝兇的工作慢一分鐘就會增加一分困難。因此，他搖搖頭說：「緝兇的工作一分鐘也不能停止，不過，為了妳的安全，我會請求羅克先生多派些人保護妳。」

「可是——」她拖着長長的尾音，雙手也搭上了他的肩頭。「你的安全也很重要呀！『玫瑰黨』很可能以嚴厲的方法對付你。」

這番話似乎隱藏着威脅，可是，此時此境，呂奇只能看作是一種關懷。他轉過身子，趁機拉下了肩頭上的手，語氣堅定地說：「這是我的職責，我無法去考慮後果問題。」

「唉——」彭麗娜長長地嘆了口氣，沒有說什麼。

呂奇就在她家裏打電話到偵探社去，馬喬治奉命在社裏守候。他告訴呂奇說：「羅克先生吩咐過了，如果需要支援，人員可遵命調派。」

「我不需要支援，請你派兩個人來守護夏夫人就行了。」

「遵命。」

呂奇將彭麗娜的住址告訴了對方。放下電話後向她告辭，她也沒有堅持留他。

橫生枝節

走到馬路上，呂奇看看錶，已經是凌晨二時，這一個小時浪費得很可惜，他毫無所獲。他向對街望去，跑車停在陰暗處，莎琳彷彿伏在方向盤上打瞌睡。她那樣疲倦嗎？他飛快地跑過去，只見莎琳的兩手垂掛着，那不是一個打瞌睡的姿勢。

這一驚非同小可，呂奇連忙大叫了一聲：「莎琳！妳怎麼了？」

莎琳毫無反應，他抱起她，摸到了濕漉漉的血；血漬是從頭上流下來的。他再摸她的心臟，有規

則地跳動。他放心不少，莎琳只是被人擊昏了。

呂奇迅速地將她的身體移開，他並非不會開車，只是沒有當地核可的駕駛執照。當他正要發動引擎時，驀然發覺車窗上揷着一張硬紙片，上面寫着：「這是警告，如果再多管閑事，先殺她，後殺你。希勿自投死路。」

他氣得想將那張硬紙片撕得粉碎，繼而一想，這可能成爲一件證物，就將它放進了衣袋中。

龍門角他不曾來過，但是他的記憶却特强，從此地回到莎琳寓所的道路，他早就記在腦海中了。幾分鐘之後，車子就駛達了她的家。

他將莎琳抱進屋去放在床上，先洗凈頭上的傷處再爲她包紮。然後又在冰箱中取出一些冰塊包在毛巾中放在她的頭上。經過三分鐘後，莎琳就睜開了眼睛。

她畢竟是個多淚的女人，一睜開眼就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呂奇輕輕地拍着她的背脊，安慰地說：「別哭！事情已經過去。」

「好可怕！……」莎琳仍在抽噎着。

「告訴我當時的情況吧！」

「兩個男人，一高一矮，他們像阿飛似地圍在車旁轉，嘴裏盡是說着些骯髒話，我沒有去理會他們。」

「噢！他們不是一來就敲昏妳的？」

「沒有。差不多過了二十分鐘的樣子。」

「怎會突然下手的呢？」

「我發覺對面門口的門燈突然亮了，以爲是你出來，就回過頭去看，門燈忽又熄了。就在這個時候，我的頭上重重地挨了一擊，以後什麼都不知道了。」

呂奇心中一動，疾聲問道：「妳說門燈曾經一亮一熄？」

「是的。只是閃了一下。」

呂奇不禁皺緊了一雙眉頭，喃喃自語地說道：「難道門燈的閃亮，是命令那兩個人向妳下手的暗號嗎？」

「你以爲那兩個人是彭麗娜派來的？」

呂奇這種想法並非完全不切實際，因爲彭麗娜曾經在話中透露過威脅的語氣，並公然要求他不要緝兇。而他却堅決表示要緝捕兇手，於是她就以預先訂好的暗號通知她的部下敲昏莎琳作爲警告。

根據莎琳的敘述，那兩個行兇的男人和殺死夏一堂的兇手有些相似。如果敲昏她的行動是彭麗娜授意的，那麼，殺死夏一堂也是她的主意了。

可是，呂奇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彭麗娜有意殺死她的丈夫，她只要將夏一堂的行蹤，告訴了「玫瑰黨」就行了，根本就不必要她自己來下手的。

想到此處，他不禁聳聳肩頭說：「也許是我太敏感了吧！」

「你在她那裏，可發現什麼疑問了嗎？」莎琳又問。

「沒有。若說彭麗娜派人去殺死她的丈夫並非沒有可能。但是，不論從那一方面看，這個道理都是說不通的。」

莎琳沒有再問，也許她的頭傷使她不願去費腦筋。

呂奇在她身邊躺下，喃喃地說：「今晚到此爲止了，如果在出租汽車司機的身上再找不到任何綫索的話，我眞不知道該從何處着手了。」

×　×　×

早晨九點，初夏南太平洋的陽光荼毒地照耀着龍門角的上空。這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羅克偵探社」的社長室內却像是嚴寒的冬天，籠罩着一層陰霾。除了在彭麗娜家裏担任守護的兩名探員以外，其他都到齊了。人多反而靜悄悄的，因爲誰也沒有說過話。

羅克將手裏的一份南洋快報看了無數遍，往桌上一扔，語氣低沉地說：「警方目前還不知道死者眞正的身份和他被殺的原因，這對我們的情勢還算有利……」說到這裏，他轉向呂奇，「你所說的疑問，如果你要查明，我支持你。但是，我並不逼迫你一定要去查明。不過，兇手你一定要給我找出來。本社的信譽是另一回事，最主要的是要向雷軍的家屬作個交代。人員聽你調配，需要警方協助的事告訴我，我會替你辦。」

呂奇無異服了一服興奮劑，立刻精神抖擻起來。「謝謝社長，我一定會做到你的吩咐。」

驀然，羅克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起來。他拿起話筒，聽了一陣，重又放下。「呂奇！」羅克興奮地說：「你要找的那個司機正在車行裏等你，你快去吧！」

呂奇正待轉身離去，羅克却又叫住了他：「莎琳的傷勢怎麼樣？」

「不太嚴重，休養幾天就好了。」

「你不該帶她出去的，你應該想像得到隨時都會有危險。」

「可是我沒有此地的駕駛執照呀！」

「將你原有的駕駛執照拿來，我拿去請警署爲你簽證一下就行了。」

呂奇取出了他在曼谷所領用的駕駛執照交給羅克，然後很快地離開社長辦公室。

外間莎琳的座位是空的，呂奇心中不禁萌生一絲感慨。

×　×　×

那位司機眼光明亮，呂奇第一眼，就看出了他是一個聰明人，知道對方一定能够給予他滿意的答覆。

「躭擱你寶貴的時間，」他先來了一句客套話，然後說出正題。「你能肯定你在昨天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曾載着一個客人到達風鈴區的海潮旅館嗎？」

司機肯定地點着頭說：「絕不會記錯。」

「他是那裏上車的？」

「遊艇碼頭。」

「你還能說得出他的容貌嗎？」

「他約莫三十多歲，身裁高大而結實，面色紅潤。」

「他在中途曾經停留過嗎？」

「他曾經打過一個電話。」

「打了一個電話？」

「是的，」司機補充着說道：「打的是長途電話。」

「你怎麼知道他打的是長途電話？」

「我看見他投下了十幾個輔幣。」

「你記得是在那一座公用電話亭嗎？」

「記得的，在風鈴區加油站的旁邊。」

「好！麻煩你載我去一下。」

司機立刻駕車送呂奇到了那座電話亭。呂奇又問道：「記得正確的時間嗎？」

司機想了一想，回答說：「他是十點三十五分在遊艇碼頭上車的，到這裏大概是十點四十五分到五十五分之間。」

「好！請你等一會。」

呂奇走進公用電話亭，打電話回「羅克偵探社」，接電話的，正好是羅克。他問道：「有甚麼事嗎？」

「請透過警方查一下，風鈴區五二六八號公用電話亭，於昨天中午十時四十五分至五十五分之間曾打出一個長途電話，看看這個電話是打到何處？打給什麼人？電信局一定有登記的。」

「好！十分鐘以後再打電話來。」

呂奇給了司機加倍的車資，敎他回去。

十分鐘之後，呂奇再打電話給羅克，羅克的消息來了。

「呂奇！」羅克的聲音很興奮，「查到了，打電話的時間是十時四十九分，電話是打到臨埠蒲城的農莊旅社。」

「好！請派馬喬治駕車來，我要和他去一趟蒲城。」

「你在何處？」

「風鈴區加油站。」

「十分鐘以內到。」

×　×　×

蒲城是温泉勝地，現在還是夏天，旅社裏的住客不到三成。馬喬治一探詢，農莊旅社的接綫生立刻想了起來：「噢！有的。那通電話是打到A二套房的黃夫人。」

呂奇連忙問道：「黃夫人還在嗎？」

「還在。」

「我們想見見她。」

「不知道她要不要見你們，她住到旅館裏已經三天了，總是足不出戶，除要飲食以外，不准我們去打擾她。」

「通報一下好嗎？」呂奇塞了一鈔票在那女侍手裏。「就說我們是龍門角來的。她的朋友有重要的事情要我們轉告她。」

女侍的眼光亮了起來，面上也浮現了笑容，點點頭說：「隨我來吧！」

來到A二套房，女侍示意他們在門邊等着，然後彈指敲門，喊道：「夫人，夫人……」

室內却是一片沉靜，女侍面上閃過一絲疑惑的神色，繼續敲門喊叫，聲音比方才提高了許多：「夫人！夫人！……」

呂奇似乎已經嗅到了一股不祥的氣氛，猛一推門，門是虛掩着的，一推就開。

「哎喲——」女侍發出了一聲尖叫聲，掉頭就跑。

原來那位黃夫人就躺在門邊，渾身赤裸，頸間纏着一根帶子，面色發青，舌頭拖得好長，早就死了。

「勒死的！」馬喬治低聲說。

「喬治！」呂奇疾聲吩咐：「趁亂到櫃枱上將死者的登記資料抄一份起來，然後離開。我們最好不要捲入警方的調查圈子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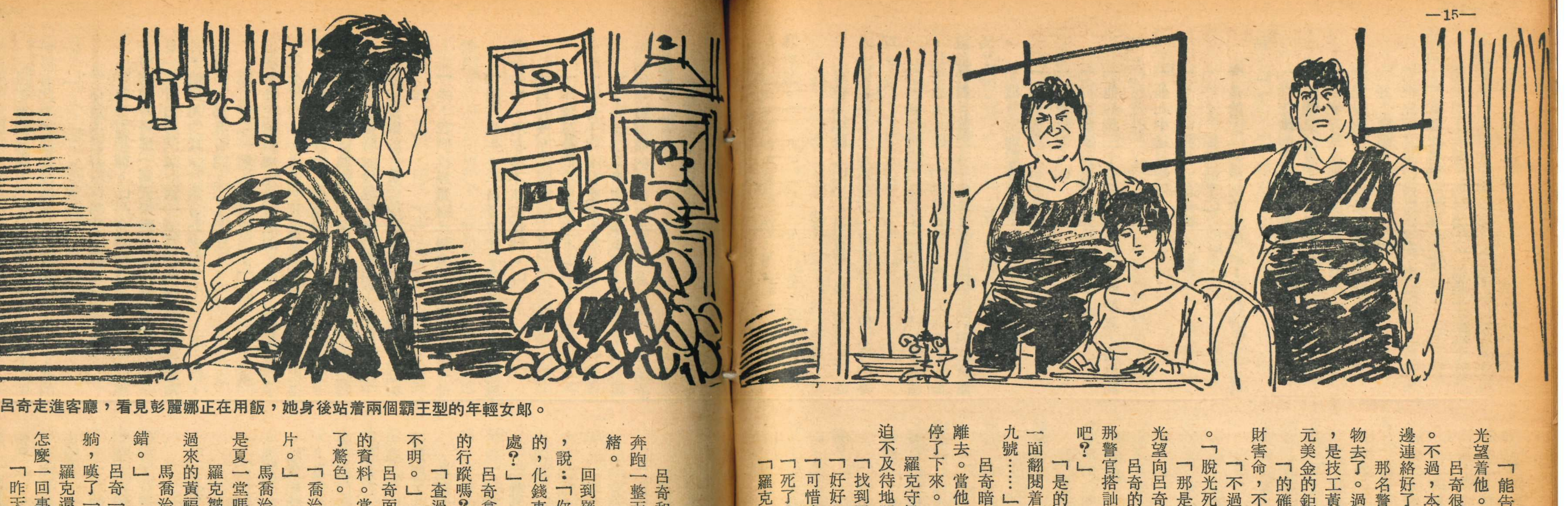
「不行！」馬喬治搖搖頭說：「我們一走了之，反而會發生不必要的誤會，我們不如等警方來，也許在死者的遺物中還會發現什麼？」

「對的，我們應該等一下。」

幾分鐘後，警車就來了。警官自然先要調查呂奇和馬喬治的身份。

當他們亮出證件時，帶隊的警官訝然地說：「你們已經知道這裏發生兇案了嗎？」

呂奇搖搖頭說：「不知道。我們是爲了另一件案子來訪問死者的，想不到却晚來了一步。」



呂奇走進客廳，看見彭麗娜正在用飯，她身後站着兩個霸王型的年輕女郎。

「能告訴我是什麼案子嗎？」警官以探詢的眼光望着他。

呂奇很有禮貌地說：「對不起，這是業務秘密。不過，本社和龍門角警署經常保持連繫，請與那邊連絡好了。」

那名警官也就不再問下去，到死者房裏檢查遺物去了。過了一陣，那警官出來說：「死者方玉梅，是技工黃福順的妻子，但是身邊却帶了一萬五千元美金的鉅款，這不是有點奇怪麼？」

「的確。」呂奇點了點頭。「看樣子也不是謀財害命，不然，這筆錢早就被兇手帶走了。」

「不過，也不是姦殺，」那名警官也表示意見。「脫光死者的衣服只是兇手故佈疑陣罷了。」

「那是爲什麼呢？」馬喬治喃喃地說，同時眼光望向呂奇。

呂奇的腦筋却在想着別處，他沉吟了一陣，向那警官搭訕着問道：「你們立刻要通知死者的丈夫吧？」

「是的，我想他很快就會趕到。」警官一面說一面翻閱着死者的護照證件。「酒泉鎮自由路二巷九號……」

呂奇暗中記下了地址。兩人辭別了警官，駕車離去。當他們發現路邊第一座電話亭時，就將車子停了下來。

羅克守候在辦公室裏，呂奇的電話一到，他就迫不及待地問道：「找到接電話的人了嗎？」

「找到了，是一個女的，名叫方玉梅。」

「好好盤問她一下。」

「可惜晚來一步，她已經被人勒斃。」

「死了？」羅克顯然非常吃驚。

「羅克先生！」呂奇說：「請你記一下，她是一個技工的妻子，家住酒泉鎮自由路二巷九號，這是一件可疑的事情。」

「不要管這些，」羅克在電話裏吼叫，「我們只要查明夏一堂和那女子有什麼關係？」

「我知道，可是兩個人都死了。我們只得從她的丈夫處着手。請設法去弄到黃福順的資料和他三天來的行蹤。」

「這……」羅克的口氣有些猶豫說。「……難道和黃福順有什麼關係嗎？」

「一時很難說……」呂奇的語氣頓了一下。「想想看，小島與酒泉鎮兩地遙隔，夏一堂怎會和方玉梅扯上關係？這內中大有疑問。而且死者姿色平平，身裁臃腫，夏一堂有那樣漂亮的太太也不至於和死者有什麼桃色畸戀，這內中必定有很複雜的隱情。」

羅克沉吟了一陣，回答說：「好吧！當你們回到龍門角時，關於黃福順的資料相信可以弄到手了。不過，也許毫無用處。」

「羅克先生！我相信會有用處的。」

「呂奇！我盡力支持你。你如果抓不到殺死雷軍的兇手，我要拆散你身上每一根骨頭。」

「放心！一定不讓你失望。」呂奇放下話筒時，手心裏已是汗濕淋漓。

回到車上，馬喬治苦笑着說：「我聽得見老闆在怒吼。」

「唔！他的火氣太大了。」

「呂奇！這件事當然要令他冒火了。」

「也許我是個不祥的人。」

「呂奇！我沒有這個意思。」馬喬治給他一個安慰性的笑容，然後問道：「回龍門角嗎？」

「嗯！愈快愈好。」

× × ×

呂奇和馬喬治回到龍門角時，已是萬家燈火。奔跑一整天，雖然有了一點眉目，却依舊是毫無頭緒。

回到羅克偵探社，羅克指了指桌上的一個紙袋，說：「你要的東西來了，是無綫電傳眞拍發過來的，化錢事小，還托了不少人情，不知道你有何用處？」

呂奇拿起了紙袋，問道：「查過黃福順這幾天的行蹤嗎？」

「查過，十天前他就辭去了技工的職務，下落不明。」

呂奇面色立刻沉了下來，很快地拿出了紙袋中的資料。當資料呈現在他面前時，他面上不禁呈現了驚色。

「喬治！」他急急地招着手。「來看這一張照片。」

馬喬治走過去一看，不禁嚷叫了起來：「這不是夏一堂嗎？」

羅克皺起眉頭說：「這明明是從酒泉鎮警署傳過來的黃福順的全部資料，怎會是夏一堂呢？」

馬喬治一口咬定地說道：「是夏一堂，絕不會錯。」

呂奇一時之間，豁然貫通，將身體往沙發裏一躺，嘆了一口長氣：「唉！我們中了圈套。」

羅克還有點莫名所以，茫然地問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昨天被殺的是黃福順，不是夏一堂。姓夏的沒有住到海潮旅館去，也許他根本就沒有到龍門角來。」

「你是說，夏一堂找黃福順做替身？」羅克似乎明白了呂奇的意思。

「不錯，黃福順夫妻雙雙離開了酒泉鎮，一定有他們的新計劃。那一萬五千元美金想必是夏一堂付出的酬金。」

「我明白了，」馬喬治插嘴說：「夏一堂恐怕被『玫瑰黨』的人追殺，所以找一個替身，他則躲在暗處。」

「不錯。」呂奇詭譎地點着頭。「你們猜猜看，兇手是誰派來的？」

馬喬治順口答道：「那自然是『玫瑰黨』的人了。」

「錯了！」呂奇大喊了一聲。

「怎麼錯了呢？」非但馬喬治有疑問，羅克也有疑問。

呂奇緩慢地說：「海潮旅館的地址除了夏一堂夫妻知道之外，別人並不知道，『玫瑰黨』的人不可能這樣快就找到。還有，兇手射殺雷軍時，是對準腹部開槍的，射殺黃福順時，却是對準他的頭部。目的是要他的面目不能辨認，因爲黃福順和夏一堂的相貌可能很似，却不是絕對相同，免得死後讓人辨認出來。」

羅克將信將疑地問道：「照你這樣說，兇手是夏一堂派來的了？」

「那是一定的。」呂奇說得很肯定。「從方玉梅被殺就可以得到證明。如果『玫瑰黨』幹的事，只能追殺到夏一堂爲止，不可能再去殺那些和夏一堂有關的人。」

羅克沉吟了一陣，說：「呂奇！你的推斷可能是對的。但是，我要問你，夏一堂如此作的目的何在？」

「他要造成一種錯覺，使『玫瑰黨』的最高負

責人以爲他已經被殺。」

「可是，他將來挺身爲陳九平先生作證，揭發法南度的罪狀時，他還不是會出現嗎？」

呂奇搖搖頭說：「也許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即使眞有此事，他也毫無誠意，陳先生可能上了他的當。」

「你這些話有根據嗎？」羅克頗感訝然。

「自然有根據。」呂奇神彩飛揚地說：「試想：方玉梅身邊那一萬五千美金是何處來的？必然是夏一堂付出的酬金。請一個替身化去這樣大一筆數目，他得到的實際利益有多少呢？十倍，五十倍，一百倍，都有可能。」

羅克雙掌一擊，脫口說道：「我明白了，夏一堂在水島色情供應站是管賬的，他一定是趁機挾了一筆公欵潛逃，恐怕『玫瑰黨』追緝，所以想出這個移花接木的妙計。黃福順却作了替死鬼。」

呂奇欣然點頭說：「對了！黃福順爲什麼在聽說有人要上樓時偸偸地拉開門鍵呢？那必然是夏一堂要他這樣做的。黃福順根本就不知道會有人進來殺他。」

「走！我們找彭麗娜算賬去。」羅克氣咻咻地說道。

「羅克先生！」呂奇拉住了他。「不管彭麗娜是否知情，現在都不該去找她。」

「爲什麼？」

「不能讓他們有所覺察。」

「呂奇！你有什麼妙計嗎？」

「夏一堂已然會想到讓黃福順替他死，他也很可能冒用黃福順的身份。還是注意一下出境申請的登記吧。」

「唔！還有麼？」

「水島方面有關係嗎？」

「我懂了。」羅克點一點頭，說：「你是想瞭解一下夏一堂究竟在色情的供應站帶錢走沒有，對嗎？」

「是的。方才只是我的計劃，但不能肯定。需要證實一下。」

「好吧！」羅克重重地拍了呂奇的肩頭一下。「我連夜到水島去一下。你現在去看看莎琳，她已經打了好幾個電話來了。」

突失芳踪

莎琳寓所的大門敞開着，這使得呂奇大吃一驚。因爲昨夜的事故，他曾特別交代莎琳要小心門戶。她會如此疏忽嗎？

呂奇是老手，並沒有立刻衝進去，他意識到這裏可能已經發生了變故。對街剛好有座公用電話亭，他走進去撥動莎琳家裏的電話號碼。電話接通，鈴聲足足响了三分鐘也沒有人接聽。呂奇的頭皮不禁發痲，莎琳很可能已被綁架了。

他將電話截斷，又撥到彭麗娜的家裏去。

「哈囉！……」一個男人的聲音。

「這裏是羅克。」呂奇低聲說。

「我是金東奎，有何吩咐？」那是偵探社一位偵探員。

「我是呂奇，夏夫人在家嗎？」

「整天都未出門。」

「有過不明的電話或不明身份的訪客嗎？」

「沒有。」

「嚴密監視。」

呂奇截斷綫，再度將電話撥到莎琳家裏去，然後將話筒擱在一邊。這是他有意的安排，如果莎琳家裏有埋伏的話，一定會被電話鈴聲分散不少注意力，使他便於衝進去。他走出電話亭，來到莎琳寓所的門邊。他現在可以聽見臥室內的電話鈴聲有規律地响着。他凝聽了一陣，將手槍從槍套中取出，出其不意地閃了進去。

一進門是一個小小的院落，由於路燈的投射，可以看見一無所有，只有他們租來的那輛小跑車停在那裏。屋門處是關着的，屋內一片漆黑。如果屋內是有埋伏的話，呂奇顯然是處於極爲不利的情況中。

他竭力思索客廳中的擺設：沙發、茶几、屏風、電視、酒櫃，以及電燈開關的位置。昨天他曾作竟夕流連，自然記得清楚每一件傢俱的位置。他所以要去思索這些東西，是爲了快速地衝進去以後找一個掩蔽身體的位置。突然，他一脚將大門踢開。門開得輕快已極，顯示並未落鎖，只是虛掩上的。

屋內並無反應，他佝僂着身子往屋內衝進去，就地一個急滾，人已到了長沙發的後面。

冰箱門上的指示燈發出橙色的光，呂奇定了定神，藉着指示燈微弱的光綫察看整個客廳，並沒有發覺一點異狀。於是，他開亮了頂燈，從沙發後面緩緩地站了起來。

臥室的門打開着的，呂奇可以看見床上是空的。他迅速地搜查了浴室，厨房，沒有發現莎琳的蹤跡。

當他進入莎琳的臥房開燈察看時，床頭的電話鈴聲突然停了。他並沒有在意，也許有人到公用電話亭裏去打電話，所以截斷了綫。可是，半分鐘，電話鈴聲重又响了起來。這分明是打給他的電話，他毫不考慮地拿起話筒。

「你是呂奇嗎？」話筒裏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說的是中國話。

「你是誰？」呂奇反問。

「不要問我是誰，莎琳小姐在我們手裏。不准報案，也不准找她，同時，停止你現在的偵察行動。三天以後，莎琳小姐可以安然歸來，並帶回二萬元美金的酬勞。否則的話，你只能找到莎琳小姐的屍體。」

「我們談談好嗎？……」呂奇的話還沒有說完，對方就將電話掛斷了。他只思索了幾秒鐘，就放下話筒向門外跑去。

可是，他已經晚了一步。當他跑出大門時，對街電話亭旁邊一輛乳白色跑車正以全速開走。

呂奇連聲責駡自己是個笨蛋，早就該想到這個電話是從對面公用電話亭打來的。如果不去接電話就往外面跑，雖然不一定能抓住對方，憑他的槍法，也可以逼迫打電話的人一時不能離開電話亭。

夜風拂在他臉上，使他淸醒不少，他仔細地思考：是否這樣聽任對方的擺佈而不予還手呢？自然，他絕不會就此罷手的。羅克去了水島，他也用不着向誰請示，就決心放手幹了。

他的駕駛執照已經過當地的公路警署簽證，可以合法駕車。於是，他就駕着那輛租來的小跑車，準備去見見彭麗娜。

他的車子一停下，立卽有個高大的男人向他走過來。「呂奇嗎？是不是要進去？」

「唔！」呂奇點點頭。「誰在裏面？」

「金東奎。按門鈴的時候請按二長一短。」

呂奇依照暗號按了門鈴，金東奎很快地開了門，讓他進去。他輕聲地問道：「夏夫人現在在幹什麼？」

「正在用晚餐。」

「那倒不錯，我的肚子正餓了。」

呂奇穿過客廳，瞥見彭麗娜正在用飯，她的身後站着兩個霸王型的年輕女郎，大槪是她的私人保鏢。

「呂先生！用過晚餐了嗎？」彭麗娜很客氣地問。

「如果有多餘的而又不太痲煩的話，我倒想叨擾妳一頓晚餐。」呂奇大模大樣地在餐桌上坐了下來。

彭麗娜召喚來一個中年女人，吩咐她爲呂奇送一份食物上來；想必是現成的，一分鐘後，裝得滿滿的食盤已經放在呂奇面前，他委實餓了，中午只是胡亂塞了幾個三明治，於是只吃東西不說話。

「呂先生！有什麼事嗎？」她却忍不住先發問了。

「我來報告一個好消息。」

「噢！」彭麗娜有些訝然的表情。

「能够請妳身後的侍者離開嗎？」

「那就等晚餐以後，換個地方再談吧！」

「也好。」

呂奇猜想彭麗娜可能會請他到她臥室裏去，要想讓狐狸露出尾巴，總得要製造一點機會才行。也許她是毫無用心的。但是，呂奇已然將目標盯在她身上，也就對她的一言一行特別留意起來。

飯後，呂奇問道：「彭女士！我們到那裏去談談呢？」

「我想——請一個偵探先生到臥房中去談論案情，不會遭到非議吧？」

「當然，」呂奇一本正經地說：「這是極爲正當的事情，我贊成妳的提議。只是我一身灰塵，恐怕……」

她嫵媚地一笑，同時揮揮手，示意他不要再說下去。呂奇也以笑容相報，默默地隨着她走入了臥室。

她的臥室陳設得非常豪華，完全歐化。可是，有點俗氣。這證明她的智識水準不高，而且有濃厚的暴發戶闊綽的氣息存在。

因此，呂奇作了一個假設——也許彭麗娜只是一個淪落風塵的女郎。被夏一堂賞識，才由烏鴉突然變作鳳凰的。他並不是存心去探討彭麗娜的性格及出身，而是她的一切，都對案情的發展有莫大的關係。

彭麗娜自然捉摸不透呂奇的心思，她的神態悠閑地拿出香烟待客，並請他入座。

「彭女士！」呂奇緩緩地說：「我有點奇怪，當我說出有好消息報告妳時，妳並沒有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樣子。」

「我對任何消息都不關心。」

「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任何好消息也不能使我的丈夫復活，充其量不過是抓到殺人的兇手而已。」

呂奇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夏先生並沒有死。」

「呂先生！」她盯着她，慢吞吞地說：「我應當感謝你的好心。可是，你用這種方法來安慰我未免太殘忍了一點。」

「妳不相信我的話。」

「子彈轟去了半邊頭顱是絕對活不成的，我已經和警署連絡過，明天就準備辦喪事了。」

「彭女士！我今天有很重要的事情到來和妳商談。昨天被殺的，不是妳的丈夫，他是妳丈夫的替

身而已。」

「我不懂你在說些什麼？」她的神情顯得很茫然。

「請問妳：最後一次見到妳丈夫，是在什麼時候？」

「十天以前。」

「談了些什麼？」

「他告訴我陳九平先生和他連絡的事情。」

「沒有談別的嗎？」

「呂先生！我沒有必要隱瞞什麼的。」

「唔！委托我們去保護他，是誰的主意。」

「是我的意思。當夏一堂到達海潮旅館時候，我才打電話告訴他這件事情。」

本來，呂奇是不打算和彭麗娜談論這件事的。可是，由於莎琳的被綁架，情勢變成急轉直下，他已經無法顧慮打草驚蛇了。他決心和她攤牌，如果她完全被蒙在鼓裏，則對他有幫助，如果她是和夏一堂同一聲氣的，她必然會將目前的情況告訴夏一堂。不管她用什麼方法，呂奇都有把握逃不過他的眼睛。那麼，他就有辦法找到隱藏在暗中的夏一堂了。

「彭女士！」他說：「我相信妳沒有隱瞞我們什麼，可是，夏先生却瞞騙了妳。」

「難道——你查到一些什麼了嗎？」

呂奇自衣袋中拿出黃福順的照片給彭麗娜看。

「這是夏先生的照片嗎？」

「他的人要稍微胖一點，也許，這是以前的照片。」

呂奇將豎張資料展開，指着黃福順的名字說：

「看！這個人名叫黃福順，酒泉鎮人。昨天被殺的是他，而不是妳的丈夫。」

「眞的？」彭麗娜有驚喜參半的表情。

「這算是好消息嗎？」

「這……」彭麗娜語氣遲疑地說：「如果我的丈夫還活着，自然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對我們却是一個非常壞的消息。」

「怎麼呢？」

「因爲殺人的兇手是夏先生派的。」

「那怎麼可能？」彭麗娜吃驚地吼了起來，「一定是『玫瑰黨』的人幹的。」

「請問：『玫瑰黨』的人怎會知道妳丈夫要住到海潮旅館去等候陳九平先生的約會？」

「這……？」她感到語塞。

「當然，『玫瑰黨』的實力雄厚，爪牙遍佈全埠。很可能在他們的嚴密搜索下發現了。」

「對的……」

「彭女士！我却說錯了。絕不是『玫瑰黨』的人幹的。」

「你怎麼說得這樣肯定？」

「我有絕對的根據——」呂奇聲調緩緩地說：「黃福順的妻子在蒲城一家旅店中被勒斃，這和她丈夫在龍門角被殺有連帶關係。若說也是『玫瑰黨』人幹的，那就想不通了。因爲『玫瑰黨』所要殺的人是夏一堂，在龍門角得手後，不必要再去殺一個毫無相關的人的妻子。反過來，如果『玫瑰黨』瞭解方玉梅和黃福順的眞實關係，他們就會知道海潮旅館三一三室所住的人並不是他們所要殺的夏一堂，他們就不會爲一個毫無關係的人去揹上兩條命案。從方玉梅在蒲城被殺可以證明兩案都是夏一堂所爲。殺方玉梅是爲了冒名的秘密永不被人覺察，但是却犯下了絕大的錯誤。」

「他爲什麼要這樣呢？要別人冒名住到海潮旅館去是說得通的，因爲他害怕『玫瑰黨』的追擊，他却又派出兇手去殺死冒名的人，這就教人想不通是什麼原因了。」

「很簡單，他的目的就是要『玫瑰黨』誤認他已經被殺，那就不會派人去追擊他了。」

「不會吧！他曾經答應陳九平先生到諮詢院會場公佈法南度罪狀的，到時豈不是……？」

「彭女士！妳很聰明。可是有一點妳沒有想到，夏一堂根本就沒有打算爲陳九平先生作證。」

「你這樣說太武斷了吧？」

「我還可以說得更武斷一點。妳不是說夏一堂已經厭倦黑社會生涯了麼？因此，陳九平先生的建議觸動了他的靈機。同樣是背叛『玫瑰黨』，不如做一點對自己有實利的事情。所以他挾帶『玫瑰黨』的公欵潛逃。他是管理金錢、賬目的，這應該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你完全是憑猜想吧？」她半信半疑地問。

「有根據，」呂奇語氣肯定地說。隨後又問道：「請問夏先生每月寄回來的家用是多少？請以美金計算。」

「大約一千五百元。」

「他每月的收入呢？」

「有三千美金左右。」

「那麼，讓我說出我的根據來。黃福順是個技工，每月收入約美金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可是他妻子身邊却携帶着一萬五千元美金的鉅欵。請問這筆錢是何處來的？當然是夏一堂給他們的酬勞。夏先生本身有這筆錢嗎？那必然是『玫瑰黨』所經營的色情供應站公欵其中的一部份。黃福順住在酒泉鎮，夏一堂竟然知道兩人面貌相似，可見他這個計劃預謀有多久了。」

「啊——」彭麗娜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彭女士！夏一堂曾經和妳談到過將來若有機會，打算離開龍門角的事嗎？」

「沒有談過。」

「那麼，他連妳也準備丟下了。」

「你是說——他將遠離本埠？」

「不錯。他要黃福順冒他的名而死，而他却冒充黃福順的名字申請出境。」

「現在他的計劃破壞了，因爲你們一定會阻止他。」

「即使我們沒有發覺他的狡計，他也無法離開本埠。」

「爲什麼呢？」

「方玉梅被殺，她的丈夫下落不明，自然黃福順也是受嫌疑犯之一，警方怎會讓他出境呢？」

「是啊！」彭麗娜茫然地點着頭。

「以夏一堂的設計來說，他顯然具有高度的智慧，整個的過程都是天衣無縫的。但是，殺死方玉梅却是最大的錯誤。以他的聰敏，怎會犯這種錯誤呢？這是最使我想不透的一點。」

彭麗娜沒有再接下去，掉轉話題問道：「呂奇先生！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我的答覆不會使妳滿意。」

「那麼，你就不要答覆吧！不過，我要聲明一句話，如果你要對付夏一堂的話，我是不會帮忙你的。」

呂奇到此已經完全失敗，彭麗娜可能對夏一堂的陰謀毫無所悉。而且，她選擇在臥室和他詳談，也沒有別的企圖。他想抓住狐狸尾巴，而他却連一根毛都沒有抓到。因此，他也不準備說出莎琳被綁架的事了。

「彭小姐！」呂奇作最後的試探，「已然已知道兇手不是『玫瑰黨』的人，妳這裏就不要派人保護了。」

「不！不！請不要讓他們走。」她連連地搖着頭。

呂奇不禁大感氣餒。有人守在這裏，對彭麗娜的行動不便。如果她要和夏一堂連繫，她一定會贊同呂奇的意見，而她却堅持要派人守護她，這證明她並不在乎有人監視她。

呂奇站起來向她告辭，而她的眼光却在這個時候變得溫暖起來。那種目光使呂奇停住脚步，因爲他意識到情況有了變化。

「能陪我喝一杯嗎？」她笑着說。

其實，爲了莎琳被綁架的事，他簡直歸心似箭。不過，此時此境，他却願意和彭麗娜泡下去。因爲他指望找到一點頭緒。

她倒來兩杯酒，遞給呂奇的是滿滿一大杯。酒遞給他以後，她就在他身旁坐了下來。

「夏一堂這樣做使我很傷心。」她幽幽地說。

「如果是我，我也有同樣的感覺。」呂奇附合她的意思。接着又問道：「今後有何打算？」

「做偵探一個月的收入多少？」她突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一千元美金左右。」呂奇還沒有拿過薪水，可是他瞭解這裏的行情。

「如果有人願出更高的薪津，你願意換個工作嗎？」

「那得要看是什麼工作？誰請？」

「我請你。」

「甚麼工作呢？」

「你的老本行——保鑣。」

「妳有請保鑣的必要嗎？」

彭麗娜一口氣喝乾了杯中的酒，也許酒的力量會增加她說話的勇氣，身子也逐漸依到呂奇的身上。喟嘆着說：「說穿了不過是希望你陪我過幾天多采多姿的生活，這一次夏一堂的行爲眞是傷透了我的心。」

呂奇的左手順着她的背脊滑到她的腰肢，佻巧地說：「那眞是一件香艷的工作。」

她沒有說話，那殷紅的嘴唇却已經在呂奇的頸項間摩挲起來，看來她是個調情老手。

呂奇有些迷醉的神色，漫不經心地問道：「妳爲什麼要這樣做？」

「大概是爲了報復夏一堂吧！」

「我有些動心了，甚麼代價呢？」

「月薪美金五千元，再包括我的人。」

呂奇放下了酒杯，開始摸索她衣服上的拉鍊。同時輕輕地說：「這眞是誘人的條件，只是，我懷疑妳到時付不出月薪。一千五百美金一個月的家用，妳不可能存下多少錢。」

「放心！五千美金我絕對付得出，因爲我只打算請你一個月。」

呂奇不禁又有點兒失望，如果對方是別具用心的話，那眞是一個難纏的人物，休想找得到一絲破綻。

「不打算接受嗎？」她嬌笑着問。

「妳是多此一問的，從我現在的動作中，妳應該看得出，我已經有一半接受了。」

「是麼？」她帮助他的手找到拉鍊。

呂奇似乎在一家服裝公司的女裝部門中侍候女顧客試裝，不到一分鐘，他就使彭麗娜女士腰肢以上的部份都裸露了。

「妳有一副讓人迷醉的好身裁。」他色迷迷地說。

「你只用眼睛欣賞嗎？」

「當然也用手。」

「不用別的了嗎？」

呂奇用狂吻去代替了回答，十個手指頭也開始施展威力。他感覺到彭麗娜的軀體在微微顫抖，以她那種年齡，自然應該有旺盛的情慾。可是，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她的作爲却是反常的。

她有些嫌那些退到腰肢的衣衫太累贅，自已動手除去了，而且很澈底，不使身上留着一根紗。她扭着腰肢，不停地踢動雙脚，口裏咿咿地發出一連串的淫聲浪語。呂奇不禁感到一陣噁心，她的舉動完全是下等娼妓爲了迎合狎客心理所裝出來的一種饑渴之態。也許她心中根本毫無所求。

神秘惡漢

呂奇突然端正了她的面孔，冷冷地說：「彭女士！有件事情忘記告訴你，莎琳小姐被綁架了。」

她似乎沒有去注意呂奇的臉色，仍然嬌媚地說：「抱着我的時候，不應該去想別的女人。」

呂奇推開她站起來，吸燃了一支香烟。

「彭女士！」他的目光盯着她，並非注視她那隆胸肥臀，而是留意她的神情反應。「莎琳小姐是本社的一員，綁走了她，無異是向『羅克偵探社』公然挑戰，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

「你說什麼？」她瞪大了眼睛。

「莎琳被綁架了。」

「是誰幹的？」

「我正想問妳。」

「我不知道啊！」

「彭女士！妳應當向我提供一點資料。比如說，夏一堂有那些要好的朋友，不管是殺死黃福順或者方玉梅，以及綁架莎琳，他都需要人帮助。而且絕對不會去找『玫瑰黨』的幹部。」

「我方才已經聲明過，我不會帮你去對付夏一堂的。」

「我並沒有去對付他。他可以說是一直站在主動攻擊的地位，我只不過是爲了找回莎琳小姐而自衞罷了。」

彭麗娜道：「可是，我却並不知道他有什麼要好的朋友。」

呂奇拾起地上的衣服，抛到她的身上，冷冷地說：「我對妳的裸體抱歉！因爲妳沒有誠意，所以我不願意接受妳的邀請，妳要找保鑣，只好另請高明了。」

彭麗娜瞪大了眼睛，也許不太相信自己的美色對這個年輕人竟然不發生誘惑的力量。良久，才忿然地說：「既然不接受邀請，爲什麼要脫去我的衣服？」

呂奇冷冷地道：「我以爲妳的乳房上寫着我想知道的秘密。」

「可能是夏一堂的計劃使你大傷腦筋，所以你以侮辱他妻子的手段來達到你洩憤的目的。」

「隨妳怎樣說。如果妳有機會和夏一堂見面的話，請轉告他，我無論如何要送他上法庭。」

「我希望你們兩人都死。」她咬牙切齒地說。

呂奇突然邪裏邪氣地笑着問道：「夫人！妳很需要嗎？」

「我不需要你的侮辱。」

「温存呢？」他突然坐到她的身邊，手指在她身上撫摸起來。「我相信妳是需要的。」

「呂奇！你是個很能够使女人動心的男人。可是，希望你不要戲弄我。」

「不會，我絕不會戲弄妳。」

「眞的嗎？」她的雙臂纏上了他的頸項。

「眞的。不過有一個條件。」

「說吧！任何條件都答應你。」

「說出夏一堂藏在何處，或者說出莎琳在什麼地方，兩樣只要妳說出一樣。」

「你以爲我和夏一堂有連絡嗎？」

「是的。妳是很誘人的女人，夏一堂絕對捨不得遺棄妳而去。」

「你錯了。」

「夫人！我會記住妳堅挺的乳房及每一寸誘人的肉體，當這件案情眞象大白後，我一定免費來充任妳的保鑣。」呂奇說完後，掉頭離開了彭麗娜的臥室。

當他走到房外時，身後傳出她的咒駡聲：「但願你在案情未白之前死掉。」

呂奇看看錶已經快到十點，他感到這幾個小時太浪費。他幾乎已用盡了所有的方法，但是他却一無所獲。但願彭麗娜是一個無辜的女人，這是他目前安慰自己唯一的說法。

他離開了彭麗娜的家，開車回到莎琳的住處。和衣躺上了她的床，但他並不是爲了要重温昨夜的舊夢。

× × ×

一陣响動使呂奇自夢中醒來。當他下意識地想抬手摸槍時，驀然傳來一聲低沉的叱喝：「不要動槍。」

呂奇支起了身子，他發現了五個彪形大漢圍在

他的床邊。在睡覺前他鎖好了每一道門，除非這些人已得到了莎琳手中的鑰匙，不然絕對不會如此順利地打開每一道鎖。

面對着他的一個結白色領帶穿黑白襯衫的小伙子，從他的神氣上看去，他應是個領導人物。

「呂先生！」那小伙子說：「雖然我們的出現有些使你吃驚，但是，我可以保證是一次禮貌的拜訪。」

「是嗎？」呂奇漫應着。

「呂先生！我想向你打聽一件事。夏一堂被殺後，你們在他的遺物中發現了一些什麼？」

呂奇立刻想到這些人必然是「玫瑰黨」派來的，是否確實，他要詢探一下。

「可以告訴你們。」呂奇說，「不過要有條件交換，請告訴我莎琳小姐的下落。」

「莎琳？」那小伙子皺了眉頭。「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是被綁架了嗎？」

「不錯，這就是她的家。我相信你們已得到她身邊的鑰匙，不然你們如何能够順利進來。」

「呂先生！你錯了，我們可以打開任何一把構造複雜的鎖。但是我們却沒有綁架莎琳小姐。」

「夏一堂是你們殺的嗎？」

「不是。我們正想瞭解，他因何被殺？是誰殺了他？」

「你們是那一方面的人呢？」

「我不想告訴你，我相信你心裏也明白。」

「是『玫瑰黨』的嗎？」

「請不要問。」

「那麼，我也不會回答你的問題。」

「呂先生！你應該看得出我的友善。和我們做朋友比做敵人好。如果我們存心帮你忙，也許可以找到莎琳小姐。」

「這倒使我動心了。不過，你得在可能範圍內回答我幾個問題。那麼，我也可以供給你們一點你們所不知道的資料。」

「可以的。」

「夏一堂離開水島的時候帶走了什麼嗎？」

「他帶走了一筆別人托他代管的現欵。」

「多少數目呢？」

「五十萬元美金。」

「噢！這眞是一筆大數目。還有別的嗎？」

「沒有了。」

「也許他還帶了一些可能影响到另外一個人的名譽，前途之類的東西吧？」

「你雖然問得很含蓄，我却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他並沒有帶走這些東西。」

「那麼，讓我告訴你。昨天被殺的，不是夏一堂。」

「甚麼！」那小伙子顯然非常吃驚。「那怎麼可能？連警署宣佈的消息，都說死者是夏一堂。」

「那正是夏一堂本人的目的，瞞騙警方，瞞騙你們，他做得非常成功，可惜瞞不了我們。」

「你這樣說，有根據嗎？」

「當然有的。」呂奇取出了黃福順的資料遞給對方。「看吧！死的是這個人。」

「兩人長得眞像！」小伙子顯然十分驚訝。

呂奇將資料收回：「夏一堂本人並沒有死，死的只是黃福順。」

「唔！他希望我們以爲他死了而放棄追緝，好聰明的辦法。」

「你和夏一堂是朋友嗎？」

「過去是。」

「那麼，你應該對他有所瞭解了。」呂奇不露痕跡地問道：「知道他結婚多久了嗎？」

「三年多。」

「知道他太太的出身嗎？」

「當然知道。她本來是生長在酒泉鎭的鄉下姑娘，後來到水島去淘金，才被夏一堂搭上的。」

呂奇不禁心頭一動，因爲黃福順也是酒泉鎭人，這條妙計很可能是彭麗娜爲夏一堂設計的。他心中如此想，嘴裏却沒有說出來。

「五十萬美金的鉅欵，即使全部是百元大票，也有一箱子。」呂奇將目光盯在對方臉上。「你們應該去問問夏一堂的太太，這筆錢，很可能在她手裏。」

「那是不可能的。夏一堂在去年已經另結新歡，爲了這件事情他們夫妻曾經鬧了不少次，他絕不可能將這筆錢交到他太太手裏去。」

呂奇的腦海裏突然有了新的構想，因爲現在所得到的資料已扭轉了整個情勢。他又問道：「你知道夏一堂離開水島的正確時間嗎？」

「星期三的深夜。」

呂奇不禁心頭大怔，因爲彭麗娜說她的丈夫是星期六清晨四點鐘打電話給她，說他要到龍門角來的。她爲什麼要說謊呢？

方玉梅是星期四住到蒲城旅館中去的，女侍曾說她三天來足不出戶。那麼，那一萬五千元美金的鉅欵必定是一進旅館的時候就帶在身邊了。這一點和夏一堂星期三捲欵潛逃是脗合的。

夏一堂星期三就已捲欵潛逃，彭麗娜到了星期六才向「羅克偵探社」請求派人保護她的丈夫。到底是她說謊？還是夏一堂隱瞞了三天的行蹤呢？這是一個關鍵，呂奇決心要弄清楚。否則他的行動必

然會誤入歧途。

「呂先生！」對方向他告辭了。「謝謝你告訴我們最關重要的消息。我會守住諾言，一有莎琳小姐的消息，我就會儘快通知你。」

「我也是一樣，有了那筆欵子的下落，也會盡快通知你。不過，我不知道如何和你們連絡。」

「放心！我們會經常和你保持聯繫的。」

那一羣人走了，呂奇却再也睡不着。

× × ×

星期一上午九時，羅克從水島回來了。當呂奇一口說出夏一堂携帶欵項的數目時，他不禁吃了一驚，當他知道莎琳被綁失蹤時，他更是吃了一驚。

「那怎麼辦？我們不能眼看着她落在那些人手裏啊！」羅克焦急地搓着手。

「事情好像有點眉目了。」呂奇倒很樂觀。「現在麻煩你一件事情，查一下上星期六清晨四時水島是否有長途電話打給彭麗娜。」

「呂奇！你在懷疑她嗎？」

「每一個人都該懷疑才對。」呂奇說得輕描淡寫。

羅克沒有再說什麼，立刻撥電話到電訊署長途電話台去查詢這件事情。當他放下電話時，面上的神色突然凝重起來。

「呂奇！」也許因爲整夜奔波於龍門角與水島之間的關係，羅克的聲音顯得低沉而沙啞。「你的懷疑證實了。長途電話是有的，不是星期六早上而是星期四早上。彭麗娜在說謊。」

「羅克先生！知道她爲什麼說謊嗎？」

「我不是你屬下的偵探，用不着測驗我。」羅克有些不耐煩地說，「快說出你的發現吧！」

「從頭到尾都是彭麗娜的傑作。」

「是她？」羅克瞪大了眼睛，驚詫地道：「那怎麼可能？」

「只怕夏一堂確已被殺了。」

「你昨天說他沒有死，今天又說……？」

「任何一個傑出的偵探，都會誤入歧途，我當然也難免。不過，我是一個見機的人，有了新的資料我立刻會改變我的看法。夏一堂現已另結新歡，爲此彭麗娜曾和他吵鬧，這條毒計，很可能是她設計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如果夏一堂殺黃福順的目的，是想讓『玫瑰黨』誤以爲他已死，他則可以冒用黃福順的名字申請出境，那麼，他就不該殺死黃福順的妻子。因爲黃妻死後，她的丈夫下落不明，警方一定會將黃福順列爲嫌疑犯之一。夏一堂絕不會做這種傻事，我昨天一直想不通這個道理。但是，現在我想通了。黃福順可能是夏一堂派人殺死的，而黃妻却是彭麗娜買通職業兇手殺死的。」

「她爲什麼要殺死黃妻？」

「現在，讓我來作一個假設。也許夏一堂眞有心脫離黑社會，但是彭麗娜却鼓勵他來一次捲欵潛逃。當然夏一堂有所顧忌，於是彭麗娜獻出這條妙計。她是酒泉鎭人，過去和黃福順夫妻必然熟悉。這條妙計是可以行得通的，於是夏一堂動心了。殊不知彭麗娜早因他的另結新歡而恨之入骨，她不過是利用夏一堂爲她弄一筆錢。當夏一堂將錢弄到手的時候，彭麗娜就動手殺了他。」

「你這種假設太牽强了。」羅克顯然不同意呂奇的看法。

「絕不。黃妻是彭麗娜派人殺的，因爲請黃福順冒充夏一堂是她搭的綫。當然，黃福順事先並不知道他將要被殺。彭麗娜所以要殺黃妻是爲了要滅口不讓她說出來。」

「道理似乎還欠通達。」

「再往下聽，前面已經說過，黃妻一死，夏一堂利用黃福順身份出國的計劃就完全破壞了。彭麗娜意在堵絕夏一堂的生路，他不離開此地遲早會被『玫瑰黨』的人找到。如果夏一堂活着，他絕不會讓彭麗娜去殺黃妻。即使她偷偷地去幹，夏一堂也饒不了她。」

「看起來像是這樣一個情況。」羅克有些被說服了。「如果你的判斷不錯，彭麗娜眞是一個可怕的女人。」

「她曾經是一個風塵女郎，在風塵中打過滾的女人只有兩種，一種可憐得像綿羊，一種兇惡得像魔鬼。」

「那麼，綁架莎琳是她幹的？」

「那是一定的。因爲她發覺我已經深入到問題的中心，所以用這種方法來威脅我。不過，她所說的三天就放回莎琳，却又敎人猜疑，難道三天以後她就能夠遠走高飛了嗎？」

「有人看着她，如何走得了？」

「是呀！我昨晚曾試探性地問她，要不要撤回我們的人，她却堅持要我們的人繼續保護着，這豈不是怪事？」

「呂奇！我相信你的推理，但是，你如何去找回莎琳呢？」

「和彭麗娜攤牌。」

「她不承認呢？」

「用强硬的手段。」

「呂奇！我提醒你。龍門角是個有法治的地方，一切都要講究證據。你如果胡來，你就會先成爲

罪犯。」

「星期四早晨的長途電話，她却說是星期六打來的。這還不是證據嗎？」

「這不算證據，因爲每個人都有保存個人秘密的權利。而且她說謊並不就證明她是殺人案和綁架案的主謀。」

「羅克先生！那你說該怎麼辦呢？」呂奇反問着。

「發動我們所有的人，透過我們所有的黑社會關係，去查尋莎琳的下落。」

「太消極了。」

「從整個佈局來說，彭麗娜這個女人極富心機，從手段方面來說，她也相當毒辣。和她正面衝突，吃虧的是我們。」羅克似乎有所顧忌。

「羅克先生！信任我一次如何？」

「可以，不過，你要先說出你的辦法來。」

呂奇明知一旦說出自己的計劃，羅克絕不會同意，於是故意說：「我並沒有什麼好辦法，一切都要看臨時的情況去隨機應變。」

羅克考慮了許久，終於點點頭說：「好吧！不過你絕對不能胡作非爲。」

「我保證不用拳頭和槍。」他說的是眞心話，他根本就沒有打算用那兩件東西。

計中有計

半個小時後，呂奇來到了彭麗娜的家。他連門都沒有敲就推門進入彭麗娜的臥室。也許因爲他昨夜曾在她臥室裏躭擱了許久，那兩個霸王型的女郎並沒有攔阻他。

彭麗娜睡得很甜，長長的秀髮披洒在枕頭上，很是誘人。被單只蓋到胸際，露出了光潔的背部。褻衣散亂地置放在沙發上，包裹在被單裏的胴體必然是裸露而無寸絲半縷的。

呂奇迅速而無聲地解脫了身上的外衣，滑進了被單，將那個滑膩而軟綿綿的胴體擁抱住了。

彭麗娜醒了過來，目光中透出一絲驚異之色。但是很快地她又閉上了眼睛，開始扭動她的軀體。

「意外嗎？」他的嘴唇在她的項間散步。

「我想你一定有某種目的。」

「妳猜對了。」

「甚麼目的呢？」

「享受妳豐滿的胴體。」

「眞的嗎？」她睜開了眼睛打量了他一陣，然後改變了她的睡姿，媚笑着說：「來吧！」

「那麼迫不及待嗎？」

「我要及早知道你說的話是眞話假話。」

「用妳的手就可以試探出來了。」

「那是一種生理現象，並不能證明你是爲需要而來。」

「妳不會相信，妳的裸影，整晚在我腦海裏跳舞。」

「所以你傻。」彭麗娜發出一聲浪笑。「如果你昨晚不走，我的裸體就會在你身旁跳舞。」

「妳一定舞得很好，想必妳受過嚴格訓練。」

「只有妓女才受訓練，你將我看成妓女嗎？」

「有妳這樣漂亮的妓女，頭一個看上妳的必是妳的老闆。」

「你也許說對了。」

呂奇的話是有含蓄的，因爲她曾經是色情供應站的應召女郎，夏一堂是管理人，正因爲如此，她才成爲夏夫人的。彭麗娜也許認爲他說的話只是一種巧合，她絕對想不到呂奇已在無意中將她的底摸清楚了。

她的確舞得很好，呂奇差一點忘記了來這裏是幹什麼的了。

「麗娜！」他出其不意地問了一句：「妳是酒泉鎭人嗎？」

「你怎麼知道？」她顯得非常吃驚，連「舞步」都停住了。

「猜的，有人說，酒泉鎭是出美女的地方。」

「胡扯！」她放了心，但是她現在的舞已經沒有方才那樣有勁了。

「麗娜！認識方玉梅嗎？」

「噯！」她狠狠地掐了他一把。「現在不是說話的時候。」

「現在是最適宜說話的時候。因爲大家情緒都很好，不至於一言不合而翻臉。」

「那可不一定。」

「眞的！妳應該認識她的，她也是酒泉鎭人。」呂奇道。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而且你怎麼能夠肯定我是酒泉鎭的人呢？」

「我不但肯定妳是酒泉鎭人，還肯定妳認識方玉梅的，不會錯吧？」

彭麗娜道：「你怎麼盡說這些廢話呢？眞是太掃興了呢！」

「非常非常地抱歉，不過，我要坦白地說一句，我不是爲了享受妳的肉體而來。」

「那麼，爲什麼要上我的床，現在又……？」彭麗娜嗔怒地說。

「如果我不碰碰妳，那麼，妳可能會猜想我不懷好意。」

「你的確不懷好意。」
「妳錯了，今天早上來完全是善意。」
「善意！那爲什麼到了最要緊的時候卻又停下來。」
「因爲我突然想到一件重要的事件。」
「要說話就請躺到一邊去，別這樣讓我喘不過氣來。」
「好的。」他離開了她，側臥着望向她。「聽說夏一堂去年另結新歡使妳非常氣惱，曾和他吵過，對嗎？」
「你那裏來的這些鬼消息？」
「別瞞我，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的確有這回事，不過吵吵就算了。他處在那種環境裏，拈花惹草總是難免的，他已經向我賠罪了。」
「哼！妳眞是太天眞了，他處心積慮地在害妳，妳知道嗎？」
「你爲什麼要說夏一堂的壞話？」
「我說的都是實話，今天早上，我得到了最可靠的消息，現在妳有了兩件痲煩，妳應該早加提防了。」
「噢！」她抬起了頭，目光中透露出驚詫之色。「眞的麼？妳不是故意在嚇唬我吧？」
「我昨晚反覆思考之後，認爲妳是無辜的，所以才決定將我所知道的消息告訴妳，使妳能够早些應變。」
「甚麼事，快說呀！」
「第一，傳說夏一堂拐帶了五十萬美金的欵子，那筆欵子，到了妳的手裏，『玫瑰黨』準備要找妳。」
「嗯！第二呢？」
「在方玉梅的遺物中查出一張紙條，上面寫着妳的名字，警方已經暗中對妳展開調查。」
「眞的嗎？」彭麗娜倏地坐了起來，兩頭碩大的乳房垂吊着，呂奇現在看起來，卻像兩隻搖擺的喪鐘。
「信不信由妳了。」
「我根本不認識方玉梅這個女人呀！」
「我知道，這分明是夏一堂的毒計。可是警方卻不這樣想，他們還以爲夏一堂已經死了呢！」
「你眞的是一番好意嗎？」她有些猜疑地望着呂奇。
「麗娜！我這個人不喜歡說冠冕堂皇的話，與其說我是一番好意，不如說是妳的美色誘惑了我。」呂奇道。
「想永遠佔有嗎？」
「任何男人都會這樣想。」
「那麼，我們遠走高飛吧！」
「麗娜！千萬別打這種主意。方玉梅那裏有妳的名字並不能証明她是妳殺的，妳如果此時打算離開龍門角，那就會使妳的嫌疑加重了。」
「偷渡。」她湊在他的耳邊輕聲說：「我有路子的。」
「目的地呢？」
「香港，馬來西亞，星加坡都可以。」
呂奇道：「麗娜！我應該提醒妳，我是一個窮光蛋呢。」
「放心！我還有錢。」
「多少呢？」
「你不用管，目前够用就行了。」
「妳既然有路子偷渡，根本就沒有必要告訴我，我不瞭解妳是爲了什麼？」
「眞傻！我昨晚就說過了，你是一個令女人動心的男人。」
「甚麼時候呢？」呂奇神情很認眞地問。
「今晚。」
「不能再等幾天嗎？」
「再等幾天，也許『玫瑰黨』的人已經殺死我了。」
「我總想將莎琳找到之後才離開。」
「你這個人最不公平了，抱着我的身體，卻想着另外一個女人。」
「好！好！」呂奇裝着屈服的樣子。「今晚什麼時候？」
「我告訴你，晚上九點鐘你來，然後我再換穿你們同伴的衣服裝成男人和你一起出去。也許我家附近已有『玫瑰黨』的爪牙埋伏，這樣他們就認不出來了。」
呂奇恍然大悟，她將呂奇的話信以爲眞，所以大灌迷湯，目的不過是要他做護身符。
其實，呂奇是另有計劃，也就將計就計地說：「好吧！我準時到。現在我走了。」
「不！」她一把抱住了他。「你還沒有好好享受，在這一方面我有獨到的功夫哩！」
呂奇雖然沒有興緻，也只得聽其擺佈。彭麗娜沒有吹牛，呂奇有意外的滿足。

× × ×

一直泡到下午一時，呂奇才回到了「羅克偵探社」。
「呂奇！有眉目嗎？」一見面，羅克就迫不及待地問。
「計劃的前半段已經順利展開，現在只剩下了後半段。羅克先生！你能到別的地方調幾個同行來

嗎？」
「怎麼！我的人還不够用嗎？」
「我們的人一個不要，我要生面孔。」
「你在動什麼歪腦筋？」
「你別問，到時你自然知道。」
「呂奇！怎麼可以向我賣關子？」
呂奇知道無法瞞住羅克，於是就一五，一十地將自己的計劃說了一遍。
羅克聽得兩隻眼睛瞇成一條縫，連連點頭說：「眞有你一套！」
「這個計劃也許一無所得，但是卻可以使我們找到正確的途徑。說不定在今天晚上就可以眞象大白。」
「呂奇！」羅克再三叮嚀：「我要糾正你，眞象大白在其次，最主要的是救回莎琳小姐。」
「是！」呂奇用力地靠緊了脚後跟。

× × ×

晚上九點，呂奇依約來到了彭麗娜的住處。他教馬喬治脫下了他身上的衣服，讓她換穿。當她換穿男人的服裝時，呂奇一直站在她的旁邊。因爲他關心那筆鉅欵。她已然決心偷渡離境，就一定會將錢帶在身邊。可是，呂奇就沒有看見她拿出一張鈔票放進衣袋裏去。
女人出門，還要提一個手袋。彭麗娜一旦換成了男人的裝束，連手袋都免了。那筆錢，又放在何處呢？
她將衣服換穿妥當後，又找出一頂鴨舌帽蓋住了頭髮，向呂奇揮揮手說：「走吧！上車後直開水島。」
呂奇再也沉不住氣了，悄聲問道：「妳一分錢都不帶嗎？」
「你怕餓死嗎？放心！我早就準備好了。」
「妳眞有點使人高深莫測，到底是怎麼回事，妳先透露一下，我也好放心呀！」
「到時候你就知道了，走吧！」
呂奇眞是納罕不已，她甚至連槍都沒有帶一支。如果自己的判斷完全正確，她可以說是一個歹毒無比的女人，她會如此疏於防範麼？除非她已預知道呂奇的計劃，如果眞是那樣，呂奇的心思就白廢了。
情勢已如引發的手榴彈，不扔出去，就要炸死自己。呂奇只得和彭麗娜雙雙走了出來，坐上他的車。
當呂奇掏出鑰匙，正要打開引擎的時候，驀然由暗處湧出來幾個大漢將車子圍住了，好幾支槍口瞄準了他們。
「不要妄動，乖乖地走下車來。」
呂奇瞄了對方一眼，冷冷地說：「朋友！我不相信你們敢在市區內殺人。」
「乖點！別以爲你是私家偵探就神氣，殺死你們兩個算不了一回事。老實點下車吧！」
呂奇似乎還不想就範，彭麗娜暗暗地碰了他一下，兩人很順服地下了車。立刻，一輛大型旅行車開到面前。呂奇和彭麗娜被幾個大漢簇湧着上了車，然後風馳電閃般駛去。同時，兩個黑布口罩套上了他們的腦袋。
「朋友！」呂奇倔强地問道：「你們到底想幹什麼？」
「談談！絕不會爲難你們。」
「用這種方法就算綁架，可以判你們十五年監禁的。」
「哈哈！」有人在狂笑。「別說得這樣嚴重，好嗎？」
彭麗娜又碰了呂奇一下，彷彿是示意他不要多說話，他也就不再開口了。
車行十五分鐘後停住，他們被挾持着下了車。當他們頭上的黑套子除去時，面前一盞刺眼的强烈燈光。彭麗娜被除去黑布套子時，連她頭上的鴨舌帽子也除掉了，一頭烏黑的長髮立刻披洒下來。
「咦！是個女的？」
「哈哈！」在燈光背後的陰暗處發出一聲爆笑。「原來是夏夫人，眞是巧得很哩！」
「你是誰？」彭麗娜吃驚地問道。
「嘿嘿！」陰沉沉的笑聲使人有點發寒。「原想將守護妳的偵探先生們請來以後再去拜訪妳的，想不到無意中却將妳請了來，眞是湊巧。……將那個姓呂的帶到另一間屋子去，再搜搜這個女人的身上。」
呂奇被帶走了，彭麗娜被七手八脚地摸了一個够。但她却莫可奈何。
「彭麗娜！妳曾經是黨內的一份子，想必已懂得規矩。夏一堂帶走公欵五十萬美金潛逃，妳說這件事該怎麼辦？」
彭麗娜鎭定地說：「那是他的事，於我又有什麼相干呢？」
「可是，那五十萬美金呢？想是放在妳那裏了吧？」
「我身上一分錢也沒有。」
「妳當然不會放在身上，是放在家裏嗎？」
「我根本就沒有見過夏一堂。」
「夏一堂在海潮旅館被殺後，只剩下極少數的現鈔。請問：他捲的那筆公欵到那裏去了呢？」
彭麗娜心中一動，原來她還疑心是呂奇做的圈

套，現在問話的人既然不知死者是黃福順，那必是『玫瑰黨』的人無疑。於是她頗爲技巧地說：「夏一堂被殺後，最先趕到現場的，是他們那些偵探，如果夏一堂將錢帶在身邊的，一定是被他們拿走了。」

「嘿嘿！妳倒挺會推的。不過，這未嘗沒有可能。卽使他們眞拿了那筆錢，他們會承認嗎？」

「請問你是那一位？」

「不用問。我只追欵子，而不追人，更不會難爲妳，如果錢在妳處，希望妳交出來，老闆會有獎賞。」

「我的確不知道夏一堂捲逃公欵的事，我根本就沒有和他見過面。你可以在偵探們的身上追問一下。」

「他們會承認嗎？」

「我有辦法使他們就範。」

「甚麼辦法？」

「他們有個女的名叫莎琳的，在我手裏。如果你以這個女人的生命作威脅，逼他們交出欵子，他們一定就範。」

「唔！那個女人是妳派人綁去的嗎？」

「是的。」

「妳既然不和夏一堂同謀，而那個名叫莎琳的女人又和妳無寃無仇，妳爲什麼要綁架她？」

這話差一點將彭麗娜問住了。半晌之後，她才回答說：「說起來有點難爲情，我愛上了和我一起來的那個男人，偏偏莎琳又整天纏着他而使我沒有機會。我在一氣之下，就化錢請了兩個流氓架走了她，無非是想給她一點顏色看看。」這番道理說起來還算是勉强通達的。

「唔！剛死丈夫就愛上另一個男人，竟然還爭風吃醋，是件非常可恥的事情。如果情非得已，妳一定說不出口的。因此，我相信妳的話。我問妳，那個名叫莎琳的女人現在何處？」

「在遊樂場後面那家『泡泡土耳其』浴室的閣樓上。」

「我派人去帶，可以帶來嗎？」

「可以的，浴室老闆娘曼妮，是我的結拜義姊妹。」

「好！我立刻派人去帶！另外再問妳一件事情，妳爲何要穿男人衣服！」

「我喜歡說老實話，實在是爲了怕你們發現了我。」

「爲什麼要怕我們呢？」

「因爲你們很可能以爲那筆欵子在我手裏，來向我逼取。」

「妳休要花言巧語，妳假扮男人，分明想逃逸，沒有做虧心事，妳不必逃走。那筆欵子一定在妳身上。」

彭麗娜很乾脆地脫去外面的西裝西褲，身上只剩下一副窄窄的胸罩和一條又薄又小的黑短褲，然後兩手一伸說：「看吧！五十萬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甚麼地方可以放得下！」

「嘿嘿！如果妳拿去換成外幣支票，摺疊起來不會有一根香煙大，在妳們女人身上藏起來實在太方便了。」

「你說這種話眞是太下流了！」彭麗娜有些光火。

「我知道這種話下流了一點，可是五十萬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老闆下令務必全力追回。夏夫人！只得委屈妳一點了。」

彭麗娜自然聽懂了對方話中的含意，怒不可遏地說道：「敎我一個女人脫得只剩下褻衣，站在你們這樣多男人面前，已經嫌太過份了。你還要想怎麼樣？」

「很抱歉，我們要檢查妳的軀體。」

「這是什麼話？你們是存心侮辱人嗎？」

「放心！我們不會那樣無聊，自然有女性人員來進行檢查。」

話聲一落，所有在場的人員都紛紛退了出去。兩個女護士，推着一架手術枱進來，而且關上了房門。

彭麗娜沒有說話了，只得脫去黑短褲仰躺在手術枱上。不過她心裏却安靜得很，因爲她並沒有夾帶什麼外國支票。

這正是呂奇所導演的一幕戲，他在隔壁房中靜待佳音。三分鐘後，兩名女護士走了出來，告訴呂奇，她們甚麼也沒有檢查出來。

「呂奇！難道那筆錢不在她那裏？」羅克也在場，他首先發出疑問。

呂奇却是語氣肯定地說：「一定在她那裏，也許她已藏到別處，從她自承是綁架莎琳的主謀人，就証明我們的推斷不會錯。」

「現在如何處理彭麗娜呢？」羅克說。

呂奇想了一想，才說：「暫時不讓她離過，她所說的莎琳藏身之所未必可靠，我現在帶人去，等到莎琳安然歸來後再作決定好了。」

「好！」羅克揮揮手說：「你去吧！這裏交給我。」

× × ×

「泡泡土耳其浴室」位於遊樂場的左後側，呂奇並沒有多帶人，只帶了馬喬治和金東奎二人。他唯恐有詐，特地吩咐馬喬治把守前門，金東奎把守

後門，他自己大搖大擺地往浴室走去。

「請問！」他向櫃枱裏一個男人問道：「老闆娘在嗎？」

那個男人向裏面叫了一聲，立卽有一個年約四十的中年婦人應聲而出。

「妳是曼妮女士嗎？」呂奇很有禮貌地問。

那婦人立刻呈現了迷惑的神色，連連搖頭說：「不是！不是！我名叫阿粉，請問……？」

呂奇以爲對方是搪塞之詞，連忙開門見山地說出來意：「是彭麗娜女士敎我來的，她要我接一位莎琳小姐回去。」

那女人的腦袋搖得更厲害了。「先生！你找錯地方了吧？我根本不認識一位甚麼彭麗娜，更沒有什麼莎琳小姐住在此地。」

「她說那位莎琳小姐住在閣樓上。」呂奇一面說，一面抬頭向屋頂望去。他並沒有看見閣樓。

「先生！你一定找錯地方了，我們這裏是平房，根本就沒有閣樓呀。」

呂奇發覺上了彭麗娜的大當，連忙退出了「泡泡土耳其浴室」。不過，他不瞭解彭麗娜此舉有何意義。

馬喬治見他出來，連忙走過來問道：「莎琳的人呢？」

「混蛋。」呂奇粗鹵地罵了一句。「根本就沒有這回事。彭麗娜簡直在胡說八道。」

「那個臭女人！」馬喬治也跟着罵。「幸好還沒有放她走！回去找她算賬。」

「到後門去將金東奎叫回來。」

三個人乘興而來，敗興而回。

他們佈置的那個偵詢所位於車站右側一家倉庫旁邊。那本來是一間過磅室，爲了進行這個計劃，羅克還托了不少人情，才將這個地方借來暫時用一用，三個人一下車就湧了進去，似乎都迫不及待地要去追問彭娜麗，莎琳究竟被囚禁在何處。

羅克最是關心莎琳的安危，一見他們空手回來，不禁緊張地問道：「怎麼樣？他們不肯交出莎琳嗎？」

呂奇垂頭喪氣地說：「根本就沒有這回事，那間土耳其浴室既沒有閣樓，老闆娘也不叫曼妮，彭麗娜完全在胡說八道。」

羅克忿忿然說：「去問問她，如果她不說出莎琳的下落，就對她不客氣。」

突然，他們身後傳來一聲大吼：「不許動！」

七八個大漢蜂湧而進，不但每個人手裏都有槍，而且還有兩支手提輕機槍，聲勢嚇人。

呂奇察看情勢知道妄動無益，只得乖乖地舉起了雙手，他仔細察看那些人，並未發現曾經到海潮旅館去行兇的那兩個兇手在內。

「朋友！」呂奇想挖出對方的來路，試探性地說：「有話好商量，何必動用傢伙呢？」

其中一個身裁特別魁偉的人冷冷地叱道：「少套交情，將彭麗娜交出來。」

「哦！」呂奇輕鬆地說：「原來你們是爲了救彭麗娜來的。我們本來就要放她走了。朋友們！放下槍吧！」

「哼！」大個子冷笑一聲。「彭麗娜價值五十萬美金，你們會放嗎？少說漂亮話了。」

呂奇故意不解地說：「彭女士雖然很美，也不過是一個女人。若說她價值五十萬元，老兄估價未免又太高了。」

「你少裝蒜，放人吧！」

呂奇知道沒法子磨下去了，只得向羅克打了個眼色。羅克默察情勢，也知沒有反抗的餘地，只得示意手下的人打開內間那扇門。那扇門一打開，立卽就有兩個大漢衝進去，一左一右地將彭麗娜挾了出來。

彭麗娜一面掙扎，一面叫嚷：「你們要幹什麼？你們……？」

那個大個子男人沉叱道：「夫人！希望妳放乖點！否則妳是自討苦吃。」

彭麗娜滿面惶然地向呂奇叫着說：「呂奇！你也不救救我？」

呂奇苦笑道：「麗娜！妳沒有看見我高舉着雙手嗎？我和妳一樣也是俘虜啊！」

彭麗娜終於被掩着嘴拖了出去，那夥人也相繼撤退了。臨行時那個大個子男人命令他們一一面牆站好，誰要敢回過頭來看一下，就開槍殺死誰。

三分鐘後，那夥人走得乾乾淨淨，他們才一個個地放手轉身。

「羅克先生！」馬喬治說：「我們去追。」

羅克搖搖頭說：「還有什麼好追的呢？人員相當，火力比較起來，我們却軟弱得多，而且我們也不能毫無顧忌地亂開槍。」

衆人七嘴八舌，紛紛在猜測這夥不速之客是什麼來路，唯獨呂奇一個人沉吟不語。

「呂奇！」羅克說：「我們是冒牌的，這批人才眞是『玫瑰黨』的。」

「我看不是的。」呂奇搖搖頭。

「難道又出了第三者嗎？」

「也不是。」呂奇又搖了搖頭，「我看是彭麗娜的人馬，她掙扎喊叫全是故意作姿態。」

「你有什麼根據？」

「方才彭麗娜和我在汽車中被制住時，她出奇

地鎮靜，這顯示她事先已有了萬全的部署。」

「怎麼部署的呢？」

「很簡單。」呂奇加以分析：「她要我們到『泡泡土耳其浴室』去帶回莎琳是一着很厲害的棋。我們沒有帶回莎琳，却帶回了她的部下。」

羅克沉吟一陣說道：「如此說來，那間浴室是他們的連絡站了？」

呂奇搖頭說：「那倒不一定。也許那間浴室與彭麗娜毫無關係，她不過是在那個地方埋下了伏兵。她顯然在事先已對我有了懷疑，所以預留後步。這是個很明顯的問題，我們找不到莎琳，就絕對不會放她走，她說假話是毫無意義的。在浴室門口我如果多思想一分鐘，就不會上她的當了。」

「唉！」羅克嘆着氣，「現在我要找莎琳的下落恐怕更難了。」

「羅克先生！」呂奇說：「困難的倒不是莎琳個人的安危問題，整個局面都已陷入艱難的境地，我們已經向彭麗娜表明了態度，而她却仍然處在暗中。明明是她的部下救走了她，她却可以推說是被刦走的。」

「這的確是件麻煩事。」羅克愁眉苦臉地說：「呂奇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呂奇緊蹙着眉頭，連連搖頭說：「現在所有的綫索都斷了，簡直不知從何處着手。」

「我看——」羅克壓低聲音，「還是到彭麗娜家裏去搜索一下，也許會得到點什麼蛛絲馬跡。」

「這也許是唯一的途徑了，還有，明天陳九平先生該回來了，看他能否給我們一點資料。」

「混帳！」羅克咆哮着說：「今天的工夫完全白費了。」

「羅克先生！」呂奇却笑得非常輕鬆。「彭麗娜的確是個厲害的對手，白費一點工夫是算不了什麼的。」

暗中摸索

呂奇說得不錯，整個局面都陷入了艱難的境地。彭麗娜並沒有回家，她可以在事後解釋她是被歹徒綁架了，她甚至可以控告「羅克偵探社」非法妨害她的自由，如果沒有掌握她的犯罪証據，在進行訴訟時，她必然佔優勢。

呂奇在彭麗娜的家門口足足按了五分鐘的電鈴，裏面沒有人來開門，對講機也沒有傳出詢問的聲音。那兩個霸王型的年輕女郎以及傭婦想早經遣走，呂奇莫可奈何地回到對街的車邊。

「怎麼樣？」羅克問了一句，其實他這句話是多問。

呂奇雙手一攤，吁了口氣說：「空無一人。」

「連傭人都遣走了？」羅克的聲音近乎咆哮，「這証明彭麗娜早就有了安排。」

呂奇目光凝視着對面那幢黑沉沉的屋子，語氣沉靜地說：「羅克先生，我所做的推斷與事實絕不會相去太遠。夏一堂每月收入只有三千元美金，即使全部交給他太太，她又能將其中一半儲蓄起來的話，他們結婚三年多，她也只能儲存四，五萬元，可是，她竟能一次預付我們保護費三萬六千元而毫無吝色，這就可以証明夏一堂所捲逃的那五十萬美金最少有一部份到了彭麗娜的手上。她竟然說，關於夏一堂捲欵潛逃的事情毫不知情，這就証明她在說謊，爲什麼她要說謊呢？毫無疑問，因爲她犯了罪。」

羅克點點頭說：「對的，下午我根據那張支票查過她的存欵銀行。當她開支票的時候，她只有六千多元美金的存欵。她開出支票離開我們這裏以後，才派人送欵去補足的。三萬元美金不是一個小數目，她能够在極短的時間內籌足，並非易事。除非她手裏控制了原本屬於『玫瑰黨』的那筆錢。」

「現在怎麼辦？」呂奇像在自問。

「你說！」羅克望着他。

「首先說你解僱我。」呂奇出奇平靜地說。

羅克那雙大而圓亮的眼睛將他看了又看，才沉聲問道：「呂奇！你是什麼意思？」

「羅克先生！」呂奇的聲音很沉重，態度却很輕鬆。「在法律上，彭麗娜是我們僱主。但是，我們現在却要做出打擾僱主的行動，不但違規，也違法，而且又不宜報警。因此，我想恢復我的遊俠身份去追查此案。如果不幸引起麻煩，那是我個人的事，不至於影响社方的信譽。」

「你的顧慮很對，可是……」羅克語氣顯得很猶豫，「……我不能眼看着你孤軍奮鬥。」

「非如此不可，現在我想越牆進去搜索一番。可是，以我現在是私家偵探員的身份就不可以如此做，如果你解僱我那就不同了。只要不偸竊，不過構成騷擾安寧的罪名而已。」

羅克伸出肥大的手掌和呂奇重重地握了一下，然後以調侃的聲音說：「呂奇！看來你的運氣眞壞，你不幸又失業了。現在就交回你的服務証件和槍械吧！」

呂奇自袋內取出服務証及手槍，恭恭敬敬地遞給了羅克。羅克却取出了另一支短槍給他。

「呂奇！」他那冷峻的聲音流露出濃厚的感情。「這是一支無牌槍，你總不能手無寸鐵地去和歹拚徒呀！」他說完後，就將車子開走了。

呂奇一個人遺留在街頭，他彷彿一隻遨翔於天堂的雁兒般輕鬆自在；不幸他是一隻隨時提防蒼鷹的孤雁。

他定了定神，將短槍放進上衣的內袋。將靜寂的街頭掃了一眼，然後橫過馬路，矯捷地翻進了彭麗娜居所的矮牆。

大廳的門上了鎖，他取出身邊隨時携帶的小萬應刀，以鑽石刀頭劃破窗上的玻璃，將窗戶開啓，從窗口跨了進去。一種職業性的感覺告訴他，屋子是絕對沒有人的。不過他仍然潛伏在門邊靜立十分鐘之久，才展開行動。

他戴上手套，取出小型電筒，開始逐屋搜尋。

屋內的陳設原封不動，彭麗娜的衣服以及她的手袋都沒有帶走。甚至烤箱內還有一個肉餅，所有人員的離去像是突發性的。但是，呂奇却直覺以爲這不過是彭麗娜在故佈疑陣。

化去將近四十分時間的搜索，呂奇一無所獲。

他在客廳的沙發上坐下來，使自己緊張的神經系統鬆弛了片刻，然後準備打電話告訴羅克這邊的情形。本來他已不需要如此做。可是，他知道羅克在爲他操心，最少該讓對方知道，自己目前是安全的。

他撳亮了電筒，突然，他發現電話號碼簿的封面上有一個用紅色原子筆寫的電話號碼——三七三七六一。

六個數字有大有小，顯示記載的人當時另一隻手還拿着電話聽筒，以致書寫時不穩定。也許由於原子筆的油蕊分泌不均勻，字跡也有粗有細，粗的地方，油漬尚未乾透，那麼，這個電話號碼記載上去應該是沒有好久，可能是最近的事情。於是，呂奇拿起話筒，開始撥這個號碼。

電話鈴一响，那邊就有人接聽。夜已很深，對方接聽電話的動作又特別快，足証那人是守在電話機旁邊的。

「哈囉！」對方是一個聲音沉而有力的男人，說的是道地美國腔調的英語。

呂奇連忙以英語問道：「請問你是三七三七六一嗎？」

對方沒有再回話，克唰一聲電話截斷了。

呂奇立刻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因爲他沒有按規定的密語連絡，因此對方立刻一聲不响地截斷了電話。於是，他立刻將電話撥到羅克家裏去。接電話的是女傭，回說羅克尚未回家。

呂奇將電話截斷，再撥到社裏去，話筒裏立刻傳來羅克的聲音。呂奇心想：這樣晚了他怎麼還不回家呢？想必在召集會議。羅克似乎不太願意教他孤軍奮鬥，還想暗中助他一臂之力。

「羅克先生嗎？我是呂奇。」

「哦！」對方的聲音透露出興奮。「有什麼發現嗎？」

「請查一個電話號碼屬於任何人所在，再查查那人的背景。那個電話號碼是三七三七六一。」

「十分鐘以後打電話來。」

呂奇放下了話筒，這十分鐘眞够漫長的，尤其是孤寂地在黑暗中等待。可是，時間必定是要過去的。呂奇終於再次拿起話筒撥機。

「查出來了——」羅克急迫地說，「我看你需要記一下，現在準備紙筆，我慢慢告訴你……」

「不必用筆記了，我相信我的記憶力。」

「好！聽着！」羅克頓了一下，接着清晰地說出：「那具電話爲城中區萬花道十九號之『美琪貿易公司』所有，主持人是一個美籍華裔，名字叫約克．陳，持用美國護照。據警方說，根據密報，約克．陳有從事黑市金鈔交易的嫌疑。不過警方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掌握到有關他犯罪的確切證據。呂奇！是彭麗娜那裏有他的電話號碼嗎？」

「行了！」呂奇興奮地說：「我相信我重新又抓到了綫索，謝謝你這樣快就給我答覆。」他說完後就截斷了電話。

他的確是抓到綫索了。彭麗娜因何要和那個人來往呢？必然是與那筆贓欵有關的。

以前，他們一直將注意力放在那筆龐大的鈔票上，其實，彭麗娜可以化零爲整。就像羅克所說的那樣，換成外幣支票，不過是一張薄薄的紙，彭麗娜在星期四就和夏一堂碰面了，星期六才到偵探社裏來，其間兩天的時間足够她去處理這件事。

現在要抓住這根綫索，就得找約克．陳。雖然這個傢伙未必好對付，呂奇也得去試一試。

他從原路退出了彭麗娜的住所，等了將近十分鐘，才攔到了一輛出租汽車，往城中區駛去。

司機按照呂奇所說的地址停下車。呂奇下車仰頭看去，才知道他要找尋的地址是一幢四層建築。「美琪貿易公司」在最上面的四樓。呂奇稍一猶疑，就順着公衆梯往上走去。

他用一隻手擋住門上的電眼，準備去按動電鈴。可是，他又縮了手，改變了主意。因爲，對方發覺是陌生人時很可能召警，那樣非但自己達不到目的，反而會惹來一身麻煩。想了一想，他更上一層樓，到了大樓的平台。

他伏在平台的邊緣往下看去，臨街的窗戶只有半截式的鐵柵。於是，他決定選擇窗戶作他的進口。這是一項非常危險的選擇。不過，他受過特殊訓練，而且身手也特別靈活，五分鐘後，他已經進入

了屋內。

那是一間很大的辦公室，裏面最少有十張辦公桌。藉着街燈的照射，呂奇發現裏面空無一人。

可是當他的雙脚一落地，一根槍管立刻抵到他的背上，電燈突然大放光明。他方才所作的判斷錯了，這間屋子裏有四個人在等着他，每個人都守住一個窗口，將身體隱藏在摺叠的窗簾後面。

呂奇無言地舉起了手，向四個人掃了一眼，都是黃面孔，他不知那位約克・陳是否也在場。

一個人拿槍在呂奇背後制住他，在他面前是三個體格健壯的男人。其中一個特別高大的人揮了揮手，立刻有一個人向電話機走過去。

呂奇知道對方要打電話報警，連忙叫道：「等一等！」

那個身裁特別高大的男人沉聲說：「有話等警官來了再說。」

「我有重要的事要見約克・陳先生，如果報警，對大家都不利。」

高大男人向那個準備打電話的人搖了搖手，示意他暫停。然後走到呂奇面前，低聲吼着說：「我聽得出來你就是方才打電話的那個傢伙。我就是約克・陳，找我有什麼事，說吧！」

「你就是約克・陳？」

「少說廢話！」對方開始說出了廣東話。

「我們已然都是炎黃子孫，又何必敵對呢？」

呂奇亂攀交情。

「這就是你要說的話嗎？」

「陳先生！你有了麻煩，請不要抹煞我的好意吧。」

「你少說這一套威脅的話！」

「陳先生！」呂奇笑着說道：「你心裏可能已經有數，這麻煩是一位名叫彭麗娜的女人爲你帶來的。」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對我可以這樣說，可是……」

「我對警方也可以這樣說。」

「不錯。」呂奇的言語出奇地鎭靜，因爲唯有鎭靜才能給予對方一種威脅。「你不在乎警方，因爲警方一切都要講證據。可是，一個黑社會組織就不同了。爪牙密佈，槍手雲集，而且他們也不將法律看在眼裏……」

對方的兩道濃眉突然聳了起來，沉叱道：「什麼黑社會組織……」

呂奇知道自己的心理攻勢已然收效了。於是進一步說：「在你來說，不過是爲夏夫人處理一筆金錢的兌換，從中賺取一筆佣金，這根本沒有什麼大不了。不過，你却不知道夏夫人那筆鉅欵是從一個相當有潛勢力的黑社會組織中拐帶出來的。現在那個黑社會組織正在全力追緝夏夫人和這筆錢，你可以想得到會有什麼麻煩。」

對方的眼睛瞪得很大，良久，才冷笑了一聲問道：「你是幹什麼的？」

「陳先生，如果你會聽話，你應該知道我是站在你一邊。」

「你難道毫無目的？」

「自然有目的。」

「想敲詐嗎？」

「不！因爲我曾經打聽過，陳先生已然敢做黑市金鈔買賣，也不是怕事的人，我不能够動那種歪念頭。」

「你很識相。那麼你想要什麼？」

「老實說，我就是負責追問那筆贓欵的首腦人物。我們老闆的意思，追問叛逆的人比追回那筆錢更重要。所以我有個和平解決的辦法。」

「說吧！」

「我知道陳先生已經替夏夫人將那筆贓欵換成了外幣支票。如果陳先生沒有附上某一地區某一家銀行的信用狀，夏夫人不會信任。所以想請陳先生告訴我，那張外幣支票將在你處兌現？」

「你就是這個要求嗎？」

「當然。」呂奇沉靜地說。其實，他心頭有一份躍然的喜悅，因爲他的判斷證實沒有錯。

約克・陳沉吟了一陣，終於說道：「好，我告訴你，那張支票將在香港的上海銀行兌現。」

「嗯！現在可以讓我走了麼？」

「告訴你所想要知道的事情！這就證明我無意與你爲難！自然要讓你走，不過我很想知道你將要如何追索那張支票。」

「很簡單！我們可以運用黑社會的力量去堵絕彭麗娜的去路，她永遠無法前往香港。」

約克・陳面上陰冷的笑容像在諷刺呂奇，語氣也極爲調侃地說：「但願那張支票能與持有人同葬海底，那樣我就可以發一筆橫財了。」

呂奇也回以一個殘酷的幽默：「如果當事人是被我所殺，我將向你提取一筆佣金。」

「我高興付一筆佣金給你。」約克・陳說到此處時，手輕輕一揮，呂奇背上的槍口移開了。然後他才接着說：「不過，據我看，你不會是那個女人的對手，她殺死你的機會要多些。」

「謝謝你提醒我。」呂奇很恭敬地鞠躬爲禮，然後轉身向窗口走去，在這一轉身之間，他突然有所發現。

他還來不及有所動作，約克・陳已突然叫住了

他：「哈囉！請從大門出去，我不希望你摔死在馬路上。」

呂奇連聲稱謝，然後向門口走去。已經有一個大漢爲他打開了門，呂奇的脚步却很慢，因爲他在考慮一個問題。

他發現他身後以槍管抵住他的那個大漢配戴着副黃金製品的盤龍袖扣，在幾個小時以前，衝進他們在那間過磅室設置的臨時偵訊所的一批人當中，也有一個人配戴着相同的袖扣。當時那人的面部在燈光的陰影中，他無法確認兩者是爲一個人。

可是，這種袖扣並不是市面上可以隨時隨地買得到的，那是一種特製品。那麼，剛才那批人是約克・陳派出去的了？如果是，那麼彭麗娜在被挾持離去時的掙扎就不是僞裝的了。

以約克・陳的不良素行，作出黑吃黑的事情並非不可能的，同時，約克・陳對他過份妥協也是令人生疑的。或許對方不願在此時鬧事吧？那又是因爲何種顧忌呢？

因此，呂奇在走到門口時，他再次轉過身來向約克・陳鞠躬告辭。當他直起身來時，倏然拔出了衣袋內的手槍。

約克・陳的面上倏現驚色，沉叱道：「你要找麻煩嗎？」

「我只給你五秒鐘的時間，」呂奇厲聲說：「下令你的部下丟掉武器，否則，我會殺死你。你可以看得出我不是在說假話。」

約克・陳一絲猶疑都沒有，就向另外三個大漢打了個眼色，那三個人立刻動作緩慢地將槍丟在地上。

「陳先生！」呂奇左手將門關上，惡狠狠地說道：「麻煩你用他們的領帶，將他們的雙手反綁起來。」

「我看不必如此費事，你到底需要什麼？」

「不要討價還價！」

約克・陳似乎有些後悔他輕估了對手，面上有一股悻悻之色。可是，他却無可奈何地依照呂奇的話做了。

呂奇命他們四個人面向牆壁站好，然後走到他們身後，一揚槍柄，先敲昏那三個大漢，然後將槍口抵住了約克・陳的腰。

他先搜去對方的武器，然後沉聲說：「陳先生，現在帶我去看看其他的房間，你保留你作主人的權利。如果你想反抗的話，我可以將你擊昏，然後再大事搜索。走吧！」

約克・陳開始向內走去，同時問道：「你到底需要什麼？」

「我想看看你的臥室，以及其他藏有秘密的房間。」

「你是警方的人員？」

「告訴你過了，我是一個流氓。」

「我看不像。」

「那是因爲你沒見過一個在黑社會組織中生活的中國流氓。」

在說話之間，兩人已走出大辦公室，來到另一間屋子。

「我可以開燈嗎？」約克・陳發問。

「可以，但是希望你不要耍花樣。」

拍達一聲，電燈開亮了，呂奇發現這裏是一個小辦公室。看了一下，沒有發現什麼，於是擺擺手說：「去你的臥室。」

「臥室就在這裏。」

「這裏……」

呂奇的疑問還來不及表示出來，約克・陳就抬手撳動了一個電鈕，一張雙人床，從牆壁間滑了出來。

呂奇敏銳的目光立刻有了發現，在潔白的床單上，有個酒杯大小的污漬，那是女人的高跟鞋踐踏時留下來的。

毫無問題是不久前所發生的事情，那個女人一定是在掙扎時一隻脚踩住了床單。

那個女人是誰？是彭麗娜嗎？目前作此判斷，未嘗沒有可能，因此呂奇沉聲問道：「彭麗娜在何處？」

「我不明白你的話。」

「你少裝糊塗！」呂奇說着指指床單上的污漬問道：「解釋一下，這塊污漬是怎樣來的？」

約克・陳輕鬆地笑着說：「午睡的時候，我曾强吻了我的女秘書，我想是她留下來的吧？」

「哼！」呂奇冷笑了一聲。「帶我看看你的浴室。」

「在那邊！」約克・陳抬手一指。

呂奇不免順着他指着他指示的方向看去，就在這個時候，脚下的地毯滑動，呂奇砰然摔倒在地上。同時，約克・陳龐大的身軀已飛撲過來。

意外發現

呂奇想不到有此一變，猛翻身子，雙脚併齊向約克・陳踢去。雖然將對方逼退了一步，却又再度猛撲上來，一雙鐵腕握住了呂奇的頦子。

論體型，對方佔了絕對的優勢，但是，呂奇却是一個打鬥的能手，他瞭解當前的情勢，自己如果不能在一秒鐘以內佔住上風，頦子一定會被對方揑

斷。因此，他以雙腕對付對方的左臂，猛力向外一側，這樣一來，約克・陳不得不鬆開左手，否則他的骨節要被呂奇拗斷。同時，龐大的身軀也向右邊滾去。

呂奇抓住這個一瞬卽逝的機會，飛快地踢出一脚，尖硬的鞋尖踢在對方的膝蓋上，約克・陳可能也無法站立起來。可是，對方却拔出一把鋒利的小刀向他扔過來。呂奇一面躲開，一面抓起桌上的打字機向約克・陳的頭上打去。

一場兇猛無比的拚鬥，在半分鐘之內就結束了。呂奇雖然贏了，却贏得有點僥倖，也贏得非常的危險。

約克・陳此時會亡命和他拚鬥，必定是因爲浴室內有什麼難爲人見的秘密。於是，呂奇飛快地拾起地上的槍，向浴室門衝過去。

門打開，他看見了一個女人被綁着吊在淋浴的蓮蓬上，那女人只穿着乳罩和短褲。呂奇心內一跳，彭麗娜果然在這裏。

浴室沒有亮燈，那女人却看見了站在明亮處的呂奇，使勁地踢動雙脚，在向他求援。他連忙跑進去，首先拉下綁在那女人嘴巴上的手巾。

「呂奇……」那女人只叫了一聲，就哭泣了起來。

呂奇却楞住了，原來那女人不是他猜測的彭麗娜，却是他一直在搜救的莎琳。他雖然萬分驚奇，却也異常喜悅。

「莎琳！是妳？」呂奇奔過去爲她解開腕上的繩索。

「你……不知道是我？」

「眞是太意外了。」

呂奇很想再進一步問問約克・陳，現在，爲了莎琳的安全，呂奇決定儘快離開此地再說。

匆忙回到莎琳的住處，呂奇倒了一杯酒讓她靜定一下，然後開始盤問她的經過情形。

「呂奇！」莎琳搖着頭。「我甚麼都不知道，我被帶走的時候先被人用橡皮槌敲昏了，醒過來以後就發現在那個浴室裏。一共被放下來吃過三次食物，每次送食物來都是一個男人。」

「他們沒有問妳什麼嗎？」

「沒有。」

「也沒有要妳作什麼？」

「沒有。」

「奇怪？」呂奇喃喃地自問，「約克・陳將妳綁去，那是毫無理由的，他根本就沒有必要威脅我的。」

「也許綁我的人與彭麗娜有關。」

她不過是信口猜測，但是却大大地觸動了呂奇的靈機，這不是沒有可能的。夏一堂的另結新歡，很可能促使彭麗娜另找男人，約克・陳很棒，也很帥，如說他和彭麗娜有曖昧之私，似乎並不勉强。想到這裏，呂奇不禁興奮異常，他立刻打電話到偵探社裏去。

「呂奇！有事嗎？」接電話的是喬治。

「喬治！莎琳已經找到了，快派兩個人來保護她。」

「好！我和金東奎立刻就來。」

呂奇打完電話後一言不發，莎琳神情緊張地問道：「你要去幹什麼？」

「追兇！」

「不要去。」

「爲什麼？」他托起她的下頦。

「對手太强。」

「莎琳！妳希望我作一個怯弱的男人。」

「呂奇！我不希望你發生危險。」

「放心！」他厚實的手掌撫摸她的面頰。「不會有事，幸運之神是經常帮助我的。」

「我似乎有不祥的預感……」

「妳需要安靜地睡眠，妳太疲倦了。當妳明天醒來時，我會在妳身邊。」

莎琳躺下去閉上了眼睛，她的確是太疲倦了。見到呂奇時，興奮的心情支持着她，此時酒意加重了她眼皮的重量，很快地就睡熟了。

五分鐘不到，馬喬治和金東奎就來了。呂奇交代一番，然後匆匆離去。

時間已是凌晨三時，他好不容易攔了一輛出租汽車，向那家美琪公司的所在地駛去。他必須要緊追約克・陳，將彭麗娜找出來。

二十分鐘後，他又重回舊地。付了車資，待出租汽車駛走後，他才循着樓梯往上爬去。

他一共離去不到一個小時，根據他的經驗，被他擊昏的四個人都還沒有醒來。離天亮還有三個小時，他有把握在約克・陳口中問出一些他所極欲想知道的事情。

這是他的如意算盤。不幸他剛登上一樓，轉彎準備登上二樓時，他的後腦上就挨了一下重擊。身體摔倒在樓梯上，在他最後的意識裏，他只記得緊緊抓住了樓梯的欄杆，使軀體沒有栽下去。

×　×　×

呂奇醒來時，頭上，身上都是濕淋淋的，顯示有人在向他潑水。四肢都很自由，他看表，七點半。想必是早上七時半，不會是黃昏的七點半。因爲他不可能會昏睡那樣久的。

屋子裏的燈光很昏暗，也有一股濃厚的菸草氣

息。他抬頭望去，屋內最少有十來根吸燃的香烟。他希望能發現一個熟面孔，可是，却全部是生人。呂奇眞有點担心是否又出現了第三者。

向他潑水的人看他醒來了，才將手中的鐵桶丟到一邊。這時，門打開。那個穿黑襯衫，結白領帶的小伙子出現了。呂奇這才發覺自己是落在「玫瑰黨」的手裏了。

呂奇安心了一點，抬起頭來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對待我？」

那小伙子吸燃一根烟，塞在呂奇的唇間，然後說道：「因爲我們發現你非常不友好。」

呂奇不禁一驚，到目前爲止，「羅克偵探社」和「玫瑰黨」並沒有對立，也沒有對立的必要。這種誤會對他和整個偵探社都是有害而無利的，因此他連忙加以解釋道：「這完全是誤會……」

「不必解釋，」對方打斷他的話。「我只想知道你眞正的目的。」

「緝兇。因爲我們有一位同事被殺。」

「不是爲那筆鉅欵嗎？」

「這是有連帶關係的，但是，那筆鉅欵並非我們主要的目的。」

「那麼，我要請問一聲：如果你得到那筆鉅欵，你將如何處理。」

「交給貴組合，然後要求給我一筆佣金。」

「眞的嗎？」

「自然是眞的，因爲我現在已不屬於『羅克偵探社』中的一員，不再受職業觀念的約束。這話倏聽起來，好像是一種欲求離去的手段。不過，請你相信我說的話。」

「告訴我，因何要相信你的話。」

「因爲我們雙方作對，無異給眞正的元兇得到喘息的機會。」

「本組合並不注意殺人的元兇，我們只是要追回那筆錢。」

「我知道，但是，錢並不在我的身上。」

「這就是你不誠實的地方！據我們所知，那筆錢已經到了你的手裏。」

「你會相信？」

「不相信不會請你來。」

「你弄錯了，我根本就不要得到那筆錢。」

「呂先生！你最好痛痛快快地交出來。老闆吩咐過了，你可以得到五萬元美金的奬賞，包括感謝你爲我們追回這筆錢，同時提供了我們夏一堂未死的資料。如果你想獨吞的話，你不會有機會去享受的了。」

「你們的消息從那裏來的。」

「用不着問。」

「如果我已經得到了那筆錢，爲什麼還要趕去美琪貿易公司？相信你們也明白約克・陳是幹什麼的。」

「也許你在那裏遺忘了什麼，或者是爲了清理現場。總之我們晚去了一步，等我們趕到時，人被你所殺，錢被你拿走。却想不到你竟然去而復回，這才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呂奇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問道：「你說誰被殺了？」

「哼！」那小伙子冷笑了一聲，「你以一對四，應該是個了不起的英雄好漢，怎麼又不敢承認了呢？」

「我承認我擊昏了他們。」

「不承認殺了他們？」

「沒有。」呂奇連連搖頭。「我沒有必要殺死他們。」

對方突然摸出一把雪亮的小刀，冷冷地說：「是爲了這把小刀去而復回嗎？」

呂奇認得出那把刀是自己的，在身上一摸，才發覺丟了。但是，他却不太相信是丟失在美琪貿易公司，也許自己被擊昏時，被對方摸了去的。然後再以這把小刀來作威脅。因此，他來了個不理不睬的。

那年青小伙子冷笑着說：「刀上刻着曼谷的店牌，還刻一個呂字，如果落到警方那裏，立刻可以查到這把刀子的主人是誰。我們爲你帶回了犯罪證據，難道你連一點謝意也沒有嗎？」

「也許是我不小心丟了，可是，我並沒有犯過罪。」

「哼！這把小刀殺死了四個人，還遺留在一個死者的胸膛裏，你竟然說你沒有犯罪？」

「什麼？」

「別裝糊塗了，鐵櫃被你撬開，鈔票被你拿走，却在匆忙中遺落了兩紮鈔票，我們認得出上面的記號，正是我們失去之欵。」

「如果你說的都是眞話，那麼，必定是另有其人。」

「你必然會如此說的……」

「眞的。」呂奇振聲說：「我在二點十分時離開，因爲我在浴室中發現了莎琳小姐被吊在淋浴的水龍頭上，她已飽受折磨，我必須立刻護送她離開，所以我來不及在現場搜索就離開了。」

「你說被殺的人綁架了莎琳？」

「是的。」

「他們爲什麼要綁架她？」

「這是難以理解的。」呂奇說：「不過有一點

却可以想像得到，當我擊昏他們四個人救走莎琳時，必定有一個人在暗中看到，所以才拾起我的小刀殺死被擊昏的人，以圖嫁罪。」

「我在浴室中發現了繩索，在排便器儲水箱的上面也發現了一件女人的上衣，你說莎琳被吊在浴室裏或許是眞的。可是你說人不是你殺的，鐵箱中的錢也不是你所拿去的，却無法使我相信。」

「眞的。」

「那麼，殺人刦欵的人是誰？」

「有百分之八十可能是彭麗娜。」

「她？」那小伙子瞪大了眼睛。

「約克・陳是從事地下金鈔買賣的，彭麗娜很可能以原來那筆錢向約克・陳換取了外國支票，約克・陳已經告訴我，是在香港上海銀行兌現的支票。他說這句話時，他尚在我的槍口威脅下，不可能有假。那麼，那筆美金鉅欵，一定在他的手中。這件事除了夏一堂和彭麗娜知道之外，再無別人知道了。」

「你爲什麼不猜測是夏一堂幹的呢？」

「他可能已經死了。」

「你上次不是告訴我說，夏一堂未死嗎？」

「情況是隨時變化的，他極可能已死於彭麗娜的陰謀之下了。」

那年輕小伙子沉吟許久，突然自我介紹：「我名叫韓鵬。」

「我們該合作……」

「我同意。不過我只是暫時相信你的話。同時，請你不要忘記你所作的諾言，找到那筆錢時，應該交還我們。」

「一定會，不過我會要求佣金。」

「美金五萬。老闆早就答應過了。」

「好！我會努力。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可以的。但是，我要警告你，你的行動尚在我們的監視中，如果你打算獨吞那筆欵子遠走高飛的話，你就立刻會吃子彈。」

「放心吧！我的興趣並不是那些鈔票，而只是兇手。」

「但願你說的是眞話，別忘記兇刀還在我手裏。不管殺人者是否是你，有這把兇刀，就可以使你入獄。」

呂奇沒有再說什麼，只是莫可奈何地聳了一聳肩。

× × ×

呂奇回到莎琳住處時，見莎琳已經醒來。意外的是羅克也在。他的眉毛皺得很緊，一見呂奇就沉聲說道：「呂奇！你糊塗了！」

呂奇不禁一楞，不過，他很快就明白了羅克這句話從何說起，連忙說：「人不是我殺的。」

「那麼，你怎麼知道有了兇殺事件？」

「是『玫瑰黨』的人告訴我的……」接着，呂奇就將他昨晚的遭遇叙述了一遍。

「你肯定是彭麗娜所爲嗎？」羅克顯然有些疑問。

呂奇道：「雖不一定是她親手所殺，也是她出的主意。」

「我看不能如此肯定。」

「羅克先生！」呂奇說：「在約克・陳被殺以前，他和彭麗娜是有聯繫的，甚至彭麗娜所指使的人都可能是他的班底。但是金錢隨時可以使貪心的人改變主意。彭麗娜發現了我遺落在現場的刀，於是臨時起意殺死了那四個被我擊昏的人，一方面入我之罪使我無法對她追踪，另一方面她又可以將那筆已經向約克・陳換了外幣支票的鉅欵再奪回來。」

「難道她在暗中看見了你救走莎琳嗎？」

「並非沒有可能。約克・陳從事的是犯罪行爲，他的辦公室必有密室之類的設備。當時因爲我急欲將莎琳送回來，忽畧檢查一下了。」

羅克沉吟一陣，喃喃地說：「照你說法是——彭麗娜因她丈夫另結新歡，所以和約克・陳也發生了不正常的關係，於是就設計，使夏一堂拐欵潛逃。那筆錢由約克・陳爲夏一堂代換外幣支票以便携出國境。最後她又臨時起意殺死了約克・陳，將那筆錢又刦回來。如此一來，夏一堂那張外幣支票到了她的手上，約克・陳手上的現欵也到了她手裏。結果她是雙邊得利。對嗎？」

「對的。」呂奇點了點頭。

「那麼，換句話說，兩個人也都是死在彭麗娜之手了？」

「對的。」

「呂奇！希望你這一次的判斷沒有進入迷陣。不過，你還有許多難題急待解決：你如何去找到彭麗娜？找到她後又如何證實她的罪行？這都不是小問題，你有計劃嗎？需要我支援嗎？」

「我目前很難訂計劃，也不需要你支援。」

「好吧！由你去闖。不過，我有一些資料還必需向你提供。十一點鐘的時候打個電話到事務所裏來，因爲陳九平先生十點鐘要飛回龍門角，我準備到國際機場去接他。在他那裏也許可以得到一些綫索。」

「謝謝你！」呂奇恭敬地稱謝，然後握着莎琳的手說：「好好休養，別爲我操心。」

呂奇走出莎琳的住所後，就驅車前往城中心的

「日月飯店」，就在黃福順被殺的第二天，他到這裏開了一個房間，只不過休息了半個小時就離開了。現在，他要趕回去，換了衣服，洗個澡，也該清算房錢。但願賬房先生不要扳着面孔迎接他。

他進入飯店後，直向賬房。奇怪得很，那位賬房老先生不但沒有板下面孔，反而對他笑吟吟地問道：「先生！你不是到蒲城遊覽去了嗎？」

「結一結房賬吧？」呂奇懶得去理會對方的鬼話。

「付過了呀！」

「付過了？」呂奇不禁一楞。「誰付的？」

「你的女朋友，人眞漂亮哩！就在十分鐘以前，她還賞了不少小費，並說你今天會回來，所以我給了她鑰匙，讓她在你房裏等你……」

呂奇不待對方說完，掉頭就往樓上跑。他的房間在二樓的角落裏，是一間普通的小套房，他一口氣衝到門口，一旋門把，門鎖上了。他立刻掏出鑰匙，將門打開。

他看看那一雙高跟鞋就已知道是誰了，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砰地一聲踢上了房門。

「是呂奇嗎？」浴室裏傳來彭麗娜的聲音。

呂奇委實有些惱火，她竟會自動找上門來，從這一點看來，對方顯然是有恃無恐的。於是，他先平定了心情，點燃了一支香烟，然後才向浴室內走去。

呂奇俯頭把電話筒推開，再用口咬住調酒用的玻璃管撥電話向羅克求救。

彭麗娜浸在滿是肥皂泡的浴缸裏，似乎忘記了昨晚的事。面上綻放着嫵媚的笑容，向他招招手說：「來！你該好好的洗個澡了，看看你那一副髒樣子。」

呂奇也裝着迷惘的神情說：「麗娜！妳逃出來了？」

「逃？哈哈哈………」她發出一連串嬌滴滴的笑聲，然後問道：「你猜猜看，那夥人是誰派來的？」

「我不願傷腦筋。」

「那我就告訴你，是夏一堂的人。」

「噢！他還活着？」

「別咒他好不好？」彭麗娜嬌聲說，「不過，他以後管不了我們的事啦！他今天早晨已經離開本埠了。」

「也許他是游水離開的。」呂奇冷冷地說。

「瞧你！滿面孔不相信的神色。」

「麗娜！」呂奇冷冷地說道：「咱們不該打啞謎了，約克・陳被殺了，知道嗎？好像與妳有關係呢！」

「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她用力拍了一下浴缸內的肥皂泡。

「眞的嗎？可是妳家裏的電話號碼簿上記載着約克・陳的電話號碼，不知妳該如何解釋？」

彭麗娜道：「我想起來了，我不過是向他換過幾次美鈔。」

呂奇冷冷道：「妳說漏了，應該是說向他兌換過美金支票。」

「看你說話的這種神氣；好像我是殺人犯的樣子。」

「麗娜！你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當然，我今天非常愉快。」

「妳不該開心的。」

「爲什麼？」

「夏一堂遠走高飛了，『玫瑰黨』的人不找妳嗎？」

「告訴你，事情全部解決。夏一堂雖然作了對不起我的事，我念在三年的夫妻之情，總應該帮帮他的忙，不能眼看着他走投無路……」

說到這裏，電話鈴聲忽然響了起來。

呂奇想不出這個電話是誰打來的，羅克並不知道他住在這裏……

「喂……」呂奇猜疑不定地拿起話筒。

「呂先生嗎？我是韓鵬。」

「你怎知道我住在這裏？」呂奇大感意外。

「很抱歉，我們一直在監視你，不過從現在起我們不再跟踪你了。」

「噢！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已收回那筆錢了，雖然不是由你找回的，但是我們相信是因爲你向對方施以壓力的關係。因此老闆仍願意按照原意給予你五萬元美金的佣金，同時，也很想交你這樣一個朋友，請你來我們這裏一下。」

「能告訴我詳細的情形嗎？」

「一切見面再談，我在花露區美人巷『芳子土耳其浴室』等你，請即刻來。那是一個日本女人開的，一問就知。」對方說完後就將電話掛斷了。

呂奇明白了，這筆錢是彭麗娜退回去的。這個女人非常厲害，眼前就有兩個自以爲精明的人栽在她手裏；一個是夏一堂，一個是約克·陳，而她却平空得到了一張鉅額的外幣支票。

當他放下電話時，彭麗娜已披着浴巾自浴室中出來。裸露的肩部及腿部閃動着水珠，她的確很美，可是，呂奇却感到一陣心悸。因爲這具美麗的軀壳裏包藏了一個歹毒的心。

「誰打來的電話？」她曼聲問。

「妳不認識。」

「要出去嗎？」

「嗯！不過我希望妳在這兒等我。」

「是爲了你個人的需要，還是爲了職業上的需要？」

呂奇道：「告訴你，我已經被『羅克偵探社』開除了。」

「那是好消息！因爲我等着僱你。」

「那麼等我回來再談。」

「放心！我不會走。」

呂奇也判斷她不會走。她即使現在要走，呂奇也沒有理由攔阻她。

他離開「日月飯店」匆匆趕到「芳子土耳其浴室」，一進門侍女就將他引進了一間浴室。韓鵬正躺在一座浴桶裏在等他。

呂奇也想藉機會洗滌身上的污垢，於是，也很快地脫光了衣服坐進蒸汽浴桶裏面去。

「那筆錢誰送來的？」呂奇問道。

「彭麗娜，她沒告訴你嗎？」

「她正要告訴我的時候，你的電話來了。由此可見，約克·陳他們四個人是彭麗娜所殺。」

「那不關我們的事。」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現在只要你們挺身作證，彭麗娜的罪責就逃不了，難道你一點正義感都沒有嗎？」

「呂先生！我們不是警官，也不是私家偵探。我們只是黑社會的流氓。錢能追得回來就不錯了，別的事我們何必管？挺身作證只會帶來麻煩，而且老闆答應過彭麗娜，只要她將錢交回來，別的事情我們絕不過問。」

「韓兄！你們不怕我檢舉嗎？」

「相信你不敢。殺人的兇刀屬你所有。而且我們可以僞證案發之時，彭麗娜正在水島。」

「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帮她？」

「很簡單，因爲她爲我們找回來這筆錢。」

「你要我來，就是告訴我這件事？」

「有三件事：一，要你來拿那五萬元美金的佣金；二，不准你找彭麗娜的麻煩，因爲老闆答應過要保護她的安全；三，老闆想請你爲他主持一點事業，月薪五千美金。如不答應也不勉强。但是你必須要在三天內離開龍門角，因爲你已知道我們不少秘密。」

呂奇不禁暗暗吃驚，要他和彭麗娜個人週旋都已感到吃力。要和「玫瑰黨」去作對，那就更感吃力了。他沉吟許久之後，方才問道：「要即刻答覆嗎？」

「不必。三天以內答覆就行了。」

「韓先生！請轉告你們老闆，這件事我要愼重考慮一番，三天後我再給你們確切的答覆。」

「用不着答覆。只要你星期五沒有離開龍門角，那就表示你接受了老闆的邀請，我們會迎接你去走馬上任。如果你不願屈就，那就請你在星期五以前離開這裏。我們也絕不會留難你。」韓鵬說完後就離開了浴桶。他在穿衣服的時候，指着衣櫃中一個黑色的提箱，說道：「錢在這裏面，走的時候帶

走。」

呂奇心裏有數，如果明顯地表示不願和對方合作的話，只有徒惹麻煩，因此他不再多話。

韓鵬走了。呂奇痛痛快快地洗了一個澡。臨走時，他毫不考慮地帶走了那隻黑提箱，因爲那五萬元美金將來或許可以作爲對方的犯罪證據。

床上裸屍

走出「芳子土耳其浴室」正好是上午十一時，於是，呂奇走進了公用電話亭，撥電話給羅克。對方在電話裏告訴他說：「呂奇！你的判斷是對的，這完全是彭麗娜一個人的佈局，陳九平先生根本沒有見過夏一堂其人。是彭麗娜主動與陳先生連絡的，同時，陳先生也不會暗示要夏一堂到海潮旅館去見面。」

「那麼，陳九平先生的行期是臨時決定的，還是早就安排好了呢？」

「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彭麗娜故意利用了這個空檔。」

「那位法南度隨考察團一齊去的嗎？」

「沒有。與他有關嗎？」

「目前沒有，不過將來破案時，可能會扯上他的。」

「你有信心破案嗎？」

呂奇道：「當然有信心。羅克先生！目前我不需要你爲我做些什麼，只要求你好好照顧莎琳小姐就行了。」

「不用你說，她是我的職員。」

「好！再見。」呂奇放下電話，心中有無比的喜悅。作偵探的人，一旦發現自己的判斷得到證實時，都會產生這種喜悅的。一切都如他所料，彭麗娜在操縱一切。他目前要作的，就是去蒐集彭麗娜的犯罪證據。

這似乎是一件很難的工作。不過，對方也有一個可攻擊的缺點，那就是她手裏還有一張鉅欵的外幣支票。她必定要設法去兌現那張支票，否則她一切的佈置都是白費心機了。

他趕到旅館時，只担心一件事情，彭麗娜是否已經離去？不過，當他打開門時，他就放心了，她正躺在他的床上呼呼大睡。

那種睡相非常不雅，胴體有一大半裸露在外面。萬一侍應生進房來打掃房間，那豈不是要出醜露乖？

他放下提箱，關上房門，爲彭麗娜蓋上被單。他突然發現彭麗娜的面色發青，頸間也有瘀印。連忙用手一探鼻息，才發現她早就被人勒斃了。呂奇不禁吁了一口長氣，楞在那裏一動也不能動。

彭麗娜死在他的床上固然爲他帶來了麻煩。但是，最令呂奇洩氣的是——他的判斷完全錯誤了。彭麗娜不是元兇，充其量她也不過是一個被人利用的人。現在她的被殺，所有的綫索全部都斷了。

呂奇楞立了五分鐘，才逐漸回過神來。他想到首先作的事，是應該將目前的情況報告羅克，看看他的意思如何。

羅克在電話裏聽完了他的報告後，沉默許久，才語氣沉重地說：「呂奇！這件事是必須報警的。夏一堂在你的保護中被殺，他的夫人又成爲你床上的裸屍，這件事情你是很難向警方解釋的。我不能出面，因爲我一旦出面，我就無法在暗中帮你的忙了。」

「羅克先生！不能和盤託出嗎？」

「未嘗不可，不過，那只是我們的推斷與假想。事實上我們的推斷和設想絕大部份都錯了。唯一可以證明的，就是在海潮旅館被殺的不是夏一堂，其他情形我們根本就沒有根據。」

「目前尚有許多事情我決定暫瞞警方。現在請你通知馬喬治來一下，來的時候不要說是來找我。我身上的鎗，以及『玫瑰黨』給我的五萬元美金都要轉移一下，否則，更不便對警方解釋。」

「好吧！」羅克說完後截斷了電話。

呂奇怔怔地放下話筒，望着床上的裸屍出神，一切的事情都不該太主觀，現在彭麗娜已死，藏在她心中的秘密再也挖不出來的。如果他不主觀地肯定彭麗娜是元兇，局面必不會到這種地步。

十分鐘後，馬喬治就到了。呂奇將手鎗和提箱交給他拿走。然後打電話向警署報案。

× × ×

在警署中，值日警官對呂奇展開偵訊：「你和死者有什麼特殊關係？」

「談不上什麼特殊關係。」

「那麼，死者爲什麼要代你付賬呢？」

「我奉派負責保護她丈夫的安全，她丈夫被殺後，我因而被羅克革職，她也許對我的遭遇寄與同情。」

「呂先生！你身爲私家偵探，也應該具備一點推理常識。死者在你房裏洗過澡，而且裸身睡在你床上，你能說你和死者沒有特殊關係嗎？」

呂奇自然不想使事情複雜化，因而推得乾乾淨淨：「我回到旅社時她正在洗澡，也許她有心誘惑我，那是她的事。當時我發覺這種情形後立刻藉故離開，等我回來時發覺她裸睡在我床上，我考慮了十幾分鐘，決心趕她離開，這才發覺她已經被人勒

斃了。」

「據法醫檢驗，死者是九點到十點之間遇害的。你雖然是九點零五分離開旅館，十一時半才回，但是你也可能事先殺死了她才故意出去一趟。總之，你是在這件謀殺案中有嫌。」

「死者為我付賬，又裸睡在我床上。足證我不是以財、色而殺她，那我又為什麼而殺她呢？」

「我不想去推敲你殺人的原因，也不敢說你就是殺人兇犯。總之你的解釋難令我滿意，你必定隱瞞了什麼。」

「其實，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我們暫時停止辯論。如果羅克先生願意保釋你，我們願意給你局部的自由，但是，你不能離開龍門角。」

「我不敢對羅克先生作這種要求。」

「我們可以代你請求。」那警官說完後，就拿起了電話。

呂奇明知羅克早已關照過了，否則這個警官不會如此對他客氣的。羅克的私家偵探辦得有聲有色，對警界頗有建樹，因此警界自然對他另眼相看。

幾分鐘後，那警官放下電話說：「羅克先生願意保釋你，你可以走了。」

「警官！我能請求你一件事麼？」

「甚麼事？」

「我是一個業餘偵探，既然有人陷害我，我當然就要將陷害的人找出來。除非我有逃走的跡象，否則請警官盡量不要干涉我的行動。」

「走吧！那是我們的事。」

警官雖然沒有明許他，不過，在警官的神色裏，呂奇已經看出來，對方是默許他展開緝兇行動的了。

呂奇走出來，故意安步當車，信步蹓躂，走了好幾條街都沒有發現有人跟踪他。他又穿進一家大型百貨公司湧擠的人羣中，從另一道門出來，跨上了一輛出租汽車。當他正要關門時，另一個人却跟着擠了上去。同時，自作主張地吩咐司機將車子開到花露區去。

呂奇打量了那人一眼，是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穿着整齊，面上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鏡，態度非常沉靜。於是，他故意以漫不經心的口氣問道：「是警署派來的嗎？」

「韓鵬先生要見你。」

「哦……」呂奇微微一楞。「他在那裏？」

「一家咖啡室。」

呂奇故意回頭張望了一下，低聲說：「不太危險嗎？警方也許派人追踪呢！」

「放心！他們並沒有跟踪你。」

「你怎會如此肯定？」

那小夥子道：「有羅克先生的關照，警方是相信你的。」

「你們弄得很清楚呢！」

對方沒有再說什麼，不到幾分鐘，出租汽車就在一家咖啡座門前停了下來。

這個時候，咖啡座大部份都是客滿的。這裏自然也不例外。不過，呂奇却發現那些人並非一般顧客。可能全部都是「玫瑰黨」的人。引路的人並沒有在座間停留，一直將呂奇領到後進一間小室之中，關上房門，退了出去。

這時，韓鵬從一座屏風後面走了出來。向呂奇打招呼：「呂先生！聽說你有了麻煩。」

「嗯！會是你們的傑作嗎？」

「那是絕不可能的事情，老闆會要我一再交代你，不得找彭麗娜的麻煩，我們怎會又派人去殺她呢？」

「那麼，又是誰殺她的呢？」

「我知道。」

「你知道？眞的？」

「我不是在開玩笑。兇手已經入了我們的掌握。隨時隨地，都可以將兇手交給警方，洗脫你的罪嫌。」

呂奇道：「韓先生！聽你的口氣，似乎尚有條件。」

「不錯。」

「那麼說吧！只要我能接受。」

「提前接受我們老闆的邀請。」

呂奇頓時明白了，殺彭麗娜也許就是對方逼迫自己就範的一種手段。不過，事到如今，他非接受對方的邀請不可。目的不是為了脫罪，而是為了要使整個案情得以水落石出。因此，他點點頭說道：「我接受了。」

韓鵬伸出手來，和他重重地一握：「歡迎！歡迎！不過，參加本黨並非說一句話，點一個頭就可以的。這裏還有點小手續請辦一下。」說着，拿出一張紙來，那上面寫着簽名之人參加組織並非被何人逼迫，而是出於自願等等。韓鵬要呂奇在那張文件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呂奇不禁猶豫了，這一個字簽下去，可說麻煩無盡，因此遲疑地問道：「必需要簽嗎？」

「簽名表示誠意。」

「如果不簽，那就表示我沒有誠意了？」

「你沒有理由不簽的。」

「韓先生！我想解釋一下，我無意參加你們的組織，只不過因為五千美金的月薪才答應接受你們

老闆的邀請……」

「呂先生！希望你弄清楚，如果你不簽這張志願書，我們不會交出殺害彭麗娜的兇手，你將無法洗脫罪名。」

「我根本就沒有在場。」

「『芳子土耳其浴室』的女侍，不會替你証明的。」

「警方也明知彭麗娜非我所殺。」

「當我們拿出你那把兇刀，証明那四個人是死於你那把兇刀時，警方的看法就不同了。」

「這不是一種脅迫的手段麼？」

「這樣說也未嘗不可。」

「我拒絕。」

「請！我們絕不勉強。」

呂奇不禁又猶豫了。並非他害怕落進警網，而是如此一來，他就喪失了一窺奧秘的機會了。同時，他這樣做作一番，也使對方產生一種錯覺。認為呂奇簽下這張志願書是經過考慮的。一旦簽下去，就不會再生出反叛之心。

「呂奇！」韓鵬溫和地說道：「你是聰明人，也是一把好手。參加我們的組織，你絕對吃不了虧的。」

呂奇像是痛下決心似地點了點頭說：「好吧！我簽了。」說着，掏出鋼筆在那張志願書上簽下他的名字。

韓鵬笑嘻嘻地將那張志願書折叠起來放進了衣袋，然後搬出一台錄音機，撳動開關，立刻傳出來一個嚴峻的聲音：「呂先生！歡迎你參加本黨，從現在起，你就是本黨的總幹部長，負責指揮本黨一切行動，月薪暫支美金五千元。為了測驗你的才幹，現在我派給你一個任務，那就是將我的死對頭陳九平幹掉。不一定要你親自下手，但是一定要安排成意外死亡，限你三天以內辦到。」說的是英語，語音濁重。

韓鵬關閉了錄音機，恭敬地說：「呂幹部長！我是本黨的連絡員，老闆如有命令下達由我轉告，你有何事報告也由我轉達。連絡站就在此地，你如果需要助手，我會替你召集。」

呂奇拍拍身邊的座椅說：「來！坐在這裏，我們聊聊。」

「有何指示？」

「不知道你是否相信我？」

「不但相信你，而且也服從你。」

「那麼請告訴我幾件事情。我不是想打探秘密，而是要瞭解情況，才能對陳九平作正確估計。」

「請問吧！」

「夏一堂現在何處？」

「死了。」對方回答得很直率。

「是誰殺死的？」

「他的妻子彭麗娜。」

呂奇心中一動，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只不過情況在中途起了變化而已。接着他又問道：「約克・陳是何人所殺？」

「也是她。」

「那麼彭麗娜是誰所殺的呢？」

「是……」韓鵬欲言又止。

「說出來，我們是一家人了。」

「是……老闆派人去制裁她的。」

「是為了逼我就範嗎？」

「絕非如此。原因是彭麗娜脚踏兩頭船，她一方面向我們老闆討好，一方面又和陳九平連絡。」

「噢——」呂奇楞了一楞，才接着說：「韓兄！你能將整個情形從頭到尾說一遍嗎？」

「事情是這樣的——」韓鵬說：「開始是由於彭麗娜的唆使，夏一堂才敢拐欵潛逃，因為她向夏一堂保証有議員陳九平先生為他保駕，而且還有黃福順的替身之計可以逃過本黨的追緝，因此使夏一堂信以為眞。其實，彭麗娜是想得到那筆欵，夏一堂將那筆錢交給她之後，她立刻殺死了他，屍體丟下了大海……」

「好毒的婦人！」

「她這個計劃是很妙的，若非你查出死者是黃福順，我們就被她隱瞞了。」

「她殺約克・陳的目的又何在呢？」

「一方面為了嫁禍於你，免得你對她窮追不捨，另一方面是想獨吞那筆鉅欵。想不到你的那把小刀被我拿走了，因此她的狡計不成。於是故作大方地將欵子交出來，同時向老闆提供了陳九平要和他作對的資料。」

「噢！原來是如此！」

「老闆不究已往，而且還給了她美金一萬元以作生活費用。同樣告訴她絕對不許和陳九平連絡。想不到她却在你的房中打電話到陳九平的家裏去，分明是另有企圖，所以才殺了她。」

「她是自投死路，可惜她手裏那鉅額外幣支票不知放在何處了。」

「我們曾檢查過你的房間，並沒有發現。」

「她自然不會帶到我房間裏去的。」呂奇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接着說：「韓兄！殺彭麗娜的兇手不必交到警方手裏去了，因為我不希望損失一個幹部。」

韓鵬道：「兇手並不是我們的人。是我們化錢買來的。」

「噢！送他到警方手裏去，他不會說出唆使人嗎？」

「當然會。不過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警方也不會相信他。」

「這件事容我考慮一下……噯！韓兄！我們能够召集多少幹部？」

「很多。不過，你並不需要那麼多人。」

「是的，人多反而顯眼，精銳幹部你給我召集二十個好了。晚上九時在這裏集合，我要分配他們的任務。」

「遵命。」

呂奇道：「韓兄！我向羅克先生打電話，沒有關係嗎？」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你是我們的幹部長，任何人也不能去懷疑你的行動。」

「那就好了，但願老闆也是這樣想。」

「老闆絕不會懷疑，因爲你已簽了志願書。本埠的法庭對黑社會份子的懲戒都是以志願書爲根據的。」

呂奇向韓鵬要武器，對方給了他一支全新的點二三口徑手槍，和二十發子彈。呂奇將槍放在身上，離開了那家咖啡座。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電話給羅克，向他報告當前情況，對方聽完他的報告後，立刻振奮地說：「呂奇！這是一個機會，放手去幹，我代你向警方備案。」

「羅克先生！我要求的就是這些，同時，感到欣慰的是這件事情完全脗合了我的推斷。不過，到後來由法南度出頭將局面攪亂了。」

「呂奇！你有什麼需要我支援的麼？」

「有！請你和陳九平先生碰碰頭。」

「嗯！可以的，你要告訴他一些什麼嗎？」

「是的，我想請他合作。因爲這是一個打擊法南度的好機會。」

「說吧！」

呂奇開始說出他的計劃，這個電話打得很長。電訊署知道了一定不高興，因爲他將線路佔據了將近二十分鐘之久。當他離開電話亭的時候，面上浮現着得意的笑容。

巧佈奇招

這間咖啡座的後進很大，除了午間呂奇和韓鵬會見的那間密室之外，還有一間更寬敞的密室，佔地十坪。晚間，呂奇就在這裏會見「玫瑰黨」的精銳幹部。

韓鵬召集了二十個人，其中還包括了三名面目姣好，體態婀娜的嬌媚女性。若非在此處見面，絕難看出她們會是黑社會份子。

整個下午，呂奇和羅克已經通過三次電話，後者也和陳九平頻頻聯繫。所有的計劃都按照呂奇的構想進行。在呂奇的意料中，他不但可以給眞象大白，也可以將法南度的罪行抖露出來。

在三名女性幹部中，呂奇特別注意一個名叫菲麗絲的女郎；她有一張中西合璧的面孔，一雙大眼和微翹的嘴唇，到場以後，目光始終瞅在呂奇的臉上。呂奇所注意的不是她的嫵媚與妖冶，而是她那目光中所透露出來的狡黠。

「菲麗絲小姐！」呂奇先找到她的頭上。「請妳提供一點意見；那些意外死亡，是比較容易安排的？」

菲麗絲目光先看了看其餘諸人，然後從容地說：「比如說車禍，游泳時不愼溺斃，誤飮藥物，自陽台上跌下。這些意外死亡的情況都不難安排。」

「謝謝妳的提供。」呂奇淡笑着說：「不過，妳所說的方法在進行時恐怕都會有困難。我們的對象經常生活在嚴密的保護中，首先，車禍事件就不太好設計；至於游泳時溺斃，那更困難，因爲我們的對象並不游泳；再說到……」

「幹部長，能告訴我們對象是誰麼？」菲麗絲突然插口問。

「菲麗絲小姐！」呂奇聲音冷峻地說：「妳不該問，這是犯規的。」

「是！我道歉。」她的面上有點紅。

「幹部長！」韓鵬突然插口說：「我應當提醒你一下，在這裏聚會的時間不能够太長，警署的耳目相當靈敏的。」

「好！那麼散了吧！今天我只是要和大家見見面。」

呂奇說着又向菲麗絲招招手：「請妳和我一同離去。」

出了咖啡室，菲麗絲和呂奇登上了一輛出租汽車。駛過兩條街，呂奇就敎司機將車子停了下來。兩人進了一家小型夜總會，在僻靜的角落裏落座，向侍者要了兩杯威士忌，開始交談起來。

「幹部長……」菲麗絲微笑着舉杯。

「請叫我呂先生！」

「哦！呂先生！在三名女性中爲什麼只看上了我？」

「因爲我發現你很適合作一名兇手。」

「只是做一名兇手嗎？」

「難道還有什麼別的？」

「嘿——」菲麗絲失笑出聲。「那是我弄錯了

。我以爲今晚的出遊是因私而非爲公，因爲幹部長是有權享受任何一名女幹部的。」

「我不會那樣下流！」

「你認爲很下流嗎？」

「當然。女性是人，非物，怎可以任意享受的呢？」

「有許多女性幹部都以此爲榮耀哩！」

「妳也是嗎？」

「那就要看看想享受我的是什麼一個人。」

呂奇自然懂得這種暗示，不過，他懶得去理會。過去，他也和黑社會中的女性接觸，她們幾乎都是天生的淫娃。

「話題不該扯得太遠了。」呂奇一本正地說，「我想派妳去接觸我們的對象，自然我會爲妳安排很好的機會。」

「對象是誰呢？」

「這自然要告訴妳的……」呂奇壓低了聲音，接着說下去：「是諮詢院議員陳九平先生。」

「啊——」她低呼了一聲。

「很吃驚嗎？」

「不！」她搖搖頭。「但很意外。」

「希望妳在對象面前不要露出意外神色來。」

「爲什麼要殺死他？」

「菲麗絲，你又違犯了。」

「是！我道歉。」

「明天陳九平先生要參加一個會議，大概在中午十一時到十二時之間……」

「我要求轉換一個環境。」

「不！這裏的音樂可以掩護我們的話聲。」

「可是我聽不清楚。」

「留神一點就行了。」

「呂先生，我有權作此請求的。」她的語氣有些强硬。

「好吧！妳說那裏？」呂奇妥協了。

「去我的家。」

「就妳一個人嗎？」

「是的。」

「好吧！」呂奇站起來，召喚侍者結賬。

菲麗絲的住所也在風鈴區，是一幢鬧中取靜的精巧公寓，她一個人佔據了樓下的一層。有三房兩廳，完全西化設備，佈置得非常豪華。呂奇不禁暗暗吃驚，面上不動聲色地問道：「菲麗絲！妳支多少月薪？」

她一面爲他倒酒，一面回答他說：「我並不靠組織的月薪維持生活，我是花露區裸舞院的紅牌舞孃，每月有五千美金收入。」

「那妳又何必參加組織？」

「幹我們這一行的，要流氓保護，我參加組織，可說是雙方互惠的……哦！稱呼你爲流氓不介意嗎？」

「我本來就是流氓嘛！」

「你說要我去接觸陳九平先生！」菲麗絲主動轉到正題。

「是的。爲了製造一次意外死亡。」

「爲什麼要殺他呢？」

「菲麗絲！」呂奇板起臉來叱喝：「妳又多問了。」

「我道歉！可是……」她停頓了一下，然後鼓足勇氣說：「……我必須知道原因。因爲，我是一個執行者。」

「妳經常有理由來使我就範。」呂奇悻悻地說。「待我告訴妳吧！因爲陳九平先生和我們老闆作對。」

「我們老闆是誰呢？」

「甚麼！妳連老闆是誰都不知道嗎？」

「你知道是誰嗎？」

「我……當然知道。」

「我看你未必眞的知道。」

「菲麗絲！」呂奇突地放下酒杯去抓住對方的手臂。「妳好像在用這種方法逼我傾吐秘密。說！妳有什麼用意？」

「你……」她皺着眉頭。「…你弄痛我了。」

「說！不然我可能會扭斷妳的手臂。」

「放開我。」

「是老闆派你來測驗我的嗎？」呂奇鬆開手。

「呂先生！你眞是爲了効忠法南度先生才參加組織的嗎？」

呂奇心中好笑，對方竟然用這樣一個笨蛋來測驗他的忠貞。不過，他却沒有笑出來，點點頭道：「自然是眞的。」

「那麼，你上當了。」

「甚麼？妳說老闆的壞話？」

「呂奇！你知道這個組織的老闆是誰嗎？」

「妳方才已經說過了，何必又問？」

「你的志願書上塡寫的是參加『玫瑰黨』，根據傳說，這個黨是屬於議員先生法南度的。不過，我要告訴你一個想不到的情況。這個組織的老闆是陳九平，就是你將要去殺的人。和你在一起的人，沒有一個是『玫瑰黨』的黨徒。」

呂奇大感意外，不禁沉叱道：「妳胡說！」

「我知道你不會信的，」她輕聲嘆息。「因爲對方的佈局太過詭異，超越常情，自然就使人出乎意料之外了。」

「我不懂妳在說些什麼？」

菲麗絲一隻手蓋住了呂奇的手背，語氣柔和地叫着他的名字：「呂奇！我絕不是老闆派來測驗你的，也沒有什麼特殊用意。我只是希望你瞭解你已上了別人的圈套。」

「說吧！」呂奇開始有些搖動了。

「這個組織，以及你今天所見到的幹部，包括我在內，都是陳九平的死黨，不過，我却是一名僞裝份子。」

「我被妳的話弄糊塗了。」

「你慢慢往下聽吧！」菲麗絲接着說，「法南度的確是從下層社會中爬起來的諮詢院大人物，可是，他早就脫離了黑社會階層，目前散佈全埠各處的『玫瑰黨』並非他所有。」

「妳怎麼知道？」

菲麗絲搖手示意他不要插問，又接着敍述下去：「在諮院中，陳九平先生在表面上是屬於君子派的，其實他是個爭權奪利的小人，而法南度却處處在阻礙他的陰謀得逞，因此，陳九平難免對法南度恨之入骨發誓要打倒他……」

呂奇插嘴問道：「因此陳九平就和『玫瑰黨』的夏一堂連絡，希望他能提供法南度的犯罪資料，對嗎？」

「是的。可是，陳九平先生並不知道『玫瑰黨』是本埠黑社會巨擘法南度．山費所有，而非諮詢院的法南度先生所掌握，湊巧那位夏一堂早生異心就將錯就錯和陳九平虛與委蛇，他也不說明對方弄錯了情況。因爲夏一堂的目的不是要到諮詢院作証，而是爲了要趁機捲逃『玫瑰黨』的一筆錢。有陳九平這種具有實力的人作靠山，萬一有差池，他也好有退路。」

「啊——原來是這樣的。」

「誰知道夏一堂的太太彭麗娜也早生異心，趁機會佈局使其丈夫入彀而加以謀害，那些情形想必你都瞭解了。」

「是的。可是……」

菲麗絲很快地接口說道：「陳九平發覺彭麗娜攪亂了他的美好計劃，所以派人將她殺掉，一方面是爲了洩忿，另一方面是爲了使你就範。」

「這我就不明白了，陳九平要使我就範，應該要我去對付法南度，怎麼反過來要我去殺害他自己呢？」

菲麗絲冷笑道：「哼！這就是他陰險之處。你自始至終都以爲是在爲法南度做犯法的勾當，並不知道陳九平的佈局。在某一個時候你會突然被捕。毫無疑問你會指法南度的罪行。這豈不是完成了他要打擊法南度的心願？」

「原來他要我作犧牲者？」

「對的。彭麗娜死在你床上，懸案未了。約克．陳等四個人也是死在你的利刀之下，那時你必然是百口莫辯。」

「不過，其中却有一個漏洞。『玫瑰黨』並非法南度所主持，陳九平打擊他的計劃，還是達不到的。」

「話說得不錯。這是陳九平未曾想到的，也是你未想到的。事到最後，雖然法南度不至於受到法律上的制裁，可是在信譽上的損失却不小，而且他無法否認他的確是從黑社會中竄起來的。」

呂奇道：「菲麗絲！妳爲什麼對這些事情這樣清楚的？」

「因爲我是法南度聘請的密探，眞正是爲他做事的人。」說到此處，她抬起頭看了呂奇一眼，接着說道：「本來今晚聚會時，我就可以作警探逮捕在場之人，可是……」

「妳有什麼顧慮嗎？」

「法南度雖然保護了自己的權益，却無法形中傷害到你。約克．陳他們並非彭麗娜所殺，而是韓鵬所殺。到了警方手裏，韓鵬必定難逃殺人罪嫌。可是，他一交出兇刀，你也就有了痲煩了。」

「菲麗絲！妳怎知他會交出兇刀呢？」

「那是必然的。全體人員被捕，他一定懷疑是你弄的詭計。」

「感謝妳！可是我想問一句，妳因何如此關心我呢？」

「因爲羅克先生在同行中很受敬重，而你又是他的學生。站在道義立場也不能見你溺水不救。」

「菲麗絲！我幸好沒有起邪念。如果我想利用幹部長的權勢享受妳一番的話，我相信妳就不會如此關心我了。」

菲麗絲笑了一下，未作表示。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呂奇又問。

「首先要將殺害彭麗娜的兇手找出來。」

「那很簡單！」呂奇拿起了電話聽筒，問道：「我可以要韓鵬到這裏來嗎？」

「可以。不過……」

「有什麼顧慮？」

「先打電話，等下再說吧！」

呂奇將電話搖到那家咖啡座去，韓鵬很快地來接聽，呂奇要他立刻到菲麗絲的住所來一下。

「他要來麼？」菲麗絲關心地問。

「立刻就會到。」

「那麼，快去多喝兩杯酒，然後到臥室去脫光你的衣服。」

「爲什麼？」

「因爲不縱情酒色的人不像一個主持殺人大計的幹部長；你不上我的床，我也不像一個効忠組織的好幹部。因爲當你要我陪你同時離開時，韓鵬曾向我叮囑過，要我以酒色迷醉你，使你沒有機會和時間去仔細搜索。」

「但願我們不要假戲眞做，那對妳可能是一種損害。」

呂奇從酒櫃中拿出威士忌，對準瓶口喝了一大半。菲麗絲將她的衣裙脫得東一件，西一件，最後連乳罩也脫掉了。

呂奇轉過身去，靦覥地說：「菲麗絲！這樣太澈底了吧？」

「呂奇！我方才已經告訴過你，我的職業是裸舞院的舞孃，你應該大方點轉過身來，你不過是一個觀賞裸舞的觀衆而已。」

「這眞是上帝的傑作。」呂奇睇着眼睛。

「眼睛不必睇得那樣細，相信你不是第一次見到。」

「但是以前見到的沒有像妳這樣美。」

菲麗絲道：「你可能有所企求了，不然的話，你不會如此讚美我的。走吧！我們該到臥室中去等待門鈴聲了。」

進入臥室中，菲麗絲舉手代勞，爲呂奇解脫了他身上的衣服，抓亂了他的頭髮，又在他頸項間留下了幾個吻痕。然後，她背着身子脫下了她身上唯一的短褲。

呂奇暗暗吃驚，同時心頭也有所激動。幸好，她在轉過身來時，已很快地圍上了一條被單。她將那條短褲放在很明顯的地方，然後又弄亂了頭髮。笑着說道：「韓鵬很精明，讓他看出破綻來就不妙了。」

「等一會兒我就這樣見他麼？」

「我去開門，你就穿着短褲躺在床上讓他進來見你。」菲麗絲說着，將他往床上推去。「現在，你必須吻一吻我，因爲我的唇膏太完好了。」

呂奇開始吻她。那不是做戲，而是認眞地吻，在這種情況之下，相信任何人也克制不住的。菲麗絲也是如此，在一陣激烈的喘息中，她竟然揭開了身上的被單，讓呂奇和她緊貼在一齊了。

幸好，門鈴在這時候响了起來。

不然，菲麗絲不會飛快地裹着被單離開床榻，呂奇也不會那樣快地就放走了她。

呂奇是個素喜風流的男人，但是風流和下流却有極大的分別。像他這樣幾近全裸地會見另一個服裝整齊的男人，眞是破天荒第一遭；而且還有一個幾近全裸的美人依偎在他懷裏。爲此，使他感到臉紅，幸而酒意遮蓋了這份窘態。

韓鵬依舊是黑襯衫，白領帶，面色也是同樣的潔白；這証明他對眼前的景象完全無動於衷。

「幹部長！」他恭敬地鞠躬，然後問道：「請問有何吩咐？」

「我要見見勒斃彭麗娜的人。」呂奇神氣十足地說。

韓鵬微微一楞，語氣遲疑地說道：「幹部長是要……」

「我很欣賞那位幹部，他幹得很漂亮。」

「幹部長是要他再出動嗎？」

「我有工作分配，教他來見見我。」

「現在嗎？」

「當然。」呂奇似乎吼叫的聲音說：「不然我爲什麼要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你？」

「是！我去打電話。」

「不！你去叫，讓他一個人來就行了。」

「是！讓我先報告幹部長，她是唐蘭小姐。」

菲麗絲有些吃驚，但是，她面上却未露出聲色來。

「女的！」呂奇故意露出興奮之色說：「那就更有用處了。快去教她到這裏來見我。」

「幹部長已經想好計劃了嗎？」

「嗯！不過有些細節還要和你商量一下，先教她來一趟再說吧！」

「是！」韓鵬恭敬地鞠躬，然後退了出去。

菲麗絲送走韓鵬之後，回到房中飛快地穿回她的衣服。呂奇一把拉住了她，輕佻地說：「菲麗絲！妳不能再和我做一做假戲嗎？」

「呂奇！別開玩笑，正事要緊。」

「甚麼事使妳神情這樣嚴重。」

她一面穿衣服，一面說：「唐蘭自以爲是我們之中最美的女人，所以你一定要先滿足她的虛榮心，裝着色迷迷的樣子，和她厮混一番，然後再盤問她關於扼殺彭麗娜的情形，同時，叫我來假裝彭麗娜讓她現場表演一次。我會暗中打開錄音錄影機將她的供詞和動作全錄下來，將來在法庭上，她才無法猾賴。」

「嗯！眞虧妳想到了。可是妳教我和她厮混……」呂奇猶豫道。

「別猶豫，你一定要表示出我不能使你滿足的樣子，儘量的在她的面前瞧不起我，而抬高她的身價。」

「那樣我一定會感到難過。」

「謝謝你。但是我們必須先要讓唐蘭開心。」

「我會的。不過，妳事後可不能向我發脾氣的

啊！」

「只要你做得不太過火就行了。」

五分鐘後，門鈴聲响，唐蘭來了。也許她知道有菲麗絲這個勁敵在，所以穿着了一件特別暴露的洞洞裝，胸部的V型領口處蒙着一層黑紗，比沒有穿衣服差不了多少。她彎腰鞠躬，雙乳又作了充分的暴露。

呂奇向帶她進來的菲麗絲揮揮手說：「請妳到客廳去，沒有叫妳就不要進來。」

「是！」菲麗絲馴服地退下，並掩上了房門。

「唐蘭！過來。」

唐蘭向床邊走去，却故意綳着面問道：「請問幹部長有何吩咐？」

呂奇一伸手，粗鹵地將她拉倒在懷裏，邪聲邪氣地說：「菲麗絲很令我洩氣，希望妳勿使我失望。」一邊說，一邊就拉開了唐蘭背上的衣服拉鍊。

唐蘭將外面的洋裝褪下，呂奇不禁有些咋舌，因爲她身上除了那件連裙的洞洞裝之外，再也沒有其他的衣物了。

「嘿嘿！」呂奇的手開始在她身上侵畧。「妳眞是一個性感尤物，比菲麗絲那副死板板的樣子要美妙得多了。」

「希望能使幹部長滿意，」她嬌媚地笑着，同時，兩隻手也展開了一些小動作。「不過，韓先生告訴我，你將要分配我的工作。」

「別忙，先輕鬆一下再說。看見妳甚麼都忘記了。」

「眞的麼？」

「當然是眞的。」

「那麼，你爲甚麼只用手呢？」

「唐蘭！妳殺過人嗎？」呂奇突然問了一句。

「這與作愛有關係嗎？」唐蘭有些發楞。

「當然有關係。妳能殺人，代表妳够狠，够狠的女人才够勁。」

「我殺過不少人。」

「聽說彭麗娜也是妳殺的？」

「嗯！殺她毫不費事。」

「眞的嗎？妳能詳細描述一下當時的情形就好了。」

「當然可以，那天我奉到韓鵬的命令……」

「慢點！」呂奇突然將她的胴體推開，將她的衣服扔給她說：「將衣服先穿起來。」

她迷惘地望着他問道：「幹甚麼？」

「我最近設計一件謀殺案，想向妳吸取一點經驗。我看妳是有一點天才的，殺死彭麗娜也許很簡單，但是潛進旅館和事後出來不被發覺那就不太容易了。來！我要菲麗絲代替彭麗娜，妳來一次現場表演如何？」

「好呀！」唐蘭眉飛色舞地說。

呂奇也穿上了衣服，然後叫菲麗絲進來。她向呂奇打了個眼色，示意他錄音影機已開始操作了。

「菲麗絲！」呂奇揮着手說：「妳睡到床上去，這裏權充日月飯店的兇殺案現場。唐蘭開始表演一下那天的情形……」

唐蘭挿口說：「有一點需要更正，彭麗娜是裸睡的。如果菲麗絲要作她的替身，就必需脫光身上的衣服。」

這些景象將來要上法庭的，呂奇自然不願菲麗絲出這個洋相，因此搖搖頭說：「不必那樣痲煩了……」他又壓低了聲音湊在唐蘭的耳邊說：「我實在不願意看到菲麗絲那身毫無光彩的肉體。」

唐蘭浮現出得意的笑容，點點頭說：「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菲麗絲睡到床上，唐蘭還細心地爲她校正睡姿與方向。呂奇爲了錄音帶上能够記錄兇手的供詞，於是問道：「唐蘭！彭麗娜的確是妳殺死的嗎？」

唐蘭有些迷惑地點點頭：「當然是的。」

「誰教妳殺她的？」

「韓先生。」

「韓鵬先生嗎？」呂奇再用全名重覆問一次。

「是的。」

「行兇是甚麼時候？」

「星期二上午九時半。」

「唔！甚麼地方？」

「日月飯店二樓，就在你房間的床上。」

「妳是怎麼進去的？」

「我潛進隔壁房，然後從台上翻過去的。」

「彭麗娜沒有發覺嗎？」

「沒有。當時她似乎睡得很沉。」唐蘭邊說邊走到床邊，雙手叉在菲麗絲的喉間，「當我扼住她的頸子時，她曾試圖掙扎。也只不過掙扎了十幾秒鐘，她就被我扼死了。」

「然後呢？」

唐蘭鬆開手，將菲麗絲擺成側睡姿勢，面向床裏。然後才回答說：「就這樣，我讓她面向床裏，再從陽台上回去。」

「妳行兇的時候，戴着手套嗎？」

「戴了的。」

「行了，表演完畢。」

菲麗絲很快地離開了床榻，走出房去。呂奇心

頭明白，他是去關閉錄音機。

事情就這樣簡單，三言兩語就使兇手招了供，而且還錄下了現場表演的影片，呂奇幾乎有些懷疑其眞實性。

唐蘭見他沉吟不語，不禁輕聲問道：「幹部長！還有甚麼問題嗎？」

呂奇喃喃自語地說：「想不到就這樣簡單。」

「是的。」唐蘭與高采烈地笑着：「這是一件平淡無奇的謀殺案。」

「好了！妳剛才的表演，必然會給我大大的帮助。」

唐蘭嬌媚地一笑，背朝着他，示意他爲她拉下拉鍊。呂奇不禁猶豫了，目的既已達到，還有必要和對方胡纏下去嗎？

菲麗絲在門縫間向呂奇打了個手勢，他明白她的意思；自己此時如果見拒對方，那必然會使對方懷疑。他一脚踢了上房門，剝去唐蘭身上唯一的洞洞裝。何必管她是怎樣一個歹毒的人物呢？反正她總是一個能够引起人的慾念，也能够發洩人的慾念的惹火女人。逢場作戲吧！

當屋內嬌笑連連之際，坐在客廳中的菲麗絲却咬緊了嘴唇。驀然，門鈴聲响了起來。

那會是誰呢？她這樣想。但她並不猶豫，立卽放下手中的酒杯，走出客廳，向大門處走去。

也許因爲呂奇和唐蘭在她臥室中縱情恣狂，使她有點惱火，她並未問清來人是誰，就打開了門。

來人是個女人，很健美，但是菲麗絲看不清楚她的面部，因爲她面上戴了一副特別寬大的太陽眼鏡。

菲麗絲不禁心頭一凜，可是冰冷的槍管已抵上了她的胸膛，同時，冷峻的話聲也在她耳邊响起：

「不要聲張！退回去。」

這是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她是警方嗎？不像。是那一條黑道上的朋友嗎？也不太像。奇怪了？

拿槍的女郎用脚後跟踢上了大門，沉聲問道：「呂奇在嗎？」

「在！」菲麗絲點點頭，同時心頭也萌生一個願望——但願這個女客和呂奇是一條陣綫的。

「向後轉，帶路，不准向任何人打招呼。」

菲麗絲是個職業性的密探，自然也經過特種訓練。不過，她此時却不敢妄動。因爲她知道在這個女郎面前輕舉妄動，那無異是自討苦吃。於是乖乖地轉身向臥室的門口走去。

來到臥室門口，那女郎的槍管在菲麗絲的背上抵了一下，輕聲說道：「推開門，要快。」

房內根本沒有下鍵，門一推就開了。床上的唐蘭發出一聲尖叫。雖然船兒還沒有入港，兩人却已開始玩起叠羅漢的遊戲，那仍然是醜態畢露的。

呂奇也大感意外，不過，他很快地就發覺菲麗絲身後還有一個女人，看樣子，菲麗絲已受到了她的脅迫。

就在他準備自床上滚下去，摸索他衣袋內的槍支時，執槍的女郎已飛快地掄起槍柄將菲麗絲敲昏。然後沉叱道：「不要動！」

對方一大叫，呂奇就認出來了，原來這個女郎竟是莎琳，看她的出手簡直就是個潑辣的槍手。

莎琳冷叱道：「呂奇！要命的就站在那裏不要動。」

「妳要……」

「住口！」莎琳吼了一聲，然後向唐蘭招招手，「這位小姐請過來一下。」口氣是很和氣的，可是，唐蘭却知道走過去不會有好事。因此賴在床上沒有動彈。

莎琳又厲叱了一聲：「妳想要我開槍嗎？」

唐蘭這才萬般無奈地裹着一條被單走下床來。她剛走到莎琳的面前，莎琳的左掌已閃電似地切到她的項上，她和菲麗絲一樣也躺了下去。

呂奇不禁大感駭異，在他的心目中，莎琳柔若綿羊，但是，她此刻却像是一頭兇殘的母虎。

呂奇不太瞭解莎琳此來的目的何在，不過，以他的經驗，已經感覺到事情不太單純。於是，力持鎮定地問道：「莎琳！妳要幹甚麼？」

「呂奇！」她的語氣異常森冷。「捉迷藏的遊戲該結束了。」

「這是甚麼意思？」

「聽清楚！我想知道，你將那張面額三百萬港幣的鉅額支票，和上海銀行的信用狀，放到那裏去了？」

「我不懂妳的意思！」

「你少裝糊塗！彭麗娜到旅館去找你，分明是想和你妥協，共同佔有那筆錢。你是否答應她，我不知道。但是，彭麗娜死後那張支票却不翼而飛，分明是想和你妥協，分明是你藏了起來。我希望你老老實實交出來。」

呂奇心內一動，似乎個中情由還有許多是他不知道的。因而面上浮着微笑，和顏悅色地說：「莎琳！我們是好朋友……」

「別自作多情。」

「好！好！」呂奇依然是滿面笑容。「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妳爲甚麼要問起這張支票？它與妳有關嗎？」

「那筆錢本來就是我的。」

「噢！這眞有點敎我不明白。」

「呂奇！我承認你是一個優秀的探員，可是你的運氣一直不好，而且週遭的環境也太複雜，所以你一直在迷陣中兜圈子。我說那筆錢是我的絕非胡說，因爲約克・陳的金鈔買賣，有我絕大部份的投資。」

「這倒有些使我意外。」

「誰也想不到。因爲約克・陳一直和我死去的丈夫有往來，我丈夫利用飛行員的身份爲他偷運黃金進口，這都是我知道的事情。所以我丈夫空難逝世後，我就將領來的保險金投資進去。」

「莎琳！妳的運氣似乎也不大好，因爲那天晚上我發現妳被吊在約克・陳的浴室裏，那是怎麼回事？」

「這都是彭麗娜那個不要臉的女人弄的好事。自從我丈夫死後，約克・陳運金的路綫中斷，於是和夏一堂搭上了綫，利用夏一堂在龍門角的黑社會關係，自海上運金進來。久而久之，約克・陳竟然和彭麗娜發生了曖昧關係！他們這一次就是想遠走高飛。」

「如果我不救妳出來，妳會遭到何種後果？」

「可能會被殺。」

「那就對了，妳這樣對我是不公平的，放下槍來。記住！我們是好朋友。」

「不行！」莎琳語氣强硬地說：「我要你交出那張支票來。」

「支票不在我處。」

「你休想賴！彭麗娜必然會將那張支票帶在身邊的，你最早發現她的死亡，你也必然檢查過她的遺物。」

「莎琳！我想應該提醒你一下，兇手比我更先檢查了彭麗娜的遺物。」

「那麼，告訴我兇手是誰？」

「韓鵬！」呂奇毫不考慮地說，「妳在『女王咖啡座』可以找到他，不過，他的人可能不少。」

「謝謝你向我提供綫索，知道我將怎樣感謝你嗎？」

「也許妳會分我一半。」

「我會殺你。」

「莎琳！有這個必要嗎？」

「有的，因爲你知道了我的秘密。不過，我現在不會動手，因爲我還不能夠肯定你所說的是眞是假。」

「如此說，我目前還可以活着了？」

「是的，現在將身子轉過去。」

呂奇很馴服地轉身過去，他知道妄動沒有好處的。

「雙手伸到背後來。」

呂奇一切照辦，他只等待一個反擊的機會。可是他沒有等到，因爲莎琳對這一方面竟然非常內行。他的雙手被他自己的領帶反綁住！被拴在一把笨重的椅子上，同時，他的嘴也被塞上了，用的是唐蘭的乳罩。莎琳很細心，又將唐蘭和菲麗絲也綁了起來。

「呂奇！」莎琳冷笑着說：「你現在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我此刻去捱槍死掉，不再回來。否則，你是活不成的。」說完後掉頭走了出去，呂奇聽見重重的關門聲。

四週一點聲息都沒有，呂奇暗暗抽了口冷氣。不管是莎琳贏了韓鵬，或者是韓鵬殺了她，對他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他必須立刻想辦法才行。他冷靜地思考了一分鐘，終於想出了求救的方法。他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他的身體能夠順利移動。

呂奇的脚也是被綁住的，他掙扎着倒在地上，拖着重重的椅子，以肩部和膝部着力向臥室外挪去。他只想挪到客廳的電話機旁，一共不到十步路，此時看起來，似乎比到太空去的那一條路還要長。但是，他瞭解時間對他的重要，他忍受着一切痛苦往外挪動，雙腕已被椅腿的稜線磨傷，可是他不在乎，仍然拚盡全力向他心目中的目標邁進，足足花了十分鐘之久，他才滾到了客廳的電話機旁。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站了起來。

在行動之前，呂奇就已思索過，他淸晰地記得一根調酒用的玻璃管放在電話機旁邊，現在正好派上了用場。他用牙齒咬住玻璃管，先推開話筒，然後以那根玻璃管開始撥號碼。

這是一樁非常吃重的工作，因爲他背後還揹着一把笨重的椅子。不過，他終於做到了。

電話接通，裏面傳來熟識的聲音：「這裏是羅克……」

呂奇盡量將頭湊近話筒，大吼道：「我是呂奇，請立刻來，多帶人。這裏是風鈴區，詳細地址可以查一下，電話號碼是五七四六〇三。」

話筒裏傳來了羅克急促的話聲，說：「我立刻就來。」

呂奇砰然摔倒在地上，他此刻連移動一分的力量也沒有了。羅克所說的「立刻」雖然具有安慰成份，但也並不太慢，八分鐘以後，他就帶着馬喬治及金東奎以及其他人趕到了。

羅克一面爲呂奇鬆綁，一面問道：「是怎麼回事？」

呂奇道：「來不及說淸，總之一句話，好人變成了壞人，壞人變成了好人，莎琳竟是約克・陳的

合夥人。」

「眞的！」羅克有些發楞。

呂奇也不回答他的話，飛快地跑回臥室去穿他的衣服鞋襪。

羅克跟進來，問道：「這兩個女人，是怎麼一回事？」

「暫不要管她們，派兩個人看守此地，其餘的跟我們到『女王咖啡座』去，莎琳找韓鵬追索那張外幣支票去了。」

羅克、馬喬治、金東奎以及呂奇等四個人以快速的步伐衝出菲麗絲的住處，駕車往「女王咖啡座」駛去。

在車上，呂奇將新的發現約畧地向羅克說了一遍。羅克聽了之後，咋舌不已，連連搖頭說：「太複雜了！我幹私家偵探以來，還沒有遇見過這樣複雜的案子。」

「太單純的案子還有什麼味道？」呂奇似乎在作自我安慰。

「嘿！你眞是太輕鬆了。」羅克緊繃着臉。

車子在「女王咖啡座」門前停住。呂奇壓低了聲音，急促地說：「羅克先生！請你封住前門，馬喬治、金東奎去封住後門，別的人都不要緊，最重要的是不能讓韓鵬走掉。」呂奇說完後，就下車走進了咖啡座。

時間已是子夜，咖啡座雖未到打烊的時候，但是座上已沒有什麼客人，只有兩三個男的。他直往後走，碰上了一個彪形大漢。

那大漢附在他耳際悄聲說道：「幹部長，來了個找麻煩的女人。」

「在那裏？」

「在大屋裏。」

「有多少人在那裏？」

「有不少人困住了她，但是，韓先生却不願意在這裏惹事，所以一直在說好話，那個女的却是很兇。」

「唔！」呂奇漫應了一聲。

他一直往那間大型的秘室走去，「砰」地一聲推開了房門。

莎琳和韓鵬面對面而立，另外還有四個人虎視眈眈地監視着莎琳，見呂奇進來，面上都流露了驚色。

呂奇故作不解地問道：「甚麼事？」

韓鵬楞了一下，才說：「這位小姐說，幹部長要她來向我索取一張面額三百萬元港幣的支票，這是怎麼回事？」

呂奇望着莎琳，冷冷地問道：「小姐，我是這樣說的嗎？」

「呂奇！」莎琳沉聲說：「我很佩服你竟然能走出來。不過，你所說的話希望你不要賴。」

「小姐妳說彭娜麗被殺後，身上一張支票不見了。我只是告訴妳，彭麗娜是韓鵬派人去殺的，妳可以來問問他看見那張支票沒有，我並沒有敎妳來向他索取呀，妳想必是聽錯了。」

他這幾句話說得輕鬆已極，但是，聽在韓鵬耳中却像捱了一記悶棍般重重一震，立刻脫口叫道：「幹部長，你……」

呂奇扳起了臉說：「韓鵬！唐蘭已經告訴我經過了，彭麗娜是你派她去殺的。堂堂『玫瑰黨』敢做敢當，怕什麼？」

韓鵬不禁楞住了，發作又怕破壞了整個計劃，忍下去吧！又不知道呂奇安的是什麼心眼兒？

莎琳冷笑了一聲：「哼！韓先生這下該沒有話說了吧！爲什麼要殺彭麗娜？還不是爲了要謀奪那張港幣支票？你們既然派人殺了約克・陳，搶走了那筆美金現欵，又要拿走了支票，那就太不講情理了。」

「胡說，」韓鵬沉叱道：「約克・陳是彭麗娜殺的，那筆錢是她自動退回來的，支票根本沒有看見，妳不要含血噴人！」

呂奇揷口問道：「那筆錢，是彭麗娜自動送回來的？」

「當然。」

「胡扯！彭麗娜正打算和約克・陳遠走高飛，怎會又去殺死他？而且，彭麗娜是個貪而無厭的人，豈會將五十萬美元送回來？」莎琳似乎很瞭解內情。

「的確是彭麗娜親自送回來的。」韓鵬仍然一口咬定。

呂奇冷笑了一聲，問道：「韓鵬！夏一堂拐帶誰的錢？」

「『玫瑰黨』的。」

呂奇道：「那麼，她就該將錢送回『玫瑰黨』才對呀！」

「是的，所以她將錢交給我們。」

「彭麗娜死有餘辜，可是我却要爲她洗刷一點寃枉。約克・陳他們四個人不是她殺的，錢也不是她搶的。」

「那麼是誰？」韓鵬驚愕地反問。

「是你。」呂奇斬釘截鐵地說。

「甚麼？」韓鵬一雙眼睛立刻掄了起來。

呂奇身子一退，貼壁而立，沉聲喝道：「在場之人，誰也別想動槍，如果誰想動槍的話，保證沒有姓呂的快。」

這是一個使人無法預料的轉變，在場之人無不驚慌萬分。尤其是韓鵬，他楞了許久，才向其餘四個大漢打了個眼色，然後强持鎮定說：「這是什麼意思？」

「就事論事。」呂奇森冷地說。

「你何以肯定人是我殺的，錢也是我搶的。」

「彭麗娜若想退錢，必定會退到『玫瑰黨』去，不會退到你手裏來，因爲你並不是『玫瑰黨』的黨徒。」

「你說什麼？」

「別吃驚！」呂奇冷冷地一笑。「你們打着『玫瑰黨』的旗號，不過是想嫁禍栽贓，我已經將全部內幕弄清楚了。」

韓鵬心中的駭異是可以想見的，不過，他的面色却出奇地鎮定，冷笑了一聲：「嘿嘿！照你說，我們又是甚麼組織呢？」

「如果稱你們爲組織，那未免太高抬你們了，說你們是僞君子陳九平的爪牙想必是不會錯的。」

韓鵬面色突變，抬手在桌上一拍。這似乎是一個暗號，那四個大漢飛快地拔槍在手。

但是，呂奇的動作更快，只聽「撲撲撲」响了四槍，那幾個大漢紛紛扼腕呼痛，呂奇那支槍上的滅音套筒中冒出嬝嬝輕烟。

「我早就打過招呼了，誰動槍誰就是找死。」

韓鵬怔住了，他畢竟是獨當一面的頭兒，尚能臨危不亂，冷冷地說：「呂奇！希望你冷靜地考慮一下，你說約克・陳那四個人是我們殺的，你毫無證據。但是，他們却是被你那把小刀所殺的，我不知道你將如作解釋？到最後吃虧的恐怕還是你。」

「我可以證明，呂奇是不在現場。」莎琳插說嘴。

她的轉變，不但使韓鵬感到驚奇，連呂奇也大感意外。

「噢！」韓鵬冷笑了一聲。「是因爲發現呂奇的槍法太厲害，所以才轉變投向他嗎？」

「笑話！我是爲了求事實。」莎琳氣呼呼地說道。

「可惜妳一個人證明不具法律效力。」

「韓鵬！」呂奇冷聲說：「你聽仔細一點，你已經完全失敗了。當你將五萬美金交給我時，我曾用袖珍照相機拍下了你的照片，錢在你們手裏，那就證明約克・陳他們是被你們所殺。另外唐蘭扼殺彭麗娜的經過，也錄了錄音帶，而且她的現場表演也錄進了影片，這些都是鐵證。」

韓鵬的面色由白轉青，良久，才憤然地說：「姓呂的！你是在爲警方作事嗎？」

「不是。」

「是爲『羅克偵探社』？」

「也不是。」

「那是爲誰？」

「爲我自己，也爲着人類應有的正義感。」

「我很想和你領教一下槍法。」

「很抱歉！我無意在槍上逞威風，這已不是一個憑暴力可以取勝的時代，我們較量的只是智慧。」呂奇說。

「我却說你是怯弱！」

「我不在乎你怎樣說我。」

韓鵬雙手捂面，喃喃地說：「我敗了，你一點機會都不肯給我。」

他的兩手慢慢向頸後移去，突然，他的右手多了一支槍，指向呂奇的頭顱。接着，砰然一聲槍响。但是子彈不是從他那支槍管射出，而是從莎琳手裏那支槍裏射出來的，韓鵬的右腕流出了鮮血。

呂奇萬萬想不到韓鵬會將手槍藏在頸後，先是一駭，既而又是一驚，因爲莎琳的槍法太神奇了。

「我早就在注意了，韓鵬！」莎琳冷笑着說：「因爲你的聲調不像垂頭喪氣的樣子，而且你的眼睛也射出了詭譎光芒。」

「莎琳！若不是妳……」呂奇由衷地感激。

莎琳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我的動機不是爲了救你，只是不願你死去，因爲我還沒有追回那張港幣支票。」

呂奇唏噓地說：「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彭麗娜爲財而死，約克・陳爲財而死，難道妳還想步他們的後塵？」

突然，外面傳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接着無數的武裝警員和便衣刑警在門口出現，每個人手裏都拿着槍。

「丟槍！」帶頭的一名警官喊道：「你們全部被捕了。」

呂奇丟了槍，莎琳也丟了槍。在呂奇的想像中，這批警員必是羅克召來的，可是，當他和莎琳戴上同一副手銬時，他才發現他的判斷錯了。

在離開了「女王咖啡座」時，呂奇在門口遇上了羅克，他揚聲向他問道：「羅克先生！是你召警的嗎？」

「沒有啊！」羅克的神情迷惑地搖着頭。

一名警官向羅克笑着說：「羅克先生，請你也到警署去一趟吧！」

羅克也就跟着上了警車，不過，他的手上並未戴上手銬。

去至警署，一位警官將呂奇叫到面前，似笑非笑地問道：「呂先生，知道拘捕你到此地來的原因嗎？」

「也許我涉有不少罪嫌，但是我確信我絕未犯罪。」

警官道：「你的確未犯罪，但是你却隱瞞了一件東西。」

羅克在警署是很熟的，他一直跟住那名警官，這時禁不住向呂奇加以提醒：「想想看，你曾隱瞞了什麼嗎？」

「沒有啊！」呂奇連連地搖頭。

「那麼，我提醒你一下。」警官說：「見到一隻提箱嗎？」

羅克連忙搶着說：「有的！有的！提箱裏還有五萬元美鈔，他早就交給我了，那件東西上法庭時是一項有力的證據。」

「行了！呂先生！只要你將提箱交出來，你就可以獲釋了。」

羅克連忙打電話教馬喬治將那隻裝鈔票的提箱送到警署來。

呂奇心裏却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彭麗娜被殺後他被警署傳訊了一次，以後警方或許會派人跟踪他。但是，他和韓鵬碰頭是彭麗娜被殺以前的事情，警方如何知道他隱瞞了那一筆錢呢？

「警官！你派人跟踪我了嗎？」

「不錯。」警官笑着說：「因爲你是全案的關鍵。」

呂奇不禁好笑，心想對方未必會瞭解內情，因而問道：「案子算破了嗎？」

「當然算破了。」

「你瞭解內情嗎？」

「你不會比我更瞭解。」

「眞的？」呂奇目光中透出懷疑之色。

「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我們已經明瞭了全部案情。」警官說着抬手一指。「看！那個角落裏坐着的那個灰白頭髮的老人就是陳九平先生，他已經因觸犯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而扣押了。」

「啊——」呂奇發出驚疑的讚嘆。「你們是怎樣弄清楚整個案情的呢？」

「因爲我們有人潛伏在陳九平的組織裏。」

呂奇恍然大悟，脫口說道：「我明白了，菲麗絲小姐是你們的人。」

「請稱呼她爲菲麗絲警官。」

「警官？她不是在……？」

那位警官搖搖手說：「請不要說下去，她是一名特種警官，自然要尋求別的職業掩護。」

「眞是令人難信。」

這時羅克走過來插嘴說：「案子算破了，但是不够完美。夏一堂的屍體未曾尋獲，鎗殺黃福順及雷軍的兇手也未就捕。」

「羅克先生！」那位警官的口吻充滿了自豪。「你畢竟只是私家偵探。所以你們隱瞞我們的事情沒有一件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所隱瞞的事情，你們却不知道。」

「你們隱瞞了些什麼呢？」

「夏一堂並沒有死。」

呂奇不禁一楞，疾聲問道：「他的人呢？」

「早就被捕了。同時被捕的還有那兩名由彭麗娜派去殺夏一堂的兇手。我們就是跟踪兇手才找到夏一堂的。」

「警官！」羅克埋怨地說：「你們既然對全局都已瞭解，爲什麼不早些下手呢？不然，約克・陳及彭麗娜等五件命案就不會發生了。」

「這是我們引以爲憾的事，可是我們也有苦衷。一方面我們要等待陳九平暴露他的陰謀，再一方面也要配合水島方面肅清『玫瑰黨』的行動，所以拖到今晚才展開逮捕人犯，宣告破案。」

「不錯，」羅克說：「案子破得眞漂亮！」

「仍然有點美中不足。」警官苦笑着說。

「噢！」呂奇詫異地問道：「還欠缺了些什麼呢？」

「還欠缺一張三百萬港幣面額的支票。」

「並不重要，那只不過是一張廢紙。」

「若沒有那支票，彭麗娜和約克・陳之間的關係就串連不起來了，那是主要的證物。」

「警官！彭麗娜已死，她藏在何處永不爲人知！我看這件案子只得留下一點缺陷了。」

「那又有什麼辦法呢？」

「莎琳有罪嗎？」呂奇竟然關心起她來了。

「有的。毆傷警官和擾亂金融。不過，她的罪不會太重。」

羅克問道：「呂奇可以離去了麼？」

「請在旁邊等一下，我們必須等他將隱瞞的東西交出來。」

他的話剛說完，馬喬治已經手提一隻黑色皮箱，上氣不接下氣地跑進了辦公室來了。

× × ×

凌晨三時，呂奇滿身疲勞地回到了「日月飯店」那間角落裏的小套房。當他跨進去撳着電燈時，他滿身的疲態突然消失，精神也爲之一振。因爲他發現一個頭裏紗布的女人躺在他床上；那個女人正是非麗絲。

呂奇脚跟一靠，行了一個舉手禮。

「現在我是女人，不是警官。」她嬌笑着說。

「菲麗絲！我相信妳是以警官的身份到我這裏來的。」

「來逮捕你嗎？」

「我想：妳可能是來搜尋那張支票。」

「我不否認曾接到這個命令。不過，我却認爲在這裏是搜不出什麼的，我也深信你不會侵佔那張支票。」

「那妳爲什麼要來呢？」

「假公濟私吧？」她說着霎了霎眼睛。

呂奇明白了，坐到床邊去摟着她，佻笑着說：「莎琳在妳頭上擊了一鎗柄而訂犯毆打警官的罪名，請問吻一個女警官是否也犯法呢？」

「只要你不是强吻。」

呂奇以手抬起她的下巴，輕聲問道：「給我一個吻，可以嗎？」

「女人在這個時候永遠不會說『可以』這一句話的，只要你發覺她眼光迷離，嘴唇濕潤，那就可以了。」

呂奇的嘴唇壓了上去，她的嘴唇間發出灼人的熱力，同時兩條蛇樣的手臂也纏上了呂奇的頸項。許久，許久，兩人才分開。

「菲麗絲！妳還是逮捕我了，不過，妳所仗恃的不是法律，而是妳的情燄。約束我的不是手銬，而是妳的熱力。」

「知道我爲什麼要逮捕你嗎？」

「應該是不需要具備理由的。」

「我有理由。錄音錄影機我一直沒有關。方才我看了一遍，你和唐蘭的調情太過火了一點。事前我已經向你打過招呼，太過火了我是要向你算賬的，所以我要逮捕你。」

「糟了！那是要拿到法庭上作證的呀！那豈不是存心要我丟人現醜嗎？」

「放心！那一段我已經剪掉了。」

「眞是！害我嚇了一跳。」

「呂奇！你說該怎麼罰你？」

「罰我照樣和妳調情一次，其熱烈程度要超過我和唐蘭的精彩表演，總該可以了吧？」

「不要……」

呂奇不會去理會她的拒絕，摟她入懷，開始褫脫她的衣衫。她不再抗拒，也無力抗拒。

呂奇倒算是個有情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竟然還想起了莎琳。立刻停下了手裏的動作，輕聲說：「菲麗絲！妳應該感謝莎琳的。」

「爲什麼？」

「若不是她突然出現，我和唐蘭豈不是早已……那麼，現在妳所得到的我就不大清潔了。」

「你簡直胡說！」

「眞的！應該爲莎琳說一說情，只要妳不提出控告，她就可以免除『毆打警官』的罪名。」

「天下最可惡的男人，就是抱着這個女人想另外一個女人的男人。」

「菲麗絲！妳不能這樣說，我是妳裙下的罪犯，莎琳是法律之下的罪犯。同爲罪犯不應該相互關照嗎？」

「哼！你眞會說話。好！我答應不提出控告，你總該滿意了吧？」

「我代替莎琳謝謝妳。」

膩了一陣，菲麗絲推開了他，嬌聲問道：「方才和唐蘭也是這樣賣勁嗎？」

「那是得到妳的默許我才和她廝混的。力氣倒是費了不少。不過我可以憑良心說，並未動心。」

「我可不管這些。」她停了一下，又問道：「流汗了嗎？」

「這樣熱的天，自然流汗了。」

「那麼，你該去洗個澡。」

「走！我們一齊去。」

「我洗過了，你去吧！」

呂奇又親吻了她一下，才興高彩烈地吹着口哨走進了浴室。菲麗絲托腮沉思，不知在想些什麼。

突然，浴室中傳來呂奇的話聲：「菲麗絲！打個電話給妳的上司，說我有一件東西交給他。」

菲麗絲立刻從床上跳了下來，高聲問道：「是那張支票嗎？」

「不！是一塊香肥皂。」

「給他一塊香肥皂幹什麼？」

「因爲香肥皂裏面有一根鉛管。」

「鉛管？」她喃喃自語，然後又提高了聲音說：「你在賣什麼關子，難道你不能爽爽快快地一次說完嗎？」

「很抱歉，因爲我在擦肥皂的時候，發覺有硬東西擦痛了我的皮膚，所以才發現肥皂裏有一根鉛管。我是陸續發現的。也就只有按次序告訴妳了。」呂奇道。

「現在該可以看看那根鉛管裏藏着什麼東西了吧？」

呂奇慢吞吞地說：「我在看……唔……一張三百萬元面額的港幣支票，還有一張上海銀行的信用狀，我相信就是你們所要找尋的東西，原來彭麗娜藏在肥皂裏面了。」

「啊——」菲麗絲低呼了一聲，飛快地向電話機跑過去。

（全書完）

金獅吼

險作含冤負屈鬼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終南派與美人幫共享第九屆武林盟主權譽，頒獎後，發覺武林金獅並非原物，咸討結論，咸認上屆保存武林金獅之崆峒派可能因遭失竊而另鑄一隻塞責，爲追查事實眞相，由麥飛龍與勝雪紅負責前往崆峒派查詢，追究眞的武林金獅下落，以免流落歹徒手中，以惹起江湖糾紛，那日麥飛龍與勝雪紅在長安狀元酒樓聚首後，立卽連轡上路，行非一日，抵達崆峒派盤踞的崆峒山垂珠峯，崆峒派總管樂富義獲知二人姓名及來意後，卽引領二人往山頂謁見司空瑜，邊行邊盛讚麥飛龍與勝雪紅——

勝雪紅道：「我覺得麥公子說的很對，要是貴派不退出競技，我們一定無法獲勝，所謂海裏無魚，蝦子爲王是也。」

樂富義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口裏雖在謙遜，但神態却表現出「妳說對了！」的樣子！

勝雪紅道：「有一件事情，不知可否動問樂總管？」

樂富義道：「勝姑娘莫客氣，只管問好了，在下知道的，決不敢隱瞞。」

勝雪紅道：「貴派因何突然退出第九屆的武林競技大會？」

樂富義似不料她會問起這個，沉默了半晌，才面露歉笑道：「關於這個問題，勝姑娘還是當面向敝派掌門人質疑爲是，在下只管理派中業務，不便回答這個問題。」

勝雪紅道：「好，我會向貴派掌門人請教！」

談話到此結束，雙方均未再開口，默默走着。

行約兩刻時，已然登上垂珠峯的峯巔。

這是一塊寬廣而平坦的峯，四面松樹如籬，中間是一座氣派不凡的山莊。

莊內屋宇，建築巍峨莊嚴，也有亭台樓閣之屬，四周環境淸靜幽雅，頗使人有如臨仙境之感。

這時，莊門口已站着一位青年和一位姑娘，等着迎接麥飛龍和勝雪紅。

原來，論身份，麥飛龍和勝雪紅只不過是終南派和美人幫的門下，崆峒派掌門人自然不必親自出迎。

樂富義領着麥、勝二人來到莊門口，先介紹麥、勝二人讓那出迎的青年男女認識，然後才一指那青年說道：「他是敝派掌門人的嫡傳弟子，叫舒鳴宇。」

再指那姑娘道：「她是敝派掌門人的孫女，叫司空若青，你們多親近親近。」

雙方寒暄了一番，舒鳴宇拱手肅容，道：「家師正在廳上等候，二位請吧！」

於是，麥飛龍和勝雪紅隨着舒鳴宇和司空若青入莊，總管家樂富義則逕返峯腰的下院。

四人經過轎廳和大廳，才進入一間精美茶廳。茶廳上，一位相貌淸癯，修眉朗目，落腮黑鬚的老人獨坐於一張交椅上。

他，正是崆峒派的掌門人，曾蟬聯兩屆「武林盟主」的司空瑜！

看見麥、勝二人入廳，他含笑站起，神態和藹客氣，一點也沒有掌門人的架子。

麥飛龍和勝雪紅一齊趨前行禮，說道：「晚輩麥飛龍勝雪紅，參見掌門人！」

司空瑜伸手作虛扶之狀，笑瞇瞇道：「起來，起來，二位不用多禮。」

麥飛龍和勝雪紅直起身子，分向兩旁退去。

司空瑜笑道：「請坐。」

麥、勝二人道謝坐下。

司空瑜先望麥飛龍笑道：「麥世兄技藝出衆，此番貴派贏得『武林金獅』，眞是可喜可賀。」

麥飛龍欠身一禮，道：「掌門人誇獎，晚輩愧不敢當。」

司空瑜接着向勝雪紅笑道：「貴帮甫自崛起武林，即一鳴驚人，不讓鬚眉專美於前，實是令人佩服。」

勝雪紅微笑道：「承蒙掌門人過獎，不勝榮幸之至。」

這時，一名少年送入茶點，賓主用過了，才言歸正傳，司空瑜開口問道：「二位此番來到敝山，不悉有何貴事？」

麥飛龍道：「敝派與美人帮此次在競技大會上因得點相同，故共同擁有『武林金獅』，經大會主辦人天一眞人從中仲裁，由敝派先保管『武林金獅』一年六個月，後一年六個月由美人帮承繼，此事掌門人諒已知悉？」

司空瑜頷首道：「是的，老夫聽說了。」

麥飛龍由懷中取出「金獅令旗」起身雙手捧上，說道：「這是家師製訂的盟主令物，敢請掌門人過目，並請指教。」

司空瑜連忙站起，雙手接過「金獅令旗」，肅容道：「見令如見人，老夫不知麥世兄身上携有盟主令物，未曾親迎，失敬之至。」

麥飛龍道：「不敢，晚輩只是帶它來給掌門人過目，以便將來一旦有事，掌門人才知識別。」

司空瑜點點頭，仔細看過了「金獅令旗」，便把它交還給麥飛龍，微笑道：「老夫已記住了，麥世兄請收回去。」

麥飛龍收起金獅令旗，退回坐下，說道：「另外，尚有一事，晚輩奉命要向掌門人請教……」

司空瑜道：「請說。」

麥飛龍看看侍立一旁的司空若青和舒鳴宇，欲言又止。

司空瑜會意，微微一笑道：「他們一個是小徒，一個是小孫女，均非外人，麥世兄有話請直言無妨。」

麥飛龍道：「晚輩要請教掌門人的是關於那隻『武林金獅』的下落。」

司空瑜聞言面色微變，愕然地道：「甚麼？」

麥飛龍緩緩道：「關於那隻『武林金獅』的下落！」

司空瑜驚詫不置，站起身子道：「你是說，你們那隻『武林金獅』失了？」

麥飛龍搖頭道：「不是，我們在競技大會上得到的那隻『武林金獅』，已發現是贋品。」

司空瑜眼睛一下睜得奇大，駭然失聲道：「贋品？」

麥飛龍點頭道：「是的。」

司空瑜好像仍不相信自己的耳朶，又驚聲問道：「你是說，你們所得到的那隻『武林金獅』，是假的？」

麥飛龍道：「不錯，家師和美人帮主由天一眞人手裏接下『武林金獅』不久，卽發現它已非原來的『武林金獅』，而是僞造的贋品。」

司空瑜急問道：「那麼，眞的『武林金獅』是被人掉換去了？」

麥飛龍感覺他在推諉，當下微笑道：「當然是被人掉包了！」

司空瑜顯得很激動，緊接着問道：「大概是何時被掉換的？」

勝雪紅接口笑道：「有誰能够在衆目睽睽的武林競技大會上換走『武林金獅』？它是在抬入武林殿之前，就被人掉換了的！」

司空瑜面色一變，慢慢轉向她望過去，沉聲道：「勝姑娘的意思是：武林金獅是在敝派手裏被人掉換了的？」

勝雪紅點頭道：「看來是如此。」

司空瑜怒了，回對麥飛龍問道：「你們都認定是這樣麼？」

麥飛龍極力使自己的神色顯得平靜，道：「掌門人請勿激動，晚輩兩人雖是奉命追究眞武林金獅的下落，但並無向貴派興師問罪之意。」

司空瑜雙目精光暴射，沉笑一聲道：「說話不用這麼拐彎抹角，你實說一句，令師等人是否認定眞武林金獅是在敝派手中丢失的？」

麥飛龍仍以和氣的臉色和聲調道：「掌門人不妨平心靜氣的想想看，貴派於七月十五日晨將武林金獅抬入武林殿後，它便一直處在衆人的眼底下，而美人帮主及家師由天一眞人手裏收下它後，又未曾離開競技場一步，所以若說它是在貴派移交給大會之後被人掉換的，自是萬不可能之事。」

司空瑜冷笑道：「因此你們便認定是敝派掉換的了？」

麥飛龍道：「請容晚輩再聲明一次，發現武林金獅是贋品時，天一眞人及逍遙翁均曾在場，他們都不認爲這是貴派有意造成的，因此均無責怪貴派之意，只想弄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並追回眞武林金獅而已。」

司空瑜重重的在几上拍了一掌，忿然道：「不管他們責怪不責怪，已然他們認定眞武林金獅是在敝派手中遺失的，這對敝派便是一種侮辱！」

麥飛龍道：「掌門人若承認是遺失，也算不得甚麼，對貴派令譽也無甚麼損傷，常言道得好，明槍易敵暗箭難防，誰也保不定不受宵小光顧——」

司空瑜截口道：「你這話甚麼意思？」

麥飛龍頓了頓，才道：「晚輩斗胆作一猜測，可能有人故意與貴派爲難，盜走了『武林金獅』，因此，掌門人在不得已之下，只好另鑄一隻『武林金獅』——」

司空瑜又猛拍茶几，道：「胡說！」

麥飛龍欠身道：「請恕晚輩放肆，但這事情既已發生，彼此似應心平氣和——」

司空瑜又截口道：「老夫只有一句要說，此事與敝派無關，敝派無對此負責之必要！」

勝雪紅臉上一直掛着嬌笑，不爲對方咄咄逼人的氣勢所奪，這時又接口笑道：「是麼？」

司空瑜怒冲冲道：「不錯，那天老夫親自把武林金獅交給天一眞人，當時在場共同驗收的還有少林、崑崙、峨嵋、終南、青城、華山、長白、丐帮八位掌門人，既然當時已有驗視無訛，沒有發現武林金獅是贋品，敝派責任已了，沒有再對武林金獅負責的必要！」

勝雪紅道：「那麼，有件事情，掌門人不知又該作何解釋？」

司空瑜目光炯炯道：「何事？」

勝雪紅微微一笑道：「貴派因何事臨時退出競技大會？」

司空瑜斷然道：「此事與外人無關，用不着解釋！」

勝雪紅脆笑道：「掌門人當然可以不必解釋，但可也阻止不了外人的懷疑猜測。」

語聲微頓，接着眉梢一挑，又笑道：「掌門人可願聽聽小女子的猜測麼？」

司空瑜沉聲一哼，緊綳着臉孔，沒有接腔，但可以看出他確是想聽聽她的猜測。

勝雪紅笑道：「小女子的猜測是：貴派因心虛之故，故不敢參加競技大會！」

不容司空瑜開腔，緊接着道：「這種猜測雖不一定合理，但一旦武林金獅被掉包的消息傳開之後，相信人人都會這樣猜測！」

司空瑜面上升起一抹冷峻的笑容，一字一字道：「姑娘何不想想看，假如是敝派換下了眞武林金獅，另鑄一隻假的交還給大會，那麼敝派絕不會心虛不敢參加競技，相反的敝派更會盡出全力參加各項競技，因爲敝派已連得兩屆武林金獅，只要再在本屆獲勝，武林金獅便永遠是我們之物！」

勝雪紅道：「對，但是貴派對退出競技大會不作解釋，總不免使人生疑，換言之，貴派之突然退出競技大會，必與那隻假的武林金獅有關！」

司空瑜面上肌肉跳動不止，顯見心中十分憤怒，瞪望勝雪紅良久，忽然眼皮一垂，長嘆一聲道：「也罷，妳一定要知道原因的話，老夫可以告訴妳，敝派退出競技大會的原因，是爲了避嫌！」

勝雪紅問道：「避甚麼嫌？」

司空瑜看了麥飛龍一眼，道：「此事與終南派有關，終南派在第五、六兩屆的武林競技大會上獲得連勝，但第七屆競技大會之前，他們終南派突然發生那塲變故，使得他們無法參加競技，而敝派却在第七、八屆競技大會上獲勝了，因此武林中就有了風言風語，說終南派那塲變故是敝派幹的，所以爲了洗清這種嫌疑，老夫才決定放棄參加第九屆的競技大會，寧願放棄極有希望永久保有武林金獅的機會！」

語至此一頓，然後重重地道：「這就是敝派退出本屆競技大會的原因！」

勝雪紅點了點螓首，輕笑一聲道：「這種解釋，十分合乎情理……」

司空瑜修眉一軒道：「姑娘不相信？」

勝雪紅搖首笑道：「不，小女子只覺得很奇怪，爲甚麼武林中人會懷疑終南派那塲災難是貴派幹的？因爲貴派在參加第七屆競技大會之前，並無把握於除去終南一派後，便可必勝，是不？」

司空瑜頷首道：「對！」

勝雪紅道：「而且貴派後來在第七、八兩屆競技大會上獲勝，也都是憑眞功夫打勝的，並非使了甚麼鬼域技倆。」

司空瑜又頷首道：「不錯，那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勝雪紅道：「既然如此，掌門人又何必把那些風語風言放在心上？凡是有識之士，都知道那種謠言是毫無根據和毫無道理！」

司空瑜目光一凝，沉聲道：「姑娘這樣說，是對老夫的解釋表示懷疑？」

勝雪紅道：「不，小女子只是覺得掌門人不該重視這些毫無根據的謠言。」

言下之意，正是對他的解釋表示懷疑和不信。

司空瑜冷然說道：「人言可畏，老夫豈能不重視！」

麥飛龍歉然道：「掌門人果眞爲了避嫌而退出競技大會，那晚輩願代表敝派向掌門人致歉。」

司空瑜道：「這倒不必了。」

麥飛龍道：「如今言歸正傳，晚輩誠懇的向掌門人提出請求，希望掌門人能爲我們解答眞武林金獅失蹤之謎，因爲武林金獅乃代表整個武林的尊嚴和威信，一旦落入歹徒手中，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望掌門人以整個武林的尊嚴爲重——」

司空瑜搖手打斷了他的話，以堅定的語氣道：

「老夫再聲明一次——本屆大會主辦人及各派掌門人既已當場對武林金獅驗收無訛，敝派便沒有再對武林金獅的眞僞負責之義務！」

說到這裏，轉對侍立在一旁的舒鳴宇和司空若青吩咐道：「鳴宇，若青，老夫要入內歇歇，你們好好招待貴客，不可怠慢！」

言畢，起身欲去。

這其實是在下逐客令！

麥飛龍心中火了，道：「掌門人且慢！」

司空瑜停步問道：「麥世兄有何指教？」

麥飛龍探手入懷中取出「金獅令旗」，起立道：「晚輩奉有家師之命，一旦事情無法解決時，便可行使『武林盟主』的權力！」

司空瑜見他「請」出盟主令物，只得向「金獅令旗」行了一禮，冷冷道：「麥世兄既有盟主令物，便如盟主親臨，請吩咐便了。」

麥飛龍道：「晚輩現在要看看貴派過去六年藏放武林金獅之處。」

司空瑜不敢拒絕，只得頷首道：「好，請隨老夫來！」

說罷，舉步向廳外走去。

麥飛龍和勝雪紅跟了出去。

司空瑜領着他們出了茶廳，來到一座殿堂，一指堂中說道：「這是敝派祖師爺的殿堂，過去六年，敝派便是把武林金獅供在堂中案上的。」

麥飛龍道：「可以進去看看麼？」

司空瑜「哼！」的一笑道：「麥世兄已有『金獅令旗』在身，何處不可進入！」

說着，跨入殿堂。

殿堂佈置莊嚴肅穆，香烟繚繞，正中供奉一尊雕刻的老人像，頭戴諸葛巾，身穿長袍，長劍垂腰，神態軒昂而清逸，顯然是崆峒派的開山祖師！

每一門派都有一位開山祖師，也都供奉着開山祖師的神像，而每一門派也都視這種地方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地，是絕對禁止外人進入的。

麥飛龍自然明白這種規律，所以在跨入殿堂之後，連忙先向那尊老人神像拜了三拜，表示對他們崆峒派尊敬之意，也表示對冒犯致歉。

司空瑜一指殿堂上一張八仙桌，道：「原來那隻武林金獅，就供奉於那桌上。」

麥飛龍趨近八仙桌看了看，見桌上有四個顏色與桌面不同的紅點，顯然是放置武林金獅所留下來的脚印，心知他們確是把武林金獅供奉在桌上不錯，當下轉移視綫打量殿堂後面，問道：「這殿堂後面沒有通路吧？」

司空瑜道：「沒有。」

麥飛龍仰頭望望殿上的一個小天窗，又道：「換句話說，這座殿堂除了殿門之外，沒有其他出入了？」

司空瑜道：「不錯。」

麥飛龍道：「掌門人是否經常派人看守？」

司空瑜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夜均有人在此看守。」

麥飛龍點點頭，道：「如此看來，任何武功奇絕的人物，都別想進入此殿換走武林金獅了？」

司空瑜道：「正是如此。」

麥飛龍笑道：「但武林金獅却已變成一隻贋品，這又該作何解釋呢？」

司空瑜冷冷道：「老夫不知道！」

麥飛龍道：「掌門人相信不相信有人能在衆目睽睽的武林競技大會上運入一隻假的武林金獅，換走眞的武林金獅？」

司空瑜仍以冷峻的語氣道：「如果事先把一隻假的武林金獅藏放在武林殿中，乘大家的注意力集中於競技場上時，悄悄將之掉換，那也不是全無可能之事。」

麥飛龍道：「但如何運出去呢？」

司空瑜道：「不必立刻運出去，仍把它藏在武林殿中，等競技大會結束，觀衆都走了之後，即可從容將眞的武林金獅帶走。」

麥飛龍道：「這不大可能，因爲那天在武林殿中的人不少，除天一眞人之外，還有該派的數十個道士，若說他們都沒發現——」

司空瑜似乎很喜歡打斷別人的話，截口冷笑道：「不錯，那麼大的一隻金獅，若有人在殿中移花接木以假換眞，不可能無一人發現，但是……」

語聲微頓，目露精光，一字一字道：「你們師徒爲何止懷疑敝派而不懷疑其他門派呢？」

麥飛龍聽得心頭一動。

不錯直到現在，他對武當派還沒有絲毫懷疑。

武當派難道沒有一點可疑之處麼？

如果武林金獅是在武林殿中被人掉換去的，那麼應該是「近水樓台」的武當派最爲可疑！

他們的確可以預先在武林殿中藏放一隻假武林金獅，等全場觀衆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競技場上時，便在殿中悄悄將眞的換下。

但是，他們這樣做的目的何在？

那隻武林金獅，一般也是用百斤黃金鑄成的，他們換走眞武林金獅，有何利益可言呢？

爲了榮譽？

不，榮譽絕不可以「偸」的！

爲了打擊武林競技大會？

也不，武當派乃是歷史悠久的名門大派，他們

如是反對舉辦競技大會，那麼不參加也就是了，絕無以掉換武林金獅來作爲打擊競技大會之理！

麥飛龍想到這裏，又覺得武當派沒有可疑之處，不禁輕嘆一聲道：「晚輩覺得武當派沒有換走眞的武林金獅之理……」

司空瑜冷冷一笑道：「難道敝派就有換走眞武林金獅之理麼？」

麥飛龍道：「晚輩並未懷疑貴派換走眞武林金獅，只是說可能有人盜走武林金獅，迫使貴派不得不另鑄一隻出來代替。」

司空瑜面現怒色道：「你們既然一口咬定武林金獅是在敝派手中失去的，那麼儘管運用『武林盟主』的權利進行澈查便了，等查出證據，再來和老夫說話！」

麥飛龍覺得已不能再在他們崆峒派呆下去，只得拱手一揖道：「好，晚輩等就在此告辭，但請容晚輩再嘮叨一句，晚輩此來本是懷着一顆誠懇之心要和掌門人合力追回武林金獅的，但掌門人既執意如此，將來一旦查出武林金獅確是貴派所遺失，到那時候，貴派的名譽若受到損害，晚輩將不負任何責任！」

語至此，向勝雪紅一招手，道：「勝姑娘，咱們走吧！」

兩人於是跨出殿堂，一直向莊院外面走去。

舒鳴宇和司空若青維持禮貌，送他們到莊院門外，拱手說了一聲「二位好走」即行轉回了莊內。

麥飛龍走下一段山路，回頭看不見莊院時，才苦笑一聲道：「哼，這位掌門人的脾氣好大呀！」

勝雪紅道：「做賊心虛的人，往往如此！」

麥飛龍道：「妳認爲是他們幹的？」

勝雪紅道：「毫無疑問！」

麥飛龍：「是故意換下眞武林金獅？或是因被盜而另鑄一隻來代替？」

勝雪紅道：「都有可能！」

麥飛龍道：「如是蓄意換下眞武林金獅，目的何在？」

勝雪紅道：「我現在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麥飛龍嘆道：「榮譽，不是用『偸』所能獲得的，所以我認爲他們是因眞獅被盜，爲了維護他們崆峒派的名譽因而另鑄一隻來代替的成分居多。」

勝雪紅道：「但你的誠懇却沒有感動他，他好像寧願身敗名裂也不肯承認眞獅被盜。」

麥飛龍道：「是的，這是他的愚蠢，假如他現在承認眞獅被盜，咱們可以爲他保守秘密，使他們崆峒派的名譽不受損傷，但他却不要，眞是不可理解。」

輕輕一嘆，接着問道：「妳認爲武當派是否有可疑之處？」

勝雪紅道：「沒有。」

麥飛龍道：「理由何在？」

勝雪紅道：「他們是歷史悠久的名門正派，絕不敢做出這種事情。」

麥飛龍道：「我也是這樣想，但假如眞獅在武林殿中被掉包的，那麼除他們武當派之人，絕不會有別人。」

勝雪紅忽然停步道：「你聽，好像有人追下來了！」

麥飛龍也聽到身後的山路上傳來一片疾快的步聲，當即停步轉身，冷笑道：「難道他們不肯讓咱們下山？」

勝雪紅笑道：「果眞如此，豈非欲蓋彌彰，不打自招？」

一語甫畢，來人已在峯彎那邊出現。

是舒鳴宇！

他一見到麥飛龍和勝雪紅，立刻招手喊道：「二位慢走，敝派掌門人有請！」

麥飛龍等他奔到面前，才問道：「何事？」

舒鳴宇道：「家師請二位回莊，有事奉商。」

麥飛龍轉望勝雪紅微笑道：「去不去？」

勝雪紅道：「既是掌門人邀請，不回去便是失禮，去吧！」

於是，兩人再隨舒鳴宇返回峯上，舒鳴宇這次領他們走到莊中一間書房門口，開聲道：「師父，麥少俠和勝姑娘回來了。」

司空瑜拉開了房門含笑道：「二位請進來。」

態度已變得很和氣。

麥、勝兩人行了一禮，見他讓開門路，乃舉步走入他的書房。

書房中，另有一位老者在座。

司空瑜先將徒弟舒鳴宇遣走，才返身一指那位老者，笑道：「他是老夫的師弟，叫葛錦鴻。」

擎天一劍葛錦鴻，在當今武林亦是一位頗富盛名的人物，麥飛龍已聽師父說過，當即抱拳行禮道：「在下麥飛龍，拜見葛老前輩。」

葛錦鴻起身還禮，微笑道：「不敢，二位請坐吧。」

麥、勝兩人道過謝，就在他們對面靠壁的鼓凳上坐了下來。

司空瑜似因剛才的發怒，這時頗感難以開口，尷尬的一笑道：「方才老夫太過衝動，希望二位不要見怪。」

麥飛龍欠身道：「不敢。」

司空瑜長嘆一聲，道：「這件事情，不知該從

何說起才好，老夫與敝師弟商量過後，覺得確實應該把眞相說出來才對……」

麥、勝兩人注目聽取，沒有接腔。

司空瑜搓搓手，又嘆道：「我輩武林中人，最重視的就是『名譽』兩字，有時候爲了名譽，都不惜拚掉性命，這究竟對不對，老夫也感迷茫。」

麥飛龍開口道：「是的，名譽助人，名譽也能害人，但管見以爲，要維護名譽，只能用正當的手段。」

司空瑜點點頭道：「麥世兄年紀雖輕，却懂得許多道理，倒令老夫汗顏了。」

麥飛龍恭聲道：「晚輩直言無忌，尙望掌門人原諒。」

司空瑜道：「在說出眞相之前，老夫有個要求，希望二位爲敝派保留面子，不要張揚出去。」

麥飛龍點頭道：「掌門人請放心，晚輩保證守口如瓶便了。」

司空瑜轉望勝雪紅道：「勝姑娘呢？」

勝雪紅淺淺一笑道：「我們女人常被男人罵爲長舌婦，但好在我還是個姑娘，不是婦人。」

司空瑜苦笑了一下，道：「這件事若傳揚到江湖上去，敝派的聲譽將一落千丈，永遠抬不起頭來，所以老夫才對二位提出這個要求。」

凝容慨嘆一聲，又道：「敝派創派至今，也有三百多年的歷史，雖然比不上少林武當二派，但這些年來由於連獲兩屆武林金獅，却也甚受武林同道的崇仰，想不到如今竟發生了這種事情……」

麥飛龍道：「發生了甚麼事？」

司空瑜道：「麥世兄猜的不錯，那隻武林金獅，是在敝派手裏被人竊去的！」

麥飛龍道：「是何時被竊的？」

司空瑜道：「是三個月前的一天夜裏，方才老夫已說過，敝派確是把武林金獅供奉於祖師爺的殿堂中，日夜均派有兩個門下輪流看守，白天看守一個半時辰，夜裏則每一時辰一換，那天半夜，兩個輪流看守殿堂的門下去到殿堂時，發現原在看守殿堂的兩個門下倒在地上，而供奉在殿上的武林金獅已不翼而飛！」

勝雪紅問道：「貴派那兩位門下被殺了？」

司空瑜搖頭道：「沒有，他們只被人使用鐵蓮子打中昏穴，老夫把他們救醒後，他們竟還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情。」

勝雪紅道：「這是說：他們是在毫無所覺的情況下被人發出鐵蓮子打中昏穴的？」

司空瑜道：「正是。」

勝雪紅道：「殿堂上有沒有留下甚麼痕迹？」

司空瑜道：「沒有，事後老夫搜遍了整座山峯，連一個足印也沒發現。」

勝雪紅道：「這麼說來，竊去武林金獅之人，是個武林高手了？」

司空瑜道：「是的。」

麥飛龍道：「那兩顆鐵蓮子呢？」

司空瑜起身走去書案前，打開放在案上的一隻木盒，由裏面取出兩顆鐵蓮子，遞給他道：「就是這兩顆。」

麥飛龍接過鐵蓮子，遞一顆給勝雪紅看，然後仔細觀察着手上的一顆，看不出甚麼名堂，不禁皺眉道：「這是很平凡的鐵蓮子沒有甚麼特徵……」

司空瑜道：「是的。」

勝雪紅道：「武林中，使用鐵蓮子作爲暗器的人不少，但高手却不多吧？」

司空瑜道：「老夫只知道兩位，一位是陝西洛陽縣東五十里外的觀音寺主持『鐵蓮神尼』；另一位是住在子午嶺的『囫圇吞書生高求榮』。」

勝雪紅把鐵蓮子交給麥飛龍，問道：「掌門人發現金獅被竊之後，可曾採取甚麼行動？」

司空瑜道：「老夫當晚立卽派出全派門下四出追搜，但毫無所獲。」

勝雪紅道：「鐵蓮神尼和囫圇吞書生那邊？」

司空瑜一指師弟擎天一劍葛錦鴻道：「老夫曾派他和另一位師弟前往觀音寺和子午嶺明察暗訪，結果也沒發現一點蛛絲馬迹。」

勝雪紅道：「這樣看來，武林金獅是石沉大海無跡可尋了？」

司空瑜嘆道：「是的！」

麥飛龍道：「掌門人認爲竊走金獅之人，其用意何在？」

司空瑜冷笑道：「其用意顯然是要打擊敝派的聲譽，使敝派陷入絕地！」

麥飛龍道：「若是如此，那人必與貴派有仇，掌門人認爲誰最可疑？」

司空瑜面有爲難之色，捻鬚沉吟道：「這個問題，老夫實在不敢回答，對敝派仇視的武林高手雖有一兩個，但在未獲確證之前，老夫豈可隨便說出，落誣陷之罪名？」

麥飛龍道：「事關整個武林的尊威，掌門人最好說出來，好讓晚輩等着手偵查。」

司空瑜沉思有頃，點點頭道：「也罷，但麥世兄在偵查時，切勿說出老夫說的才好。」

麥飛龍點頭道：「這個當然。」

司空瑜道：「對敝派仇視的人有兩個，一個是華山派掌門人連天璧一個是山西女判官楊織雲。」

麥飛龍問道：「他們因何仇視貴派？」

司空瑜道：「連掌門人對老夫不滿，是因於第七屆武林競技大會敝派門下傷了他的門下之故，那次競技大會，他的一個叫倪雨生的門下參加兵器對搏，連勝了四場，頗有希望進入前三名，但逢到敝派的顧江南時，被顧江南一劍砍斷左足，連掌門人認爲敝派門下出手太狠，因此就懷恨在心，這些年來，一直不與老夫說話。」

麥飛龍道：「競技大會規定死傷不得追究記仇，連掌門人何不明事理至此？」

司空瑜苦笑道：「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麥飛龍道：「山西女判官楊織雲與貴派又有何仇？」

司空瑜道：「老夫門下有個叫韋雁秋的，是第八屆競技大會暗器一項的金碗得主，他和楊織雲的一個女徒胡蝶蘭結識，兩人情投意合，難捨難分，老夫便找人去向楊織雲說媒，但她一口拒絕，說已作主將胡蝶蘭許配給當地一位鏢師的兒子，老夫問過胡蝶蘭，她說確有其事，但她不喜歡那鏢師的兒子，回去求楊織雲允許與那鏢師的兒子解除婚約，楊織雲不答應，還把她關禁起來，她一時想不開，懸樑自盡，還好老夫門下韋雁秋及時趕到，將她救活，並將她帶回山上來，老夫覺得楊織雲太不通情達理，就慫恿他們私奔，這事惹怒了楊織雲，曾率領她的門下前來敝派與師問罪，雙方一言不合動起了手，結果她敗退下山從此便與敝派勢成水火。」

勝雪紅道：「楊織雲那老太婆也太專橫了，爲甚麼一定要胡蝶蘭嫁給那鏢師的兒子？」

司空瑜道：「老夫事後曾作調查，始知那位鏢師是她的外甥，一向很巴結她，深得她的歡心，但她的兒子是個不長進的東西，吃喝嫖賭樣樣都來；楊織雲竟然要強迫自己的徒兒嫁給那樣一個登徒子，實在辱了她『女判官』的令譽。」

勝雪紅道：「這樣看來，華山派的連掌門人和女判官楊織雲也都有可疑了，掌門人可曾派人去偵查？」

司空瑜搖頭道：「沒有，老夫怕把事情鬧大，落人口實。」

勝雪紅道：「還有一事要請教掌門人，那隻武林金獅，掌門人是託誰鑄成的？」

司空瑜道：「長安城中有一位老金匠，姓房名德聲，他也是冶金鑄器的名匠，老夫是商請他鑄成的。」

麥飛龍把兩顆鐵蓮子中的一顆遞給他，說道：「這兩顆鐵蓮子，容晚輩帶走一顆如何？」

司空瑜接去那一顆，答道：「好的，麥世兄若查出竊獅之人，盼請通知老夫一聲，武林金獅是敝派失去的，很希望能由敝派去追回來。」

麥飛龍道：「情況許可的話，晚輩便派人前來通知掌門人。」

說到此，站起抱拳道：「告辭了。」

× × ×

下了崆峒山，他們在暮色蒼茫中行了一程，看見路旁有間涼亭，便下馬進入亭歇脚。

勝雪紅舉手掠掠散亂的秀髮，含笑道：「你對司空瑜的解說滿意麼？」

麥飛龍道：「可以相信，只有一點使我感到不解。」

勝雪紅問道：「那一點？」

麥飛龍道：「爲了向競技大會交代，他找人另鑄了一隻武林金獅，這實在不是聰明之策，須知紙包不住火，竊獅者的目的既在打擊他們崆峒派，當獲知他們另鑄一隻金獅代替眞獅時，必會揭發他們這個秘密，所以我覺得司空瑜在找人鑄造金獅時，應考慮到這一點才是。」

勝雪紅道：「不錯，任何人都會考慮到這一點，所以他說的一切，不一定眞實！」

麥飛龍道：「不過，也不能單憑這一點而推翻他的陳述。」

勝雪紅道：「但是我也有一點不解之處！」

麥飛龍「哦」了一聲，注目望着她，等她說下去。

勝雪紅道：「我感到不解的是：武林金獅既已失去，長安城中那位老金匠房德聲怎能鑄出那樣幾可亂眞的金獅呢？」

麥飛龍心頭一動，道：「不錯，妳既想到這一點，方才爲何不當面問他？」

勝雪紅微微一笑道：「咱們去問房德聲，豈不比問他更能得到實情？」

麥飛龍深覺有理，不由連連點頭，笑道：「妳很聰明，在下自愧不如！」

勝雪紅笑道：「過獎了。」

麥飛龍收歛笑容，皺眉沉思道：「如說房德聲是根據司空瑜的口述形容而鑄出假武林金獅，妳認爲可不可能鑄得那樣逼眞？」

勝雪紅道：「除非房德聲曾見過那隻武林金獅，否則絕不可能。」

麥飛龍道：「房德聲以前曾見過那隻眞武林金獅麼？」

勝雪紅道：「這就不得而知了，他不是武林人物，應不會去競技大會觀戰，但他既是一位有名的金匠，對名家作品可能也有愛好，在聽到武林中有那麼一隻武林金獅時說不定也會專程前去觀賞。」

語畢微停，接着道：「總之，這個疑問要等到

見着房德聲本人，才能得到答案。」

麥飛龍道：「咱們這就返回長安找房德聲？」

勝雪紅道：「不，咱們先找較近的『鐵蓮神尼』和『囫圇吞書生』，如無所獲，才返回長安找房德聲，如房德聲的回答能使咱們滿意，便再赴華山派及山西女判官那裏偵查。」

麥飛龍道：「好，但找『鐵蓮神尼』和『囫圇吞書生』，咱們不妨分頭進行，妳找『鐵蓮神尼』，我找『囫圇吞書生』，如何？」

勝雪紅道：「好是好，但咱們分開之後，要怎樣再度會晤？」

麥飛龍道：「二十天後，咱們仍在長安玄武門的狀元客棧晤面，然後一道去找房德聲。」

勝雪紅道：「此去觀音寺，只有兩天路程，何不一道去觀音寺，再一道去子午嶺？」

麥飛龍說道：「這樣就多躭擱兩天的時間。」

勝雪紅道：「鐵蓮神尼武功甚强，要我查出她是竊獅之人，到那裏去找幫手對付她？」

麥飛龍道：「妳可以折返崆峒派，通知司空瑜啊。」

勝雪紅揚揚蛾眉，說道：「既然你執意如此，就這麼辦吧！」

麥飛龍道：「這附近似乎無城市，咱們找一戶人家借宿一夜，明早再分道揚鑣。」

兩人於是上馬復行，走了幾里路，見到一個大戶人家，兩人乃自稱兄妹，向主人求宿，主人慨然應允，請他們入屋……

一宿無話，次日早晨，兩人吃了主人一頓早膳，即道謝而別，勝雪紅乘騎南下，前往觀音寺；麥飛龍則乘着他的黑龍，直奔陝西子午嶺而來。

麥飛龍走了七天，才抵達子午嶺。

關於囫圇吞書生高求榮這個人，麥飛龍已聽勝雪紅詳述過，知道他是個武功出衆，而却喜歡附庸風雅的人物，平日在家養尊處優，喜作書生打扮，更喜愛吟咏，但吟的都是「牙慧」，因此得了個「囫圇吞書生」之號，人家是在譏諷他不知咀嚼，他却因博得「書生」之譽而沾沾自喜——是一個可笑的人物！

但是，勝雪紅後來却又補上一句話，她說：「你如果因此認爲高求榮是個滑稽人物，那就大錯特錯了！」

所以，麥飛龍對卽將見面的「囫圇吞書生」，是懷着一顆戒懼之心的。

來到嶺下，看見一個老樵夫由嶺上挑柴下來，麥飛龍便下馬拱手道：「這位老丈請了。」

老樵夫連忙歇下担子，拱手還禮道：「請，老弟台有何見教？」

麥飛龍一指山嶺，道：「這座山嶺，就是子午嶺不錯吧？」

老樵夫道：「不錯，這是子午嶺。」

麥飛龍道：「聽說嶺上住着一位書生，他叫高求榮，有沒有？」

老樵夫臉上本來一直掛着笑容，但一聽「高求榮」三個字，神色頓時冷淡下來答道：「不錯！」

麥飛龍道：「小可有事找他，不知由那條路上山才能找到他的住處？」

老樵夫彎身挑起那担柴，愛理不理地道：「順着後面這條山徑上去，就可找到！」

說罷，大步而去。

麥飛龍發現老樵夫面有憎惡之色，不禁有些錯愕，暗忖道：「怎麼回事？囫圇吞書生竟如此不受附近老百姓的歡迎麼？」

他聳聳肩，隨卽策騎上嶺。

循着山徑蜿蜒而上，行約頓炊光景，來到了嶺上，果然看見了一座莊院。

莊院不大，却頗幽雅，莊外圍着竹籬，裏面有花圃和一些盆景，籬門上橫懸一匾，寫着「子午居」三字，字體却不太高明。

麥飛龍甫抵門前，就聽到屋中响着一個破鑼般的女人聲音：「小賊種！你瞧你，又把尿拉到褲子裏了！」

然後是「拍！」的一巴掌聲，屋裏的小孩登時「哇哇」大哭起來。

接着，有個老嫗的聲音叫道：「好啦！好啦！別哭了，到奶奶這邊來！」

麥飛龍暗暗好笑，又忖道：「這座『子午居』頗有書香之氣，屋中之人却非書香人物，可笑！」

當下，將坐騎拴好，走近籬門舉手敲了三下。

屋中立刻又响起那破鑼般的聲音，問道：「是誰呀？」

隨着話聲，一個胖嘟嘟的婦人由屋內走出。她的年紀頂多只有三十出頭，却腰粗如鼓，渾身是肉，雙頰好像兩塊大餅，白裏透紅，可以看出她不胖的時候是頗有幾分姿色的。

她打開籬門，一見到麥飛龍時，細眉微微一顰，畧現敵意的問道：「找誰？」

麥飛龍拱手道：「請問大嫂，這是高大俠的家吧？」

胖婦人道：「是呀！」

麥飛龍道：「高大俠在家麼？」

胖婦人道：「在呀！」

麥飛龍道：「小可終南麥飛龍，有事求見高大俠，煩請大嫂通知他一聲如何？」

胖婦嘴唇往屋後一呶，臉露不屑之色道：「他在後院裏，你自己進去找他好了！」

說畢，扭轉身子，自入屋中去了。

麥飛龍怔了半晌，才慢慢舉步走入，看見屋左有一條小走廊可以直通從院，乃由小走廊進入，到了後面院子，只見一個大胖子正坐在一張藤椅，手執一卷，搖頭晃腦的低吟着，唸的是李白的蜀道難，此刻正唸到：

「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唸罷，掩卷而嘆，似有無限感慨。

麥飛龍走到他身後，輕聲道：「高大俠。」

大胖子聞聲掉頭，一看來了客人，連忙站起，指着麥飛龍又驚又喜的道：「你……你不是終南派的麥飛龍麼？」

他塊頭之大，不在其妻之下，全身上下都像要流出油來；四方臉，眉短而粗，鼻子像蒜頭；一般胖子總是有點癡態，他却沒有，他有點書卷氣，眼尾還帶點煞氣！

麥飛龍含笑拱拱手，說道：「高大俠怎麼認得小弟？」

他，囫圇吞書生高求榮，仰頭哈哈一笑，說道：「我當然認得你，因爲我也是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的觀衆之一呀！」

說着，走去搬來一張椅子，笑瞇瞇道：「貴客光臨，蓬蓽生輝！來來來，請坐下說話！」

他笑的時候，眼尾的煞氣更重！

麥飛龍道：「小弟冒昧造訪高大俠莫見怪。」

高求榮笑道：「說那裏話，像你這樣一位轟動武林的人物，在下請都請不到哩！坐！坐！坐下好說話！」

麥飛龍道謝坐下，舉目望望四周，道：「高大俠居此清高絕俗之地，眞乃雅人也！」

高求榮哈哈大笑，道：「多承謬獎，在下只不過是個喜愛清靜的人罷了，談不上雅人！談不上雅人！」

他接着把手上的詩卷翻開，道：「在下剛讀了李詩仙的蜀道難，心中頗有所得——麥老弟讀過這篇蜀道難沒有？」

麥飛龍微笑道：「讀過，但是一知半解，不大明白詩中的含意。」

高求榮頓時面現莊重道：「這篇蜀道難含意極深，等閒之輩是看不懂的。我告訴你，他這個蜀道難的『蜀』字，是『仕』的意思，也就是說『蜀道難』說的是『仕道難』，更淺顯的說，是做官難的意思，你看開頭這一句『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這一段是說做官很難，簡直比登天還難，不但難，而且很危險，所以這裏面還有『朝避猛虎，夕避長蛇』，因爲做官又難又危險，因此他說『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我最欣賞這一句，眞的，做官有甚麼好？還不如像我這樣隱居林下，可以享享清福，你說是不是？」

麥飛龍心中暗暗竊笑，點頭答道：「是，高大俠志節高超，不爲名利所動，令人欽佩之至。」

高求榮仰天哈哈大笑道：「過獎！過獎！我只不過比別人看得清楚一些而已！」

說罷，又哈哈大笑，狀至愉快。

就在此時，屋中傳來那破鑼般的叫罵聲：「你看！你這小賊種！剛剛拉了一泡，現在又拉了！你一天到底要換幾條褲子？揍死你個王八蛋！」

又是「拍！」的一下响亮的巴掌，屋中小孩又「哇哇」大哭起來了。

高求榮臉上像被刮下一層皮，一陣青一陣白，尷尬的笑笑道：「但是，在家裏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就像現在，你聽我那潑婦……咳！這是我一生之中最感到後悔的一件事！」

麥飛龍覺得不便表示意見，故笑笑不語。

高求榮壓低聲音，道：「方才麥老弟進來的時候，可曾看見我那婆子？」

麥飛龍點頭道：「看見了。」

高求榮嘆道：「她嫁給我之前，並不像現在這樣胖，那時她長得又白又甜，我着了魔似的拚命追求她，等到追到手時，不到一個月就發生了不愉快事！」

麥飛龍問道：「甚麼事？」

高求榮道：「她父親被抓入牢裏去了！」

麥飛龍注目一哦道：「犯了甚麼罪？」

高求榮道：「她父親原是黃陵縣的知縣，我只道娶她爲妻可以風光風光，却不料娶她過不到一月，她父親就因貪污案發，被抓去坐牢，害得我無臉見人。」

麥飛龍道：「高兄，小弟此番造訪——」

高求榮聽若未聽，緊接着道：「尤其可恨的是，她父親一坐牢，她母親就到我這裏來了！」

麥飛龍道：「有個岳母同住，人多熱鬧，有何不好？」

高求榮「呸！」的吐了一口痰，憤恨地道：「好個屁！她簡直把我整慘了！」

麥飛龍仍是笑笑不語，心中漸漸感覺眼前這個「囫圇吞書生」塊頭雖大，却無丈夫氣，不但比一般長舌婦還喜歡嘵舌，而且太小心眼。

高求榮面露怨恨之色，繼續道：「你猜她怎麼整我？哼！說起來眞氣死人，她一到我這裏，居然

不肯獨睡一房，她說她從未單獨睡過，非跟我們夫婦同睡一房不可！」

麥飛龍聽得渾身不自在，忙道：「高兄，咱們來談談別的吧？小弟——」

高求榮擺手打斷他的話，低聲道：「你說，這像甚麼名堂？天底下那有岳母和女兒女婿同睡一房之理？她說她胆子小，不敢一人獨睡，可是，我娶的是她女兒，不是她呀！」

麥飛龍道：「高兄——」

高求榮伸手拍拍他肩頭，道：「你聽我說，她堅持要和我們夫婦同睡一房，倒也不是要同睡一張床，她要我們夫婦睡床上，她則打地鋪，但是這等於有人拿刀子抵在你的咽喉上，叫你無法開口吃飯，你說是不是？」

麥飛龍困窘極了。

高求榮嘆道：「我就這樣得了心病，經常無緣無故的渾身緊張！」

麥飛龍忍不住問道：「現在還這樣麼？」

高求榮道：「現在不了，她和我們同房睡了一年多，後來我那婆子生了個孩子，她才和她孩兒另睡一房。」

說到此處，長吁了一口氣。

麥飛龍笑道：「老人家胆子小，不敢獨睡一房這也是值得同情的事，高兄不該把它放在心上。」

高求榮道：「一兩天倒無所謂，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同睡一房，就叫人冒火了，換了你，你該怎麼辦？」

麥飛龍道：「高兄總算生了個兒子。」

高求榮咧嘴笑道：「那眞可以說是偷生的！」

麥飛龍道：「高兄，咱們來談談正事好麼？」

高求榮笑道：「好的，眞對不起，我一說就沒個完，麥老弟此番駕臨舍下，不知有何貴幹？」

麥飛龍道：「小弟聽說高兄是當今的武林暗器名家，故專程前來拜訪，希望高兄指教一二手。」

高求榮哈哈笑道：「說到打暗器，我高求榮雖不敢說天下第一，但是在江湖行走了十幾年，總算還沒遇上勁敵——」

說到末了，忽然笑容一斂，目露一絲敵意，冷冷問道：「你是來和我比劃暗器的？」

麥飛龍搖頭道：「不是，小弟對暗器頗有偏愛，尤喜使用鐵蓮子，聽說高兄是打鐵蓮子的好手，故不惴冒昧，意欲請高兄指點一二。」

高求榮聽了才消除敵意，笑道：「指點不敢當，彼此研究研究，切磋一番倒是可以的……」

麥飛龍道：「假如高兄不以小弟之求太過悖謬，可否請立即施展幾下，讓小弟領教領教？」

高求榮欣然而起道：「好，咱們到外面去！」

他打開後面的籬笆門，領着麥飛龍走入一爿樹林中，說道：「麥老弟要在下如何施爲？」

麥飛龍道：「希望高兄把最得意的手法施展出來，讓小弟一開眼界。」

高求榮點點頭，伸手在一株樹身上挖下一小塊樹皮，然後再走去另一株樹前，照樣挖了個小洞，一面笑道：「等下，我要用鐵蓮子打樹身上這個小洞……」

他在四面五株樹身上挖了五個小洞，隨即站到中間，由身上取出幾顆鐵蓮子，握在右手裏。

麥飛龍要看的就是他的鐵蓮子。

一般武林人使用的鐵蓮子，形狀雖然沒有甚麼差別，但大同之中總有小異，只要仔細辨認，仍可分辨出不同之處。

麥飛龍身上正有一顆竊獅者發出的鐵蓮子，他要借機會看看高求榮的鐵蓮子，如果形狀完全相同，便可斷定高求榮是竊去武林金獅之人。

現在，高求榮把幾顆鐵蓮子握在掌心裏，麥飛龍還看不出來，但他一點也不急，他知道等高求榮出手打中樹身上的小洞後，就可看得一淸二楚了。

高求榮慢慢旋轉身子，把樹身上那五個小洞重看一遍，才笑道：「麥老弟，請注意，在下要現醜了！」

語聲未落，陡地身形一盤旋，只聽「篤！篤！篤！篤！篤！」五聲輕响，五顆鐵蓮子已打上樹身，正中樹身上的小洞。

果然不愧是暗器名家，手法乾凈俐落，準確無比！

麥飛龍沒有開聲喝采，因爲他正在慢慢倒下。

他也中了一顆鐵蓮子。

原來高求榮不上打出五顆，他多發了一顆，打中了麥飛龍的痲穴。

麥飛龍全未料到他有此一手，因此閃避不及，悶哼一聲，倒了下去。

高求榮走去那五株樹前看了看，笑瞇瞇道：「還好都打中了，沒有在名家子弟之前丟醜！」

然後，他才走到麥飛龍身邊，咧嘴笑道：「看見沒有？我都打中了，這一手有個名稱，叫『滿天花雨』！」

麥飛龍倒在地上，渾身僵硬酸痲，動彈不得，不禁苦笑道：「高兄技藝果然高明，但是你打錯了一顆！」

高求榮笑道：「沒有錯呀！你不是說要領教領教麼？我這是給你領教的機會，你應該用手接住才是，不該用身子！」

他的眼尾，煞氣更盛！

麥飛龍暗感不妙，當下强笑道：「高兄眞會開玩笑，全身僵硬酸痲的滋味可不好受，請快替小弟解開穴道吧！」

高求榮不理，好整以暇的在他身邊坐下，背部靠上樹身，拔了一枝草把玩着，含笑緩緩道：「那天你出場六次，舉重得到銀碗，掌力得到金碗，暗器得到金碗，輕功得到銅碗，騎術得到銀碗，兵器對搏又得到金碗，這眞是前所未見的成就，我覺得你贏得最漂亮的暗器一項，你的飛鏢打得實在高明，我想能把飛鏢打得那樣準確的人，是不會改練鐵蓮子的，你說是不是？」

說到這裏，注目凝視着麥飛龍，目光如刀。

麥飛龍道：「小弟練飛鏢純爲應付競技，實者小弟不喜歡飛鏢，因爲飛鏢花費太大，而且攜帶不方便，所以小弟打算改練鐵蓮子。」

高求榮根本不信他的解釋，移目轉向別處望去，輕輕咬着草莖，道：「你能說出來此找我的眞正目的麼？」

麥飛龍正色道：「高兄，你我往日無寃近日無仇，你難道懷疑小弟此來另有目的？」

高求榮點了點頭。

麥飛龍道：「你太多疑了！」

高求榮道：「多疑是我高求榮能够活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麥飛龍道：「這次你錯了。」

高求榮拿下咬在嘴上的草莖，輕輕在麥飛龍的面上撥弄着，笑道：「你知道麼？我高求榮的眼睛能够看透人心，我知道你絕不是爲了討教打鐵蓮子而來的，當然你不說實話也沒關係，反正我有的是時間，我可以坐在這裏陪你幾天幾夜，甚至直到你死！」

麥飛龍怒道：「高兄，你太不講理了！」

高求榮哈哈笑道：「我怎麼不講理？我高求榮是最講理的人，但是我知道甚麼時候該講理，甚麼時候不該講理，正如我知道甚麼東西應該淺嚐細嚼，甚麼東西應該囫圇吞一般。」

說畢，咧嘴乾笑着，似要一口將麥飛龍吞將下去。

麥飛龍漸漸看出他是個心狠手辣可以談笑殺人的人，心頭暗暗駭慄，當下力持鎭靜地道：「高兄，我們說正經的，你如不願結交小弟這個朋友，那就請快解開小弟的穴道，讓小弟下山去，別讓小弟的朋友在山下久等。」

高求榮面色微變，說道：「你有朋友在山下等着？」

麥飛龍道：「是的，她是美人帮的勝雪紅。」

高求榮道：「她爲何不跟你一起上山來？」

麥飛龍道：「她另有事情要辦，我們約定在山下見面，這會她大概已經來了。」

高求榮面容慢慢冷下去，沉默良久，忽又笑道：「你哄我的吧？」

麥飛龍道：「奇怪，你好像對任何事情都存着懷疑，像你這樣的人，是不容易交到朋友的。」

高求榮道：「我不在乎沒有朋友，我祗在乎本身的安全——你說，美人帮的勝雪紅當眞在山下等你麼？」

麥飛龍道：「不錯。」

高求榮道：「她怎麼跟你在一起？」

麥飛龍道：「這你就不必追問了。」

高求榮笑了笑道：「你曾在兵器對搏一項中擊敗了她，我想她應該恨你才對，怎麼反跟你要好了呢？」

麥飛龍道：「你以爲天下的人都該像你高求榮一樣？」

高求榮用手指搔搔下巴，笑道：「她是個絕色美女，不論容貌或身材，都可以說是……嘿嘿，都可說是上上之選！」

語至此，突然起身笑道：「我去請她上來吧！讓一個美人兒孤孤單單的等在山下，那太委屈佳人了！」

麥飛龍正要誘他離開，以便尋求脫身之策，當下故作不安地道：「高求榮，你可是成名露面的人物，若想幹出卑鄙無恥的勾當，我就宰了你！」

高求榮好像沒聽見他的話，大聲喊道：「鳳君！鳳君！妳來一下！」

「來啦！」

胖婦人在屋中應了一聲，隨由後門走出，一雙手一邊在衣裙上擦拭着，一邊走入林中，問道：「求榮，甚麼事呀？」

高求榮一指麥飛龍道：「妳替我看住這位客人，別讓他逃了，我要出去一下，馬上回來！」

胖婦人看見麥飛龍倒在地上，驚訝的問道：「他……是一隻肥羊麼？」

高求榮怒道：「別胡說，我們一不開黑店，二不攔途搶刦，說甚麼肥羊不肥羊！」

胖婦人困惑的「哦」了一聲，道：「不然，你幹麼作倒他？」

高求榮道：「妳別管，好好的給我看住他就行了！」

說罷，舉步出林而去。

胖婦人目送丈夫遠去之後，便在麥飛龍身邊蹲下，伸手在麥飛龍身上亂摸起來。

麥飛龍怒道：「妳幹甚麼？」

胖婦人吃吃笑道：「我要瞧瞧你身上帶着甚麼寶貝，你一定有甚麼寶貝被他看上了。」

麥飛龍又驚又怒，道：「妳丈夫是賊？」

胖婦人笑道：「他不是賊，他祇是賊生的兒子罷了！」

她由麥飛龍的身上搜出幾十兩銀子和銀票，看了看後，就往自己懷裏塞，笑道：「你不是甚麼肥羊，不過也不錯……」

麥飛龍罵道：「原來妳是個賊婆子！」

胖婦人搖搖頭，咧嘴笑着，笑得和她丈夫一樣，道：「我不是！我祇是檢一些他不要的東西而已，你反正不能活了，這些銀子就送給我有甚麼關係呀！」

麥飛龍嘆道：「想不到鼎鼎大名的『囫圇吞書生』竟是個賊！」

胖婦人又搖頭道：「不，他眞的不是賊，他爹才是賊，他爹是北五省綠林總瓢把子，已經死了。他是他爹强姦一個良家婦女所生的兒子，他長大後力爭上游，不願跟他爹作賊，不過雖然不是賊，却比賊更厲害，當他看中甚麼東西時，他會見利忘義，一口囫圇吞！」

麥飛龍道：「那隻『武林金獅』，他能不能一口囫圇吞下？」

胖婦人訝道：「武林金獅？」

麥飛龍道：「不錯，武林競技大會上那隻『武林金獅』！」

胖婦人大吃一驚，道：「你說他偷了『武林金獅』？」

麥飛龍沒有作答，祇靜靜望着她，觀察她的神色，他不願在未獲確切證據之前，洩漏「武林金獅」被竊的秘密。

胖婦人滿面驚異，追問道：「你是說他偷了那隻『武林金獅』？」

麥飛龍道：「沒有，我祇是說，妳丈夫不知能不能將『武林金獅』一口吞下去。」

胖婦人歪頭想了想，咧嘴笑道：「我想他還無此能耐，而且他是聰明人，絕不肯幹那足以驚動天下武林的大案子，他做甚麼事是偷偷摸摸的，唯恐壞了他的『書生』的名頭。」

麥飛龍道：「他無論做甚麼的事情，妳都知道的？」

胖婦人道：「不錯。」

麥飛龍道：「那麼，他剛剛離開此地，妳知道他要下山幹些什麼？」

胖婦人道：「等他回來之後，我就可以看出來了。」

麥飛龍道：「那已太遲了。」

胖婦人一呆道：「太遲？」

麥飛龍道：「是的，他要下山去幹一件對不起妳的事情。」

胖婦人道：「他已經有過千百次『對不起』我了，我已不在乎。」

麥飛龍道：「他玩女人，妳也不在乎？」

胖婦人道：「這是他的家常便飯。」

麥飛龍道：「妳全不生氣？」

胖婦人道：「不。」

麥飛龍道：「爲什麼？」

胖婦人道：「因爲他實際上已不能算是我的丈夫，他恨不得我死，我也恨不得他死！」

麥飛龍道：「看來你們不是一對恩愛的夫婦，這太不幸了。」

胖婦人面呈怨恨之色，道：「當初他娶我，是因我是知縣老爺的女兒，他要把我當作進身的敲門磚，誰知我爹後來被抓入牢了，他的希望落空，於是他開始對我冷淡，嫌我這個嫌我那個！」

麥飛龍道：「有個美人幫的姑娘名叫勝雪紅，她是我的朋友，此刻正在山下等候我，妳丈夫聽了就把我打倒在地，要下去找那個勝姑娘——妳對妳丈夫這種行爲贊成麼？」

胖婦人道：「我不管他的事。」

麥飛龍道：「是怕他吧？」

胖婦人冷笑道：「怕？哼，我祇是不把他當作丈夫而已——就像不管外人的事一樣！」

麥飛龍嘆道：「唉，但願妳丈夫祇拿去那位勝姑娘的百顆明珠，而不要玷辱她的身子……」

胖婦人登時睜大了眼睛，叫道：「你說什麼？那位姑娘身上帶着百顆明珠？」

麥飛龍：「是的。」

胖婦人站了起來，揚眉冷笑道：「這麼大的買賣，他非分我一杯羹不可！」

語畢，急急的跑下去了。

麥飛龍立刻閉上眼睛，開始行功運氣，希望能在他們夫婦回來之前，自行衝開穴道。

他能够在半個時辰的行功運氣中，衝開受制的穴道。

但是，胖婦人離開樹林不過盞茶光景，已有一個脚步聲响入林中來了！

高求榮回來了？

麥飛龍心中一驚，暗忖道：「罷了，這下活不成了！」

脚步聲，响到他身邊停住。

麥飛龍睜目一看，不覺呆了。

原來，來的不是高求榮，而是一個瘦巴巴的老

嫗！

她年紀約有六十，也許平日吃得不好，全身瘦骨如柴，面上滿是皺紋，如非身上穿的是一件質料還算不錯的衣裳，一定會被人誤爲叫化婆子。

麥飛龍一呆之後，開口問道：「妳是高求榮的岳母？」

老嫗點了點頭，輕嘆一聲道：「你被他點了穴，是不是？」

麥飛龍道：「是的。」

老嫗道：「告訴老身怎樣才能解開，讓老身來試一試吧！」

麥飛龍大感意外，道：「妳要救我？」

老嫗嘆道：「老身不能再看着他們爲非作歹，他們已無藥可救，但是老身要替他們積點陰德！」

麥飛龍道：「你老人家會武功麼？」

老嫗搖頭道：「不會。」

麥飛龍沉吟有頃，道：「那麼，試一試也好，請你把小可的身子翻轉，讓小可俯臥着，然後小可再告訴你怎麼動手。」

老嫗蹲下身子，費了很大的勁，才將麥飛龍的身子翻成俯臥。

麥飛龍道：「好，現在請你在小可的『鶴口穴』上方兩寸之處，用力點下去。」

老嫗道：「鶴口穴在何處？」

麥飛龍道：「在尾閭骨上。」

老嫗把手按上了他的尾閭骨，問道：「是這裏麼？」

麥飛龍道：「再高三寸。」

老嫗依照指點向上移高三寸、又問道：「在這裏？」

麥飛龍道：「對了，現在用你的食指，用力點下去！」

但是沒用，她的力氣太小了。

麥飛龍道：「再用力！再用力！」

老嫗使盡全身力氣，一連點了幾下，但力氣仍然不够解開穴道。

麥飛龍道：「這樣好了，你去找一條棍子來，用棍子擣也許可以解開。」

老嫗依言轉回屋中，找來一條棍子，雙手合握着它，對準了部位，然後高高舉起，像舂米一般，用力的擣下去。

那知一棍擣下時，未擣中部位，反把麥飛龍擣得噝牙咧嘴！

老嫗道：「怎麼樣？」

麥飛龍忍着痛楚道：「沒中，再擣！再擣！」

老嫗一連擣了數下，終於有一棍擣中部位了。

麥飛龍叫道：「行了！」

他慢慢站起來，活動幾下筋骨，然後向老嫗拱手揖道：「多謝老夫人救命之恩，容後圖報。」

老嫗道：「不用，你快逃命去吧，他們都是吃肉不吐骨的人，若再被他們擒住，必然難逃一死——快去！」

麥飛龍道：「老夫人也請回屋裏去，他們若問起，你老推說不知就行了，我想他們大概不會爲難你吧？」

老嫗苦笑道：「老身不怕，他們確實也不會爲難老身，因爲他們夫婦還需要老身替他們燒飯，洗衣，看孩子！」

說到此，揮手催促道：「快去！快去！」

麥飛龍走去一株樹前，挖下一顆鐵蓮子，然後又向她行了一禮，才疾步出林，轉到屋院前面，解開坐騎的索子，一躍上馬，循原路直馳下嶺。

他不怕再碰上他們夫婦，相反的他要去找他們夫婦算算賬！

將近嶺下時，他已聽見一片吵架聲由樹林遙遙傳過來。

「臭婊子！妳要我解釋幾次才肯相信？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沒有？哼，往日裏你幹的事我都可以不管，但是這次的大買賣我要分一些，你至少得給我二十顆，否則我把你幹的事一股腦兒抖出來，叫你無面見人！」

「妳要死是不是？」

「老娘若怕死，也不下來了！」

「我告訴妳，那小子是騙你的，他想逃走，所以拿話騙妳離開，聽懂了沒有！」

「那麼，老娘倒要請教，你下嶺來幹甚麼？」

「找那個美人幫的勝雪紅！那小子說她在嶺下等候，所以我來看看——他媽的，我還要再說幾次妳才能聽明白？」

「你找她幹麼？」

「不幹甚麼！」

「不幹甚麼？」

「我只想證實一下，如果確有一位姑娘在嶺下等候，我只好放開那小子，否則就要下手幹掉他，懂不懂！」

「你爲什麼要幹掉那小子？」

「因爲我跟他沒甚麼過節，他突然找上門來，一定是發現了我甚麼秘密！」

「有沒有那位姑娘？」

「沒有，那小子扯了謊！」

「哼，只怕那位姑娘已被你殺害，你把她那百顆明珠藏到別處去了，是不？」（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古龍·文
培新·圖

流星·蝴蝶·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孫玉伯蟄伏經年，在萬鵬王等認爲他已沒有餘力反擊的時候，他發動反攻了，在出發前夕，爲了讓緊張的情緒獲得鬆弛，律香川爲他準備了絕色美女，詎就在老伯飄飄欲仙之際，律香川突施暗襲，眼看老伯已中了他七枚毒暗器，絕無倖理，不料老伯却突然在床上失踪了，律香川事前也曾檢查過這張床，但却沒有發覺床上有什機關，當他憤怒擊碎了床板才發覺床下有條秘密水道，顯見已有人接應老伯逃走，律香川整個人呆了，他不由自主又想起老伯說過的話，恨得他緊咬着牙，牙齦已在流血——

一將功成萬骨枯

律香川恨自己爲甚麼總是不能脫離老伯，他忽然覺得自己就像是一棵樹上的籐蘿，雖然長得很高，長得很快，但却總是要依纏着這棵樹，總是要活在這棵樹的陰影中。

老伯就是這棵樹。

這張牀的確沒有機關，機關在牀底下。

牀底下守候着的人，一得到老伯的消息，立刻發動機關。

於是，牀上的木板立刻就會像門一樣向下開展，老伯立刻就會從牀上落下去，直接落在下面的船上。

船立刻就划走。用最快的速度划走。

划船的人必定早已對這彎曲複雜的河路非常熟悉，何況，在水上，除了魚之外，還有甚麼能比船更快的。

律香川知道現在無論誰都休想再能追得上那條船，他當然不會做這種愚蠢的事。

做了也沒有用的事，就是愚蠢的事。

律香川慢慢的轉過身，將手裏拿着的燈放回桌上，慢慢的走出去。

外面就是老伯私人會客的小廳。

他走出去，輕輕關上門，關緊，鎖住。

他不希望再有別的人走進這屋子來。

今天在這裏發生的事，最好永遠沒別人知道。

夜並不深，但花園裏已很靜。

律香川走出來，站在一叢菊花前，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風中帶着菊花的香氣，芬芳而清新。

清新芬芳的空氣，彷彿總是有種能令人冷靜下來的神奇魔力。

「現在我應該怎麼做呢？」

現在律香川只希望一件事。

「七星針的毒性發作得雖慢，但却絕無解藥，無論誰中了七星針，就只有等死。」

律香川只希望老伯這句話也像其他那些話同樣正確。

小徑上傳來腳步聲，走得很快，很匆忙。

律香川回過頭，就看到馮浩。

黑夜中也看不出馮浩的面色，只看出他一雙眸子裏充滿了緊張興奮之意。

律香川面上却全無表情，淡淡道：「你已安排他們吃過飯了麼？」

馮浩點點頭。

他喉結上下緊動着，嘴裏又乾又苦。過了很久，長長吐出口氣，才能說得出話來，但聲音還是嘶啞乾澀。

他勉强笑着道：「他們吃得很香，好像早已知道那是他們最後的一頓飯。」

「他們」就是老伯最後留下來，準備做他貼身護衞的八個人。

能做老伯護衞的人，平時做事當然也極謹愼小心。

但他們却想不到在這裏吃的酒菜中會有毒，死也想不到。

馮浩又道：「他們現在還在飯廳裏，庫房裏的棺材已只剩下五口。」

律香川道：「用不着棺材。」

馮浩道：「不用棺材怎麼埋葬？」

律香川道：「火葬。」

馮浩沉吟着，嘴角露出微笑，他終於明白了律香川的意思。

只有火葬才完全不留痕跡。

這件事最好完全沒有任何痕跡留下來。

馮浩笑道：「我這就吩咐人去通知他們的家屬，就說他們是得急病死的。」

律香川沉下臉道：「八個人同時得了急病。」

馮浩垂下頭，道：「不是急病，是被十二飛鵬幫殺死的。」

律香川這才點了點頭。

馮浩囁嚅着，又道：「但老伯在的時候，戰死的人家屬都有撫恤，每人一千兩。」

律香川道：「現在規矩改了，每人二千兩。」

馮浩深深吸了口氣，道：「加了一倍？」

律香川道：「錢不是你的，你用不着心疼。」

馮浩垂首道：「是。」

律香川道：「你想賺得多，就得花得多，只有會花錢的人才能賺得到錢，這道理你不明白？」

他忽然發現這也是老伯說過的話，馮浩却忽然發現他變了，變得更有威嚴，變得更像老伯。

但馮浩知道他是永遠無法變成另一個老伯的。

他也許會比老伯更冷靜，手段也許比老伯更冷酷，但老伯還有些地方，却是他永遠學不會的。

馮浩情不自禁，悄悄嘆了口氣。

律香川忽然道：「你是不是在後悔，後悔不該跟着我？」

馮浩立刻陪笑道：「我怎麼會有這意思——我只不過想到先走了的那三批人，他們都是老伯的死黨。」

律香川道：「你用不着担心他們，我已在路上安排了人照顧他們，而且一定會照顧得很好。」

馮浩遲疑着，又忍不住問道：「老伯是不是已經病了。」

律香川道：「是風濕病，病得很重。」

馮浩道：「是，我知道！」

暫時絕不能讓外人知道老伯的死訊，這也是律香川計劃中的一部份。

馮浩道：「我現在就去安排飯廳裏的屍身。」

律香川打斷了他的話，道：「你不必去。」

他臉色忽然變得很和緩，道：「這兩年來，你已爲我做了很多事，出了很多力氣，我也應該讓你歇下來，好好的享受享受了。」

馮浩陪笑道：「其實我以前做的那些事都輕鬆得很，並不吃力。」

律香川道：「你殺林秀的時候也輕鬆得很？」

馮浩面上的笑容忽然凝住，他忽然發現律香川看着他的時候，目光銳利如刀。

律香川臉上却露出了微笑，道：「我知道她武功並不高，你殺她當然輕鬆得很。」

馮浩垂下頭，吶吶道：「我本不敢下手的，可是你……」

律香川淡淡道：「你用不着提醒我，我記得是我自己要你殺了她滅口的。」

馮浩不敢再說話。

律香川忽又沉下臉，一字字道：「但你强姦她，也是奉了我的命令麼？」

馮浩臉色立刻變了，變得全無血色，應聲道：「我……我沒有……」

律香川冷笑道：「沒有？你以爲我不知道。」

他笑得比老伯更可怕，慢慢的接着道：「你是男人，她是個不難看的女人，你做出這種事我並不

怪你，但有件事你却不該做的。」

馮浩道：「什……什麼事？」

律香川道：「你不該將她的屍身隨便一埋就算了，既然做出這種事，就不該留下痕跡，犯了這種錯誤的人，才眞的不可原諒。」

馮浩突然躍起，想逃。但他身子剛掠起兩尺，就跌下，雙手掩住了小腹，痛得在地上亂滾。

他並沒有看到律香川出手，甚至連暗器的光都沒有看到。他只覺小腹下一陣刺痛，就好像被毒蠍子刺了一下。

這種痛苦沒有人能忍受。

他現在才知道自己犯了個致命的錯誤！

他本不該信任律香川。

一個人若連自己的妻子都能忍心殺死，還有什麼事做不出的？

律香川看着他在地上翻滾掙扎，看着他慢慢的死，目光忽然變得很平靜。

「每一個人憤怒緊張時，都有他自己發洩的法子。」

律香川的法子是殺人！

× × ×

能令別人看不到的暗器，才是最可怕的暗器。

能令別人看不出他眞正面目的人，才是最可怕的人。

第三章（一）

夜已深。

老伯的花園十餘里外，有個小小的酒舖。

如此深夜，酒舖當然早已打烊，但路上却忽然有一騎快馬奔來。

馬上人騎術精絕，要馬狂奔，馬就狂奔，要馬停下，馬就停下。他指揮馬的四條腿，就好像指揮自己的腿一樣。

馬在酒舖門外停下時，人已下馬。

人下馬時，酒舖的門就開了。

從門裏照出來的燈光，照上了他的臉。

一張蒼白的臉，非常清秀，非常安詳，甚至顯得太柔弱了些。

但他的一雙眼睛却出奇的堅決而冷酷，和這張臉完全不襯，看來簡直就像是另一個人的眼睛。

律香川。

如此深夜，他爲什麼忽然到這種地方來。

他本該去追踪老伯，本來還有很多事應該去做，爲什麼要連夜趕到這裏來？

開門的是個二十多歲的年青人，短衣直綴，滿身油膩，任何人都可以從他的裝束上看出他是個小酒舖裏的小伙計。

但除了衣着裝束外，他全身上下就沒有一個地方像是個小伙計。

他舉着燈的手穩定如石，揮刀殺人時顯然也同樣穩定。

他的臉方方正正，看樣子並不是個很聰明的人，但神情間却充滿自信，一舉一動都很沉着鎭定。

他的嘴通常都是閉着的，閉得很緊，從不說沒有必要的話，從不問沒有必要的事，也沒有人能從他嘴裏問出任何事來。

他叫夏青，也許就是律香川在這一生中最信任的人。

律香川信任他有兩點原因。

第一，因爲他是律香川在貧賤時的老朋友，他們小時候曾經一起去偷過，去搶過，也曾在一起捱過餓，天氣很冷的時候，他們睡覺時擁抱在一起，互相取暖。

可是這一點並不重要，第二點才是最重要的。

從一開始他就比不上律香川，無論做什麼都比不上律香川，兩人一起去偷東西時，被人抓住的總是他，捱揍的也總是他，等他放出來時，律香川往往已快將偷來的銀子花光了，他也從不埋怨。

因爲他崇拜律香川，他認爲律香川吃得比他好些，穿得比他好些，都是應當的，他從不想與律香川爭先。

律香川叫他在這裏開個小酒舖，他非但毫無埋怨，反而非常感激，因爲若不是律香川，他說不定已在街上要飯。

× × ×

桌上擺着酒菜，當然不是平時給客人們吃的那種酒菜。菜是夏青自己親自做的，酒也是特別爲律香川所準備的。

這小酒舖另外還用了個廚子，但夏青炒菜的手藝却比那廚子好得多。

律香川還沒有坐下，就將桌上的一角酒對着嘴喝了下去。

「律香川喝酒最有節制，從來沒有喝醉。」

若是別人看到他這麼樣喝酒，一定會覺得驚異，但夏青却已看慣了。

他常常看到律香川在這裏喝得爛醉。

律香川總是半夜才來，快天亮時才回去。

喝下一角酒，他才坐下來，忽然道：「今天你也來陪我喝兩杯。」

夏青道：「不好。」

律香川道：「有什麼不好？」

夏青道：「被人看到不好。」

律香川道：「這種時候，怎麼會有人看到？」

夏青道：「萬一有呢？」

律香川點點頭，目中露出滿意之色。

這就是夏青最可靠之處，他做事規規矩矩，小心翼翼，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絕不會改變的。

喝下第二角酒，律香川忽然笑了笑，道：「你還記不記得小時候我曾經答應過你，我若有了很多很多錢時，一定替你娶個很漂亮的老婆。」

夏青道：「我記得。」

律香川道：「你就快有老婆了，而且隨便你要多少個都行。」

夏青道：「一個就够了。」

律香川笑道：「你倒很知足。」

夏青道：「像我這樣的人，不能不知足。」

律香川道：「我這樣的人呢？」

夏青道：「你可以不知足。」

律香川道：「爲什麼？」

夏青道：「因爲你不知足，就會去找更多錢，更多老婆，而且一定能找到，我若不知足，也許就連一個老婆都沒有了。」

律香川笑道：「很久以前，你就認爲我以後一定會爬得很高，但你還是猜不到我現在已爬得多高，絕對猜不到。」

這時遠處忽然又有蹄聲傳來。來得很急。

律香川眼睛更亮了，道：「快去多準備副杯筷，今天還有個客人要來。」

夏青並沒有問這客人是誰，因爲律香川到這裏來喝酒的時候，客人總是那同樣的一個，根本就從沒有請過第二個客人。

那人一共也只來過兩次，每次來的時候總是用黑巾蒙着面目，連喝酒的時候都不肯將這塊黑巾摘下來。

似乎夏青連他長得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只知他是個男人，年紀好像已不小，說話的聲音很有威嚴，身材也很高大壯健，但行動却非常輕捷矯健。

他騎來的馬雖然總是萬中選一的良駒，但還是已累得快倒下去，馬股上鞭痕纍纍，顯然是從很遠的地方連夜趕來的，而且趕得很急。

可是來了後，最多只說幾句話，只喝幾杯酒，就又要趕回去。

第二次來的時候，馬已換了一匹。

夏青總認爲上次騎來的那匹馬，一定已被他騎得累死了。

奇怪的是，這次來的人，好像不止一個。蹄聲急驟，最少有三騎。

第一個進來的，還是以前來過的那人，臉上還是蒙着塊黑巾，只露出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

你只要看到這雙眼睛，就能看出他一定是個地位很高，時常命令別人，却不喜歡接受別人命令的人。

一個人到了這種地位，本不必再藏頭露尾，鬼鬼祟祟的做事。

他到這裏來見律香川，當然絕不會是來聊天喝酒的。

夏青雖不願管別人的閒事，但他已想到他和律香川之間，必定在進行着某種極秘密的陰謀。

所以每次只要這人一來，夏青就會立刻躲到後面自己的小屋去。

這次也不例外，他一向很明白自己的地位，一向很知趣。

他走出去的時候，又看到兩個人走進來，臉上也蒙着黑巾，行動也很矯健，每人手裏都提着兩隻很大的包袱。

包袱裏是什麼？

夏青雖然也有點好奇，但還是走了出去，隨手將門也關了起來。

「你知的事越多，痲煩也越多。」

這是律香川說的話，律香川說過的每句話，夏青都牢記在心，就好像律香川永遠記得老伯的話一樣。

× × ×

包袱放在地上，並沒有發出很响的聲音。

提包袱進來的人，也已退了出去。

房裏只剩下兩個人，兩個人都是站着的，都沒有開口，但眼睛裏却都有種奇特的表情，揉合了緊張，期待，和興奮。

過了很久，蒙面人才輕輕咳嗽了兩聲，慢慢的問道：「你那邊怎麼樣？」

這句話他問得很吃力，彷彿生怕對方的答覆會令自己失望。

律香川道：「很好。」

蒙面人目中的緊張之色消失，却還是有點不放心，所以又追問了一句！

「有多好？」

律香川道：「你說有多好，就說多好。」

蒙面人這才鬆了口氣，道：「想不到那麼難對付的人也有今天。」

律香川淡淡道：「我早就想到了。」

蒙面人點點頭，笑道：「你的計劃的確無懈可擊。」

律香川道：「你那邊呢？」

蒙面人沒有回答，却將地上的四個包袱全都解開。

包袱裏沒有別的，全是衣服。

每件衣服上多多少少都染着些血漬。

律香川認得這些衣服，這些衣服本是他親手爲老伯派出去的那些人準備的。

他目中的緊張之色也消失，却也還是不大放心，所以又追問道：「有多少套衣服？」

蒙面人道：「六十一套。」

六十一個人，六十一套衣服，這表示老伯精選的七十個人已沒有一個留下來的。

律香川也鬆了口氣，道：「這些人也並不是好對付的。」

蒙面人嘆了口氣道：「的確不好對付。」

律香川道：「你花的代價想必不小。」

蒙面人道：「一萬兩銀子，九十四條命。」

律香川笑了笑，道：「銀子可以賺得回來，命是別人的，這代價並不能算太大。」

蒙面人也笑了笑，道：「不錯，再大的代價都值得。」

律香川道：「他們還有沒有甚麼留下來的？」

蒙面人道：「沒有，人已燒成灰，灰已洒入河裏，這六十一個人從此已從世上消失。」

律香川道：「就好像根本沒有生下過一樣！」

蒙面人道：「完全一樣。」

律香川笑道：「我果然沒有交錯朋友。」

蒙面人也笑道：「彼此彼此。」

律香川道：「請坐。」

蒙面人坐下來，忽又笑道：「普天之下，只怕誰也不會想到我們兩個人會是朋友。」

律香川道：「連萬鵬王都想不到。」

蒙面人道：「連老伯都想不到。」

兩人同時大笑，同時舉杯，道：「請。」

蒙面人道：「老伯已死，此間已是你的天下，我在這裏還用得着怕別人麼？」

律香川道：「用不着！」

蒙面人大笑，突然摘下了蒙面的黑巾，露出了他的眞面目。

屠大鵬！

律香川笑道：「老伯此刻若在這裏，看到你的眞面目，一定會大吃一驚，他至死都以爲我勾結的是萬鵬王。」

屠大鵬道：「就憑這一點，已值得你我開懷暢飲。」

律香川道：「却不知甚麼時候你才能請我到飛鵬堡去痛飲一場。」

屠大鵬微笑道：「快了，快了……」

律香川道：「這一年來，萬鵬王想必對你信任有加。」

屠大鵬笑道：「那也多虧了你。」

他說的並不是客氣話。

律香川將老伯這邊的機密洩露給他，所以只要他一出手，就一定馬到成功。

孫劍，韓棠，老伯手下最可怕的兩個人，就全都是死在他手上的。

十二飛鵬幫能够將老伯打擊得幾乎全無回手之力，幾乎完全是他一人之力，在這種情況下，萬鵬王又怎能不對他另眼看待，信任有加。

萬鵬王做夢也想不到，他這樣做的眞正用意！

「他越信任你，你殺死他的機會越大。」

律香川利用屠大鵬來打擊老伯，是爲了讓老伯更信任他，他才有機會殺老伯。

屠大鵬利用律香川來打擊老伯，却是爲了要讓萬鵬王更信任他，他才有機會殺萬鵬王。

兩人的情況雖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樣的，結果當然也一樣。

律香川的計劃非但無懈可擊，而且簡直巧妙得令人無法思議。

他故意激怒萬鵬王，讓萬鵬王向老伯挑戰。

這一戰還未開始時勝負就早已注定。

勝的既不是老伯也不是萬鵬王，而是律香川。

律香川微笑道：「只可惜萬鵬王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在這齣戲裏扮的是甚麼角色。」

屠大鵬笑道：「我在他臨死前也許會告訴他，他自以爲是不可一世的英雄，其實却只不過是個傀儡。」

律香川道：「你準備甚麼時候動手？」

屠太鵬道：「現在老伯已死，傀儡也無用了，我隨時都可以動手，也許就在明天。」

律香川道：「明天不行，最少要等到初八。」

屠大鵬道：「爲甚麼？」

律香川道：「因爲初七是老伯的生日，也是他準備進攻飛鵬堡的日子。」

屠大鵬道：「我知道。」

律香川道：「你知不知道他準備用多少人進攻飛鵬堡。」

屠大鵬道：「連他自己好像也只七十個人。」

律香川道：「你不覺得奇怪？」

屠大鵬道：「我只覺得他未免將萬鵬王估計得太低了。」

律香川道：「老伯最大的長處，就是從不低估他的對手。」

屠大鵬道：「那麼他就是將自己估計得太高。」他笑了笑，接着道：「憑七十個人就想進攻飛鵬堡，簡直是去送死。」

（未完待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押解申無害的劍王宮總管無情金劍，爲了怕申無害在劍王面前說他壞話，迫得一路盡量優待申無害，把原來囚禁申無害的囚籠囚禁隨行劍士瓜代申無害，以掩人耳目，而與申無害同乘馬車，這日抵潼關，劍王舅太爺羅七到訪，無情金劍正擺酒欵待，忽報又一羅七到來，無情金劍先入爲主，誤會後來者是他人僞冒，遂聽從先到的羅七擺佈，出外迎那後到羅七，致爲先到的羅七在申無害做了手脚，待後到羅七來到房中，無情金劍方憬悟中計，忙向申無害撲去，申無害緩緩起立，似沒留意無情金劍撲到——

蜂螫未爲毒　人心最可驚

無情金劍見狀大吃一驚。

在他想像之中，敵人下手的時間那樣充裕，申無害此刻如果還能活着，就已經是個奇跡了。

他想不到申無害非但還活得好好的，且連身上受制的穴道，也已自行一一活開。

這位大總管意外之餘，竟忘了再往深處去想一想申無害身上的穴道是怎麼解開的，當下於半空中身形一曲，改抓爲拍，然後再藉一拍之下所生的反震之力，一環一蹬，上身後仰，一邊回射，一邊大叫道：「申老弟快快閃開，你身後的那個傢伙，才是冒牌羅七爺！」

房中那名冒牌的羅七爺知道身份已經暴露，同時他見申無害已能自由活動，忍不住大喝道：「來，申老弟，咱們一起往外衝！」

隨着喝聲，手中的煙筒一掄，便待搶先向房外衝出！

申無害展臂一攔，沉聲道：「我來作主！」

這時最感覺莫名其妙的，便是那位正牌的羅七爺了。

他茫然望向無情金劍道：「這是怎麼回事？」

無情金劍這時實在沒有時間回答，但他又得罪不起這位舅老大爺，只得匆匆而簡畧的道：「有人化裝成您老的模樣，先您老一步來到這裏，我們原先還以爲這廝是個刺客，現在才知道這廝是來救人的，請七爺向後退一點，姓申的小子穴道已經解開了……」

羅七爺的一張面孔，馬上變了顏色。

他一邊後退一邊怒聲道：「那還等什麼？」

無情金劍也懶得去跟他嘔氣，這時飛快的向四下掃了一眼，見那些劍士人人長劍出鞘，已將所有的出路封死，這才稍稍放下了心。

他向前踏出一步，注視着申無害，冷冷說道：「以你老弟之聰明，你老弟應該看得出，如果妄想衝出這座客廳，那簡直無異自求速死。」

他頓了頓，一字字接着又道：「你老弟這一路表現良好，我們都知道今天這件事與你老弟無關，只要你老弟肯交出你身後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置身事外，袖手不管，艾某人答應一定仍像以前一樣，不讓你老弟受一點苦。羅七爺也在這裏，艾某人說話算話，你老弟不妨攷慮攷慮！」

申無害緩緩接口道：「我早已經攷慮好了。」

無情金劍眼中一亮道：「你老弟認爲艾某人剛才這番話可近情理？」

申無害道：「不近情理！」

無情金劍一楞，跟着發出一陣嘿嘿冷笑，眼中同時浮現出一片殺機。

申無害從容接着道：「不但不近情理，簡直就不像人話。你大總管用不着咬牙切齒，裝出這麼一副嚇人的模樣。老實說，比這更難看的面孔，我也看到過；單是發狠勁，並唬不倒人。只要你大總管有信心，儘可放手一試，不才隨時候教，咱們可以先兵後禮，試過了再講！」

他見無情金劍沒有反應，淡淡笑了一下，又道：「如果大總管不想以武力解決，那就不妨再聽聽我申某人的主張。正如大總管所說，今天這件事，我申無害事先可說毫不知情。不過，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就得有個解決的辦法。申某人解決這件事的方法非常簡單，簡單得只有兩句話：放走這位伙計，就當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他又笑了一下，望着無情金劍道：「大總管意下如何？」

無情金劍神色一動，尚未及啓口，突聽得兩個人同時叫道：「不行！」

喊不行的，正是眞假兩位羅七爺。

房中那個假羅七爺叫道：「申老弟不必以在下爲念，我這一次來，就沒有打算再活着出去。你老弟如果被他們押去劍王宮，一定難逃一死，倒不如現在放手一拚，或許還有生望。你老弟既能一舉除去四君子，這些錦衣劍士，應該攔你不住！」

申無害回過頭去笑笑道：「他們攔我不住，你呢？」

那個假羅七爺叫道：「我不在乎。」

申無害目光閃動了一下，忽然凝眸問道：「你我素不相識，你朋友爲何一定要爲申某人賣命？」

假羅七爺恨恨地道：「爲了一個誓言！我曾經發過誓，誰能除去四君子，我這條命就交給誰，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申無害微感意外道：「四君子？四君子與你朋友何冤何仇？」

假羅七爺切齒道：「什麼君子？簡直就是四個比小人還不如的畜牲！他們白天一副面孔，夜晚又是一副面孔，人前一副面孔，人後又是一副面孔，只要能瞞得過人，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我嬸嬸在他們莊上——」

申無害手一擺道：「不用說了，我知道了。」

他接着又轉過身子，望向那位已退去兩名錦衣劍士身後的眞羅七爺道：「尊駕還有什麼意見？」

這位正牌的羅七爺因爲剛才向後退得太急，幾乎撞去一名劍士的劍尖上，要不是那名劍士讓得快，劍尖差一點就穿進他的背心。

在這位劍王的舅太爺而言，當然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了。

所以這位舅太爺爲了找回顏面，一直在等待着發作的機會。

現在機會總算來了！

只可惜這位舅太爺剛剛沉下臉孔，就看到了一雙令人寒心的眼光。

申無害正在瞅着他微笑。

那是一種使人在心底無法隱藏任何秘密的微笑，他的心意顯然早已就被這位天殺星看穿了。

他從對方的微笑中，彷彿聽到對方在說：

「閣下比四君子如何？」

「比太湖漁隱如何？」

「比金陵公子如何？」

「比眼前你們這位艾大總管又如何？」

這位舅太爺的一顆心，登時涼了下來，他曉得這位天殺星如果想下他的手，再多幾名劍士，也保護不了他。

但他的面孔已經沉下來了，大家都知道他有話要說，大家也都在等着他說話，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當然不能不開口。

好在他還有另外的一套看家本領。

當下，只見他重重一咳，故意露出了怒容，沉聲道：「老夫當然有意見！」

申無害微笑着道：「什麼意見？」

「放不放這小子一條生路，那不是老夫的事，這事自有艾總管作主，用不着老夫越俎代庖。但今天既有人冒了我羅七身份混來這裏，幾乎害我姓羅的蒙上不白之冤，我姓羅的就必須知道他是誰！」

他滿以爲像這樣虎頭蛇尾，隨便找個藉口，總

可以下台了。

沒有想到，申無害結果還是照樣給他砸了一個大釘子。

申無害朝他笑了笑，道：「現在讓我來答覆你這位舅太爺！人可以不放，就是不能讓任何人知道他是誰！別說你閣下只是一位舅太爺，就是這太爺的舅太爺也不行！」

客廳中的氣氛再度緊張起來。

無情金劍手在冒汗，手上那柄金劍，也愈握愈緊。

他雖是劍王宮的人，但此時此刻，他幾乎比申無害和那名假羅七爺還要痛恨這位多事的羅七爺。

但是，話雖如此，他畢竟還是劍王宮的人。

劍王宮的大總管，並非人人當得上。

他目前還不想放棄這個大好的肥缺。

只要他一天不想放棄這份差事，他就一天不能得罪這位羅七爺。

如果這時羅七爺吩咐什麼下來，他決沒有選擇的餘地，那怕是要他殺了這位天殺星，只要話是從這位舅太爺口中說出來的，他就只有照辦！

羅七爺的脾氣，他比別人清楚。

所以，他的汗也比別人冒得多！

他知道羅七爺底下會怎麼吩咐，因爲羅七爺也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這位天殺星的話說得太刻毒了！

有道是：人爭一口氣，佛爲半爐香。以他羅七爺今天在關洛道上不作第二人想的聲望和地位，若是連這種話也能忍受得下來，一旦給傳揚出去，以後還如何做人？

天色漸漸昏暗下來。

該是點燈的時候了！

× × ×

一名店小二提着風燈，準時出現。

這名店小二今天的心情似乎特別愉快，一邊在向院中走來，一邊還在哼着小調。

他當然清楚這最後一進院子裏歇的是什麼人。

這也許正是他今天心情愉快的原因。

劍王宮的劍士衣色雖有五等之分，但無論屬於那一等級的劍士，只要他們來到了潼關，就決不會歇去別家客棧。

尤其是身份最高的錦衣劍士，更是他們這家第一棧的老主顧，同時也是他們這些伙計心目中的好主顧。

這些錦衣劍士，他不但一見面就能喊出他們是那位大爺，甚至這些大爺誰叫的姑娘叫什麼名字，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服侍一位錦衣劍士，比服侍十名普通的客人還强。

甚至十名客人的小帳加起來，也抵不上一名錦衣劍士所賞賜的多。

這兩天他手氣不佳，一副要命的癟十不但輸去他兩個月的工錢，最後還欠下吳癩子十二吊半。

他正在發愁，不知如何是好之際，想不到救星忽然從天而降。

現在，這些劍士一上門，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明天這個時候，他又可以上桌了，只要將這些大爺侍候好了，二三十吊錢又算什麼呢？

這名店小二一高興，嗓門也跟着放寬。

嬌嬌滴滴，

滴滴嬌嬌！

哎唷，我的小卿卿……

那知他尾音還未哼完，黑暗的假山背後，突然傳來一聲低叱：「出去！」

這名店小二正在興頭上，一時沒聽清楚，還以爲誰在喝彩，連忙停下脚步，朝發聲之處含笑遜謝道：「那裏，那裏，這位大爺，您見笑了！」

他忽然從聲音上認出，那位是叫小紅姑娘的井大爺了。

當下急忙快步趕了過去，壓着嗓門兒悄聲道：「小紅姑娘剛才已經來過了，她問這次有沒有井大爺在內，小的說有，她好高興……小的已經替您在西跨院留了一個房間……她在那邊……只等井大爺去。」

井姓劍士順手就是一個大巴掌。

那店小二立足不穩，向後連退了好幾步，方才一屁股坐下去，手上那盞風燈，也給摔滅了。

他撐起半邊身子，駭然驚呼道：「井爺，您您——這是什麼意思？」

井爺劍士過去用劍尖抵在他胸口上，低聲喝道：「你剛才說的話，以後無論在什麼地方，只要你再說一次，我就要了你的命！聽到沒有？」

「聽……聽……到了。」

「現在快替我滾出去！」

「是的，井爺。」

× × ×

客廳中光綫愈來愈暗淡了。

不過，此刻客廳中光綫雖然微弱，每個人憑藉過人的目力，依然還能清楚地看到對方的面孔。

申無害臉上的笑容，始終沒有消失。

他仍然在望着羅七爺。

羅七爺也仍在望着他。

唯一的不同之處，是羅七爺臉上沒有笑意。

這一段平靜的時候，已經維持了很久了。對無

情金劍和那些劍士來說，這是段非常難挨的時刻。

自從申無害給這位舅太爺碰了一個大釘子之後，他們就在等待着這位舅太爺的一句話。

可是，說也奇怪，這位舅太爺不知道在轉什麼念頭，竟遲遲未作任作表示。

申無害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面子眞是害死人……」

他沒頭沒腦的說了這麼一句，誰也弄不淸他說這句話的意思。

不過這時客廳中，還是有人聽懂了。

只見羅七爺眼珠一轉，忽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無情金劍臉色遽變。

那些劍士的臉孔也跟着變了顏色，每個人情不自禁地均跟着向前踏出一步。

因爲大家都留意到這位羅七爺在打哈哈時，兩眼望的是頭頂上的屋樑，而不是房門口的那位天殺星。

羅七爺打出這樣一個宏亮的哈哈，而兩眼却沒有望向對方，底下將會有什麼事發生，自是不問可知。

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這位羅七爺在大笑後只說了一聲：「好，好，算我姓羅的多事也就是了。」

沒等話完，身軀一轉，人已大步出廳而去。

這種急轉直下的變化，眞是來得太突兀了！

誰會想得到一場醞釀了很久的暴風雨，結果只打了幾聲乾雷，就這樣草草收束了呢？

申無害點點頭，像是自語似的，又嘆了口氣道：「怪不得這位羅七爺能享這麼久的盛名，能够活到這麼大的年紀！眞是百聞不如一見，令人欽佩之至。」

無情金劍呆在那裏，隔了好一陣子，方才回過神來。

他似乎還不敢不相信那位羅七爺眞的已經離開這座客廳，這時又四下張望了幾眼，才如釋重負似的，深深吐出了一口氣。他轉向申無害苦笑了一下道：「老弟剛才的話，還算不算數？」

申無害點點頭，緩緩轉過身去，面對着房中那名假羅七爺正容傳音道：「這位伙計，你聽淸了：申某人這次被押往劍王宮，完全出自申某人之苦心安排，等會兒希望你朋友別再堅持；至於申某人這樣做的目的何在，說來話長，此處不便詳談，只要那邊事情一了，申某人自有脫身之計，請朋友放心。朋友離開這裏之後，可暫時隱去本來面目，前往鎭江信義鏢局，找該局那位趙總鏢頭爲你安置一切；多則一年，快則半載，申某人定會趕去鎭江與你們會面。現在你就當什麼也沒有聽到，我還得再要點手段，才不致引起這些傢伙疑心！」

他直挺挺的站在那裏，從他身後遠遠望上去，就像他面對着這樣一個够義氣的血性朋友，一時之間，感慨叢生，不知道如何啓口一般。

話一說完，他立即輕輕嘆了一口氣，慢慢說道：「你朋友也許會覺得奇怪，奇怪一個人好端端的，爲什麼放着生路不走，一定堅持着要往死路上跑？現在，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朋友：我姓申的並不是不怕死，相反的，我姓申的怕死得很，就因爲我姓申的怕死，所以才不想馬上死！」

他又嘆了一口氣道：「你朋友在想法上最大的錯誤，是將我申某人估計過高，而將劍王宮的劍士估計過低。當然了，不管怎麼說，你朋友的這份心意，我申某人還是感激的；正因爲我感激你朋友的這份心意，所以我剛才才向他們提出條件，要他們放你出去；如今，我別的也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千言萬語，併作一句：只望你朋友諒申某人的苦衷，別再叫我申某人爲難！」

那位假羅七爺默然垂首無言。

申無害轉向無情金劍道：「好了，點燈吧！」

一名劍士點亮了燈，客廳中登時大放光明。

申無害又道：「現在敢煩總管將十一位劍士全部請來這座客廳中。」

無情金劍似乎沒有聽懂他的意思。

申無害道：「因爲我不希望我這位伙計，一走出客棧大門，就變成劍下之鬼！」

無情金劍忙道：「這個你老弟但請放心。」

申無害側目一哦道：「是嗎？那麼如果我向你大總管保證，我說我要送這位伙計出去，送走了他就回來，你大總管放心不放心？」

無情金劍臉色一變，趕緊陪笑道：「既然老弟這樣吩咐，艾某人遵辦就是！」

說着，迅速回過頭去道：「知一，你把他們通統喊進來！」

分佈在廳外各處的那六名劍士聽得召喚，立即伏劍奔了進來。他們還不知道廳中的緊張氣氛已經解除，直到智多星方知一向他們以眼色示意，一個個方才分別納劍入鞘。

申無害點淸了十一名劍士一個不少，這才側身讓開一條路，從房中放出那位假羅七爺。

那位假羅七爺走了，申無害也遵守諾言，任由無情金劍重新點了他的穴道。

一場風波，就此平息。

× × ×

申無害一點沒有猜錯，那位冒牌的羅七爺，果然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因爲這位冒牌的羅七爺一出

客棧大門就回復了本來面目。

可惜申無害也僅僅只猜中了這一點。

走出第一棧，向右拐彎，是一條陰暗狹仄的小巷子；這條小巷子雖然狹仄陰暗，不過它的末端，却通向一個好去處。

在它的後面，便是潼關最有名的一家妓院：「萬花樓」！

大街上很靜。小巷中更靜。

假羅七爺靜靜的行走在小巷中，在靠近小巷末端不遠的，正靜靜的站着一個人。

那人站着，一動不動，就像豎在古墓前面的一座石碑。

假羅七爺向那人走去，似乎一點也不感驚訝。

兩條黑影終於聚攏了。

守候在黑暗中那人道：「怎麼樣？」

假羅七爺笑道：「進行得非常順利，可以說比當場所預期的還要來得圓滿。」

那人道：「連羅七爺也沒有認出你是誰？」

假羅七爺笑道：「要給他老人家認出來了，這場戲還有什麼演頭？」

那人道：「那小子也始終沒懷疑你的身份？」

假羅七爺笑道：「他要有一點點懷疑，他也不會說出那麼多的秘密了，可惜當時你不在場，否則你見了我們那位艾大總管當時那股狼狽勁兒，不給笑破肚皮才怪，我就有好幾次差點忍耐不住……」

那人忙問道：「那小子說出的是什麼秘密？」

假羅七爺忽然嘆了口氣道：「這位天殺星想想實在可怕，我如果將這些秘密說出來，準會嚇你一跳。」

那人輕輕一哦，兩眼在黑暗中登時泛射出一股懾人的光芒。

這種發光的眼睛，在黑暗中看來尤其怕人，它會使人很快想到一匹在荒野中看見獵物似的餓狼。

假羅七爺將要說出來的秘密，也許眞的會嚇他一跳，不過這顯然正是他們所期待的。

因爲他在劍王宮吃的就是這一碗飯。他在宮中，平日很少露面，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論地位，却不在總管無情金劍之下，劍王很多重要的措施，都是出自他的主張。這次的苦肉計，便是他的傑作，在他這位劍王的大謀臣來說，他當然希望假羅七爺這次套出來的秘密越驚人越好。

就在這時候，巷子口忽然出現一綫搖光不定的光亮，同時傳來一陣敲竹梆子的聲音。

假羅七爺道：「啊，不好，有人來了。」

那人道：「沒有關係，是個湯糰担子，這條巷子裏沒有住戶，他不會把担子挑進來的。」

假羅七爺眼珠子一轉，像是突然想起什麼似的，用手朝巷子另一端指了指，壓低聲音道：「這後面你去過沒有？」

那人道：「去過了。」

假羅七爺道：「你去的時候，我上次叫的那個小紅在不在？」

那人道：「在。」

假羅七爺道：「那麼我們到裏面去，要個房間，并點酒菜，邊喝邊談吧！看到這副湯糰担子，我才想起今天晚上到現在我還沒有吃過東西。」

那人道：「你說到要緊的地方突然住口，是不是有意想賣個關子？」

假羅七爺道：「決不是賣關子，我的肚子實在餓得要命，小弟這個毛病你是知道的，什麼都忍受得了，就是挨不得餓……」

那人咳了一聲道：「你這毛病我當然淸楚。」

假羅七爺道：「那就快走吧，這裏面也很大，站在這裏講話，總不是辦法。」

那人身子一偏道：「從這邊走。」

假羅七爺道：「從這邊走——去那裏？」

那人道：「去醉美人，我已經在那邊爲你包了一個房間；因爲我曉得要你老弟辦事情，這是少不了的一着。」

假羅七爺又是一楞道：「你——你聽到那裏去了？我問的是萬花樓的小紅，誰跟你說過要去什麼醉美人？」

那人道：「這是我的主意。」

假羅七爺道：「爲什麼要去醉美人，不去萬花樓？」

那人道：「因爲今天晚上的萬花樓去不得。」

假羅七爺道：「何故去不得？」

那人道：「小紅已經有了客人。」

假羅七爺深深鬆了口氣道：「我還當是出了什麼大事情，原來是這麼回事。唉唉，你老兄也眞是，像小紅這樣的姑娘，當然會不斷的有客人，眞是少見多怪！」

那人道：「你明知小紅有了客人還要想去？」

假羅七爺嘿了一聲道：「這還不好辦？管他是什麼客人，轟出去就是了，我不相信我尙三郎在潼關的地面上……」

那人淡淡側目道：「你爲什麼不先問問那是一位什麼客人？」

假羅七爺一呆道：「那是一位什麼客人？」

那人道：「你眞的想不出？還是一定逼着要我說出來？」

假羅七爺忽然瞪大了眼睛道：「是——是我們老頭子？」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高皐·文
培新·圖

殘梅俠影



女人心　這般難測

「英公子！開門呀……」

茅屋三間，一燈如豆，破舊的書案之前，坐着一個約莫十八九歲的灰衣少年。

他濃眉大眼，兩顴突出，長像不算英俊，却有一股懾人的威嚴。

當年，他是英雄鏢局的少局主，走遍大江南北，誰都要對少局主英羽禮讓三分。

現在，英雄鏢局因失鏢倒閉了，局主英昂霄也落得生死不明。

除了三間茅屋，一身破舊，他已別無所有，如果還有人願意稱他一聲英公子，那將是一種稀罕之事。

然而，那呼叫之聲，他聽得十分眞切，還可以由那嬌嫩的聲浪之中，分辨出是一個綺年的少女。

於是，他沉聲道：「誰？」

「我是小蘭兒，快開門啦，公子。」

小蘭兒是楊綠君的丫頭，楊綠君是金槍楊百揆的愛女，他與楊綠君青梅竹馬，曾經有過一段甜蜜的回憶。

如今，往事不堪回首，金槍楊門那喧赫的門第，他只有望而興嘆了。

小蘭兒貪夜相訪，他感到頗爲詫異，但不管怎樣，他總得問她一個明白。

因而，他打開屋門，將小蘭迎了進來。

小蘭兒向英羽襝衽一禮，道：「公子，你好硬的心腸……」

英羽一怔道：「小蘭兒！妳說些甚麼？」

小蘭兒櫻唇一撇道：「自然是我們姑娘了，你想我應該說些甚麼？」

英羽一嘆道：「金槍楊門在下高攀不起。」

小蘭兒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英羽道：「今日當初身價迥異，我縱然不忘前情，唉……」

小蘭兒冷冷一哼，道：「那就是你始亂終棄的藉口？」

英羽面色一變，道：「妳說甚麼？誰始亂終棄了？」

小蘭兒掏出半截漢玉胸牌擲給英羽，道：「這是什麼？」

英羽接過那半截胸牌道：「是我三年前送給妳小姐的，怎麼只剩下半截了？」

小蘭兒冷冷道：「三年前？哼，咱們小姐却於

半年前才在床頭發現……」

英羽淡淡道：「妳們小姐早該忘掉它了，爲什麼又要姑娘來興問罪之師呢？」

小蘭兒怒叱一聲道：「好一個沒有心肝的禽獸！但强暴了咱們小姐，竟這麼無動於衷！」

英羽愕然道：「小蘭兒！妳說話可得有點分寸，英某雖然窮途潦倒，還不致像妳說的那麼下流卑鄙。」

小蘭兒意似不信道：「此話當眞？」

英羽道：「英某如果不念妳年少無知，決不會容許妳這麼肆意侮辱，妳走吧，我與妳們小姐已經情斷義絕，我這三間破屋，也無法容納姑娘的芳駕，請……」

小蘭兒目光一垂，道：「對不起，英公子！小蘭兒言語不愼，請你包涵幾分。」

語音一頓，幽幽一嘆接道：「小姐夢中被人强暴，事後只發現那半塊胸牌……」

英羽一震道：「這是眞的？」

小蘭兒道：「事關咱們小姐的清白，小婢怎敢不知輕重。」

英羽道：「後來呢？」

小蘭兒道：「小姐知道是你，雖然滿腔羞憤，也就不願聲張了……」

英羽怒喝道：「不是我，英某決不做那等卑鄙之事！」

小蘭兒道：「我現在相信不是你，但咱們小姐却珠淚暗彈，蘭閨默念，希望你能當面對他交待一個明白……」

不待英羽有什麼表示，她再度嘆息一聲，道：「小姐瘦了，但肚皮却大了起來，咱們主人的脾氣，你是知道了，如此敗壞門風之事，她焉能留得活命！」

小蘭兒的話，當眞使得英羽震動了，因爲他實在戀愛着楊綠君的。

他雖然說出與楊綠君情斷義絕的言語，但絕非由衷之言，只因爲他送給對方的漢玉胸牌未被重視，難免有點氣憤罷了。

如果她當眞被人夢中所强暴，並因爲疑心是自己而忍辱含垢，那麼她不僅值得同情，自己也有替她解除危困的義務。

然而金槍楊百揆是何等人物，他拔下一根汗毛，也要比英羽的骨頭沉重幾分，金槍楊門之事，他英羽焉有置喙的餘地！

而且强暴楊府千金，已經罪無可逭，逃避惟恐不及，還能過問這檔子是非？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在下很同情你們小姐，但却無能爲力。」

小蘭兒精神一振，道：「不，公子！只有你才能够救她，請看在往日的情誼，伸出你的援救之手吧。」

英羽詫異道：「爲甚麼只有我才能够救她？蘭姑娘！妳忘了英某貧困潦倒，而且受到强暴的罪嫌了麼？」

小蘭兒道：「這些咱們都知道，請你援救小姐，可不是我的主意。」

英羽呵了一聲道：「是誰叫妳來的？」

小蘭兒道：「主母。」

英羽一呆道：「是妳們老夫人？爲甚麼？」

小蘭兒道：「主人將小姐關進地牢，本來是要處死的，但經主母百般勸說，認爲家醜不可外揚，只要公子肯出面，他們就將錯就錯，將小姐嫁給你了。」

多年相思，一旦得償，在英羽來說，這實在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不過他並不是一個利令智昏之人，由小蘭的叙述之中，他認爲還有很多難解之疑。

因而他咳了一聲道：「蘭姑娘……」

小蘭兒道：「公子有什麼指教？」

英羽道：「那漢玉胸牌，當眞是妳家小姐才在半年前發現的麼？」

小蘭兒道：「是的。」

英羽道：「妳怎能如此肯定？」

小蘭兒道：「那天……咳，我親眼見到它放於小姐的床頭。」

英羽道：「是綠君遭受强暴的翌晨，還是當天晚上？」

小蘭兒道：「翌晨。」

英羽道：「當晚妳在什麼地方？」

小蘭兒道：「自然是我自己的臥室了，與小姐的蘭閨不過一墻之隔。」

英羽道：「如此接近的距離，妳就沒有聽到任何音响？」

小蘭兒道：「沒有。」

英羽道：「那塊漢玉是我三年前送給妳家小姐的，它是一整塊，並非一半，如果綠君忘了三年前贈玉之事，她怎能斷定那半截漢玉是我所留？如果她沒有忘記就該知道我不是那留玉之人了，怎能栽賍嫁禍，硬指我是那偸香之賊？」

小蘭兒道：「這個……這個……小婢就無從理解了。」

英羽道：「還有，那偸香之賊，既知並未東窗事發，他應該食髓知味，繼續前往才是，怎能一幌半年，就此絕足？」

小蘭兒道：「也許是過路之人所爲吧！」

英羽道：「金槍楊門是那麼輕易進出的！那過路之人又怎能一下就闖進妳們小姐的閨房？」

小蘭兒道：「天下之事，巧合者很多，小姐不幸的遭遇，實是千眞萬確，公子！不管怎樣，請你隨小婢去見見主母吧。」

英羽默思半晌，終於搖了搖頭，道：「對不起，蘭姑娘！事關在下聲譽，不得不辜負貴主母的請求……」

小蘭兒呆了一呆，噗的一聲跪了下來道：「公子！不管是不是你，小姐忍辱偸生，默默承受那不幸的遭遇，這完全是爲了你啊！你忍心讓她慘遭橫死，毀掉一生清白？縱然你眞個心腸似鐵，金槍楊門又能放過你麼？聽我說，公子！去見主母吧，你不想救小姐，也不想救你自己麼？主母會替你們安排的！答允我，公子。」

這當眞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楊綠君既然一口咬定是他幹的，除了當面與楊老夫人分說，實在別無選擇，因此，他哼了一聲道：「好，我跟妳去。」

× × ×

在夜色悽迷，庭院深深的楊府密室中，正籠罩着一股使英羽十分不安的嚴肅氣氛。

他是隨着小蘭兒來謁見楊老夫人的，估不到名震江湖的楊百揆竟也赫然在座，那位遭受强暴，忍辱偸生的楊綠君，也粉頸低垂，在一旁偸偸的彈着淚水。

這是一個極爲尷尬的場面，但也有利於他說個明白，於是他雙拳一抱，向楊百揆夫婦躬身一揖道：「參見前輩。」

楊百揆目射寒光，向他瞥了一眼，那一眼不僅顯得極度輕蔑，而且煞光迸射，具有懾人心魄的威力。

以英羽的身份及武功，他是無法與楊百揆比擬的，楊百揆如果要他死，他就不可能活着離開。

然而，他沒有半分怯懼之色，昂首睜目，肅容相對，靜待下文的發展。

楊老夫人輕輕咳了一聲道：「羽哥兒……」

英羽道：「老夫人有什麼指示？」

楊老夫人道：「你爹當年與咱們楊家交情不錯，咱們也一直沒有把你當作外人……」

英羽道：「謝謝老夫人的抬愛。」

楊老夫人道：「咱們君兒跟你從小就相識的，可是男女相悅，應該發於情，止於禮，你說是麼？羽哥兒。」

英羽道：「老夫人說的是，晚輩……」

楊百揆怒吼一聲道：「你還知道什麼叫發於情，止於禮？你這個畜牲。」

他語音未落，忽地抖掌一揮，一股凌厲無比的暗勁，直向英羽當胸迫來。

英羽大吃一驚，他想不到像楊百揆這麼一個成名的人物，竟會對武林後輩猝然下手，因而這一掌之力，就結結實實的印在他胸膛之上。

所幸楊百揆這一掌只用了五成力道，他一個蹌踉，連續後退了三步，嘴角之旁，已溢出縷縷的血絲。

楊老夫人輕輕一嘆道：「不要傷他，相公。」

楊百揆怒哼一聲道：「像他這等無恥之人，倒不如斃了來得乾淨。」

楊老夫人道：「相公說的不錯，但咱們總不能不爲女兒着想。」

楊百揆怒道：「難道咱們會將女兒嫁給這個禽獸麼？」

楊老夫人道：「只能怪女兒命苦，除了這樣，還能有什麼辦法？」

楊百揆道：「不行，說甚麼我也難出心中這口惡氣，再說，綠君受害如此之深，她能答允妳的安排麼？」

楊老夫人道：「妾身這樣做法，是經過綠君同意的，不信相公可以問問她。」

楊百揆一哼道：「君兒！妳怎麼說？」

楊綠君螓首微揚，向英羽投過來冷冷的一瞥，恨恨說道：「女兒願意死，決不能嫁給這個人面獸心之人。」

楊老夫人愕然道：「怎麼，君兒！妳又變了？這是何等重大之事，妳怎能依着性子胡來？」

楊綠君哀嚎一聲道：「娘！我不能讓他欺負了我還要嫁給他，天下的男人沒有死絕，娘何必要我去跳火坑！」

楊百揆道：「夫人！妳太過婦人之見了，小蘭兒，將這個畜牲綑綁起來，帶到後院，等我來超渡他。」

小蘭兒應了一聲「是」，行動之上却顯得頗爲遲疑。

因爲事情的演變太過意外了，楊綠君的出爾反爾，使得她大爲困惑。

求楊老夫人作主，願意就生米煑成飯的事實嫁給英羽，是楊綠君親口所說，要小蘭兒去請英羽，也是她的主意，現在她全變了，似乎仇恨矇蔽了她的理智，使她忘記了一切似的。

小蘭兒在走向英羽，她却回顧綠君道：「小姐！妳忘了妳的決定了……」

楊綠君冷叱一聲，道：「住口！咱們之事，何用妳來多言！」

現在事實十分明顯，英羽的同情是多餘的。楊綠君不需要他的救助，他反而作了代罪的羔羊。

是怒火冲昏了楊氏父女的理智？還是他們有意的安排？不管怎樣，楊綠君對他絕無絲毫情義，更難脫故佈陷阱，包藏禍心的嫌疑。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自然不能再作緘默了，因而抗聲爭辯道：「英某頂天立地，豈是你們所想像的那麼下賤，告訴你，強暴你女兒的不是我。」

楊老夫人道：「什麼？你說不是你？」

楊百揆暴吼一聲道：「鐵証如山，不是你還有誰？畜牲！你跟我閉上你的臭嘴。」

不容英羽再作分辯，他已屈指連彈，這位滿腔悲憤的無辜少年，連說話的機會也沒有了。

楊百揆再向小蘭兒喝道：「將這畜牲扛到後院，咱們待會就來。」

小蘭兒櫻唇噘了一噘，她可不敢違抗楊百揆的命令，纖掌一撈將英羽扛了起來，身形一轉，逕向後院奔去。

楊府的後院亭台水榭，花木扶疏，景色十分宜人，小蘭兒將英羽放於假山之後，幽幽一嘆道，說：「眞是對不起，英公子！小婢……咳……心中十分難過……」

英羽滿臉憤恨，目光如火，但苦於有口難言，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一個人的窮通壽夭，固然數有前定，如果他死得不明不白，還要揹上一個臭名，縱然他已變成泥，化成灰，他那胸腹之間的怨氣還是會瀰漫在天地之間的。

英羽不僅是被玩了感情，受到了惡意的欺騙，更要在身遭慘死之後，使名譽受損，家門蒙羞，他還能不滿腔悲憤，怨塞胸腹麼？

更糟的是他穴道被制，怒火無法宣洩，在經脈中形成一股極端危險的力量，就像山洪暴發，隨時可以突破水閘一般。

小蘭兒由他那紅得發紫的面頰，已瞧出他危險的處境，她以潔白的貝齒咬着下唇，嬌靨之上，是一片沉痛之色，忽地，她玉手疾揮，向英羽一連拍出三掌，身形一轉，背着他道：「快走……」

英羽做夢也想不到小蘭兒會拍開他的穴道的，他恢復了自由之身，神智上却一時難以適應，小蘭兒叫他快走，他仍然呆立原處，錯愕得發起怔來。

小蘭兒纖足一跺，道：「還不快走！難道你要等死！」

英羽吁出一口長氣，道：「多謝姑娘……」

小蘭兒道：「不要說廢話了，快逃命吧！」

英羽道：「但……妳……」

小蘭兒道：「我自有應付之策，你不必爲我担憂。」

英羽道：「在下如此一走，實在心有不甘。」

小蘭兒一哼道：「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你不甘心又能怎樣？快走吧，英公子，留得青山在，往後也許還有點作爲，再不走就後悔莫及了！」

英羽知道小蘭兒說的不錯，再不走就可能永遠沒有走的機會了，因而抱拳一揖道：「救命之恩，在下當永銘心裏，姑娘尊重……」

語音未落，彈身急起，躍過後院，便向西北山區發足狂奔。

金槍楊門人多勢衆，高手如雲。開罪了這個名滿江湖的門派，縱然逃到海角天涯，仍有被他們抓回的可能，他不過剛剛離開楊府，那裏敢作半分停留。

兩個時辰之後，他已深入雲中山區。可是這一陣亡命狂奔，他已盡了全力，明知楊門會隨後追緝，他也得喘息一下。

這是一個綠肥紅瘦的暮春季節，山風凄厲，還有點寒氣侵肌。

他輕嘆一聲，正待繼續他逃亡的旅程，但一陣衣袂破風之聲飄入耳鼓，他心頭一凜，立即採取了戒備的動作。

所謂戒備，不過是暗凝功力，並將身形貼於大石之後而已，他手無寸鐵，如果當眞被楊門追上，吉凶之數，只怕是二對八成。

還算好，颼颼颼之聲擦身而過，六名追緝者並未發現他藏身的所在。

現在的問題，是他必須變換一個逃亡的方向，再向前走，就成爲他追敵人了。

向東，必須穿過太原至忻縣的縱貫大道，只有向西深入山區才能算得比較安全，於是，他身形一轉，便向西側奔去。

越過兩座峯頭，到達一片削壁排天，巉崖壁立的山脊之上，忽然他感到汗毛一陣發炸，全身竟然僵硬起來。

他不是碰到了什麼山魈木怪，但心頭的震駭，比見到山魈木怪還要嚴厲幾分。

兩條修長的人影，正在山脊之上倂立着，他們沒有任何一點動作，這山脊之上却已籠罩着一股冷森的殺機。

英羽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最後終於定下心來，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事到如今，只好與對方放手一搏。

首先他打量對方是楊門那一階層的人物，當他向那兩人投下了一瞥之後，身軀不由又是一陣的哆嗦。

兩頂闊邊草帽，遮着了他們的大半個面頰，英羽無法瞧出他們是何許人物。

由裝束判斷，一個較爲高大的是一身月白長衫，矮的一個穿着一件寬大的黑袍，山風獵獵，月色悽迷，這景象實在詭秘已極。

惟一可以斷言的，是他們必是金槍門下，因爲，他們肩頭之上紅纓飄飄，正是馳譽武林的楊門金槍。

其實不管對方是誰都是一樣，結果還不是你死我活的來一場狠拚，於是，他哼了一聲道：「出手吧，兩位，不必浪費時間了。」

着月白長衫的哈哈一笑道：「你不想知道咱們是誰？」

英羽恨聲道：「結果都是一樣，何必要多此一舉。」

長衫人道：「讓你死得明明白白，不是更有意思？」

他說話之際，已經摘下頭上的草帽，淡月疏星之下，現出一張修眉朗目，英挺不凡的俊臉，原來他竟是金槍楊門的大弟子習宣華。

英羽冷冷道：「金槍楊門的大弟子，果然算得是一號人物，還有那位是誰？何不一倂讓在下瞧個明白。」

黑袍人一聲冷哼，順手將草帽摘在手中，道：「習師兄既然要你作明白鬼，我怎能不讓你瞧看一下。」

英羽大吃一驚，道：「是妳……」

黑袍人道：「不錯，是我。」

英羽憤然道：「妳爲什麼要害我？」

黑袍人道：「那要怪你自作多情……」

英羽勃然大怒，高聲喝道：「楊綠君，妳太無恥了！」

習宣華道：「姓英的，你說話可得仔細一點，楊綠君三字豈是你能呼叫的。」

英羽道：「楊綠君算得什麼東西？不過是一個鮮廉寡恥的蕩婦而已，但英某與妳無怨無仇，妳偷了漢子爲什麼要將那筆爛污賬扣到我的頭上？」

楊綠君嬌叱一聲，振臂出招，帶起一片耀眼的金芒，英羽微微一呆，槍頭已距離他的胸口不足五寸。

習宣華一把拉着楊綠君的左臂，道：「不要急，師妹，待咱們把話說明白了再慢慢消遣他還不太遲。」

楊綠君收回金槍，櫻唇輕蔑的一撇道：「你也不瞧瞧鏡子，癩蝦蟆也想吃天鵝肉！」

習宣華一陣邪惡的奸笑道：「話是不錯，不過咱們還得感謝這隻癩蝦蟆才是。」

英羽大怒道：「那所謂夢中強暴之人，就是你了。」

習宣華道：「你總算明白了，不過那不是夢中強暴，而是兩情相悅，當咱們發現綠君的身體之中已多了一個生命之時，就選中閣下來担當這項榮譽的使命。」

英羽氣得胸膛幾乎炸了開來，但他知道習宣華楊綠君既敢將眞象對他說出，就不會讓他活着離開，他心念一轉。冷冷道：「兄台計智超人，可惜百密一疏……」

習宣華道：「哦，有這等事？你說說看。」

英羽道：「憑你習兄過人的機智，何須在下嘵舌，如果你當眞猜想不到，嘿嘿……」

習宣華雖然極工心計，但却十分多疑，不管英羽說的是眞是假，他那俊朗的玉面之上，已現出一片疑慮之色。

楊綠君哼了一聲道：「他不過危言聳聽，想拖延時間罷了，師哥，趁早打發他了事，留下來難免會夜長夢多的。」

這當眞是黃蜂尾上針，最毒婦人心，她竟將童年伴侶的生命，看得比踏死螞蟻還要輕鬆似的。

習宣華搖搖頭道：「師妹放心，他逃不出咱們的掌握，師父他們也不會找來此地，對一個將死之人，咱們也不妨仁慈一點。」

英羽淡淡道：「謝謝你，但願令師也像你這般好心，能够對你也仁慈一點。」

習宣華一凛道：「你說我師父……他……」

英羽嘿嘿一陣冷笑道：「你太小看令師了，金槍楊百揆，豈是一個被人玩弄的人物！」

習宣華劍眉一挑，道：「你是在駭唬我麼？」

英羽道：「閣下所爲，已構成金槍門規的必死之罪，在下何須駭唬於你。」

習宣華道：「原來如此，這不要緊，既有你英兄出面担當，我就是一個無罪之人，當師父知道我願意娶師妹之時，他感激還來不及呢。」

英羽一哼道：「好吧，閣下既如此自信，在下也無話可說了，你們動手就是。」

習宣華道：「不忙，你倒是說說看，咱們師父怎能知道我與綠君的秘密？」

英羽仰天一陣狂笑道：「你認爲我會告訴你麼？習宣華，你太天眞了。」

楊綠君忽地一聲驚呼，惶聲道：「我知道了，是她……」

習宣華面色一變道：「妳說小蘭兒？」

楊綠君道：「不錯，爹當時沒有將她處死，我就感到有點懷疑……」

英羽道：「誘姦師妹，侮辱師門，嘿嘿……姓習的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了！也許楊百揆就在附近，依在下的看法，他對你們不會太仁慈的！」

習宣華心頭一震，目光流轉，向四週瞥了一眼，道：「師妹，此地不可久留，咱們走。」

楊綠君哼了一聲，道：「走是可以，姓英的還是留他不得，動手！」

楊綠君一身功力，已獲乃父眞傳，在金槍楊門之中，是一個頂兒尖兒的人物，此時一招攻出，疾如閃電，槍尖所指，是英羽胸腹之間的三大主穴，出手一招，竟是如此的毒惡。

英羽習的是北派武功，以長拳及腿法見長，兵刃爲馬牙刺，招式的精奧，並不比楊門金槍有什麼遜色之處。

可是英羽此時手無寸鐵，附近連一根木棒也找不到，他只好踏步旋身，避開楊綠君的一招三式，同時左手疾吐，一記鷄心錘猛向對方的面目彈去。

鷄心錘又名五雷訣，原是與馬牙刺相輔爲用的，英羽沒有兵刃，鷄心錘就成爲他攻擊的憑持。

可是他剛剛擊出一招，身後勁風刮衣，習宣華的金槍幾分之差就要刺到他後胸之上，他心頭一懔，迅即一個虎躍，總算被他避了過去。

第一個回合他就落了下風，接着金槍繞體，着着不離他要害大穴，只要他稍一失神，準會添上兩個透明的窟窿。

十幾招以後，他的處境已然每況愈下，肩臂等處添上了七八處槍傷。

對方是存心將他置於死地，每一招都是毒惡無比，他瞋目切齒，盡力週旋，只要一息尚存，他是不肯罷手認命的。

傷痕在不斷的增多，灰衫上洒遍了鮮紅的熱血，終於在閃避楊綠君當胸一槍的同時，左肩上中了習宣華一記猛擊。

這一招十分沉重，槍尖深深的插入他的肩胛，他知道自己完了，一腿突飛，拚命向習宣華胸前踢去。

習宣華的槍尖揷在英羽的肩頭之上，雙方的距離自然十分接近，他估不到一個傷勢如此沉重之人，還會有反擊之力，而那一記飛腿，竟是出乎意外的凌厲。

轟的一聲，把他踢得飛了起來，吧嗒一响，他又摔了下去，除了噴出箭一般的鮮血，他連眼皮都沒有霎動一下，這位楊門大弟子，就此脫離苦海，一瞑不視了。

這一變化來得十分突然，楊綠君呆呆地瞅着習宣華的屍體，美麗的粉頰之上，顯得一片迷茫。

待她感到雙臂一緊，心神才恢復過來，可惜爲時已晚，她已落入英羽的掌握之中。

「你待怎樣？放開我。」

楊府千金，是一個慣於發號司令之人，可是她此時的號令，只換來一陣刺耳的笑聲。

「放開妳？嘿嘿……妳不是說大爺强暴妳了麼？大爺放開了妳，豈不是徒擁虛名了。」

「你這無賴……你敢……」

「我爲什麼不敢？妳以爲妳還是千金小姐麼？其實妳比娼妓還賤，比黃蜂還毒，大爺還不一定要妳，先割掉妳幾塊賤肉解解恨再說。」

他擁着楊綠君向山的一側奔走，是想找一個隱僻之處，去解解他的憤恨。

當他們到達一個削壁之上時，楊綠君猛的雙臂一抖，以平生之力向英羽的胸膛撞去，她臨危拚命，這一撞之力，竟然大得出奇。

英羽傷勢過重，眞力已大不如前，他雖然時時在戒備着，仍無法拒抗楊綠君這拚命的一撞。

他的身軀飛了起來，抛向絕壁千双的懸崖之外，可是他被抛起之時，也一腿踢中了楊綠君的小腹，他們幾乎不分先後，一齊跌進懸崖下面的汾河之中。

那奔騰的河水，瞧見過人間百態，但對這雙男女的慘烈搏鬥，仍然嗚咽着爲他們表示惋惜。

× × ×

汾河源出管涔山，自古交鎖以上，蜿蜒於千山萬壑之間，水勢極爲湍急。

這一帶山壁的河床之上，雖有不少石刻，玲瓏的古洞，莊嚴的佛像隨處可見，大都是晉隋兩代的遺物。

× × ×

在一片沙石之上，躺着一個百孔千瘡的灰衣少年，河水不斷的衝擊着他的身軀，他彷彿毫無所覺似的。

直待夜幕盡撤，大地重輝的時分，他終於醒了過來。

這位不幸的灰衣少年，自然是英羽了，他身負重傷，再由千仞絕壑之上跌入汾河，現在居然能够不死，實在是一項令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不過，他一夜之間，三世爲人，遭遇之奇，只怕史無前例。

他勉力撐起身形，縱目打量當前的處境，目光所及，不由打心底昇起一股寒意。

此處削壁排天，水流急湍，是猿猱也難以進出，何況他還是一個身負重傷之人。

不過，只要是有生命的物體，就有求生存的本能，而且鏢局倒閉，老父失踪，他還有一副沉重的

負担，因此，他貼着削壁前進，希望能找到一綫生機。

露出水面的沙石，長約五十餘步，沙石走盡，仍是急流奔騰，一瀉千里，這方寸之地，還是一片絕域。

好在削壁之上，有一個天然古洞，總算找到了一個寄身之處，於是，他忍着週身的疼痛，向石洞爬了進去。

石洞約莫三丈大小，可以一目瞭然，但他的目光却停留在一個軀體之上，原本失去血色的面頰，更顯得一片蒼白。

不必仔細瞧看，他已經知道那軀體正是他的仇家、金槍楊百揆的愛女楊綠君。

他們同時跌進汾河，她却能先到石洞，這說明他那一脚之力，未能使楊綠君受到嚴重的傷害。

現在寃家路窄，絕地重遇，一旦動起手來，他只有任憑宰割了。

他不敢驚動楊綠君，斜臥洞口，暗中運功調息，但以傷勢過重，掙得面紅耳赤，眞力仍然無法提聚。

最後，他輕輕嘆息一聲，放棄了求生的掙扎，命中注定如此，掙扎又有何益！

但令他感到詫異的，是楊綠君始終沒有移動一下，直挺挺的像一具失去生命的殭屍一般。

他精神一振，緩緩立起身形，儘可能放輕脚步，向楊綠君臥倒之處走去。

她沒有死，但雙目緊閉，氣若遊絲，生命已不屬於她了，當年的兒時伴侶，昨晚的生死仇敵，現在麼？絕壑陳屍，荒洞併骨，人生的際遇，竟是如此的離奇！瞅着這位心如蛇蝎的女人，他忍不住發出一聲苦笑。

沉默半晌，他再打量這座石洞，發現洞角之處，有一個兩尺大小的水潭，水面之上，籠罩着一層暗紅的雲霧。

他感到這個水潭極爲怪異，爲好奇心所驅，雖然步履艱難，他仍然走了過去。

水色是深紅的，還有一股灼人的熱力，他伸手向水中一試，燙得他幾乎跳了起來。

他不明白這個紅色的潭水何以這般古怪，但一怔之間，却發現了一個難以想像的奇跡。

他的手背之上，原來有一條極大的槍傷，此時那槍傷之處，竟傳來一股清涼舒適的感覺。

也許這紅色潭水，俱有治療創傷之能，不管怎樣，他必須試上一試。

於是，他先將雙脚伸入水中，强忍一截時間，已能適應它的熱力。

然後，他攀着潭緣，將整個身體投進潭水，全身上下，立即如處沸湯，三萬六千根毛孔，一起炸了開來。

好在爲時不久，已變爲全身舒泰，他就緩緩坐了進去。

潭水不深，坐下以後僅僅到達他的下頷，只是那怪異的潭水，又發出一種驚人的變化。

潭水不多，壓力却大得出奇，像似有一股難以估計的力道，由四面八方向他逼來。

他大吃一驚，想奮身逃出水潭，但全身似乎已被潭水凝固，費了不少氣力，手足依然沒有移動半分。

他暗暗嘆息一聲道：「這才是生有方，死有地，估不到這一哇潭水，竟是我葬身之地！」

天地之間，固然無奇不有，但像英羽遭遇之奇，倒也不易多見。

死，是人所難免的，英羽對這等離奇的死法，實在有點心有不甘。

潭水的壓力，只能拘束他的外表，他的意志及潛力，依然在不停的反抗。

終於，奇跡發生了，他丹田之中湧出了一股茁壯的熱力，他心頭一喜，立即按照本門的心法，使那股熱力與潭水相抗。

片刻之後，他已渾然忘我，惟一的感覺是體內的眞力愈轉愈强，潭水的壓力却越來越小。

最後，潭水的壓力消失了，它不再奇絕千古，只是一個平凡的清泉。

他正欲立起之際，忽感一股勁風向他後腦奔來，他不及作任何思索，便拔身躍出水潭，跟着轟的一聲巨响，一塊斗大的巨石，轟得潭水四飛，他如果稍作遲疑，就可能喪生在那巨石之下，生死之機，眞個間不容髮。

他擰身一瞥，發現楊綠君煞光滿面，正惡狠狠的向他怒目而視，適才偷襲之人，自然就是楊綠君了。

對這個心如蛇蝎的女人，他已經恨入骨髓，現在她居然再以巨石猛下毒手，他還能不怒滿胸腹，七竅生烟？

因此，一聲冷峻的輕哼，他向楊綠君迫近幾步，道：「楊綠君，妳倒是說說看，爲什麼要一再陷害於我？」

楊綠君尖聲叱喝道：「你殺了我的丈夫，又踢掉了我的孩子，我還能饒過你麼？」

英羽道：「妳不想想我爲什麼殺妳丈夫，難道英某就該無緣無故被妳們害死麼？」

楊綠君撇撇嘴道：「那只怪你太不自量了，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死了自然活該！」

楊綠君那絕情而毒惡的言語，像一把尖刀刺進他的心坎，一股燎原野火也在他內心之中燒了起來，他不再浪費片語隻字，抖掌一揮，一記冲拳，直搗楊綠君的酥胸。

他這記冲拳，是「闖少林」三十七式中的一招攻勢，招式十分平凡，只要是練過幾年武功之人，誰都能够化解。

但楊綠君却神色大變，纖足猛踩，向一側逃了開去，生像那一記冲拳就能冲掉她的小命似的。

轟的一聲巨响，像天崩地塌一般，他這一記冲拳竟將洞壁擊穿一個大洞，石粉紛飛之中，整個山洞都簌簌不停的顫抖，這一擊之威，當眞是風雲遽變，天地失色。

楊綠君嚇呆了，英羽也爲他這一拳的威勢而有點大惑不解。

力撼山洞，勁透石壁，在當今武林之中，只怕還難以找到幾個具有如此功力之人。

英羽，這個窮途潦倒的少年竟然辦到了，而且他發拳之時，週身紅光繚繞，紫氣氤氳，分明已經練就一種曠古絕今的神功，勿怪楊綠君嚇得花容失色。

他們雙方都被這一記威猛的拳勁而怔在當地，良久，楊綠君忽地嬌軀一擰，像箭一般，向洞外逃去。

但一股勁風，像雷鳴一般由她身後响起，她剛剛逃出洞口，已被英羽攔住去路。

「妳逃得了麼？賤人。」

英羽在喝罵之時，右手已像電光石火般抓了出去，一陣裂帛之聲响過，楊綠君的黑色長袍便像敗葉似的到了他的手中。

楊綠君畢竟是美麗的，此時除去黑袍，現出一身嬌紅勁裝，更顯得亭亭玉立，美艷無比。

不過她那迷人的臉蛋，蒼白而畧顯淸瘦，那澄澈似水的秀目之中，是一片怯生生的乞憐之色！

英羽抛掉黑袍，冷冷道：「脫下來……」

楊綠君雙手環抱，掩住她那高聳的胸脯，道：「你要怎樣？」

英羽道：「讓大爺瞧瞧妳那身賤肉……」

楊綠君驚得退後一步，道：「英羽……你……不能這樣。咱們……是從小長大的……」

英羽仰天一陣狂笑道：「不錯，咱們從小長大都在一起，我愛護妳，照顧妳，把妳當作天上的星星，當作我的生命，可是……嘿嘿……」

楊綠君道：「英羽，我錯了，人都會有錯的，是嗎？」

英羽冷冷道：「是的，人都有錯的，但妳這個錯誤太大了，英某名譽掃地，生命也幾乎遭到妳們的毒手，要英某原諒妳，哼……」

楊綠君幽幽一嘆道：「一個女人在受騙失身之後，她明知錯了，也不得不讓它錯下去，英羽！你一向都原諒我的，就不能再原諒我一次麼？」

女人是弱者，男子漢大丈夫，豈能跟女人一般見識！何況這個女人是他所崇拜，所深愛着的，那乞憐的目光，嬌怯怯的媚態，他實在無法辣手摧花，鋼鐵似的心腸也不由軟了下來。

楊綠君踏前兩步，伸出纖纖玉手，撫摸着英羽的傷處，道：「羽哥哥！原諒我吧，綠君是你的了，你要怎樣，我都會……」

英羽振臂一揮，將楊綠君撞得一個踉蹌，然後身形一轉，道：「英某是個癩蝦蟆，對天鵝肉怎敢奢求，妳走吧……」

楊綠君那蒼白的粉頰上現出一抹紅暈，她跟上兩步，輕輕依在他的身側，道：「還在生氣麼？羽哥哥，唉，你忘了那年咱們扮新郎新娘的事了，你說過今生今世都喜歡我，縱然我做錯了事，你也會原諒我的麼？」

英羽身形一震，童年的往事，又一一兜上心頭，半响，他猛一旋身，一把抓着楊綠君的粉臂，道：「我殺了妳的丈夫，踢掉了妳的孩子，妳不恨我麼？」

楊綠君黯然一嘆道：「不要這麼說，羽哥哥！我是受了習宣華的欺騙，只要你不恨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英羽道：「我那一脚……」

楊綠君道：「不要緊的，只流了一些血，經過一陣運功調息後，現在已無大碍了，你的傷都好了麼？」

英羽道：「不必担心，我的傷都好了，唉，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我自分必死，想不到會因禍得福，功力大進。」接着他將洞中奇潭之事向楊綠君說了出來。

楊綠君道：「恭喜羽哥哥，你目前的功力，足可與當代一流高手一爭長短了，但此地一點食物也沒有，咱們必須想辦法離開。」

英羽道：「讓我來試試。」

他緩緩走進水中，試試河床的深淺，並查看河床兩岸有沒有可供立足之處。

汾河上游水流雖急，但河床並不太深，且沿途怪石兀立，可供接脚之處頗多，以他那身超凡絕俗的功力，自然難他不倒，因此，他返回楊綠君的身旁道：「綠君，我揹着妳，來。」

楊綠君嫣然一笑，就讓他揹了起來，這一雙恩怨不明，情仇難分的少年男女，終於渡過難關，離開了那片絕地。

在一座山坡之上，他們暫作歇息，楊綠君向偏西的月色瞥了一眼，道：「羽哥哥！我餓了。」

騰折了一夜及一個大半天，他們實在該進飲食了，但英羽身無分文，而且荒山野嶺之間，到那兒去找食物？

楊綠君知道英羽的心意，遂微微一笑道：「只要能找到農家獵戶，我可以用玉鐲換點食物。」

英羽道：「好吧，咱們找找看。」

翻越不少山頭，直到暮色合山，他們才找到了一所莊院，但這所莊院，却顯得極端詭秘。

它隱藏在一個佈滿參天古柏的幽谷之中，如非走到它的附近，決難發現在這般荒涼的所在，竟有如此巍峨的建築。

莊門之上懸着一塊橫匾，上面龍飛蛇舞，寫着「梅莊」兩個擘窠大字，兩旁有一幅對聯，是「不必問生張熟魏，管他是有情無情。」

英羽瞧了一陣，道：「綠君，妳看這座莊院，是不是有點特別？」

楊綠君道：「也許是什麼高人逸士的息影之處，不管怎樣，咱們也得去試試看。」

英羽道：「好，咱們走。」

他們剛剛走到谷口，已有兩名勁裝女郎迎了上來，看年齡，她們約莫二十四五上下，論姿色，都是風姿綽約，還流露着一股迷人的媚態。

見到英羽二人，她們似乎頗感意外，其中一人道：「是誰叫你們來的？有信物麼？」

英羽一怔道：「對不起，姑娘，咱們走失了路，想到貴莊求得一食一宿。」

那名女郎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兩位跟我來吧。」

到達谷口，英羽向前一瞥，幾乎驚呼出聲，敢情那座莊院是與四週隔絕的，它像一座孤島，聳立在浩洋大海之中一般。

莊院的四週，都是寬逾百丈，深不見底的絕壑，除了飛鳥，任何人也難以飛渡。

那名前導的女郎停下脚步，回頭向英楊二人一笑道：「我名小妁，兩位怎樣稱呼？」

楊綠君搶先答道：「小妹楊綠君，他是我的丈夫英羽。」

小妁向英羽那件千瘡百孔的灰衫瞥了一眼，道：「兩位是碰到什麼痲煩了麼？」

楊綠君道：「是的，咱們昨夜貪趕路程，不幸跌入山谷，雖然幸能不死，但是一切財物，均告損失。」

小妁道：「錢財是身外之物，兩位不必放在心上。」

楊綠君道：「姑娘說的是。」

語音一頓，向莊院一瞥道：「這百丈絕澗，咱們怎能飛越？」

小妁道：「那不是有兩條長索麼？咱們進出就靠它了。」

楊綠君心頭一懍，暗忖，「僅靠兩條繩索，就能飛越百丈絕澗，不止是她自己無法辦到，縱然是她爹金槍楊百揆，只怕也沒有此等能耐。」因而她目注英羽，一片無可奈何之色。

英羽古洞奇遇，功力已今非昔比，但他究竟高到何種境地，他自己也茫然不解。

飛索渡澗，是要命的玩意，一失足成千古恨，他實在不能拿生命開玩笑。

可是楊綠君稱他是丈夫，當着外人他不能塌了做丈夫的台，因而微微一笑，說道：「很好，姑娘請。」

小妁向他瞥了一眼，轉身一躍，輕如飄絮，單足點上長索，只是微微盪了一下，便雙脚交遞的滑了出去。

英羽牽着楊綠君的左手，道：「妳走右面的繩索，我走左面的繩索，不要怕，咱們會安然渡過去的。」

楊綠君螓首微頷，他已輕叱一聲，彈身向長繩躍去。那兩條百丈長索，非金非鐵，不知道是用什麼製成，但却堅韌無比，而且極具彈性。

英羽初次嚐試，難免有點提心吊胆，他提足全身功力，並將部份暗勁支持着楊綠君的身軀，那長索也不過微微彈動了一下，竟然安穩無比。

現在他知道飛渡長索，自己足可勝任，再度一聲輕叱，便以追雲逐電之勢，向小妁身後奔去。

長索的彼端是嵌在一塊尖石之上，小妁剛剛踏上大石，忽感勁風獵衣，及扭頭一瞥，只見英羽夫婦正手挽着手兒站立在她的身後。

她神色一怔，道：「賢夫婦原來是武林高人，小妁竟然走了眼了。」

英羽道：「咱們窮途落魄，衣食不週，那裏敢稱高人二字。」

小妁淡淡一笑道：「莊主十分好客，兩位既到梅莊就不必爲衣食担心了，請跟我來。」

他們剛到莊門，正有六名衣着鮮華的女郎奔出，她們的年齡，約在十八九歲至二十三四之間，看她們奔走的身法，武功大都不俗。

英羽暗忖：「這座梅莊到底是什麼來路？爲什麼會有如此衆多而且武功不弱的女人？」

他思忖之際，那六名女郎已圍了上來，有的問姓名，有的問來意，吱吱喳喳吵個不停。（未完）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劉婉蓉中了紫天君的調虎離山計，待到鐵夢秋、劉婉蓉與藍小月等闖得點將台上喊殺連天，疾忙趕將回來時，已經遲了一步，不特牧羊圖已被紫天君的手下奪走，就連徐督帥也被他們擄走，防守在點將台上的關中岳、方振遠及虎威鏢局的人全負重傷，沈百濤更失去手臂成了殘廢，幾十名匣弩手死亡枕藉，商討下來的結論，他們這一次的慘敗，並不在於武功、智力，而是失敗在經驗不足，此際丐帮帮主黃一飛與四長老也已趕到，依據他的觀察，徐督帥的安危暫時沒有問題，劉婉蓉立向他請問據何而言——

鐵肩担重任　玉手撓乾坤

丐帮帮主黃一飛道：「單就利害一途而言，如若他們傷害了徐督帥，咱們很可能情急拚命，將軍府中，再無顧慮，很可能調集大軍圍剿，只要他們稍用一些心思，就不會傷害到徐大人了。」

劉婉蓉點點頭，道：「帮主高見……」輕輕歎息一聲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黃一飛道：「除非調集大軍之外，對付這等武林高手，已非兵丁等所能勝任，這一點不知姑娘是否和在下看法相同？」

劉婉蓉道：「不錯。」

黃一飛道：「目下能够召集上數百名身具上乘武功的人手，除了敝帮之外，大約只有少林僧衆了，但敝帮分散太廣，一時間，只怕很難集中到這多高手……」

劉婉蓉接道：「那只有找少林僧侶了！」

黃一飛道：「在下之意，一面遣人和少林僧侶連絡，一面設法羅致雲集在開封的江湖人物，就算不爲我用，亦不讓他助敵。」

劉婉蓉道：「帮主高論……」

目光一掠那些受傷之人，接道：「小妹心中一直有些想不明白，那紫天君如何能在極短的時刻中，傷了這樣多的人，別的人，不去說了，就拿虎威鏢局中人而言，他們合力拒擋，至少也可以和紫天君搏鬥上十招，八招，但他們似乎是都沒有打，就

受了傷？」

黃一飛道：「這就有些奇怪了。」

劉婉蓉道：「所以，賤妾推想這中間可能還有別故，現在，我們要找出那些特別的原因……」

黃一飛道：「姑娘的意思是……」

劉婉蓉道：「我懷疑，護衞徐督帥的人，在一開始，就可能失去了戰鬥之能。」

黃一飛道：「大有道理。」

藍小月道：「類似薰香一類的毒藥。」

黃一飛道：「老叫化走南闖北，對薰香等一類藥物，稍有認識，如是薰香一類，大都要經過燃燒，才能散發出使人暈迷的藥力。」

藍小月道：「如是有人把這些藥物，塗抹在火把之上，而這火把，又十分靠近點將台，環圍在徐督帥週圍的，都可能會在不知不覺間中了奇毒。」

劉婉蓉道：「這倒是甚有可能……」

鐵夢秋突然接口說道：「師妹，不論他們用的什麼方法，但咱們已經敗了，而且敗的很慘，爲今之計，急在善後……」

劉婉蓉接道：「師兄說的是，小妹已有些亂了方寸。」

鐵夢秋道：「第一件事，咱們先設法把傷者運回軍營，要他們善於照顧，早作靜養，然後，咱們才能找出時間，放手施爲。」

劉婉蓉道：「師兄說的是。」

藍小月突然從懷中摸出一個竹哨，吹出了一種很尖厲的哨聲。

黃一飛一愣，道：「姑娘吹出哨聲，尖厲有如鬼嘯……」

藍小月接道：「這就是八卦教中的連絡信號，我要召喚屬下到此。」

黃一飛冷冷的瞧了藍小月幾眼，目光中滿是懷疑，道：「姑娘召喚屬下到此，不知有何用心？」

藍小月是何等聰明人物，看神色，聽口氣，知道黃一飛對自己動了懷疑，但想到八卦教昔年在江湖上的行爲，實也無法怪人。只好柔聲應道：「我要召來屬下，處置這些傷亡之人。」

黃一飛道：「姑娘在這四週，埋伏了很多的屬下麼？」

藍小月道：「嗯！埋伏的不多。」

黃一飛回顧了身後的四老一眼，道：「你們去召呼帮中弟子，能來的都要他們來，處置這場中的屍體。」

劉婉蓉也瞧出了丐帮黃帮主，對那藍小月，似是有着很深的成見，但此時此情之下，又無法多作解說，含糊的說道：「傷亡的人數不少，需要很多人帮忙才行。」

片刻之後，八卦教，和丐帮中弟子，都已經趕到。

劉婉蓉生恐黃一飛和藍小月引起衝突，自己居中指揮，丐帮和八卦教弟子一起動手，傷者運入軍營保護，死者埋葬起來。

收拾好傷亡狼藉的屍體，但鐵夢秋却留下了關中岳，方振遠，李玉龍，于俊等四個受傷的人。

原來，鐵夢秋要仗憑身懷靈藥，早些醫好四人傷勢。

這一次動手之後，使得鐵夢秋感覺到敵勢甚大，自己方面人手，不足分配，這四人必得早些治癒以爲己助。

黃一飛輕輕咳了一聲，道：「劉姑娘，目下督帥大人被擄，牧羊圖也被人刦去，本由雙方相持的均衡之勢，一瞬間，使敵人佔盡了優勢。」

劉婉蓉嗯了一聲，道：「一步失錯，全盤皆輸，江湖上情勢，當眞是瞬息萬變，但不知黃帮主，有什麼高見。」

黃一飛緩緩說道：「在下覺着，目下形勢，已成了羣龍無主之局，有道是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但咱們的對頭，却是一個號令森嚴的組織，一聲令下，數十百人，一齊動作，如是咱們不能集於一個號令之下，縱然人人都是第一等高手，也難發揮出整體的力量。」

劉婉蓉道：「丐帮忠義之名，流傳武林，賤妾覺着，只有黃帮主的身份地位，才能够挺身而出，出當首腦。」

黃一飛笑一笑，道：「在下希望劉姑娘不要誤會我黃某有此用心！」

劉婉蓉道：「賤妾也是一片誠心。」

黃一飛道：「就在下所知，徐督帥已經致函少林寺，約請少林高僧趕來相助，但在下不解的是，少林寺中，已有不少高僧到了開封府，何以不到督帥府中一行。」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這等江湖中事，變化莫測，賤妾不太明白，還要黃帮主指示一二。」

黃一飛略一沉吟，道：「在下推想，不外有兩個原因？」

伏身爲關中岳療治傷勢的鐵夢秋突然抬起頭，道：「請教帮主。」

黃一飛目光一掠藍小月，接道：「少林寺自負正大門派，不願與八卦教中人聯手，人雖到了開封，遲遲不肯現身！」

鐵夢秋道：「第二個原因呢？」

黃一飛道：「那金刀紫天君號稱黑道第一高手，少林寺中僧侶，還未有信心能够對付，故而不敢

現身。」

藍小月道：「如是第一個原因，那就簡單的很，賤妾自知，不配和貴帮及少林寺中高手聯手，賤妾極願隱退，以全大局。」

劉婉蓉道：「小月，不要遽作決定，目下咱們未明眞象。」

黃一飛道：「本帮也確有此慮，少林寺自然更甚本帮，姑娘能率領門下隱退……」

劉婉蓉接道：「黃帮主……」

黃一飛道：「劉姑娘有什麼吩咐？」

劉婉蓉道：「咱們商談之初，黃帮主一直未提此事，如今怎會突然提出此事。」

黃一飛道：「八卦教改過向善，在下亦希望給他們一個改過的機會。」

劉婉蓉道：「帮主既然有此用心，何以又改變了心意。」

黃一飛道：「不瞞你劉姑娘說！少林寺中已有不少高僧到此，也許他們的掌門方丈，也已經趕到了開封，所以遲遲不肯和姑娘見面，全都是因爲八卦教的原因……」

鐵夢秋突然接道：「他們害怕八卦教……」

黃一飛道：「八卦教善用鬼計算人，彼此爲敵，還可防備，如是携手合作，那就防不勝防了。」

鐵夢秋淡然一笑，道：「少林和尚，也未免太多慮了，但希望你黃帮主沒有此慮才好。」

黃一飛道：「在下也和本帮中幾位長老談過，他們覺着少林既有此慮，丐帮亦不能不作此慮。」

藍小月道：「黃帮主的意思是，如若賤妾能够率領八卦教弟子退隱，貴帮和少林高僧，都可以趕來助拳了。」

黃一飛道：「目下的形勢看來，確是如此。」

藍小月道：「好吧！小妹立刻率領教中弟子離開開封。」

黃一飛道：「姑娘如此照顧大體，好生叫人佩服。」

藍小月回顧了劉婉蓉一眼，道：「姊姊，八卦教過去在江湖上的名譽太壞，因此，也不能怪到黃帮主，小妹覺着，我的退隱，如能使少林，丐帮合力相助，小妹走的値得。」

劉婉蓉搖搖頭，道：「小月，你不能走。」

藍小月道：「姊姊，你要想想大局，不必爲小妹多慮。」

劉婉蓉道：「我已經想的很清楚了，你留下對我們的帮助很大……」

目光轉注到鐵夢秋的臉上，道：「師兄對此，有何看法？」

鐵夢秋道：「我也讚成藍姑娘留下來，縱然因此不能得少林和丐帮之助，亦是在所不惜。」

黃一飛臉色一變，道：「劉姑娘，此事重大，不可草率決定，還望姑娘三思。」

劉婉蓉笑一笑，道：「我已經想過了，黃帮主你如有碍難，你請便吧！」

黃一飛神情肅然，道：「姑娘之意是，寧可放棄本帮和少林合作了。」

鐵夢秋冷笑一聲，道：「黃帮主，八卦教雖然是旁門邪派，但只要存心正義，一樣算得好人，門戶正大，出身良好的人，未必就一定算得好人？」

黃一飛對劉婉蓉和鐵夢秋極力支持那藍小月一事甚感奇怪，輕輕咳了一聲，道：「不論藍姑娘的爲人如何，則藍小月領導的八卦教，向爲武林同道不恥，其名不正，言將不順，我黃某縱然知曉藍姑娘的爲人，但也無法向少林高僧解釋此事。」

藍小月突然微微一笑，道：「蓉姊姊，八卦教在江湖上的聲譽，實在很壞，難怪黃帮主這等身份的人，對小妹心存成見，少林派在武林極受尊重，小妹覺着，姊姊應該顧識大體，至於小妹方面，姊姊可以放心，我已經棄暗投明，再不會妄動異心，再說，八卦教中弟子，都已經被我遣散，餘下的人，都是小妹的心腹，他們可爲小妹生，亦可爲小妹死，我自然能使他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姊姊不能因小妹誤了大局，我這裏先行別過了。」

欠身一禮，轉頭而去。

劉婉蓉道：「小月，站住。」

藍小月道：「姊姊，我說的都是實話，不要爲我害了大事。」

劉婉蓉微微一笑，道：「小月，聽我說幾句話好麼？」

藍小月道：「小妹在洗耳恭聽。」

劉婉蓉道：「我義父管轄四省，統率了數十萬大軍，少林寺就在他管屬之下，他奉函少林，請求相助，那是客氣，如若下一道帥府令諭，要他們秉程趕來聽命行事，亦無不當，方外人可以不問是非，但不能不守王法，再說，不論武功如何高强的人，也無法抵擋大軍，關總鏢頭，主張江湖事情江湖了，使小妹信以爲眞，妄想得各大門派全力支援，一擧間搏殺黑道首兇，使江湖道上重歸淸靜，因此，我們極力主張督帥從權應變，如若照他的爲人，一道令諭，調來十萬鐵騎，開封府周圍二十里圍它個水洩不通，也許，紫天君早已遁走，也許配合咱們幾人力量，早已把他們生擒活捉，少林寺口惠實不至，派遣了高僧下山，却不肯出手相助。我不明白他們的用心何在，督帥雖然身落敵手，但他遣兵調將的兵符還在，惹得我動了火，立卽下令調集大

軍……」

話到此處，故意住口不言。

黃一飛怔了一怔，道：「姑娘調集大軍用心何在？」

劉婉蓉道：「不用江湖人物相助，我要動用官軍對付那紫天君，也要興兵少林，問它個觀聖禍之罪。」

黃一飛道：「這個，不太好吧？」

劉婉蓉道：「黃帮主做成了這等形勢，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黃一飛一皺眉頭，道：「劉姑娘，敝帮和少林高僧，都願全力相助姑娘，對付紫天君，不過，不願八卦教中人合作罷了。」

劉婉蓉道：「八卦教已經解散，藍姑娘和留在此地的八卦教徒，都已經是改過向善的好人，他們對帥府的安危，帮助很大。」

黃一飛輕輕歎息一聲，道：「劉姑娘，在下亦覺着藍姑娘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很好很好的人了，不過，八卦教在江湖上惡名太著，少林和敝帮：不得不有此顧慮。」

劉婉蓉心中暗道：「正大門戶，拘泥於門規，常常誤事，倒也不能太責怪他們。」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黃帮主，這件事，咱們不必再爭論了。」

黃一飛道：「姑娘之意難道非要和八卦教合作不可。」

劉婉蓉道：「藍小月是我的義妹，不論如何，我都不能傷害到她，貴帮和少林不妨再考慮一下，八卦教從此已消失江湖，但如你們苦苦逼迫，很可能使消散的八卦教，死灰復燃。」

鐵夢秋突然冷冷說道：「黃帮主，有一件事，我想請教！」

黃一飛道：「什麼事？」

鐵夢秋道：「貴帮和少林聯手之力，是否一定能够勝過金刀紫天君？」

黃一飛怔了一怔，道：「這個麼？在下不敢斷言。」

鐵夢秋道：「我再請教一事！」

黃一飛道：「鐵兄請說。」

鐵夢秋道：「八卦教的實力如何？」

黃一飛道：「很強大。」

鐵夢秋道：「如若把他們逼的重和金刀紫天君結成一體，對武林有什麼好處？」

黃一飛道：「這個，這個……」

鐵夢秋道：「所以，黃帮主必須多多想想此事，最好能和少林高僧研商一下。」

黃一飛道：「好吧！在下定當把諸位之意，轉告少林掌門。」

鐵夢秋道：「紫天君如若得到了那一批龐大的財富，定然不會滿足他黑道第一高手的地位，他如生了盟主天下武林之心，第一個受害的，便將是丐帮。」

黃一飛沉吟了一陣，道：「鐵大俠說的是。」

鐵夢秋道：「區區一生，從不求人，貴帮和少林，如若覺着不屑和我等合力，咱們可不妨各行其事。——」

黃一飛接道：「鐵兄的意思是，誰先拏到那批財富，就為誰所有。」

鐵夢秋道：「那批寶藏中除了財富之外，還有別物。」

黃一飛道：「其實金刀紫天君等伸手過問此事，也未必就是為了那一批龐大的財富，據說，那批寶藏中，包括有長生不死藥。」

劉婉蓉道：「黃帮主也相信麼？」

黃一飛怔了一怔，笑道：「世無長生人，何來長生藥，但那寶藏之中，有幾味珍貴名藥，能使人延年益壽，也許確有其事。」

劉婉蓉沉吟了一陣，道：「徐督帥志在救助四省千萬生靈，賤妾和我師兄都覺着人生苦多樂少，不求長生術，如若那些寶藏之中，眞的有什麼長生的藥物，諸位都可以分得一些。」

黃一飛臉上一熱，道：「我丐帮忠義作訓，代代遵守，百年以來，所有的江湖上邪派人物，無不視我丐帮為眼中之釘，黃某忝為一帮之主，自知忠義大道，徐督帥勤政愛民，我丐帮中人，自當維護，黃某人自當和少林掌門再作研商，如蒙俯允，咱們携手合力，如若不得少林掌門允准，咱們就只好分途行事，但殊途同歸，都是為徐督帥効力，並無不同。」

劉婉蓉笑道：「不管少林掌門人是否答允，但望你黃帮主，給我們一個回音。」

黃一飛道：「好！在下如是不能親自趕來，就派門下弟子晉見姑娘——」

語聲一頓，道：「黃某人告辭了。」

劉婉蓉微微欠身，道：「帮主好走，賤妾不送了。」

黃一飛一抱拳，轉身而去。

劉婉蓉望着黃一飛消失的背影，搖搖頭，道：「這位黃帮主似乎是言未盡意……」

藍小月道：「姊姊，適才小妹不敢接口，但小妹覺着，為小妹不能和少林，丐帮聯手，對實力影响匪淺。」

劉婉蓉道：「小月，不用再談這件事了，妳對

我們帮助之大，決不低於少林，丐帮合手之力。」

藍小月道：「姊姊對小妹愛護之心，小妹是感激不盡，不過，小妹覺着姊姊不能因小失大，小妹願改扮易容，追隨姊姊効命——」

劉婉蓉接道：「小月，不再提這件事了，咱們先回帥府去吧！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從長計議。」

藍小月皺皺眉頭，道：「八卦教的聲譽太壞，難怪少林，丐帮有此用心，我——」

鐵夢秋接道：「世俗之見，未必就對，藍姑娘不用把此事放在心上，再說人多口雜，行事不密，少林，丐帮和咱們合作，未必就有帮助。」

藍小月低低一嘆，道：「鐵兄和劉姊姊，對小妹的愛護，小妹是感激不盡，小妹很瞭解目下兩位的處境……」

劉婉蓉伸手抓住了藍小月的右手，道：「妹妹，咱們不談這件事了。」

藍小月道：「姊姊，讓我說完心中的話，丐幫和少林杯葛小妹，我心中一點也不難過，因為八卦教在武林中的聲譽實在是太壞了，姊姊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小妹既有棄暗投明之心，決不會再行改變意志，鐵兄和姊姊，不要為小妹不平，小妹能忍受任何委屈。」

劉婉蓉道：「小月，我說過，咱們不再談這件事了。」

藍小月道：「要說個明白……」

鐵夢秋接道：「師妹，讓她把話說完。」

劉婉蓉道：「好！你說吧。」

藍小月道：「小妹想到我率八卦教中弟子，暫時隱退，鐵兄姊姊和少林，丐幫合作，小妹在暗中幫忙。」

劉婉蓉道：「小月，妳這番用心，我和鐵師兄，但都很明瞭，目前我們還未完全明瞭少林和丐幫的意圖，咱們先回帥府中去，等丐幫的通知到來，咱們再作決定。」

藍小月點首道：「好吧！小妹先把教中弟子遣走。」

轉身而去。

劉婉蓉目光轉到鐵夢秋的臉上，道：「師兄，咱們這一戰敗的很慘。」

鐵夢秋仰臉望天，長長吁一口氣，道：「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咱們先要設法救出徐大人，至於那牧羊圖上所示的寶藏，只怕不是他們近日中能找出來。」

劉婉蓉道：「小妹倒不担心寶藏的事，怕他們以我義父的生死，威脅咱們。」

鐵夢秋道：「這件事確然棘手，但並非全無解決辦法。」

劉婉蓉道：「什麼辦法？」

鐵夢秋道：「現在，我還不知道，但我想慢慢可以想出。」

劉婉蓉道：「你好像很有信心。」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如是我也沒有了信心，豈不是要天下大亂，師妹已亂了方寸，藍姑娘還陷於進退兩難之境，小兄只有用鐵肩担起這副担子了。」

劉婉蓉道：「你說的很輕鬆，可是我……」

鐵夢秋正容接口道：「師妹愈處險境，愈要鎮靜。」

目光一掠藍小月，接道：「藍姑娘，妳不用堅持隱退了，眼下情勢，十分明顯，救助徐督帥還要咱們三人合手。」

藍小月道：「以小妹這點武功，只怕是難當大任。」

鐵夢秋道：「你武功如何？我十分清楚：妳不用再謙辭了。」

藍小月道：「好吧！鐵兄和姊姊，都對我如此推重，小妹就算粉身碎骨，也要追隨兩位了。」

劉婉蓉牽住了藍小月的左手，道：「這才是我的好妹妹，咱們是一體，生死同命。」

她本是一句無心之言，說出口，才覺得語病太重。

藍小月羞的滿臉通紅，低下頭，道：「姊姊，我不配。」

這就是越描越墨，劉婉蓉也鬧的羞紅滿頰，不知道如何解說才好。

鐵夢秋輕輕咳了一聲，打開了僵局，道：「咱們三個人實力總顯得單薄一些。」

劉婉蓉想到了接口之言，急急說道：「可是又往那裏找可信的助手呢？」

鐵夢秋道：「關中岳，方振遠，李玉龍，于俊，及虎威鏢局中的鏢師，都是可以信賴的人。」

劉婉蓉道：「這些人除了關中岳之外武功都差的太遠，如何能當大用？」

鐵夢秋道：「他們都有着很好的基礎，如若咱們能按其所長，給予指點，他們都可以速成。」

劉婉蓉沉吟一陣，道：「但他們都受了傷。」

鐵夢秋道：「他們的傷都不太重，小兄身有靈藥，如是單單的救助幾人，足可够用。」

劉婉蓉道：「要傳授他們武功，需得多久時間，才能用於克敵。」

鐵夢秋微微一笑道：「這一層師妹不用顧慮，小兄有一個簡便之法，只要他們的基礎够，七日就可能有所成就。」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風塵怒俠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何秀琼命女婢小娟發出蠱虻，把潛伏的外敵驅走，叛徒凃婉容也遭擒下，何秀琼稍爲吩咐了應付事後的事宜後，立循陰風洞穴地道往尋逾時不見的呂柏年，她甫出地道，遇毒天尊之徒左左，獲知呂柏年已落他們手中，乃盧與左左友善，趁機脅迫小童小石，帶她往呂柏年囚困密室，解去呂柏年受制穴道後在室外潛伏下來，以策應呂柏年脫身，呂柏年穴道解開，脅迫小石把以神制毒口訣說出，依法運行，徐圖脫困。原來呂柏年出了陰風洞，遇見左左，被他花言所誆——

良知尅制滿身毒　慈航普渡武士魂

呂柏年去勢雖然其快無比，却是把追風闖香客左左的話，字字聽入耳中，悚然一驚，止住了去勢。

追風闖香客左左能一語道破他身中金蠶蠱毒，已叫他驚服不已，再一聽金蠶蠱毒馬上就要發作了，那不深信無疑，於是身形一折，回到追風闖香客左左面前，抱拳道：「台端適才所言，說的可是在下。」

追風闖香客左左，心下暗喜，表面上却不假詞色，冷冷的道：「是不是你，你難道自己不知道。」

身形一轉，舉步走了開去。

呂柏年可眞怕金蠶蠱毒發作，閃身擋住追風闖香客左左，長揖道：「在下不爲自己惜命，但目前非趕到茶洞去不可，先生既能一口道出其中經緯，尙請先生不吝珠玉。」

追風闖香客左左回身凝目望了呂柏年片刻道：「也吧，你既然不恥下問，又是我自己多了嘴，那你就隨我來吧！」一副高深莫測的嘴臉，舉步飄然前行。

呂柏年猶豫了一下，暗道：「如果眞如他所言，走不出二十里地金蠶蠱毒就將發作，我勉强而行，也到不了茶洞，何不就跟他去看看。」

一經分析，便跟着追風闖香客左左到了那石屋之內，追風香客左左倒出一杯碧綠色的藥水，叫他喝了下去。

這是呂柏年自己跟他來的，自然想不到他會害他，接過藥水，一口就喝乾了，毫不加以攷慮。

呂柏年藥水下肚，當時胸中確然感到淸凉無比，舒暢無比，追風闖香客左左又道：「你胸中蠱毒，已被我壓住了，但解鈴人還是繫鈴人，我只能做到這一點，你可以去了。」

呂柏年見追風闖香客左左孤高絕俗，眞把他當作隱世奇人，謝了又謝，告辭而去。

詎料，走不出百十丈遠，胸內淸凉的感覺忽然生出痲木的感覺，當時還沒在意，又行了四五十丈，才發覺情形不對，眼睛也看不淸楚了，他欲待回去找追風闖香客左左，已是莫辨東西了。

接着，腦中一陣昏迷，便失去了知覺。

當他回復知覺時，他已被綁在枱子上了。

他全身穴道通暢無阻，但枕頭上三枚突出的釘子，正抵在他「强間」，「腦戶」，「風府」三處督脈穴道之上，以致他全身穴道雖然通暢無阻，心裏也明白，就是不能言動，只有任人擺佈。

這時，那誘他上當的少年人和一位老人就站在他身旁，他想罵又罵不出口，瞪眼望着追風閼香客只有徒自恨恨。

從他們師徒口中談話，這才知道了他們的眞正身份，也知道了他們的目的，是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毒人，替他們打天下。

呂柏年已被他們從四支主脈灌過四瓶特製的奇毒，現在身上的四瓶毒藥一灌完，再經毒天子將奇毒導於腦中，他就便將神智皆失，成爲一具行屍走肉了。

呂柏年從他們談話之中，不但知道了他們的陰謀，同時也知道了他們控制自己的方法。

因之，知道那枕頭上的三枚釘子關係重大，不但使自己無法凝聚功力，而且也阻止着全身的毒素不進入腦部。

呂柏年要何秀瓊把那三顆釘子壓下去半分，保留那釘子仍然有阻毒的作用，但恢復了運功納氣之能。

他這時從何小石口中，知道了毒天子的行功心法，於是運起功來，由被動變爲主動，役毒於己用了。

大約經過了一個多時辰，他已能將毒天子注在他體內之毒，按照自己的心意自由運用了。

於是，凝功以待反噬的時機。

不久，毒天子帶着追風閼香客左左和小黑小石一同走了進來，毒天子察看了呂柏年一遍，命左左取下空瓶子。

接着，小黑送上一隻錦盒，毒天子打開錦盒，裏面裝有七枚小針，毒天子捏起一枚小針，向呂柏年頭部挿去。

那小針別具妙用，挿下去之後，呂柏年的思想行動，便爲毒天子所完全控制，永世不得翻身了。

就在這時候，呂柏年忽然睜開雙目，望了毒天子一眼，道：「你要做什麼？」

毒天子嚇得一震，這大出他意料之外了，顧不得再用針刺呂柏年，舉手便向呂柏年氣戶穴點去。

呂柏年一側身，讓過毒天子來掌，人也同時坐了起來，那扣住他四肢和腰部的鐵環，節節寸斷，散落滿台。

毒天子大叫一聲：「按住他！」便雙手同出，向呂柏年肩頭上抓來。

追風閼香客左左出手如電，直取呂柏年腦後。

小黑和小石便一人向呂柏年一隻腿抱來。

呂柏年哈哈一笑，身形凌空升起三尺，讓過他們四人圍攻，呼的一聲，掠過毒天子頭頂，到了室門口。

毒天子反身猛撲了過來，同時大喝道：「不能讓他逃出手去。」

他以爲呂柏年是打算遠颺，相撲之勢，極是猛疾，那知呂柏年人到門口，忽然昂首而立，停住了身形。

毒天子見呂柏年並不逃走，心中大是高興，雙掌一挫，右手直取呂柏年府台大穴，左手曲指如鈎，便抓呂柏年天門鎖骨。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我倒要看看你除了滿身毒功之外，還有什麼奇異手法。」

說着，身形不動，舉手相迎，兩人接手不過三四招，毒天子忽然身形暴退，一臉又驚，又怕之面色。

要知，呂柏年的被擒，乃是一時上當，中了暗算，並非過手落敗，是以他的眞實功力，毒天子並不眞的有所瞭解，只從他的身法上，知道是一個武林健者而已。

毒天子自以爲呂柏年不逃走，乃是愚不可及，自信憑自己數十年修爲，當不難制服呂柏年。

詎料，交手之下，這才知道呂柏年的厲害，他不但手法比他高明，勁力之大，也非他所能抵擋。

三招二式之下，右臂便被呂柏年劃了一道血痕，頓時整條手臂一麻，再也舉不起來。

毒天子以用毒名重天下，舉手投足，都有致人於死命的奇毒，從拳掌勁氣之內發出，擋者披靡，是以無人敢惹。

但現在情形，正好逆轉過來，毒天子在呂柏年所注入的八種奇毒，比他自己所能發出的毒性，不知要厲害幾千百倍，換句話說，呂柏年對他的毒，可以毫不在乎，但他却承受不起呂柏年這一擊。

毒天子知道厲害，身形急幌而退，探手懷中，取了一顆藥丸投入口中，顧不得强敵在前，雙目一閉，調息起來。

呂柏年君子風度，微微一笑，負手而立，任他運功抗毒，並不乘危而入。

只見毒天子行功了一陣，臉上汗珠如雨一般落了下來，神情更是緊張到了極點。

接着，他又迅快的掏出懷中那藥瓶，把所有的藥丸，一起倒入口中，服了下去，但他的神情，並未因之鬆弛。

又過了片刻，他忽然大叫了一聲，左手立掌如

刀，一起一落，又把自己一條右臂，整個的砍了下來。

這種情形，落在呂柏年眼中，還在其次，他因不知毒天子所服用的那些藥丸的珍貴，是以並沒有特別感覺。

但是看在追風閼香客左左眼中，可就嚇得臉上沒有半點人色，全身不由自主的抖戰起來。

毒天子那條被砍下來的手臂，忽然冒起一陣青烟，連皮帶肉，和那隻衣袖化作一灘黃水，滲入石中而沒。

毒天子服下一瓶平日珍視如同性命的解毒藥之後，結果並未挽回他的危運，只多了半頓飯時光，最後，還是大叫一聲，全身冒起一陣青烟，化作了一灘黃水。

呂柏年這才大大的吃了一驚，認識了自己這身奇毒的厲害，連毒天子自己都抵擋不住，那別人就更不用說了。

這時，追風閼香客左左和小黑小石，都被嚇成了三個石人，立在當地沒有了主意。

呂柏年冷笑一聲，跨步向追風閼香客左左道：「姓左的，你這人眸子不正，爲人陰狠毒辣，我今日不殺你，將來必遺害江湖……。」

追風閼香客左左見師父何等厲害的毒功，都不堪一擊，只嚇得魂飛魄散，雙膝一跪，拜倒在地，道：「請……請大俠饒命，左左今後再不敢爲非作歹，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請大俠饒了我這一遭吧！」

呂柏年雖是恨死了追風閼香客左左，但並不知道他的眞正爲人和惡跡，見他哀求得可憐，不由起了憐憫不忍之心，也就把自己的私恨放過一邊，但却仍不假詞色，板着面孔，冷冷道：「你眞能改過自新？」

追風閼香客左左磕頭如栽葱道：「可以，可以，只要大俠饒過左某這一遭，左某一定不負大俠仁心盛德。」

呂柏年方一點頭，話還沒有說出口，只聽何秀瓊接口道：「年哥哥，什麼人都饒得，就是饒他不得，他十三歲時，就用迷魂藥，强奸了他親姊姊，至今廿幾歲，已不知害死了多少無辜少女……。」

何秀瓊的出現，大出追風閼香客左左意料之外，怒急交加之下，竟忘了自己本是待宰羔羊，怒喝一聲道：「死丫頭，我和你拚了。」

何秀瓊這一揭他的短，他竟起了與何秀瓊同歸於盡的兇心，喝聲中，身形箭射而起，直向何秀瓊衝去。

呂柏年原沒有要他命的打算，但他要和何秀瓊拚命，却容不得他猖狂了，輕喝一聲，道：「你給我躺下！」

舉掌一揮，毒氣一冒，把追風閼香客左左的身子，捲得摔向一邊，追風閼香客左左大叫一聲，四肢一陣抽動，立時全身發黑，死於非命。

剛才毒天子之死，還可說是毒性從手臂傷口直接侵入，這追風閼香客左左，呂柏年却是碰也沒有碰到他，就被一股掌風毒斃了。

呂柏年不由又是一怔，接着，只聽何秀瓊一聲驚叫道：「年哥哥，你看，他在化濃水了。」

敢情，就這片刻之間，那追風閼香客左左也開始在慢慢容化了。

呂柏年一怔之下，接着雙眉一蹙，似是沒有聽到何秀瓊的話，也沒舉目去看追風閼香客左左，不知在想着什麼心事。

何秀瓊見追風閼香客左左死得慘不忍覩，生怕呂柏年惱怒之下又向小黑小石下手，閃身而前，便去拉呂柏年的手臂，道：「年哥哥，我們走吧！」

她手剛近呂柏年，驀地只聽小石急口叫道：「拉他不得，他全身是毒……。」

何秀瓊縮手一愣道：「碰都碰不得麼？」

呂柏年也一仰頭，道：「我這時又沒運功。」

何小石道：「你運不運功都是一樣，誰都碰不得你了！」

呂柏年沉吟了一下，道：「你師父不是要利用我麼？我要是全身碰都碰不得，他也不方便帶我出江湖行走呀！」

何小石道：「我師父有一件特製的衣服，聽說給你穿了那套衣服，別人就無意中碰了你，也不要緊了。」

何秀瓊不待呂柏年開口，便道：「那是一套怎樣的衣服？快去把它取來。」

何小石應了一聲：「是！」出室而去。

小黑道：「小石，我陪你一同去。」說着，便隨在小石身後，一同走了出去。

呂柏年與何秀瓊見小黑也還只是一個小孩子，也未對他多心的，便未阻止他，便任他隨同小石而去。

小黑與小石一同出了石室，小黑趕上了小石道：「小石，你眞要替他去取那衣服麼？」

小黑一楞道：「爲什麼不替他去取那衣服？」

小黑道：「你就這樣便宜了那小子，不替師父師兄報仇？」

小石道：「這件事原是師父與師兄的不對，無緣無故的把他造成了毒人，這仇我看報得實在沒有道理。」

小黑道：「你我就不替師父師兄報仇，也不該

把那衣服給他。」

小石道：「他要是沒有那衣服，所經之處，豈不要害死很多人。」

小黑道：「那不正好，他害死的人越多，要他命的人也就越多，讓別人殺死他，也免得我們冒這個險。」

小石道：「師兄，我不同意你的主張。」

小黑忽然面色一板道：「我是師兄，你就該聽我的話，我現在不准你把那衣服給他。」

小石道：「你不准我就要嚷了起來！……」

小黑一聽他要嚷叫，嚇得搖手不迭道：「好！好！你就把那衣服給他們去，但我却不願回去見他們了。」

小石道：「只要你不管我，我也不管你，你要走，你走你的。」

小黑發了一聲冷笑，獨自走了開去，小石到師父室內，找到那套特製的衣服，回到室內，交給呂柏年。

那是一套不知什麼皮做的緊身衣服，只能貼肉穿着，呂柏年請何秀瓊退出室外，脫去了全身自己的衣服，換上那套特製衣服，全身倒是非常服貼舒服。

那套衣服顏色土黃，全身自顎子以下，除了一對手掌，都包得緊緊的，就像是身上加了一層皮膚似的。

雙手雖未裹入那衣服之內，却有一雙手套，可以戴用。

呂柏年穿好那身特製皮衣之後，因不敢忘大哥姜文宏與二哥趙凱之情，仍然把他們所送的背心穿回身上。

外面的其他衣服，已經不能穿了，小石又去替他找來一套追風鬪香客左左的衣服，給他穿在外面，這樣他那怪衣服就被掩蓋住了，接着，又找回了酒葫蘆和佩劍。

呂柏年穿好衣服，與何秀瓊相見了，忽然想起不見了小黑，問道：「小黑呢？他那裏去了？」

小石只好據實以告道：「他不願留下來，已經走了。」

呂柏年因小黑年紀小，也未在意，只嘆了一聲，又道：「還有其他的人呢？」

小石道：「他們都被師父派出去了，一時還未回來。」

何秀瓊見小石小小年紀，心地甚是善良，怕他一人留下來，失了敎養，走入歧途，便道：「你願不願隨我到茶洞去？」

小石自是滿心高興，滿口答應道：「願意，願意！」

忽然，轉身奔入毒天子室內，少頃出來，手中提了一大包東西，呂柏年暗暗一皺眉頭，忖道：「這孩子，看來蠻篤實的，竟貪心如此之重，只怕將來……。」

一念未了，只見小石提着那包東西，却交給了何秀瓊，同時道：「何姊姊，我師父會用毒，更會解毒，只可惜他那本毒經不見了，不能找來送你，這一包都是我師父平日所製的各種解毒靈丹，和幾本治毒的丹書，就送給姊姊，用以濟世，並替我師父積修一點善功吧！」

呂柏年眞想不到，他小小年紀，竟有這樣的遠見，呂柏年暗道了一聲：「慚愧！我眞是錯看他了……」

念中，忽見小石轉身走了過來，呂柏年沉住氣沒有問他，只見他從懷中摸出一本紅色封面的書籍，送給呂柏年道：「呂大俠，這是我師父煉製毒人的秘笈，我想大俠將來也許用得上，也給大俠你找來了。」

呂柏年正因自己被注了一身的曠古奇毒，暫時雖得不死，將來終非了局，暗自憂心不已，想不到小石替他把這本書也找來了，大喜過望，接過那本書，口中連聲：「謝謝！……。」伸手就去摸他的頭，表示嘉許。

小石大叫一聲道：「使不得！」閃身快步跑了出去。

呂柏年一怔，接着也哈哈一笑道：「沒關係，我手上戴有手套。」

小石笑道：「我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三人同聲一笑，當時就更親近了。

呂柏年想到毒天子害人的毒物不少，將來被人發現了，難免留毒江湖，遺爲後惡，於是叫何秀瓊與何小石，先行退出石洞，他大展神威，把洞中藥物，統統加以搗毀，又用絕世神功，化石爲漿，把洞口閉死，這才帶領何秀瓊與何小石奔向茶洞去。

當他們回到茶洞，尚未到達住地，便有隱約的金刄劈風之聲，隨風吹送到了耳畔。

何秀瓊道了一聲：「快，要是遲就怕來不及了。」颼颼颼接連激射，刹那之間，搶出百數十丈。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瓊妹，不用煩心，小兄當替你畧盡微勞。」

一躍七八丈，幾個起落，便已追上何秀瓊，從她頭頂掠過，向前飛馳而去。

呂柏年搶上岡巒，擧目望去，只見下面空地之上，人影幢幢，刀光劍影之中，血雨紛飛，厲叫慘號，冲霄遏雲。

呂柏年長嘯了一聲，人已升起半空之中，一式大鵬展翅，挾風帶勁，飛撲而下。

呂柏年嘯聲驚天裂地，下面紛亂的人羣，都爲之一震，忘了厮殺，擧頭向他望來。

呂柏年身形快疾得如風似電，嘯聲未絕，人已掠身到了打鬥場中，這時便有四條人影，一閃而到，圍住了呂柏年。

呂柏年張目望去，只見那四人都是外地打扮，不是本地裝束，一看就知不是三花門中之人。

曾眼間，只見全打鬥場中，外地裝束之人，竟有二十多人，顯然已控制了整個的局勢，三花門弟子，不過在作困獸之鬥而已。

呂柏年便不答話，身形一矮，擧手一揮，直向居中二人橫掃過去，但見那二人齊聲一哼，身形後仰，被摔出二丈開外，伸了幾下手脚，立時死去。

另外二人一震之下，齊聲大吼，一個手執七星鞭的大漢，擧鞭猛砸而到，另一個手持達七寸厚背鋸齒刀的人，鋸齒刀一擺，形同狂虎，相繼撲到。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莫說你們只是兩人，就一齊湧來，我呂柏年又何怕之有。」

話聲中，脚踏七星，移形換位，倏地橫飄三尺，雙臂一揚，一手接住了七節鋼鞭，一手接住了厚背鋸齒大刀，功貫五指，吐力而出，霍地挫身沉腕一擰。

但聽「嗆啷」的二聲脆响，鞭折刀斷，而那二人駭極而痴，目瞪口呆地立在當地，也不知是如何是好。

呂柏年大喝一聲道：「饒你們不死，還不快滾，叫你們爲首的人，來和我答話。」

那兩人才一驚而回復神智，齊聲叫道：「來人厲害，快請令主過來！」疾步退了開去。

呂柏年昂然一立，掠目四射，只見三條人影，已疾奔而來，到了身邊。

呂柏年擧目望去，只見奔來三人都是年已半百之上，當中一人，臉色鐵青，揚着一雙又粗又大的黑掌，黑掌上鮮血淋漓，不知已經生裂了三花門的弟子多少。

另外一左一右二人，一個手執青鋒長劍，劍鋒之上，亦是血光閃閃，一個手提判官筆，筆上一片殷紅。

這時，何秀瓊與何小石也隨後趕到，何秀瓊揮手召集三花門殘餘弟子，只不過是剩下二三十個人了。

譚婆婆和一于長老，無一倖免，都已死於當場，小娟雖沒斃命，也受了重傷，楊英血淋淋的身上中了七八刀。

一片凄慘景象，只看得何秀瓊心如刀割，大叫一聲，道：「我們和你們拚了。」便向呂柏年前面那三人撲去。

呂柏年大喝一聲，道：「瓊妹，你救護傷者要緊，這裏沒有你的事。」

何秀瓊被喝得神智一淸，停下身來，小石又已跟身而上，把何秀瓊拉了回去。

這時，呂柏年凝目向那三人臉上一定，道：「你們是不是『人寰五絕』的手下？」

居中那老人震了一下，道：「是又怎樣！你是什麼人？敢來破壞老夫們的事。」

呂柏年沉聲道：「在下呂柏年，各位當不至無聞吧！」

那三個老人不由同時驚訝之色，齊聲道：「你是呂柏年？」似乎還有點不大相信。

呂柏年掠目一掃道：「你們三人，不是我的敵手，把你們的人，都叫過來吧，我要單打獨鬥，鬥鬥你們，替無辜的三花門弟子報仇。」

那三個老人一聽呂柏年大名，心中已是有了怯意，這時呂柏年誇下海口，正合了他們三人之意，當下居中那人冷笑一聲，道：「話可是你自己說的，不要怪我們以多爲勝。」

呂柏年一笑道：「你說得再好聽，我今天也不會放過你們，你們能勝得過我，便是你們唯一求生之路。」

那老人張口發出了一聲呼哨，只見所有身穿外地服裝的人都閃身而到，把呂柏年團團圍在當中。

呂柏年忽然褪下一雙手套，向當中那老人道：「我看你雙掌黑氣升冒，練的必是絕毒掌力，我倒要試試你的毒掌有幾分火候。」

話聲中，擧手一掌，向那老人遙遙拍出一掌，那老人哈哈一笑道：「你要找老夫的毒掌，那是自找其死了。」也擧掌相迎。

呂柏年隨手一掌，既無劈空掌風，亦無暗勁潛力，反看那老人一掌，掌力如雷，挾着一股黑氣，風起雲捲向呂柏年迎頭沒腦罩來，兇毒駭人之極。

黑氣腥風包住了呂柏年，呂柏年淡淡一笑，道：「你這點掌毒，豈能傷得了我。」

雙掌突然一翻，輕輕和他雙掌一碰，電閃而收，便凝立不動了。

那老人碰到呂柏年手掌，驀感一股痲辣，沿着手臂，逆反而回，心胆皆寒，口中方叫得一聲：「不好！」雙眼一黑，人便倒地死去。

頃刻之間，只見那老人的雙掌，皮裂肉開，流出了黃水，接着，全身便縮小了下去，眼看着都成了黃水。

那些人雖然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兇人，但幾曾見過這種掌力，當時人人色變，那還敢和呂柏年動手，只聽那二個老人大喝一聲：「毒掌難敵，大家速

退！」

喝聲中，躍身而起，激射而退。

呂柏年哈哈一笑道：「你們要想活命，除非轉世投胎了。」雙掌如輪，一掃而出，迎面便倒下去十幾個人。

接着振臂長身，人起半空之中，居高臨下，掌落人號，越殺眼睛越紅，越殺心胸之間的怒氣越盛，宛如一條失去了本性的大虫，當者立倒，頃刻之間盡斃當場。

呂柏年殺完了羣魔，似乎猶未盡意，還往來反復跳躍了一陣，才漸漸把胸中那怒氣平息下來。

呂柏年這種瘋狂的行爲，只看得何秀瓊大是凄然，同時，更是驚駭不已，滿以爲呂柏年喪失了人性。

呂柏年身形一駐，她也飛到了呂柏年身邊，憂心忡忡的問道：「年哥哥，你沒有什麼吧？」

呂柏年看着滿地殘屍，處處黃水，有如夢中初回，心中一震道：「這些人都是我殺死的麼？」

何秀瓊一怔道：「你難道當時失去了自主控制之力？」

呂柏年道：「我心念一起，就再控制不住自己了。」

何小石跑了過來，接口道：「呂哥哥，你要想辦法控制自己啊！時間越久，你就越不能控制自己了。」

呂柏年忽然舉目仰望長空，久久不語……。

何秀瓊與何小石向他臉上望去，只見他臉色凝重，雙眉皺得成了一條綫，何秀瓊方待安慰他……

呂柏年忽然收回目光，投到何秀瓊臉上道：「瓊妹，只怕我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話聲一落，身形疾射而起，向山外投去。

何秀瓊叫了一聲：「年哥哥……。」欲待追去，身形還沒拔起，呂柏年已是遠出百十丈外，追之不及。

何秀瓊一咬銀牙，心中暗道：「年哥哥，我只要和你說幾句話，你不要怪我引動你身中金蠶神蠱了。」

接着，默運神功，使出催蠱之法，她這一行法，不由喪然若失，敢情，呂柏年身上已經沒有絲毫反應了。

要知，呂柏年這時全身奇毒無比，那金蠶蠱毒早被呂柏年體內之毒毒死了，自是不會再有反應。

話說呂柏年經過這一次大屠殺，才知道自己心性深受體內劇毒的影响，怒火之下，便完全失去了自制之力。

這一點，使他非常不安，也非常害怕，他要不能控制自己，豈不又成了一個絕世惡魔。

呂柏年心中一念及此，便忍不住惱在心頭，惱意一生，同時心一震，又充滿了殺機，恨不得再大殺一陣。

接着，腦中勾起了何秀瓊對他下蠱之恨……。

呂柏年立時警覺，知道體內劇毒在作祟，要不速速遠離，只怕就要與何秀瓊反顏相向，找她的麻煩了。

呂柏年放腿狂奔，狂奔了一陣，心氣又漸漸的平伏了下來，他這才停下身來，舉目四望，已是身在羣山之中了。

呂柏年這一平息下來，對自己體內之毒，又有了進一步的瞭解，那就是心中有不得絲毫恨意，只要有一絲絲恨意，便會同時激動殺機，非大殺一陣，消除不了心中之氣。

呂柏年長嘆了一聲，找了一處地方，先安身下來，取出何小石給他的那本書，從頭仔細的看了下去。

他要對自己作一番深切的了解，以便控制自己，並謀求自救之道。

呂柏年看完那本秘笈，只覺萬念俱灰，不由流下了兩行英雄之淚……。

毒天子在呂柏年身上注入了八瓶毒精，那八瓶毒精，所代表的並不止是八種毒藥的毒精，而是合千百種世間奇毒，大別爲八類，每一類至少包含了四五種毒素。

據那書上說，凡經此造製出來的毒人，不但身體毛髮觸人必死，就是吹一口氣，也可要人的命。

由於全身都是劇毒的原因，整個的性格，也隨之發生極大的變化，最後便完全失去理性。

所以，要控制這種毒人，必須在他未失去理性之前，先用一種藥物，控住他的大腦，這樣，他失去理性之後，可因那藥物的作用，而管束毒人的行爲。

呂柏年沒讓毒天子在身上注射那種藥物，雖說逃脫了毒天子的控制，但萬毒齊侵之下的自然反應——失去理性，却是無可逃遁。

而且，這種毒人一經製成，永無化解，除死方休。

呂柏年一身恩怨，滿肩重任，方待有所作爲，偏倒霉透頂，碰上了這回事，走上了絕境，怎能叫他不傷心欲絕。

呂柏年自傷了一陣，又思前想後想了一陣，覺得自己已是生不如死的人，何不趁現在理性尚未喪失，去找上人寰五絕，和他們拚個同歸於盡，一則可以除去這人間大害，再則，也可借此了斷自己，免得將來失去理性之後，危害人羣。

呂柏年越想越覺得有理，越想越認定這是自己唯一的道路，也只有這樣，才勉可自慰。

此念一決，呂柏年自傷之情稍抑，雙掌一合，把那本害人的東西，震得粉碎，免得留在世間再害別人。

他一挺胸站起身來，仰首長嘯了一聲，盡舒胸中鬱懷……。

但，忽的嘯聲倏然一歛，長嘆了一聲，又頹然坐下。

敢情，他這時意念中忽然想到，萬一與人寰五絕搏鬥中，便失去了理性，被人寰五絕所殺，倒也沒有了後患，如果勝利的是自己，其對江湖的危害，那就不堪想像了。

因此，呂柏年又改變了主意，看來只有自絕一途了。

呂柏年慘笑了一陣，自言自語道：「我能自己挖洞自己埋，總算是最好的結局了。」

伸手拔出火王爺趙天君送給他的那柄寶劍，就在附近挖了一個土坑，然後，向土坑之內一跳，躺了下去，就要運展神功，將挖起的泥土，吸回身上之際……。

忽然，半空之中，「啞！啞！啞！……」幾聲短促的叫聲傳來，小黑已然俯衝而下，向他身上撲來……。

呂柏年要發掌制止牠，又怕掌毒傷了牠，急得大喝一聲，道：「小黑，不要飛下來！」

可是小黑置若罔聞，依然直撲而來……。

呂柏年被迫無奈，只有挺腰射出坑外，怒喝道：「小黑，遠遠的站住，聽我說！」

小黑見呂柏年已射身出了土坑，這才收翼落在呂柏年身前，用他們的交談方法，責問呂柏年道：「你活得好好的，爲什麼要尋死？」

呂柏年苦笑道：「小黑，你不要阻止我吧，讓我這時死去，還能落個清清白白。」

小黑道：「你到底爲什麼要死，先說來我聽聽，你如果眞該死，我就不阻止你了。」

呂柏年道：「你知不知道，我現在已是滿身劇毒的毒人了。」

小黑道：「這一點我已看出來了，但你也用不着自絕呀！」

呂柏年長嘆了一聲，把自己的處境，向小黑說了個明白，然後道：「你看，我這時不死，難道眞要等到理性喪失，落個萬世罵名而死麼？」

小黑怔了一怔，道：「這……這……」牠也無話可說了。

兩人相對了片刻，小黑自怨自責的道：「我要不是只顧自己，能經常在你身邊，不離開你，你也許不會落到這般情景，你要死，我也陪你死吧！」

呂柏年搖手不迭道：「這與你何干，你沒有陪我死的道理，請你不要增加我的不安吧！」

小黑道：「我要不陪你死，我又何能心安？」

驀地，忽聽一個聲音插嘴道：「就這樣一死，也未免太可惜了，不知你這要死的人，可願把你這條命借給老衲一用？」

呂柏年怒目一閃，喝道：「什麼人？」

「是老衲野和尚！」一個老和尚應聲走了出來，只見這個老和尚滿面油垢，一身破爛，如不是頭頂上光禿禿的，倒是一個十十足足的老花子。

那裏像個和尚，簡直沒有一絲出家人的氣質。

呂柏年雙眉皺了皺道：「大師在那座禪林出家修行？法號如何稱呼。」語氣非常不悅，沒有了往常的謙和。

那和尚哈哈一笑，道：「少俠，你可是有點耳背？」

呂柏年劍眉一挑，只聽那和尚接口又道：「老衲不是已經告訴了你麼？」

呂柏年面色一正道：「大師，在下沒有心情和你胡扯，請你不要來打擾我們吧！」

那和尚也正色道：「老衲幾時和你胡扯來？」

呂柏年怒聲道：「那麼大師爲何游辭搪塞在下問話？」

那和尚道：「少俠缺少慧根，自不知領悟，怪得誰來！」

呂柏年「哦！」的一聲，恍然而悟，道：「原來如此，大師就以……。」語聲微一滯澀。

那和尚道：「沒有關係，你就叫我野和尚就是了。」

既曰野和尚，那來寺院管束，出身來歷，野和尚本來就沒說錯。

這時，那小黑忽然連聲「啞！啞！……」的向呂柏年叫個不停，野和尚揮袖道：「去！去！去！去你的。」

小黑振翅冲天而起，穿入雲中而去。

呂柏年抱拳道：「大師有何見教？」

野和尚道：「你是不是要自行了斷殘生，以求一死？」

呂柏年道：「在下不願偷生，貽害江湖。」

野和尚仔細打量了呂柏年一下，道：「你倒頗有自知之明，仍不失爲賢者。」

呂柏年抱拳道：「大師，你請便吧！」

野和尚道：「你要死也不急在這片刻時光，老衲還有話要問你。」

呂柏年苦笑一聲道：「你大師縱是苦口婆心，

也難望在下改變初衷。」

野和尚道：「你死你的，我野和尚無意阻止你，只是，你既然决心要死，想必已四大皆空，萬緣皆了，我老和尚想向你化一善緣，不知道你可願答應。」

呂柏年道：「在下身無長物，只有一劍一葫蘆，大師有意留用，敢不如命。」

說着，便又取酒葫蘆又解劍。

野和尚搖手道：「誰要你的寶劍和酒葫蘆。」

呂柏年道：「那大師要在下的什麼？」

野和尚道：「我要你這條將死的命，你既已立意要死，當不會再貪生怕死吧。」

呂柏年昂首揚眉道：「在下雖不惜這條蟻命，却不願糊裏糊塗被人利用，大師要化在下這條命何用？只要大師說得有理，在下便可應允。」

野和尚道：「老衲要在你身上做幾種試驗。」

「什麼試驗？」

野和尚道：「你沒有知道的必要。但，我可告訴你，這試驗對你和整個的江湖，都有益無害。」

呂柏年道：「此話當眞？」

野和尚道：「我佛在上。」

呂柏年道：「好，我這條命給了你了。」

野和尚自出現以來，言談舉止，就沒有半點和尚氣質，這時見呂柏年一口答應了他的化緣，忽然，垂簾閤目，寶像莊嚴的宣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點頭一笑道：「少施主，請隨老衲來！」

轉身飄然舉步，領先前行，呂柏年緊隨在野和尚身後，頃刻之間，走入密林深山之中而去。

呂柏年此去結果如何？那就得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 × ×

話說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急急趕上大隊，這時少林武當已經會合在一起，沿途也未再發生任何事故，一路平安的到了少林寺。

經此一役之後，姜文宏也平地一聲雷，身價直綫上升，不但橫山進士解九如對他倚重爲左右手，遇事和他商量，少林武當二大掌門人，也對他敬禮有加。

姜文宏對人又謙抑非常，因此，也沒人對他的聲譽雀起，生妬不服，可說上下交口相讚，名至實歸。

少林俗家弟子羅大昌，被迫從賊，情有可原，又因他挺身自任，更促進了少林武當兩派的團結無間，少林掌門人，也就不咎既往，允他重新做人。

少林寺爲接待各方英豪，特在少林寺外，蓋了一棟賓館應用，武當掌門人與橫山進士解九如等人，就被招待在賓館之內。

只是，他們這裏嚴陣以待，人寰五絕那一方面，却再沒有任何舉動，羣雄久待無聊，也就漸漸散去，只留下橫山進士解九如和一干主要的人物，等待呂柏年回來後，再作進一步的策劃，以對付人寰五絕。

可是，一等個多月下去了，呂柏年一去音信杳然，甚至「三三」門和丐幫都找不到他的去處，令人憂慮不已。

這天，橫山進士解九如正獨自一人在房中支頤憂思，忽見姜文宏走了進來，道：「解大哥，小弟剛才接到一個可喜的消息，請你見示機宜。」

橫山進士解九如非常賞識姜文宏，彼此已是忘年論交，兄弟相稱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精神一振，離座而起道：「可是有了呂老弟的消息，他現在那裏？」

姜文宏搖了搖頭，話還沒有說出口，橫山進士解九如已是長嘆了一聲，興趣索然的坐了下去。

姜文宏也是黯然一嘆，在橫山進士解九如對面坐了下去，兩人默默相對了片刻，橫山進士解九如歉然一笑道：「姜兄弟，你有什麼消息相告？」

這時大家都爲呂柏年的下落不明而苦惱，橫山進士解九如也不用多言解釋，有這歉然一笑，就足够了。

姜文宏笑了一笑，道：「說不定，其中就包括有呂三弟的消息也難說。」

橫山進士解九如微微一笑，道：「那麼你就快說吧！」

姜文宏道：「小弟剛才收到鬼手天王鄭奎送來密訊，要我們今晚前往一會，大哥認爲我們該不該去與他一談？」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何時何地相會？」

姜文宏道：「三更過後，他有暗號接引。」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你答應了他沒有？」

姜文宏道：「還沒有，請大哥示下。」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好，你傳信出去，我們準時前往。」

姜文宏起身退了出去，在賓館外面一棵大樹上，折下一根松枝，又用內力揷回樹身之上，掉頭而回。

三更過後，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打點停當，幌身穿出賓館，走到姜文宏做暗記的松樹之下，只見樹根之上已有人劃了一道淡淡的燐光，方向畧偏向東方。

姜文宏舉步先行，順着燐光所示方向走了下去，每到轉向改道的地方，又另有新的燐光指示。

兩人順着那燐光，不知不覺到了對山太室南麓

的「嵩陽書院」附近，燐光就止於「嵩陽書院」後院。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兩人翻牆而入，就在牆邊有一間柴房，柴房門首有一個暗號。

姜文宏站在柴房門首輕咳了一聲，柴房之內輕聲道：「是姜老弟和解大俠麼，請進來，恕老朽不點燈相迎，以免驚動他人了。」

姜文宏輕聲道：「小侄理會得，老前輩不必客氣。」抬步進了柴房，橫山進士解九如隨身走了進去。

柴房裏面四週堆滿了柴薪，中間有一片空地，空地上擺了三四張板櫈，有一盞小小的油燈，放在角落裏，發着微弱的燈光。

橫山進士解九如和姜文宏都是功力深厚之士，有那燈光，已把整個的柴房看得清清楚楚。

鬼手天王鄭奎獨自一人立身相迎，這次百步消形詹世傑竟沒有來。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拱手爲禮，輕聲道：「老前輩寵召，不知有何見示？」

鬼手天王鄭奎讓座道：「兩位請坐，容老夫慢慢詳告。」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揖讓道：「老前輩請先坐。」

鬼手天王鄭奎面帶微笑，先坐在一條板櫈上，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就並肩坐在他對面的板櫈上。

鬼手天王鄭奎道：「老夫請兩位來，有二件事情相告。」

微微頓了一頓，接道：「第一件事，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不幸消息……呂少俠已自傷遭遇，輕生自絕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猛然一震道：「此話當眞？」

鬼手天王鄭奎道：「有百分之百的可靠性。」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聽老前輩的語氣，好像也不是直接的消息。」

鬼手天王鄭奎道：「因爲呂少俠的死，不是死在人寰五絕手中，所以下面報上來的，並不是親自所見的事實，但却可肯定的說，以他的爲人性格，絕無苟活偷生之理。」

橫山進士解九如道：「願聞其詳？」

鬼手天王鄭奎道：「據報說，呂少俠護送三花門掌門人何秀瓊到了茶洞，但不幸遇見了毒天子，被毒天子用特殊秘法，把他變成了『毒人』，後來，呂少俠雖然幸把毒天子殺死，但本身也是中毒奇深，拋下三花門何秀瓊，隻身而去，因此斷定他，一定是自絕輕生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點頭道：「如果呂少俠眞成了毒人，其自絕輕生應是無疑。」

鬼手天王鄭奎道：「這件事不難證實，三花門掌門人何秀瓊仍在茶洞，解大俠派人一查也就知道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凄然道：「多承指教。」

鬼手天王鄭奎道：「老夫要告訴兩位的第二件事，就是老夫奉了人寰五絕之命，要對兩位有所不利……。」

姜文宏霍的離座而起道：「難道老前輩眞要對我們兩人下手？……。」

鬼手天王鄭奎搖手截斷姜文宏的話道：「賢侄，你先別急，老夫如要眞向你們兩人下手，也就不會請你們來相商了。」

橫山進士解九如叫姜文宏坐下，道：「姜老弟，鄭老前輩說得是，他老人家眞要對我們有所不利，也就用不着約我們前來了，且慢慢聽老前輩的吩咐。」

姜文宏訕訕的一笑，道：「小侄太沉不住氣了，老前輩有何指示？」

鬼手天王鄭奎道：「事情是這樣的……我還是先叫你們看兩個人，再向你們說明吧！」

接着，舉手輕輕拍了二下。

掌聲一落，只聽門外風聲微响，眼前人影一閃，百步消形詹世傑已一手提着一個人走了進來。

那兩人似已被制住了穴道，被百步消形詹世傑放在板櫈上，一動也不動，像是一對木偶。

但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一看之下，不由同是一怔，全身打了一個冷噤……。

那不就是他們兩人，一個橫山進士解九如，一個姜文宏，只是穴道被制，不能言動而已。

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都知道人寰五絕中的老大惡華陀潘天士善於移形換貌，心中驚悸已極，却尚能力持鎭靜，相視一笑道：「老前輩可是奉命要用他們，取代我們。」

鬼手天王鄭奎點頭含笑道：「正是如此。」

姜文宏畢竟年輕氣盛，一股怒火，已是冲冠而起，霍地一跳而起，冷笑了兩聲，說道：「兩位老前輩……」

鬼手天王鄭奎向他微微一笑，截口道：「老夫沒忘記過去對你們說的話。」接着，向百步消形詹世傑點頭示意。

只見百步消形詹世傑雙掌齊落，把那二個假的橫山進士解九如與姜文宏，打得腦漿迸裂，立時斃命。

這時，姜文宏改容一楞道：「你把他們兩人殺了！」

（未完待續）

二期完俠情中篇小說

一劍定中原（上）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南海尋仇

古百越之地，雖屬蠻荒之區，但是，氣候温和，四時如春，鳥語花香，山明水秀，亦不亞於中原名山大川。

雲飛仙嶂，位處粵桂邊壤，與南象山、宴石山相連，綿亘百餘里，山勢崇竣，迴巒覆嶂。半山以上，終日雲霧飛騰，似眞若幻。

宴石山據史載爲古南越王宴飲之處，有二石峙於山巔，壁立峭絕，流泉憤激。

這是一個風雨交加的深秋黃昏時候。

秋風秋雨，已是感人，何況是滿山雲霧，更是一望無際，蔓草荒烟之地！

可是，在這暮色蒼茫中，百桂官道上，出現了十餘騎長程駿馬，踏着濺起的泥漿，奔馳在風雨之中！

一行十餘武士，一色黑夜緊身勁裝，背揷長劍，神情上似有十萬火急之事，冒雨飛馳！

抵達雲飛仙嶂山脚之時，爲首之勁裝大漢，一聲令下，棄馬徒步登山，其餘均緊緊跟隨，隱沒於茂林深處。

東方剛顯魚白，黑衣勁裝武士，已然來到一座佔地十餘畝大莊院之前。

爲首之人，揮劍示意，但見其餘衆人，紛紛四散，包圍了整個莊院。

這時，莊內忽然現出一位年約五十左右，頭戴文士方巾，身穿灰色長袍老人，他似是覺出院外有聲，出來探視！

甫出莊門，瞥見黑衣勁裝劍士，倏然一楞，厲聲問道：「那路英雄，何故光臨飛雲山莊？」

黑衣勁裝大漢，想不到竟爲莊內發覺，因而發聲道：「啊！我道是誰？原來是『活華陀』錢乃用，區區乃南海朱海濤老英雄門下，人稱『潛海蛟』牟丕勇，奉敝上之命，特來貴莊求教！」

「活華陀」錢乃用，一聽來人竟是「南海一霸」朱海濤差遣，彷彿已知來意，因道：「敝莊主人，適因事外出未歸，有何貴幹，請交代在下，也是一樣！」

此時，飛雲山莊內的人，已聞聲紛紛而出。

「潛海蛟」牟丕勇桀桀一笑道：「貴莊主有事外出，已由貴莊周大海飛訊告知，因此，在下奉命率領南海朱家堡一等劍手多人，前來爲敝堡朱少堡主報仇！」

話聲一落，緊接着仰空長嘯，揮劍直向「活華

陀」錢乃用前胸刺來！

飛雲山莊除「活華陀」錢乃用及另一位莊客「靈山孤俠」馮岳兩人，身懷武功之外，其餘莊丁，均係莊稼漢，一向自耕自食，少與外界來往，對武功一道，只懂皮毛，且半山之上，終日雲霧瀰漫，除非內有內奸勾引，而且來人亦身具上乘功力，無法登堂入室。

「活華陀」錢乃用一見來勢，知非善了！當下，揮手示意各莊丁，分頭迎拒！

飛雲山莊的四面八方，全被朱家堡人馬侵入。刀光劍影，與初升旭日相輝映！

頓時，殺氣震天，展開了一場狠鬥搏殺！

「活華陀」錢乃用拒敵於前門。

「靈山孤俠」馮岳退回迎戰於后宅。

但諸莊丁自非「朱家堡」黑衣劍士之敵！

頓飯工夫未到，衆莊丁已是死傷泰半。

「活華陀」錢乃用，雖有一身武功，可是因爲敵衆我寡，漸被迫圍於大門之外。

「靈山孤俠」馮岳亦漸感力不從心！

突聞一聲慘呼，「活華陀」錢乃用已爲「潛海蛟」牟丕勇所乘，左脅下被刺了一道約二寸長的傷口。

「潛海蛟」牟丕勇見已得逞，竟捨錢乃用直奔後院，見人便砍，逢人便殺。

飛雲山莊莊丁們，一時已所餘無幾！

「靈山孤俠」馮岳，見此情勢，大叫一聲，奮力殺出重圍，欲圖逃逸。

「潛海蛟」牟丕勇冷笑一聲，一招「潛龍出海」，直刺「靈山孤俠」馮岳右脅。

「靈山孤俠」馮岳，欲避不能，迫得施展「迴龍點珠」解危！

可是，「潛海蛟」牟丕勇的劍勢，仍將馮岳脅下刺穿，一時血光頓現，深達寸許。

「潛海蛟」牟丕勇眼見對方已受劍傷，更不絲毫放鬆，一招「順水推舟」乘勝追擊，劍勢迅快無比。

「靈山孤俠」馮岳受傷在前，此刻更無法抗拒，本能的向後猛退，可是，右腿又中了一劍，所幸是僅僅傷及皮肉。

「靈山孤俠」馮岳心念電轉，深知今日之局，已是無法抵禦，毁莊之恨，只有自己留下命來，轉告主人，再圖報仇了！

一念及此，立即奮不顧身，竭盡餘力，一招「懸崖勒馬」，阻擋來勢，飛身一躍，出了飛雲山莊，仗着地形道路之熟悉，向着宴石山方向逃去！

「潛海蛟」牟丕勇見對方去勢如箭，轉眼已奔沒於茂林深處，自是無法追趕，於是扭頭再奔至莊門外，夾襲「活華陀」錢乃用。

此時，錢乃用只有招架之功，已無還手之力。

「潛海蛟」牟丕勇，環顧莊內，對方全部莊丁，已是死亡枕藉，只有錢乃用仍在門外作困獸之鬥，於是大喝道：「錢乃用，貴莊全部人等，已被在下殺個精光，在下念你非係主謀，死罪可免，等那龍伯英小子返莊之時，轉告於他，朱堡主限他在明年端午之日，前來恆山追魂崖，了斷當年殺子斷臂之恨，逾時則當刦囚其父『驚天飛劍』龍高，以報子仇！」

話音甫落，一招「雁落平沙」，「活華陀」錢乃用左胸之上，又被利劍所襲，傷及胸骨，頓時，血流如注，不支倒地，當堂暈了過去！

「潛海蛟」牟丕勇一不做二不休，居然下令放火，焚燒莊院。

一時，火光蔽天，未及一個時辰，偌大一片飛雲山莊，盡成焦土！

×　×　×

飛雲山莊被焚後的當日酉末時份。

一位藍衣武士，年約廿五六歲，劍眉星目，足登快靴，抵達了飛雲山莊。

藍衣武士俊面原本已是愁雲滿佈，遠遠便發現飛雲山莊，已是遍地焦土，餘燄尚溫，更聞到陣陣腥臭之氣，不禁大爲吃驚，雙足不自覺的加快了腳步。

「啊！這是怎麼回事？」他不由得驚呼出聲。

藍衣武士，迅快的飛身踏入了瓦礫之中。

但見；斷垣殘壁，片瓦無存，庭院中，到處屍體遍地，已被燒成焦炭，面目難以看清。

藍衣武士心急如焚，不過，當他轉到莊門外廣場中時，突然目光一亮，屍體堆中，瞥見一人仆臥於血泊之中，尚在蠕動，於是趕快近前細看，原來是「活華佗」錢乃用，一探胸中尚溫，只是已奄奄一息。

藍衣武士無暇多顧，急切間，一把將他抱到大門外一棵樹蔭綠草地上，以「非幻秘錄」療傷秘法，先予急救，隨即取出一顆「非幻活命丹」，餵了下去。

頓飯工夫，「活華陀」錢乃用才悠悠醒轉，一眼望見藍衣武士，口唇蠕動，欲言又止，兩眼淚光湧現，但却一開即闔。

敢情，「活華陀」錢乃用因失血過多，一時尚無力言語。

原來，這藍衣武士，就是「飛雲山莊」莊主，「幻象飛雲客」龍伯英。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心知「活華陀」錢乃

用傷勢不輕，可是，經過服用「非幻活命丹」之後，生命已無大碍，心中才感鬆了點！

折騰了大半夜，破屋外，月色雖皎潔，可是，滿目瘡痍，面對淒涼景況，任是胸懷如何洒脫，亦不免令人萬分傷感！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思潮起伏，心忖：「數年來，隱居於此，已是與世無爭，名利已置諸九霄雲外，何來暴客，竟如此心狠手辣？」

在沉思中，驀然想起了「南海一霸」朱海濤，心道：「難道是朱海濤到此報復？」

「南海一霸」朱海濤，五年前因欲獨霸中原武林，率衆擾亂中原，屠殺無辜，多少中原武林人物，被其暗殺明鬥者，不知凡幾，「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以武林豪傑之責，義不容辭，以拯救中原武林爲己任，奮不顧身，並且得到昔日結伴江湖之紅顏知己相助，誅殺朱海濤之子「冷面色魔」朱全非，並劍斷「南海一霸」朱海濤之右臂，限令率衆返回南海，不過，朱某離去時，曾聲言五年後，再來中原，找他算賬！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念及此，頓感事態並不簡單，可是，在未明眞相之前，又似乎不敢肯定事實。

刹那間，腦海中各種意念，紛至沓來，不知天之既曉！

「活華陀」錢乃用服用了「非幻活命丹」之後，又經一夜安眠，面色已大告好轉，精神雖未復原，可是，傷口之痛楚，已然減輕！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見「活華陀」錢乃用已然醒轉，即趨前慰問道：「錢老哥，現在你感覺得怎麼樣了？」

「活華陀」錢乃用點點頭道：「龍少俠，在下已好多了……」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深恐「活華陀」錢乃用負傷過重，不宜多所勞神，因接口道：「錢老哥，你再休息些時，我去設法找些吃的，一切事情，慢慢再說吧！」

×　×　×

宴石山藏珠洞內，一片淒清。

「靈山孤俠」馮岳傷勢雖輕，但是，流血亦不少，勉力逃離飛雲山莊，經過草草裹傷以後，亦沉沉睡去！

辰刻剛過，太陽正好從洞口照射進來。

「靈山孤俠」馮岳，倏忽醒轉……

飛雲山莊，情況如何？

來襲飛雲山莊之敵，是否已經離去？

「活華陀」錢乃用及其餘莊丁是否安全？

尤其是飛雲山莊莊主已否返回？

「靈山孤俠」馮岳，原與「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以前在行走江湖的時候，一見如故，情投意合，是以偕同返莊，情逾手足，因此，「靈山孤俠」馮岳，亦視飛雲山莊一如自己家中，雖在傷勢未復原之時，仍是懷念至深。

當下，「靈山孤俠」馮岳雖然在行動上仍感不便，但亦不得不一步一顚的，朝着飛雲山莊慢慢走去了。

將近挨至山莊之時，一眼望見莊院已是蕩然無存，不覺焦急萬狀，勉力加快腳步！

驀見，那一片瓦礫之中，走出一人。

頓時，「靈山孤俠」馮岳精神陡然一振，再顧不了傷口還在疼痛，飛奔上前，而且，力竭嘶聲的大聲喊道：「龍大哥！龍大哥……」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聲一楞，待看清來人，竟是朝夕共處之「靈山孤俠」馮岳，不由得大喜，叫道：「馮兄弟！」

「靈山孤俠」馮岳一見「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已回莊，喜極狂奔，一時傷口發作，竟而站立不穩，跌倒在地！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見此情，趕忙一躍上前，飛快扶起「靈山孤俠」馮岳，爲他重新療傷包紮好。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强笑道：「馮兄弟，爲兄現已回莊，可惜遲了一步，至遭此慘變，錢兄已爲愚兄救治，不過，傷勢較重，如需復原，必須有待時日，馮兄弟亦應靜心療養，一切事情，以後慢慢再談好了！」

語音畧頓，繼又接道：「愚兄離莊數日，有累賢弟及錢兄，內疚特甚，尚請多多原諒，愚兄定當爲賢弟等報仇雪恨……」

三日後。

「靈山孤俠」馮岳，經「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以獨門「非幻秘錄」療傷方法醫治，傷勢已復原。

「活華陀」錢乃用因胸骨折斷，自非短時間內可以復原，但是，已無大碍。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自與錢、馮二人交談後，已知來襲者，不出所料，正是「南海一霸」朱海濤前來報仇，並限期在指定地點，了結當年過節，以其本身目前功力言，當無所懼！

可是！

乃父「驚天飛劍」龍高是否爲「南海一霸」朱海濤所侵擾？

昔日江湖豪客星散，甚少連絡，尤其是當年結伴江湖之「玉手觀音」白夢蝶，數年來無法尋覓芳踪，內心至感愧疚！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思前想後，腦際紛亂至極！

「活華陀」錢乃用眼見「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終日默默，知爲今後行止紛擾，乃開言道：「龍少俠，你在想些什麼？」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言，長嘆一聲道：「在下想不到離莊數日，竟然突遭慘變，累及錢兄身受重傷，深感不安……」

「活華陀」錢乃用插口道：「龍少俠，這是那裏話來！我輩武林中人，講究的是義氣，赴湯蹈火，尚在所不辭，何況愚兄之傷勢，已經日趨好轉，馮賢弟傷勢，亦已復原，龍少俠，你又何必耿耿於懷！」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復嘆道：「目下此一刦後莊院，眞不知如何處理才好……」

「活華陀」錢乃用接道：「莊中人全死了，這是大仇，至於重建莊院一節，在我想並非難事，包在我身上，你亦不必費心了！倒是恆山追魂崖之約，龍少俠必須趕赴，以報此毀莊之仇要緊。」

「靈山孤俠」馮岳亦接道：「錢兄說的對，何況龍伯父寄居嵩山少林寺，雖然不見得有欠安全，可是，龍大俠亦應趁此機會，前往定省，庶不失人子之道！」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愀然道：「嵩山之行，在下久有此心，不過……」

「活華陀」錢乃用對「幻象飛雲客」龍伯英過去種種，知之甚詳，即其爲人，亦甚了然，因接道：「龍少俠，是不是因爲『玉手觀音』白夢蝶尚未找到，使你日夕心情煩惱，自感不安，而無法成行是嗎？」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心事爲「活華陀」錢乃用一語道破，面色一紅，靦覥答道：「錢兄，有恩不報非君子，白女俠因助我而誅夫遠遁，知我者固能諒我，而不知我者，則謂在下忘恩負義，豈不有悖爲人之道！」

「活華陀」錢乃用正色道：「在下素知龍少俠爲人，欲靠一己之力，尋覓芳踪，不欲倚賴他人，至是遷延時日，此次龍少俠趕赴恆山之約，藉此機會，不但報仇，而且省親訪友，一舉而三得，又何樂而不爲呢！」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點了點頭，沉默着沒有作聲。

「活華陀」錢乃用又道：「目下距恆山之約，尚有九個多月之久，你何不早日前往嵩山省親呢？而且獨木難撐大廈，以少林掌門「慧法禪師」在武林之聲望，替龍少俠約請武林高手，爲龍少俠助陣之外，同時，可請慧法禪師爲你傳諭武林同道，協助尋訪白女俠，豈不是一舉三得的事情嗎？」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言正色道：「爲了在下一己之私，而勞動武林諸同道，很是不該，龍某人不欲爲也！」

「活華陀」錢乃用亦正色道：「當年『南海一霸』朱海濤，率衆爲害武林，並欲獨霸中原，而龍少俠你却以忠肝義胆，歷盡危困，誓以拯救中原武林厄運爲己任，卒至一柱擎天，誅奸逐霸，你的聲威，早已凌駕於各大派之上，難道龍少俠今日有事，武林同道，尚能袖手旁觀而不聞不問嗎？」

一席話，把個「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說得啞口無言，可是，他內心仍是未便同意。

「活華陀」錢乃用眼見「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仍未爲所動，繼續說道：「鋤奸扶危，爲我輩武林中人之共同宗旨，似此爲害天下之獨夫，武林同道人人得而誅之，龍少俠縱然未予邀約助拳，武林同道，亦定會聞風而不招自來，那時候，你又如何以處之……」

話音稍頓，繼道：「至於找尋『玉手觀音』白女俠之事，白女俠之出走，歸根究底，完全係爲武林同道着想，並不是單純的助你滅强梁，逐惡魔，因此，武林同道對白女俠犧牲一己，大義滅親。殺了自己丈夫，而拯救蒼生之俠義行爲，同聲欽佩，又何獨龍少俠一人而已！」

「靈山孤俠」馮岳也接道：「就算是不爲天下武林着想，亦不爲訪尋白女俠踪跡，可是，你亦應定省尊親，以我的看法，龍大哥，說什麼你都要走一趟的了！」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眼見錢、馮二人，如此勸說，不得不有所決定，於是內心乃覺稍安，因道：「好吧！就依兩位……」

第二天的一大早。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摒擋了一切事務，除留「活華陀」錢乃用繼續在山上養傷外，即偕同「靈山孤俠」馮岳，各策健馬下山，取道湘桂官道，朝着嵩山方向，疾馳而去。

少林定省

時序初冬，已是申酉交締的時候！

冬天的太陽，本來就是有氣無力，何況是已到了遲暮之時？其熱力亦就更爲衰退！

岳陽城的東大街，來了兩騎遠程健馬。

馬上的兩個人，年貌都差不多，爲首者更爲俊逸。

他倆正是「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與「靈山孤俠」馮岳。

二人剛好走到「洞庭居」酒樓的門口，一見紅日已西沉，亦該是宿店的時候。

店小二自是殷勤招呼，並爲二人在後院開了一間上房。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爲了趕赴嵩山省親，餐風宿露，風塵僕僕，兩人經過了長途跋踄，均感疲累，飯後，即行就寢，準備明日再續征途。

樵樓三聲鼓响，住客已經早入夢鄉，四周萬籟俱寂。

驀然，西北角之屋頂上，忽聞刀劍之聲。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身負絕代武功，外間微弱聲响，雖已入睡，亦能驚覺。

當下，傾耳細聽，雙方似已拚鬥上了。

龍伯英一躍而起，披衣穿窗而出，飛身登臨屋頂陰暗處察看情勢。

但見，距離約十丈遠近，屋頂之上，兩個同是身穿黑色勁裝的中年大漢，輪攻着一位身穿湖水色勁裝，外罩同色披風，身材窈窕的幪面女子。

約莫盞茶工夫，幪面女子似乎力所未逮，又似乎急欲解決而自亂章法，反爲中年大漢所乘，佔盡先機，節節進逼，看來似乎已無法取勝。

凝視中，驀聞其中的一個中年大漢一聲吆喝，道：「賤人，還不快快受死！」揮劍將幪面女子的長劍撥開。

另一個中年大漢，同時舉劍直刺。

幪面女子左右受敵，亦同時嬌喝道：「魔徒們，要想姑娘不管你們無法無天的作爲，除非朱海濤捧着他的腦袋來見我，否則，你們想逞兇，沒有那麼便宜！」

隨即擰腰，縮腿，移位，一招「秋風掃落葉」，疾快的堪堪避開了二人的夾攻，雖是如此，可是，已然驚險萬狀。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在先看見二個大漢夾攻一個女子，已是蠢蠢欲動，此時，一聽那兩個中年大漢係朱海濤之門下，正是仇人見面，不加思考，飛身一躍上前！

「慢着！」人未到聲已先到！

兩個中年大漢聞聲一楞，再一看乃係一位青年武士。

其中一個中年大漢一聲厲笑，對着另一個中年大漢叫道：「怪不得這個婆娘，胆敢橫加干涉爺們的事情，看來這小子是她的同路人了，咱們今晚可又要開開殺戒啊！」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深藏不露的道：「請問兩位，是那路人物，竟以兩人夾攻一女流之輩，這樣算是英雄好漢嗎？」

發話的中年大漢神色不屑的道：「小子，你問咱們嗎？告訴你也好，以免死到臨頭，尚不知道爲了什麼？咱們是『南海一霸』朱堡主門下，我叫『翻海蛟』屠充琦。」隨又指着另一中年大漢道：「他是『鎭海蛟』施務文，你小子不知好歹，是不是吃了豹子胆，竟敢與你大爺們作對！」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聽，心道：「想不到朱海濤這個惡魔已率衆到來了中原，擾亂武林，今後恐怕又要平添一番殺孽了。」

當下，沉喝一聲道：「想不到朱海濤竟不深自悔改，在南海滔光養誨，又恃衆前來中原滋擾，看你們並非主謀，識時務者，刻即給我返回轉告朱惡魔，遄返南海，要不，倒不能怪我趕盡殺絕了！」

「翻海蛟」屠充琦聞言怒道：「你小子有多大本事，竟然大言不慚，朱老英雄的名諱，是你小子叫的嗎？我先斃了你再說！」

「鎭海蛟」施務文亦同時出劍。

頓時，兩劍齊揮，一取面門，一刺下腹。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是何等樣人，對兩人來攻，自是無所畏懼，反而昂然而立，淵停嶽峙。

等到兩劍刺至身前約五寸之時，倏然一閃，施展出「非幻秘錄」中之「幻影術」，已到了屠、施二人之背後，根本未曾還手。

屠、施二人尚未看清對方所用何種身法，已然不見人影，不禁暗自驚異。

「兩位不必多費力氣了，如果再不聽勸告，那就怪不得在下了！」龍伯英發話警告！

屠、施二人詫異之間，忽聞背後人聲，亦未加攷慮，二人齊一轉身，二劍又同時齊出。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見二人不聽勸告，仍是怙惡不悛，暗中下了決心，給予重懲。

不待二人長劍遞到，遙遙一招「彈指神功」，朝向屠、施二人左耳一彈。

頓時，血光迸現，屠、施二人左耳，已脫離了二人腦殼，斜飛八尺之後，跌落地上。

屠、施二人陡覺耳根一涼，仍然未看清對方使的是什麼招式，即已受傷，早已嚇得魂飛天外，亦顧不得疼痛，匆忙間，轉身朝着岳陽城東北方抱頭鼠竄而逃！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眼見屠、施二人已然逃去，亦不追趕，轉身欲向幪面女子，查詢因何與屠、施二人發生拚門。

但見天空一片銀白，周圍並無人影，幪面女子已不知去向。

他皺了皺眉，苦笑着回到店中，當他剛自跨入房中，忽然眼前一亮，桌上赫然有一紙條寫着：「

知人不知面，暗箭最難防，行止謹慎，切防暗算。」下面署名乃是未亡人三字。

字體娟秀，似曾相識！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心忖：「此次嵩山之行，鮮有外人知道，數年來，亦甚少與武林中人交往，何來友朋而又留書示警呢！」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腦海中，雜念俱陳，思前想後，久久未能平復。

鷄聲報曉，又是征人就道的時光。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路之上，沉默寡言，間或三言兩語，也係問非所答！

「靈山孤俠」馮岳雖然行走江湖，時日尚短，可是，睹此情景，心知必有他事紛擾，因問道：「龍大哥，你又在想些什麼？」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見問，文不對題的答道：「江湖風險，日甚一日，賢弟必須深自警惕，不要過份大意，免生枝節！」

「靈山孤俠」馮岳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惘然地又問道：「龍大哥，是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嗎？」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四顧一瞥，然後輕聲答道：「路途之上，說話不便，以後，再慢慢的告訴你……」

神色間，似有甚多秘密。

「靈山孤俠」馮岳心知龍伯英素向言行嚴謹，絕不是無的放矢之流，因此，亦不便多問。

放轡策馬，緊跟着「幻象飛雲客」龍伯英馬後，風馳電疾，專心一意的向前趕路。

這一日未末申初的時候。

在距離湘鄂交界的監利縣城約四十多里的官道上，兩騎如飛，看樣子，好像是儘快的在日落西山之前，抵達監利縣城似的。

驀在此時，官道前頭塵烟飛揚，一夥馬隊迎面而來。

不旋踵間，雙方已然接近，相距僅約七尺，當雙方看清來人後，「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微微一凜，即自凝神戒備。

敢情，對方來騎，竟是岳陽城被割耳懲戒的「翻海蛟」屠充琦，「鎮海蛟」施務文兩人，頭上已以白紗包裹着左耳部位。

另有一年約四十七八歲的灰衣漢子，及黑衣劍士不下十人之多。

雙方擦騎而過，一尺，三尺，五尺……背道而馳，相距已一丈有餘。

突聞，金屬破空之聲，朝着「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後腦襲來。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明知暗器襲來，可是，他仍鎮靜如恆，不聲不响，待暗器堪堪襲到，僅將頭一偏，右手食中二指駢豎，「撲」的一聲，二指間已夾住一枚長約三寸許的「三稜銀鏢」，同時，頭亦不回，疾速的將接得的銀鏢，向後回擲。

說時遲，那時快，「哧」的一聲，那發鏢之人的坐騎後蹄，已被銀鏢擊中，深有三寸有餘，銀鏢差點全部沒入馬腿之中。

頓時，那坐騎一聲長嘶，倏忽人立，隨之就地翻滾，竟將發鏢之中年漢子掀下馬來，跌倒塵埃。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看也不看，竟自揮鞭一揚，策馬揚長而去。

「靈山孤俠」馮岳因事出倉猝，祇是彈指間事，他幾曾見過這位龍大哥之深厚功力！竟然驚得瞠目張口，內心欽佩得無以復加……

監利縣城地方雖不大，可是，地當湘鄂交通孔道，商旅雲集，亦頗繁榮。

「興利別館」東廂上房內，兩位俊秀青年武士，正在秉燭清談。

但聞其中一位年齡較輕的青年問道：「龍大哥，當離開岳陽途中，龍大哥你曾說：『江湖風險，日甚一日……』那段說話，究竟指的是什麼而言，可否對小弟明示？」

敢情，這兩人就是「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與「靈山孤俠」馮岳。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言，當即將在岳陽洞庭居晚上所發生之事情，及至監利縣官道上所遭遇的經過情形，詳細的說了一遍。

語音稍停，續道：「朱海濤既已來到中原尋仇，而且咱們行藏已露，今後的行程，更應該特別的小心！」

「靈山孤俠」馮岳聞言後，始知事出有因，深悔自己江湖閱歷太少，今後不得不要多多提高警覺，因而又道：「以你龍大哥的看法，在岳陽洞庭居留柬示警的，究竟是什麼人？」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沉思有頃答道：「我亦想不出究竟是什麼人，不過，其中一點可以確實的，就是留柬示警的人，必是與愚兄甚爲熟稔的人，否則，亦不至如此。」

「靈山孤俠」馮岳又道：「這人既與龍大哥很是熟稔，爲何又不出面，祇是留柬示警，眞是使人想不通呢！」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很淡然的道：「那我又不得而知了！」

「靈山孤俠」馮岳畧一沉思，突然似有所觸的，輕聲問道：「龍大哥，留書示警的是一個女子，而且與龍大哥熟稔，你想想是不是那『玉手觀音』

白女俠呢？」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言一楞，心中一動，當即取出留柬，細予端詳後，忽道：「賢弟，你說的不錯，當日愚兄與她結伴江湖之時，常親香澤，她的字體，正是與這留柬上所寫的，一模一樣，不過……」

「靈山孤俠」馮岳大爲慨然的道：「那麼，白女俠一定知道龍大哥你尋訪她的苦況，但是，又爲什麼不現身相見呢……」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俯首沉思片刻，輕嘆了一聲道：「或者她另有她的苦衷，未便現身相見，亦未可知……」

「靈山孤俠」馮岳似是慰解的道：「龍大哥既已証實了白女俠尚在人間，而且依據在洞庭居留柬示警一事看來，我相信白女俠，在暗中相隨，終有一天會現身相見的，龍大哥，那你就請放開心懷好了，不要日夕念念不忘啊！」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言，微微笑了一笑，也不言語，好像心中確實寬慰了些。

「靈山孤俠」馮岳突然又問道：「龍大哥，在城外相遇的那一班傢伙，大哥既然知道了他們的企圖，爲什麼不示意給我，好作戒備呢？」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似是很爲輕鬆的答道：「那是因爲知道對方的目的，祇是對付愚兄一人，與你毫無關係，如果我事先和你說了，更使愚兄多了一層顧慮，同時，自信以愚兄一人，已足够應付得了，因此，不便告知，以免驚嚇了賢弟……」

「靈山孤俠」馮岳意猶未盡的又道：「那麼，龍大哥爲何不殺了他們，以絕後患？」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輕輕的嘆了一聲，答道：「朱海濤率衆再犯中原武林，那一班人，亦祇不過是奉命行事而已，殺之並不困難，可是他們並不是主謀，殺之無濟於事，又何必徒增殺孽？同時，他們尚不知道愚兄是何等樣人，因此，愚兄出手稍予懲戒，讓他們知難而退，亦就够了！」

「靈山孤俠」馮岳數年來深受龍伯英言行薰陶，言外之音，自然知道龍伯英所說的就是恕道精神：「要解決仇恨，最佳的方法，不是報仇，而是寬恕」的道理，亦就唯唯，低下頭來不再言語。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接着又很嚴謹的道：「賢弟，目前我們的處境，很是危險，雖然，對方現在還不知道我就是龍伯英，但是，以今日在路上的情形來看，我相信由此至嵩山沿途，一定另派有人追踪，因此，我們的行程，我想必須改變一下，以免節外生枝！」

「靈山孤俠」馮岳聞言問道：「龍大哥，你的意思想如何改變？」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畧一沉思，道：「由監縣至嵩山，本來直指北行，可以少走很多路程，但是，爲了免對方跟踪，減少麻煩，我打算到了河南境內的信陽縣城以後，轉向西北而行，一路經泌陽，過方城，走汝州，迂迴登封，以達嵩山，賢弟意下如何？」

「靈山孤俠」馮岳本來對龍伯英就誠心誠意的欽佩，當然是以龍伯英的馬首是瞻，聞言後，自然是點頭應可。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見馮岳並無意見，又道：「不過，爲使我們的行藏不露踪跡，一路之上，亦改變爲曉宿夜行，方保無虞。」

「靈山孤俠」馮岳亦唯唯道：「一切均依龍大哥所說的去做就是了。」

行行復行行。

這一日中午，他們來到了河南信陽城內，西門大街的聚英客棧。

兩人剛自叫了酒菜食用，只見打外間進來了一位武林人物。

這人年約四十三四歲，身穿藍衣勁這，外罩黑色披風，紫膛臉，目射精光，可是，滿身塵土，一望卽知係長途趕路的人。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見來人，立卽起身道：「左兄，你好啊！想不到在這兒遇見你……」

來人聞聲回首一看，同樣大感驚喜的叫道：「龍少俠，是你，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啊……」

敢情，這人就是江湖黑道上聞名喪胆，武林中的頂尖人物，「金陵劍客」左柏松。

當下，「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並爲之引見了馮岳。

呼酒添菜，三人均甚欣慰。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邊進餐，一邊問道：「左兄，看你風塵僕僕，究竟從何而來？」

「金陵劍客」左柏松先向四周看了一眼，直覺上並無發現刺眼人物，乃道：「愚兄是奉命南下尋訪龍少俠的，想不到在此地遇上！」

語音稍頓，繼又接道：「不知道龍少俠意欲何往呢？」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聽說乃父找他，不知爲了何事，不禁心中一楞，急問道：「左兄，嵩山出了何事你是知道的，數年來，小弟已是絕跡江湖，目下江湖情形如何？不但毫不知情，而且久違膝下，亦有悖人子之道，因此，現在正想兼程赴嵩山定省，以盡人子之心，而慰家父遠念！」

「金陵劍客」左柏松聞言頗感欣喜的道：「難得龍少俠孝思不匱，令尊當感寬慰，至於愚兄此次

因何南下造訪，此間不是談話之所，咱們上路以後再說吧！」

飯後，爲急欲早日到達嵩山，把行程再度改變，三人立卽登程，連夜趕路。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不知嵩山發生了什麼事情，出了信陽縣城，踏上了通往泌陽官道，卽急不及待的問道：「左兄，究竟嵩山發生了什麼事？勞駕南下尋覓在下，可否請道其詳！」

「金陵劍客」左柏松不答反問道：「龍少俠，你知不知道南海朱海濤已率衆潛抵中原？」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言一愣道：「在下已經知道，難道朱魔對於嵩山少林寺，已有所行動了嗎？」

「金陵劍客」左柏松接道：「朱海濤此次再犯中原武林，目的在龍少俠，因此，在月前令尊曾接獲朱海濤傳書卽日要龍少俠出面了結當年殺子斷臂之仇，要不，將不擇手段，暗施毒手，刼囚令尊，以消此恨。」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言，心中稍安的道：「此次在下由雲飛仙嶂趕赴嵩山，固然是爲了省親，可是另一個原因，則爲朱海濤所使然！」

隨將朱海濤如何乘其不在之際，派遣門下，火燒飛雲山莊，如何屠殺無辜，如何挾衆圍攻，劍傷「活華陀」錢乃用及「靈山孤俠」馮岳等敘述了一遍。

稍停，又接道：「待在下返莊後，始由『活華陀』錢乃用告知，朱海濤聲言限令在下於明年端午之日，前往恆山追魂崖，了結前仇！」

「金陵劍客」左柏松聞言驚問道：「那麼，『活華陀』錢兄，現在又在何處？」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長嘆了一聲答道：「好在在下返莊及時，予以救治，否則，必已殞命，目前，錢兄仍留居飛雲山莊養傷，已無大礙！」

「金陵劍客」左柏松嘆道：「想不到朱海濤經龍少俠嚴重告誡，尙不知改過，猶自心黑手辣，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似的，又道：「當我們路過岳陽，住宿洞庭居時，當晚三更左右，發覺有夜行人在屋頂搏鬥，在下無意中聽到係朱海濤所派遣的門下二人夾攻一位幪面女子，卒爲在下割耳薄懲，事後，那幪面女子悄然留柬示警後避走，看身段，認筆蹟，與『玉手觀音』白夢蝶女俠極爲相像，不知左兄行走江湖，有否與白女俠晤面過？」

「金陵劍客」左柏松似有所思的回道：「在下未曾親目見到過白女俠，不過依據江湖上一般同道之傳說，白女俠自出走以後，獨個兒遊蕩江湖，居無定所，確實仍在人間！」

半晌，「金陵劍客」左柏松又繼道：「龍少俠，你既已露面，今後行止，必須小心，提防暗算才是！」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喟然一嘆道：「在下已想到了這一點，因此，由這兒到嵩山的一段路程，本來向北行的，咱們已決定向西北迂迴行走，並且亦由曉行夜宿，而改爲夜行曉宿，雖然對方尙不知在下爲何許人，亦不得不小心防範！」

「金陵劍客」左柏松接口道：「如此甚好，總之，一路小心爲上，以防意外，在下願意與龍少俠同行。」

嵩山少林寺，數百年來，在武功方面，執武林之牛耳，更兼高僧輩出，被譽爲佛家聖地，其受世人崇敬，景仰之深，自非偶然！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行三人，抵達少林寺之時，已是深冬季節。

滿天殘霞，萬道豪光，照射得名震寰宇的少林寺，更爲莊嚴肅穆。

青磬紅魚，一陣叮噹之後，卽又靜肅下來，此正是僧侶晚課方罷時。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對少林寺不但是舊地重遊，寺中僧侶，更是耳熟能詳。

入得寺門，恰遇少林寺三代大弟子緣果禪師，當卽上前行禮道：「在下龍伯英，拜候大師。」

緣果禪師一見是「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等人，忙卽合十一禮，歡聲說道：「好說！好說！龍少俠你來了！想必一路辛苦，請進，待老衲前去稟告掌門人！」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恭身說道：「不敢有勞大師法駕，待見過家父以後，自當前往叩謁掌門大師！」

緣果禪師亦順水推舟的道：「那麼，龍少俠你就請便吧！」

當下，卽由「金陵劍客」左柏松引領，穿過大殿，繞過迴廊，轉入客房。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快步跨入客房，一見乃父正與一位年已六十餘歲的老者下棋，正是「蝕骨神劍」兪子彤，當下倒身下跪，叩首恭聲說道：「不肖伯英叩請大人及兪前輩安好！」

「驚天飛劍」龍高，一見愛兒鳥倦知還，而且丰采如昔，雖然內心尙有些須怪責，但亦感老懷欣慰！

「蝕骨神劍」兪子彤目光一亮，笑道：「賢姪，你回來了，令尊日夕懸念，你應該早日返回才是啊！」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想不到這一代劍煞，口直心快的前輩，一見面就先來一頓排頭，可是，究竟是父執之輩，而且又是自己的理虧，因又恭聲道：「晚輩因一己之私，遠走荒蠻，未能朝夕侍奉，自感愧疚，敬請前輩多多敎誨！」

「驚天飛劍」龍高一見愛子如此認錯，亦不欲使之難堪，因道：「你且起來再說！」

瞥見龍伯英背後尙有一青年武士，乃問道：「這一位是……」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忙接道：「這一位乃是孩兒手足之交，人稱『靈山孤俠』馮岳！」

「靈山孤俠」馮岳隨卽躬身一禮道：「晚輩馮岳，叩見龍前輩兪前輩！」

「金陵劍客」左柏松亦上前一一見禮！

「蝕骨神劍」兪子彤對着左柏松道：「你們是一道回來的嗎？」

「金陵劍客」左柏松恭聲答道：「是的，徒兒奉命南下訪尋龍少俠，在河南境內的信陽縣城與他相遇，因此相偕一同返回。」

「驚天飛劍」龍高心有不安似的問道：「伯英，有關朱海濤再犯中原的消息，你知道了嗎？」

「金陵劍客」左柏松，不待龍伯英回答，已恭聲回道：「晚輩在與龍少俠相遇之後，已將朱海濤來犯中原武林之事相告，詎料龍少俠已事先知悉，同時，龍少俠的飛雲山莊也爲朱魔頭派遣門下高手，乘龍少俠不在之時，焚莊傷人……」

語音略頓，又接着說道：「朱海濤並限令龍少俠於明年端午之日，前去恆山追魂崖，了結前仇，否則……」

「蝕骨神劍」兪子彤聞言一凜，脫口接道：「啊！眞有其事？」

「金陵劍客」左柏松接道：「朱海濤門下於臨走之前並聲言，如果龍少俠不依約前往，將暗刼龍前輩，以償子仇！」

「蝕骨神劍」兪子彤聞言冷笑道：「朱海濤是什麼東西，竟敢誇此大口……」

「驚天飛劍」龍高不待他說完，卽接口道：「兪兄，常言道：來者不善，咱們還是小心點的好，所幸者，現在離明年端午之日，時光尙早，咱們大可從長計議，以殲彼惡魔。」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眼見老父不安的心情，衷心至感慚愧，既不能晨昏定省，更招來不少麻煩，至累老父懸掛，因慨然道：「朱海濤再犯中原武林，其目的不外是找孩兒尋仇，縱然是朱海濤仗着人多勢衆，但是，孩兒自有破敵之策，不勞父親兪前輩担心，否則，反使孩兒再增罪戾！」

「蝕骨神劍」兪子彤聞言哈哈一笑，道：「人家說『英雄出少年』，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聽龍賢侄的豪人豪語，而且身具絕代武功，又何愁朱海濤之興風作浪！」

「驚天飛劍」龍高聞言，臉色稍霽，暗暗點頭稱許，可是，一想到衆寡懸殊，自非善策。因轉對龍伯英道：「你的豪語未免輕敵了點，須知獨木難支大廈，你一人有多大力量，何必大言不慚！事關武林安危，咱們必須妥爲策劃，方是上策！」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聞乃父指責，立卽低頭垂手，唯唯應「是！」

「蝕骨神劍」兪子彤忙道：「龍兄，賢侄之豪語，亦不能說是不對，何況他身負絕世武功，放眼當今之世，尙有何人可與之比擬？不過，能够多邀些人來助陣，亦是萬全之策！」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無可奈何地恭聲回道：

「晚輩之所以如此做，並不是狂妄自大，祇是因爲朱海濤之再犯中原武林，目的在我，爲此，晚輩不欲因一己之私，而勞動武林同道而已。萬望大人與兪前輩諒察！」

「金陵劍客」左柏松一見如此情況，不得不恭聲道：「龍前輩，師父，二老請不必過份憂慮，龍少俠亦不必因邀人助陣而多所內疚，反正，天下武林同道聞風必自動前來相助，倒是朱海濤目下行踪尙未獲知，是一件急待解決之事！」

「蝕骨神劍」兪子彤接道：「對啊！知己知彼，才可百戰百勝，我們必須探出賊巢虛實，再行計劃不遲！」

「驚天飛劍」龍高不愧爲老謀深算，知道自己這一方，人手太少，必須借重他人，因道：「邀請武林同道，以及查探對方情況，應該是同時進行，而且咱們現在借住少林寺，在行動上深怕殃及池魚，諸多不便，不如移住他處，兪兄以爲如何？」

「蝕骨神劍」兪子彤沉思有頃，突然目光一亮，似乎已成竹在胸的道：「龍兄，少林寺素爲武林所欽敬，掌門人慧法禪師對賢侄亦極讚賞，素以主持武林公道爲己任，如果將目前江湖情勢據實稟告於他，自必主動的爲咱們解決一切，這樣一來，什麼困難，都可迎刃而解，至於移居之議，只恐少林主持，不會贊同呢！」

「驚天飛劍」龍高聞之，沉吟道：「也好！咱們就是這樣辦。」

南海一霸

廣靈縣城爲山西與河北交通要道，亦爲山西之東北重鎭。



廣靈西約百里之南村，位處恆山之東北，靠山面水，亦爲恆山附近水陸樞鈕之一，文物繁盛，尤勝於廣靈。

南村西郊之靈濟廟，佔地七十餘畝，房屋櫛比，素向香火鼎盛，爲此間唯一廟堂。

深冬臘月某日，未時剛過，突來了一批自稱由內地至此經商之皮貨商人。

爲首者係一年約六旬之老者，髮鬚已花白，僅存右臂，惟步履甚健，似爲武林人物。

其餘人等，一律黑色勁裝，或老或少，而且，夾雜着一老一少之女流之輩，總計不下五十餘人之多。

少婦錦衣羅裳，花枝招展，黛眉杏腮，楚楚可人。

廟祝歐陽全中，一見這一批不倫不類的不速之客，已是內心忐忑不安，可是，廟寺爲公共場所，又不便公然拒人於千里之外，至招物議。

正思攷間，爲首之獨臂老者，聲如破鑼般的叫道：「請教主持此廟者是那一位？」

歐陽全中忙道：「在下就是，未知客官有何貴幹？香主如何稱呼？」

獨臂老者神情落漠的道：「你先不用多問，老夫欲借住此廟，煩請爲我將房舍讓出以便安置。」

歐陽全中聞言一楞，知道來者不善，忙道：「敝廟房舍已無一空閒，諸位香主可否另尋別處？」

在獨臂老者身後另一位年約五十餘歲，環目闊口，滿面髭鬚的勁裝老者，倏然閃身而出，大喝道：「想不到小小一個廟祝，竟敢頂撞我家堡主！」

右手一把將歐陽全中左手腕脈之處扣住。

續喝道：「來人啊！先把這不知進退的廟祝關起來，借與不借都由不得他！」

敢情，這一批不倫不類的冒牌商旅，竟是南海朱家堡門下之人。

那獨臂老者，卽爲「南海一霸」朱海濤！

那環目闊口老者，係南海十蛟中之「定海蛟」關三省，乃朱海濤之得力助手。

那少婦，人稱「情天無垠」莊玉嬌，外表像朱海濤之總管，其實，則爲朱海濤之姘婦，可是，仍不甘寂寞，經常偸鷄摸狗，蕩聲四溢，大有方便十方之慨。

那老婦係當年橫行中原之黑道高手，人稱「斷情柔劍」的金素娘，雖然年逾七十，可是，她功力精湛，招式狠毒，鮮有對手，其名號能竭止小孩夜啼，其心狠手辣可想而知；昔年爲「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之恩師「一心上人」逐出中原，避居漠北，二十年來，未敢擅入中土。

另一老者與「斷情柔劍」同屬黑道高手的「山陰駝叟」石豪邁，同時爲「一心上人」趕逐漠北者，亦爲朱海濤邀來助陣。

其餘人等，均係朱海濤之門下堡客。

當下，歐陽全中卽被朱海濤囚之後院石室。

房舍則由「情天無垠」莊玉嬌督促分配。

亥初。上房內傳出一聲：「着盧魁文，屠充琦及施務文來見堡主。」

剎時，一位身穿灰衣漢子及兩個俱以白布包裹着左耳的黑色勁裝漢子，先後到了上房。

敢情，那灰衣漢子就是在監利官道上鏢襲「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之漢子，人稱「分海蛟」盧魁文，那耳裏白布的兩位，自然是「翻海蛟」屠充琦及「鎭海蛟」施務文兩人了！

「南海一霸」朱海濤面泛怒意的道：「你們三對一，尚敗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伙子，挫我銳氣

，限你們在一個月之內，給我查探出那小子叫甚麼名字？是那一路人物？住居何處？要不，卽按本堡法則重罰！」

「分海蛟」盧魁文及屠、施三人，自屬唯唯而退。

「情天無垠」莊玉嬌嬌聲道：「堡主，依你看來，是不是龍伯英那小子？」

「南海一霸」朱海濤沉思了好一會，才道：「據牟丕勇回稟，當他焚毁飛雲山莊之時，龍伯英那小子尚未回山，絕不可能如此快速，卽北上到了監利……」

素以深謀遠慮見稱的「山陰駝叟」石豪邁接口道：「聽說龍伯英那小子之『幻影術』，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快速無比，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們還是多防着點才是！」

「斷情柔劍」金素娘似是想到了甚麼的接口道：「堡主，我們現在有足够的人手，何不多派些人出去查探查探？一有消息，火速回報，另一方面，亦可以趁機多做幾票買賣，擾亂對方視聽，豈不是兩全其美？」

「情天無垠」莊玉嬌知道機會又來了，可以藉此出去開開心，於是，火上加油的加重語氣的道：「堡主，金前輩說的不錯，我們應該分頭行事了，我願負全責，到處監督行事，堡主以爲如何？」

「南海一霸」朱海濤思考了約盞茶工夫，似乎下了決心似的道：「好，都可照辦，不過，本堡主的意思，要分散開來，同時進行，最好能到處都有我們的人，尤其是嵩山少林寺四周的城鎭，更須嚴密查察，一有消息，立卽飛報！」

「情天無垠」莊玉嬌私心竊喜，倏的站了起來，兩手一拱，一聲：「遵命！屬下我這就去安排，明晨出發！」

「南海一霸」朱海濤回心一想，忽然對着莊玉嬌道：「莊總管，我還有很多事情交代於妳，稍停，妳到我房中來一趟。」

「情天無垠」莊玉嬌聞言，已然知道了是甚麼一回事，可是，又不得不遵命前去，只得應了一聲「是」！姍姍而去。

又是亥子相交的時候。

靈濟廟的後上房，仍是紅燭高燒。

「情天無垠」莊玉嬌身穿薄羅長衣，此時「南海一霸」朱海濤忽然低聲的道：「我問妳，此次妳領命南下，打算多久才回來？」

「情天無垠」莊玉嬌嬌聲道：「最多兩個月，少則在明年元宵節前，就可回來！」

「南海一霸」朱海濤仍有無限幽怨的道：「如此長久的時間，妳叫我怎麼辦？」

言外之音，「情天無垠」莊玉嬌自然會聽得出來，因嬌嗔道：「喲！我的好堡主，我這是爲查探那小子的眞實身份而去，幷不是去遊山玩水啊！」

「南海一霸」朱海濤一見莊玉嬌撒嬌發嗔，忙道：「好人兒，我不是怪妳，請妳不要誤會，但是，妳去了以後，這裏豈不是冷淸淸了嗎？」

「情天無垠」莊玉嬌媚眼一拋，接道：「看你這副可憐相，那你爲甚麼不乾脆與我結爲夫妻？那麼，就可以夜夜春宵了，而且，在名份上，總比這樣偸偸摸摸的下去好得多了！」

「南海一霸」朱海濤，因爲深怕門下人等的閒言冷語，故此雖早有此心，亦只深埋在心裏，此時，一闖所言，不得不重施故技的偎在莊玉嬌的杏腮邊，低聲的道：「我是早有此心，總因時機未至，只要妳全心全意的向着我，終有一日正妳名份，妳

放心好了！」

「情天無垠」莊玉嬌口頭上如此說，無非懼怕他的勢力，而故弄玄虛，僞作親熱而已，事實，她年僅廿五六歲，如果眞的正了名份，老夫少妻的滋味，猶如狗咬骨頭，更爲難受。因此，又似爲着朱海濤設想的道：「此次南下察查，我亦知道時間上稍爲長久了些，不過，這樣吧！假如我去後，你認爲有此必要，何不在此地弄個臨時的女人，過過饞嘴，好嗎？」

「南海一霸」朱海濤老奸巨滑，而且人老心不老，用不着莊玉嬌多說，自有他的安排，此時聞言，遂打鐵趁熱的說：「我縱算有此需要，但是亦找不到妳這樣嬌艷的人兒啊！」

「情天無垠」莊玉嬌故作媚態的扭了扭腰肢，道：「眞的嗎？」

剎時，燭光頓熄！

窗外殘月在天，星衣隱約閃爍！

朝霧瀰漫，不知天之將曉！

× × ×

臘盡冬殘，已是年關在卽的時候！

人們正是打點着歡渡春節的忙碌時節。

可是江湖上却傳出了好幾宗不平凡的事件，使得數年來這平靜，安詳的武林中，又倏然翻騰了起來。

住居在太原城內少林俗家子弟，人稱「太原劍隱」裘畢清家中，被賊帮乘家人不備，登堂入室，洗刦財物後，並殺死婦孺不下五人之多。

河北境內之石門富商柳宗春，被刺死於臥室內，財物被洗刦一空。

湖北境內汝州華山俗家子弟，人稱「靜心居士「歐陽啓廸，被人暗殺。

信陽縣城爲不知名之劍士十餘人滋擾，商旅不安。

許州附近出現幪面獨行女盜，穿房入戶，專事綁票少年男子，事後棄屍荒野。

汝州東北，時有黑衣劍士攔路截刦商旅。

異地同時，似係同一賊黨所爲！

風聲鶴唳，到處人心惶惶，行旅裹足。

但是，過後五天，又是風平浪靜，賊人又似已消聲匿跡般，不再有任何事體發生。

第六天的下午，突又傳出了在開封城外，幪面女俠獨鬥黑衣劍士十餘人，全部均遭殺戮！

嵩山北面之虎牢關附近，黑衣劍士逞兇，爲幪面女俠截殺！

消息不脛而走！

轟天動地，武林中各大門派，自是不能袖手旁觀。

黑衣劍士是那一路人物？

幪面獨行女盜，又是甚麼人？

人云亦云，猜想測度，莫衷一是。

但是，却引起了嵩山少林寺掌門人以及寄居該寺之「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等武林高手之注意！

晚課方罷，少林掌門人的方丈室內，已然聚集了老少武林頂尖人物。

慧法禪師法相莊嚴的掃視了衆人一眼，很鄭重的問道：「最近江湖上傳出來的消息，想各位施主，都已經聽到了吧！」

衆人齊聲應道：「都聽到了！掌門人想必有所吩咐！」

慧法禪師兩目倏睜，白眉一揚，毅然的道：「老衲熟思良久，目下江湖黑白兩道，似無身穿黑衣之劍士，我想那必定是朱海濤所出的花樣。」

語音稍頓，又道：「但是，那幪面獨行女盜，又是何人，幪面女俠，又是何人？」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恭聲道：「前輩所示的極是，晚輩之飛雲山莊，係朱海濤派遣的黑衣劍士所焚毀，此次各地又是黑衣劍士所爲，自然可以證實朱海濤的傑作，毫無疑問的了！至於幪面獨行女盜，究竟是何人？晚輩息影江湖，已達五年之久，各位前輩，未知在想像中，有否同樣人物？」

「蝕骨神劍」俞子彤接道：「最近幾年來，江湖上似無類似人物，不過，依據消息判斷，此幪面獨行女盜，不刦財物，只係綁票青年男子，因此，老夫在想，一定是女的採花賊，要不，何以未刦財物呢？」

慧法禪師一聲「阿彌陀佛」道：「老衲亦是這樣的想法，江湖上既無類似人物，難道又是朱海濤所弄的把戲？」

「驚天飛劍」龍高久久未予開言，聞言卽道：「爲了摸清對方底細，我們似應派人出外探訪一下才是。老禪師以爲如何？」

慧法禪師白眉輕皺，沉吟了半晌道：「事出有因，我們不妨派幾個人出去，分頭明察暗訪，弄清楚對方的虛實，是應該的！」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接着道：「事不宜遲，晚輩認爲既經決定之後，就越快越好，請老前輩指示！」

慧法禪師畧一沉思卽道：「針對着幪面獨行女盜的作爲，我們必須派遣風度翩翩，而且要胆識過人的年青人去才對，左賢姪是否可以易容，與龍少俠分頭負責如何？」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忙道：「易容之術，晚輩可以代勞，同時，晚輩容貌，江湖上不少人認得

，亦須改扮一下，以避人耳目。」

慧法禪師卽道：「那倒好！」

畧一回顧，又道：「俞侄女及馮賢侄，亦該出去走走，多少有個照顧！」

敢情，「蝕骨神劍」俞子彤的愛女「追雲女俠」俞文娟，亦到了少林寺。

「蝕骨神劍」俞子彤應道：「那是當然！」

慧法禪師又低聲道：「各位賢侄，如果發現幪面獨行女盜，最好能生擒回寺，否則，亦應儘速回報，至於那幪面女俠，又是何人？各位亦不妨順便打聽一下。」

「金陵劍客」左柏松平素沉默寡言，聞言始道：「晚輩數年來行走江湖，常聽說『玉手觀音』白夢蝶，經常單獨闖蕩江湖，做些刦富濟貧，鋤奸扶危的事，而且，此次消息所傳的幪面女俠形態，亦極相似，晚輩認爲必是白女俠所扮。」慧法禪師內心極欣慰的微笑道：「假如眞是白女俠，那是最好不過的了！也免使龍賢侄日夕懸掛，如果與她相遇，希望她能來寺一行，我們固可多得一位高手相助，就是對她亦不至於形單影隻！」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心中也是這樣的猜想，不過，未便出口，此時一經慧法大師如此說，而且目不轉睛的微笑的盯視着，是以尷尬萬分，低下頭來。慧法禪師睹此情景，乃顧左右而言他，慈祥的道：「你們諸位分頭出發後，老衲另行派人接應你們，說不定老衲亦得下山走走，以竟全功！」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等離開了方丈室之後，各自返回客房，準備翌晨分途出發。

當龍伯英剛欲踹進自己房中時，瞥見一條纖細人影，在微弱的燈光照射下，由窗外一幌卽逝。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亦顧不得招呼他人，速卽一擰身，飛騰屋頂，可是，四下張望，却是那來人影？自忖：「以本身『幻影術』的施展，已非一般夜行人所能及，自己斷不至於走了眼。」一念及此，不由心中暗生警惕。

容得他回到室內，驀見案上放着一封書函，上面祇寫着：「龍少俠親啓」字樣，封口謹密。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睹此，更感駭異，心忖：「少林寺內高手如雲，戒備森嚴，來人能潛進客房，其武功當可想而知！」

一面沉思，一面拆閱來信。

但見上面寫着：「字奉龍少俠台前，別後數度寒暑，惟睹風采依舊，至感欣慰！

「朱海濤率衆佔駐廣靈南村後，已分遣爪牙南下，各地屠殺刦掠事件均爲黨羽所爲，幪面獨行女盜，也係朱海濤之總管人稱『情天無垠』莊玉嬌所扮，旨在引誘少俠出面，以遂其橫施暗殺的技倆，卽少林周圍，亦已滿佈敵探，尙希謹愼行藏，勿爲敵人所算！

「至於獨鬥黑衣劍士，乃妹之所爲，目的在削弱其人手，以減少敵衆，而遏阻兇頑，望轉掌門人，請勿多所疑慮，少林寺內，亦請嚴加警戒！

「本欲面陳，奈尙非其時，深恐瓜田李下，人言物議，望乞海涵。」

「數年來荷承到處尋訪，至感。諸希珍重！」

下署未亡人三字。

字體一如洞庭居之留柬。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至此，已確定幪面女俠，卽爲數年尋找，日夕懸念之「玉手觀音」白夢蝶，內心自是高興萬分，精神亦爲之一振。

當卽持函面稟乃父。

「驚天飛劍」龍高閱知，亦至欣慰。

情天無垠

北風呼呼，吹得屋頂，樹梢，一片銀白。

那是急景殘年的時候了！

如雲客棧爲河南許昌城內數一數二的商旅居停之所。

這一日午間。

住進了一對狀似主僕的二人。

爲首者錦衣輕裘，儼然是富商巨賈之流！

後面跟着的較諸爲首的人，不論在年齡與容貌上，皆較爲遜色，但是，亦非一般下人可比，似是大戶人家的總管之流！

狀似總管家的青年人，似是有什麼事，奉命出外，當他回來的時候，不知是太過匆忙，抑或是自己一時大意，在廻廊轉彎處與迎面而來的一個人，撞個滿懷。

「啊喲！」一聲嬌喊，來人已被撞倒地上。

待看清來人時，竟然是一位穿着一身水紅色裙，外罩水紅色披風，身材纖細合度，週身誘人之艷裝少婦。

青年人眼見如此情景，不禁一呆，可是，男女授受不親，已未便出手相扶，又不能袖手旁觀，而置之不理，眞是十分尷尬。

那少婦眼見這年青人呆呆的站在一旁，倒是過意不去似的，立卽自行站了起來。

這青年當卽拱手一禮道：「在下魯莽，一時不察，撞倒姑娘，請姑娘恕罪！」

那少婦柳眼一斜，射向這青年一瞄，立卽嘴角一掀，微微笑了一笑，道：「狹路相逢，這不能怪你，或者奴家站立不穩，亦未可知！」

一陣如蘭似麝的幽香，由那少婦小口之中，直冲向這青年。

這青年驀然抬頭一看，那少婦不但蜂腰圓臀，而且是柳眼杏腮，胆鼻櫻唇，眞正說得上是國色天香，人見人愛的天生尤物；不覺脫口道：「未知適才撞倒姑娘，有否受傷？」

那少婦仍然是微笑的道：「亦無大碍，不過，扭傷了左足脚踝，一時行動有些不便而已！」說罷，柳眉輕顰，上身搖曳，似因無法站立，而感痛苦之態。

這青年自覺孟浪，亦顧不了許多，道：「姑娘現住何處？可否由在下送姑娘一程？」

那少婦略一沉思說道：「也好，不過，這樣太痲煩你了！」

稍停，續道：「奴家亦住在此店內，廻廊的盡頭，東邊這一間就是。」

這青年自是不容推諉，何況，又是同住一間客店？廻廊盡頭，又適爲回房必經之地。

一念及此，心中亦開朗了許多，乃輕輕摻扶着那少婦的右手，慢慢的走了過去。

事實，相距亦僅半箭之遙。

移時，已將那少婦扶進了東廊的上房內。

剛一坐落，那少婦已嬌喘的道：「眞謝謝你了，尙未請敎尊姓大名？」

這青年見問，楞了一楞，似是內心考慮了一陣的道：「我叫洪玉。」

那少婦斜着一雙水汪汪的柳眼，又問道：「洪先生是一個人嗎？也住在店中？」

這青年本欲送那少婦回房之後，即行離去，怎奈人家殷殷垂詢，更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不得不答的道：「我是隨我家公子來此，亦住在此店西廊的一間上房之內！」

那少婦一聽似甚欣喜的道：「啊！原來是鄰居，那麼，你家公子貴姓？幹那一行的？」

自稱洪玉的青年，心中像是有什麼顧忌似的，半响始答道：「我家公子姓洪名博淵，是本省遠近馳名，信陽與泰銀號的少東主。」

那少婦一聽，似是極感興趣，而急欲與之結交似的道：「那好極了！待我脚踝稍能走動，再行去造訪。」

洪玉謙遜的道：「那不敢當，在下回去後，稟知公子，再登門謝罪！」

那婦人一聽洪玉如此說，當即笑逐顏開的道：「不敢有勞你家公子大駕，有暇請過來談談，我們是遠親不如近鄰啊！你說是不是？」

洪玉亦祗唯唯！

西廊上房內，燈火通明，那形似主僕的二人，此刻尙未就寢。

只聽得那自稱洪玉的輕聲道：「龍大哥，據我看來，那少婦必不是什麼好人，要不，何以與一個陌生的大男人，才見面就東問西問，再說，兄弟走路的時候，早已提高警覺，爲何碰上了她，却不自知？顯見這少婦八成也是武林中人！」

那被稱爲龍大哥的亦輕聲的道：「馮賢弟，明天咱們借着過房謝罪之便，愚兄得詳予查詢，說不定能找出端倪來！」

敢情，那形似主僕的兩人，就是「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與「靈山孤俠」馮岳所改扮。

第二天，龍伯英和馮岳找到了店中夥計，打聽那姓張的少婦，可曾離去。

那夥計很乖巧，聞言笑道：「公子說的是張姑娘嗎？她今天還未離店！」

洪博淵微笑的問道：「夥計，張姑娘在貴店住了多久？是不是單獨一人？」

夥計和聲答道：「張姑娘已在敝店住了將近十天了，她祗是一個人來此。」

稍停，似是討好客人，意猶未盡的道：「她平時很少外出，亦未見有人造訪！」

洪博淵見夥計必恭必敬，知道是爲討好自己，因又乘機問道：「張姑娘是那裏人，知道嗎？」

夥計以爲洪博淵出門在外，難免旅途寂寞，爲了想多賺些賞賜，也不計及其他的回道：「那妞兒聽說是山西廣靈人，來此探親，看她衣着華麗，必是大家閨秀……」

洪博淵一聽是廣靈人，不覺靈機一動的說道：「區區的跟班，昨晚得罪了這位張姑娘，是以我想去……」

夥計心中會意，不等他說完，立即接道：「公子要去，小的爲你引路……」

語音一頓，便領了龍伯英向東廊上房行去！

那夥計叫了叫門，容得房門打開，龍伯英驀然眼前一亮。

只見站在門口的張姑娘，黛眉柳眼，口角生春，宛如粉雕玉琢，身穿水紅色衫裙，珠光寶氣，更顯得雍容華貴，落落大方。

驀聞一聲嬌笑道：「啊！不敢當，洪公子，請裏面坐！請裏面坐！」

龍伯英倏然驚覺，始復常態。

龍伯英一揖到地的道：「下人昨晚走路孟浪，撞倒姑娘，實感內疚，特來負荆請罪！」

張姑娘檢袵的回了一禮，道：「喲！洪公子，折煞奴家了！些須小事，何足掛齒！而且貴价也已親自扶送回房，現在已經痊可，煩勞大駕，實不敢當！」

龍伯英心中似乎另有安排似的，又問道：「張姑娘，聽說姑娘妳係單獨一人來此探親，是嗎？區區尙未請敎芳名？」

張姑娘聞言，道：「奴家名叫玉喬，年前我舅父曾在此縣衙爲官，想不到如今已另調他處，至未相遇！」

龍伯英續問道：「啊！原來如此，聽夥計說，姑娘家住廣靈，如此迢迢路途，而且又值年關在即，近日旅途甚是荒亂，姑娘作任何打算？」

言下，似是甚爲關懷，又似挑逗！

張玉喬聞言，黛眉輕鎖的嘆了一聲，道：「路上不平靜，奴家已有所聞，因此，遲遲未敢言旋，日前，經飛函家父，派人前來接我，大概在半月內，方可抵達，唉！眞是煩人！」

語音稍頓，繼又道：「洪公子，貴价云，府上住在信陽，不知何日返回？」

龍伯英似有顧慮的，因假作沉思的道：「目前路上不安靜，我亦不知何日始能回轉，因此，暫居此間，稍後才作打算。」

張玉喬聞言，心中即作盤旋，因又道：「好啊！想不到旅途寂寞，公子與奴家，都是有家歸不得的人，正是同是天涯淪落人，今後可不至於孤零零的一個人，悶坐客房了啊！」

龍伯英一時摸不清對方究竟是何等樣人，自是順着對方的言辭，虛予敷衍，俟機而行的道：「鄙人也有同感，如蒙姑娘不棄，幸請時予賜教，則三生有幸！」

張玉喬又道：「咱們雖同是客居異地，但是，今日洪公子大駕下顧，少不得奴家要盡地主之誼，請洪公子賜個薄面，惠予光臨！」

龍伯英想不到張玉喬竟先發制人，自忖：「對方如果是大家閨範，斷不至於主動邀筵，藉機親近，其中必另有文章！」內心雖然如此，表面上却故作爲難的道：「下人失禮，本當由鄙人設筵謝罪，方是正理，這樣反客爲主，很不應該，鄙人亦未便接受！」

張玉喬聞言，媚眼一斜的嬌聲道：「公子，我們都是異鄉作客，何必拘泥如此呢？」

稍停，又繼道：「洪公子旣如此說，奴家想到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龍伯英道：「什麼辦法？」

張玉喬繼道：「這樣好了，今晚由奴家作東，明晚則由洪公子請客，如此，不但能時聆敎益，而且，亦可以禮尙往還，誰都不領誰的情，洪公子，你認爲奴家的辦法怎麼樣？」

龍伯英巴不得張玉喬如此說，藉此則可多一次機會的查探，自是點頭道：「好極了，恭敬不如從命，那就一言爲定，今晚再來叨擾了！」

張玉喬聞言，媚眼橫飛，笑容可掬的，神情間似乎甚感喜悅！

原來「幻象飛雲客」龍伯英自接讀「玉手觀音」白夢蝶留書之後，即易容查探，一改昔日嚴謹肅穆之態，而爲滿臉紈袴之氣，更兼風度翩翩，儼然是一位濁世花花公子。

張玉喬睹此難得的美男子，亦自不疑有他，而喜與交遊，不惜折節下顧，以遂其淫蕩之志。

不過，「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對張玉喬之眞實情況，仍未有明確的佐証，但是，目睹此姝的言行，已超越了一般婦女應有之態度，是以也深自警惕，暗中戒備。

西山日落，東廊上房之內，燈火通明。

張玉喬頻頻舉杯敬客，原來已是桃花人面，更加上七分酒意，杏腮泛紅，更顯得春意盎然！

但聞張玉喬嬌聲嬌氣的道：「洪公子，咱們倆萍水相逢，荷承不棄，折節下交，寒風刺骨，正是回爐取樂之時，來！來！來！洪公子，咱們再乾一杯！」

看樣子，張玉喬似已不勝酒力。

龍伯英內心別有所圖，亦只畧予敷衍，聞言，故作醉態的道：「張姑娘，以妳的天生麗質，花容月貌，我洪博淵何德何能，幸承靑睞，眞是幾生修來，雖然，鄙人已不能再飲了，可是，姑娘吩咐，亦祗好捨命陪君子啊！」

語音甫落，僞作惺忪醉眼，舉杯相對，一飲而盡。

張玉喬似是爲龍伯英之讚美而興高采烈，因此，更百尺竿頭再進一步的施展出渾身解數，媚眼一斜，嬌嗔的道：「洪公子，你左一聲姑娘，右一聲姑娘，難道你不覺得太俗氣了嗎？」

語畢，右手乘機緩慢的搭在龍伯英左肩之上，整個身軀亦斜傾了過來！

龍伯英當日爲情所牽，險遭不測，所幸懸崖勒馬，不爲所困，現在，又重蹈故轍，自是驚弓之鳥，不覺暗自驚心，但是，爲了查探莊玉嬌之行踪，亦不得不隨波逐流，聞言假作狂蜂浪蝶之態，切切實實的來了一個噯玉溫香，然後又故作悃然的道：「張姑娘，難道稱呼妳爲姑娘，錯了嗎？」

張玉喬更是矯揉做作，抱頭倚偎的道：「話雖不錯，可是，你叫我的名字，不是加倍的親熱嗎？嗯！」

龍伯英自是洞悉其言外之音，仗着自己早有防範，姑且順着她的意念，看看她出什麼花樣再說。

心念電轉，不覺脫口的道：「啊！原來如此，如果姑娘不見責的話，我就叫你一聲『喬妹』，好嗎？」

張玉喬似是認爲計已得售，因此，更加放浪形骸，得寸進尺，花枝招展的嬌聲道：「這才像話啊！哈哈……」

語罷，雙手抱着龍伯英的頸子，左親右吻的如火情態，簡直是無以復加！

龍伯英明知是那麼一回事，但也未予揭穿，面熱心冷的任由她的擺佈。

正糾纏間。

突覺張玉喬滿身燙熱，氣喘吁吁！春情蕩漾，龍伯英更是全神提防！

但聞張玉喬「嗯」了一聲，星目微睜半閤的道：「洪公子，奴家已是不勝酒力，就請公子扶我到床上，讓我歇歇如何？」

龍伯英亦不予推却。

詎料一至床邊，張玉喬乘勢摟抱着龍伯英一推，兩人同時跌倒床上，張玉喬更是形同瘋狂，快速的自行寬衣解帶，似是急不待緩。

龍伯英早有防範，乘張玉喬之不備，突然一個獅子大翻身，一躍而起的坐了起來，急道：「喬妹，這……這怎麼行？妳雖看得起我，可是人言可畏，難道妳却不顧了嗎？」

張玉喬此時已勢成騎虎，欲罷不能，陡然，柳眉直豎的嬌聲喝道：「怕什麼？誰管得了我？看你畏首畏尾的，眞是有失大丈夫氣概！」

龍伯英辯解的道：「妳雖不怕，但是，家父一向管敎嚴謹，稍有差錯，對我說頂多是被斥責一頓，而毁了妳的名節，那就非同兒嬉了啊！」

張玉喬哈哈的笑道：「春宵苦短，那個姐兒不愛俏？那是姑娘我看上你，一切我自行負責，縱然令尊將你逐出家門，姑娘我亦可担當得起，保證你衣食無缺……」

龍伯英一聽口氣，似乎智珠已在握，乃以若即若離的口吻，近乎要求的接道：「喬妹，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在下有此紅顏知己，正是三生有幸，但是，禮敎尙存，所幸咱們來日方長，我打算明日遣使下人先行南返，稟告家父之後，那時，名正言順，不但保存了喬妹的名節，對於在下言，亦對得起歷代祖宗！」

張玉喬雖是一個淫蕩無比的女人，可是碰到了這樣一個自比柳下惠的漢子，也無可奈何！

一個是慾念如焚的淫娃蕩婦，一個是見色不亂的鐵錚漢子。

驀然，窗外錚然有聲，似有一物穿窗墮落木桌之上。

張玉喬倏然一驚，滿身慾火，闖此一响聲而頓時消失，她亦顧不得身穿褻衣，即就榻上一躍，穿窗而出。

龍伯英看在眼裏，心知已是八九不離十，因亦故作驚惶的團團亂轉。

約盞茶工夫。

張玉喬仍由窗外穿窗而入。

龍伯英假作驚惶的抖聲問道：「是……什……麼……」

張玉喬恨聲道：「不知何方不識死活的傢伙，擾亂姑娘淸興！」

語音甫落，又似乎自感失言的道：「沒什麼，一個人影都不見！」

龍伯英藉機奉承的道：「想不到喬妹武功高强，怪不得有恃無恐！」

張玉喬知道自己一時不愼，洩露行藏，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表露了身份的道：「看你是個手無搘鷄之力的人，當非武林中人，告訴你亦無所謂，我是『南海一霸』朱海濤堡主的總管，人稱『情天無垠』莊玉嬌，姑娘我已然看上了你，你已是俎上之肉，你答應也好，不答應也好，我已經是要定你的了！」

語音稍頓，繼道：「不過，今晚我已乏興味，你乖乖的回房安歇，同時，不准對外人揭穿我的秘密，要不，哼！我定不饒你！」

龍伯英至此已一淸二楚，如以本身功力對此淫婦，固然是遊刃有餘。但是，一經動手，勢必打草驚蛇，因此，仍然是不動聲色的假裝着驚駭不已唯唯的道：「那是當然，你我一場相交，正是濃情蜜意，只要喬妹吩咐，鄙人自是唯命是從，决不敢有違！」

語罷，轉身即欲返回西廂上房。

「站着！」張玉嬌似是又想起了什麼似的，將龍伯英的脚步喝止。

龍伯英聞言一楞，以爲露出了馬脚，因又轉身問道：「喬妹還有什麼吩咐？」

「情天無垠」莊玉嬌正色的道：「由明天起在別人面前，你我只以表兄妹相稱，並且欲借重你的家世，品貌，爲我籌備前往嵩山進香，後天一早即需起程，洪玉可照你的意思先行遣返，以免躭誤了咱們的事情，知道嗎？」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一聽她要赴少林寺進香自是洞悉其意，也正中下懷，當下將計就計的道：「好！一切謹遵吩咐！」

容得他回返西廊上房，正欲解衣就寢之時，似覺枕下索索有聲，一探手，只見一張紙條上寫着：

「莊即張玉喬，即玉嬌，親香澤，小心吃人妖。」下署又是未亡人三字。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看罷留柬，內心更感欣慰！

× × ×

雪羽紛飛，山頭、屋頂，甚至稍爲突出之山坡，已成了銀色世界。

中午，天氣稍霽。

嵩山的半山上，來了一騎一轎，冒雪上山，山斜路滑，尤是鼓勇前進，坐騎已是口噴白氣，似是山高不勝寒。

馬上端坐一青年富商，肥馬輕裘，神情英俊挺拔。

轎內重簾深垂，雖無法知悉轎內是何等樣人，但是，一看到馬上人之神態，轎內之人，想必是千嬌百媚之富家內眷。

抵達山門，已然是日影西斜。

騎上之人，翻身下馬。

轎內之人，也掀簾而出，霍然儀態萬千，珠光寶氣，一派大家手範的千金小姐。

「施主，冒雪上山，想必一路辛勞，且請入內奉茶！」知客緣荒大師跨步合十問詢。

那女眷檢袵還禮道：「小女子與表哥奉家父之命，來貴寺進香，有勞大師，煩爲引領！」

知客緣荒大師合十道：「善哉，善哉，我佛慈航普渡，定然保佑女施主年年平安，女施主，請隨貧僧來。」

那青年却緘口不語，祇是護衞在那女子身後。

正殿禮拜如儀。

那女子却鳳目四盼，似是找尋什麼……

知客緣荒大師忙合十道：「請女施主方丈待茶，待貧僧準備客房，爲女施主居停！」

未得答覆，緣荒大師自去。

只聽那女子道：「表哥，少林寺寺宇雄偉，房舍幽雅，咱們何不在此逗留一個時期，以便到處瞻仰一下此間風光名勝？」

那青年答道：「聞此寺後園之藏經閣，高聳雲天，經曾收藏甚豐，爲少林不傳之秘，且多係佛祖歷代相傳，素爲天下聞名，少不得前往遊覽一番，才不辜負表妹冒雪進香之行！」

那女子嬌聲嚦嚦道：「表哥說的極是，有此大好去處，如不盡情觀賞，眞是入寶山而空回，甚爲不值啊！」

正說話間。

緣荒大師已趨前合十道：「女施主，齋菜已準備停妥，請女施主吩咐！」

那女子道：「小女子與表哥，意欲先在寺中遊覽一回，敢請大師引路！」

緣荒大師又合十道：「隨女施主之便，貧僧這就在前帶路！」

過大殿，繞廻廊，走後院，一路但見地方幽雅，可是每過一門，必有一僧人合十迎候，執禮甚恭，溫和慈祥，予人以出世之感。

整個寺宇，都是那麼的淸靜，整潔，莊嚴，肅穆。

就在他們轉過三重院落，突見一位老僧，面龐紅潤，鬚髮皆白，兩目精光四射，不怒而威，却又慈祥莊重，攔住他們去路，合十頂禮道：「女施主，不在家中享受淸福，冒雪前來敝寺，我佛慈悲，定予祝福，但是，女施主，目露兇光，眉目含煞，眼前就有殺身之禍，龍少俠，還不與我拿下！」

語音未落，站在那女子背後之青年，突然二指駢豎，疾速的指向那女子的麻穴，出手快速無比，認穴手法之準，即江湖一等高手，亦不過爾爾！

那女子剛自嬌喊一聲：「你……」未及轉身抗拒，而穴道已然被制，動彈不得。

原來，「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已先遣「靈山孤俠」馮岳先一天趕回少林，將一切情況轉稟慧法禪師，將計就計，出其不意而擒之。

敢情，那青年與那女子，即爲「幻象飛雲客」龍伯英及「情天無垠」莊玉嬌兩人。

「情天無垠」莊玉嬌，原欲藉「幻象飛雲客」龍伯英爲掩護，假作來寺進香，實則意欲查探少林寺之虛實，以及龍伯英是否已抵少林，詎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竟爲龍伯英所蒙蔽，充作入幕之賓，尙惘然不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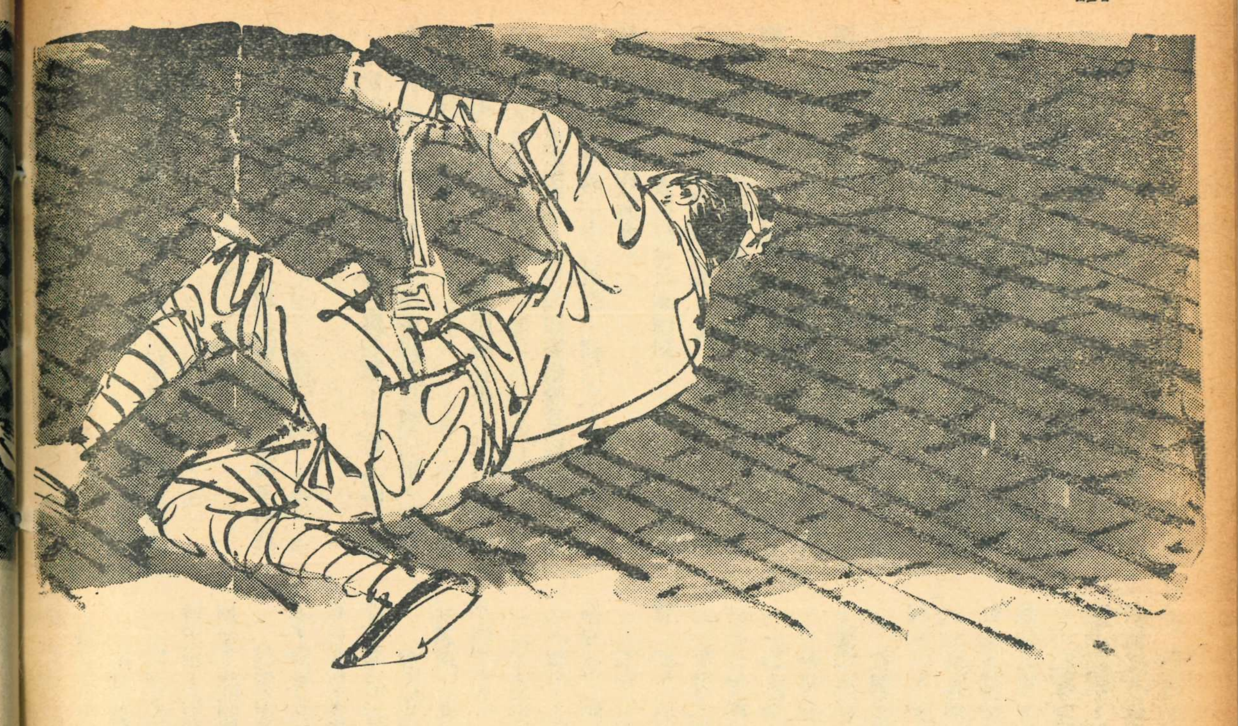
「幻象飛雲客」龍伯英點封了莊玉嬌的麻穴以後，很快的扶住了她的身軀，幷溫順的道：「莊姑娘，想不到吧！在下就是妳要找的人，人稱『幻象飛雲客』龍伯英，數日來，荷承不棄，賜寵有加，今日係妳自己親自送上門來，並非龍某詐騙，妳亦怪不得我！」

語音畧頓，繼道：「不過，看在你姑娘信任龍某的份上，索性請妳信任到底，祗要妳將朱海濤之企圖及已邀請了什麼人助陣，詳予稟告掌門人，龍某當保證絕不傷害姑娘妳一絲一髮！」

「情天無垠」莊玉嬌雖已麻穴被點，可是仍能說話，生死既已操諸他人之手，自然無話可說，正是，人在矮簷下，那得不低頭！聞言乃道：「龍少俠，你不愧爲武林後起之秀，數日形影不離，你竟能眞人不露臉，佩服！佩服！」

稍停，又道：「現在你棋高一着，奴家失手被擒，夫復何言！」

（下期續完）



鬼刺客（大結局）

神手無相故事之一
柳殘陽·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媚媚身負重傷，但不忘自救，乘梁宏川在房中來回踱步，把一把小劍擲給戰飛羽，憑着這把小劍，戰飛羽艱困的把細身的牛筋及銅綫割斷，也把梁宏川打得負傷逃去，但他們雖已獲得自由，却也已疲累不堪，乃相將扶持着走向荒野，不料寃家路狹，竟與戈凉和淩剛相遇，依着淩剛本性，便待下手報仇，戈凉却阻止了他，不願落井下石以污盛名，却願負責醫治戰飛羽傷勢，俟其傷癒後公平決鬥，正以此際，梁宏川已請得援兵黑風洞五獸王到來，戰飛羽雖傷疲交迸，却不否認他們是衝着他而來——

明德　尚義　真武士

戈凉的臉龐上呈現着一抹古怪的表情，他像是也感染到了戰飛羽內心裏的那份沉重，輕輕的透了口氣，他沉緩的道：「在這等情景之下，你所接二連三遭遇到的，也眞叫不幸……」

戰飛羽苦澀的一笑：「湊得太不是時候了，是麼？好在我心裏倒還平靜。」戈凉望了戰飛羽一眼，道：「你很沉得住氣，有你這樣內在修爲的人，現下業已不多了。」戰飛羽平靜的道：「主要是因爲我面對這一切的艱險時，心中坦然——我是爲了堂堂正正的理由，才造成了此般險惡的局面，此中並無私怨，所以，我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安。」

戈凉的神色動了一動，但他却未曾再接着說下去。這時，對方有人開口了，聲調裏帶着濃重的鼻音，渾沉得幾乎沒有平仄——是那體形肥大，有如

一頭巨猿般的圓顱老者：「那是戈凉麼？」

戈凉笑了笑，道：「是我，却想不到在這裏會遇見『五獸王』各位，我先向『白猿王』邵一山邵老哥見禮了。」那圓顱老者，正是「黑風洞」「五獸王」之首——「白猿王」邵一山，他不似笑的打了個冷哈哈，目光又兇狠的投注到戰飛羽身上：「你這小子，大約就是戰飛羽了？」

戰飛羽凝重的道：「好眼力，邵一山。」

粗暴的笑聲揚起，有如虎嘯，那四方臉，額紋形成「王」字的黑膚巨漢狂野的道：「戰飛羽，你不要耍俏皮，把面前的對象先看看清楚！」

戰飛羽冷俏的道：「不須看，我知道你是『黑虎王』杜昌，這個名號對我來說，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否則，我也就不會來砸你們的脚背了。」

那豹子頭仁兄嘿嘿冷笑，半眯着眼道：「你可眞叫嚣張，姓戰的，我却最看不慣嚣張的人，等一歇，我『人豹王』孟逸帆倒要第一個掂掂你的份量，看你憑什麼賣狠？」

戰飛羽無動於衷的道：「不管是『白猿王』邵一山，『黑虎王』杜昌，還有你『人豹王』孟逸帆，甚至加上你們的老四，『巨靈王』林冠，老五『刁狼王』胡進——合你們『五獸王』所有能耐，或許可以奪去我生命，但是，你們却永遠無法令我屈服！」

那猩猩一樣的「巨靈王」林冠咆哮起來：「你是什麼東西？三根筋吊着個腦袋，不够我一巴掌掐的，却也敢在這裏揚武耀威的大言不慚？我一指點死你。」

「刁狼王」胡進的長嘴一咧，露出森森的黃牙來，他陰惻惻的道：「看你離死不遠了，口氣倒還相當的硬，姓戰的，『五獸王』何須一湧而上。你豈有這麼高的身價麼？隨你挑揀我哥兒們五個中的任何一位，就足足能够將你擺成三十六個不同的樣子。」

戰飛羽冷笑道：「這只是你的想法，胡進，『五獸王』在『黑風洞』裏，可以關起洞門起道號，來到外面，你們只能唬唬那剛出道的雛兒，我戰飛羽豈是吃這一套的？」

這時，「玉獅」楊雍激動的嚷叫了起來：「五位老爺子，你們可是親耳聽到了，這姓戰的就是這麼一個狂妄，前些日子，他不但傷了我，更揚言不把五位老爺子放在眼裏，我氣不過，和他一鬥再鬥，他却一次又一次的下手毒辣，連給『五獸王』的半寸餘地也不留，五位爺，楊雍學藝不精，甘願戰死，但楊雍却絕不能任由這廝侮辱五位老爺子的名聲。」

「巨靈王」林冠大吼：「目中無人的混帳東西，我要叫他死無葬身之地才稱心。」

「刁狼王」胡進冷森森的道：「放心，他逃不掉。」

臉色沒有一點變化的「白猿王」邵一山，沉渾的開了口：「戰飛羽，你傷了我『五獸王』的座前大司旗，又口口聲聲誹謗我『五獸王』的名譽，藐視『五獸王』，這些都是我們所無法忍受的，此際，你便要爲你的狂妄、嚣張而付出代價。」

戰飛羽徐緩的道：「我並未曾誹謗或藐視你們，我只是不恥楊雍的『狐假虎威』，不受你們『五獸王』聲勢的壓迫，我認爲我沒有錯，如果五位以爲這就是誹謗，這就是藐視，我也無話可說，只有任憑各位劃下道來。」

「黑虎王」杜昌怒喝道：「不說楊雍怎麼回報，就只你眼前的這種態度，業已構成了對『五獸王』的不敬，僅此一端，便足够定下你的死罪而有餘了。」

戰飛羽眼中光芒如火，他冷峭的道：「杜昌，我保持自己的風範，對你們客氣，你們不要以爲能上了天，我戰某人豈會含糊你們？說穿了，『五獸王』不過是江湖上的一羣梟盜之屬，登不了大雅之堂，要我敬重你們，你們配麼？定我的死罪，則更爲狂人悖言，不值一哂。」

杜昌暴跳如雷，厲烈的大叫：「好個不知死活的野生雜種，你是吃了狼心豹子胆啦？居然敢對我們如此說話，他奶奶的，看我今天會不會把你放的這些餵屁再塞回你的嘴裏！」

戰飛羽夷然不懼的道：「你試試看，杜昌。」

那邊，楊雍趁機搧火：「二爺，這小子不見棺材不落淚，他除了認識武力之外，根本就不知其他，和他多說也全是白饒，他看不起『五獸王』，五位爺就叫他嚐嚐厲害。」

杜昌全身骨節突然暴响，像要吃人似的大吼：「滾過來，戰飛羽，我要活劈了你！」

「刁狼王」胡進陰沉的道：「老二，讓我來收拾這狗娘養的！」

「巨靈王」林冠叫道：「不用，我一個人便游刃有餘，對付這種下三流的角色，還犯得上勞師動衆？」

冷凄凄的，「人豹王」孟逸帆道：「各位都退後一步，這個頭功，便由我領了。」

突然，「白猿王」邵一山沉沉的道：「慢着，還有一椿事情未了……」

他那四個把兄弟俱都不由一怔，「黑虎王」杜昌氣吼吼的問：「大哥，管他什麼事情未了，我們先把這姓戰的分了屍再說！」

邵一山沒有答理杜昌的吆喝，他面對着戈凉，嚴肅的道：「戈凉，你爲什麼也在這裏？」

沉默了許久的戈凉微微笑了笑，道：「恕我出言無狀——邵老哥，這裏是你家裏的一畝三分地麼？只准你來，不准我到。各位既能在此揚威耀武，我也自然當仁不讓。」

邵一山神色倏變，但，他對戈凉似有幾分顧忌，盡量忍隱着未曾發作，但是，呼吸却在無形中粗重了幾分，他不悅的道：「話不是這麼說，戈凉：我的意思是你忽然來此，有甚目的？」

戈凉淡淡的道：「我與戰飛羽有點過節，正好在這裏截住他，要向他討個公道。」

邵一山立卽大笑出聲，態度又轉爲友善：「這麼說來，我們該是殊途同歸，一個心思了？好！好得很，你我正可聯合一致將這姓戰的狂夫給廢在當場。」

楊雍也接口道：「難得有戈老大相助一臂，姓戰的此番斷無倖理了。」

戈凉慢條斯理的說道：「各位切莫高興得太早，依各位的意思，是想怎麼找姓戰的了斷這椿樑子法？」

邵一山道：「這還須要斟酌麼？就在此地擺平了他，豈不一了百了？」

戈凉搖搖頭，道：「我却不以爲然。」

有些狐疑的望着戈凉，邵一山道：「你的意思是……」

戈凉氣定神閒的道：「戰飛羽重創在身，各位可知道？」

邵一山謹愼的道：「那個叫梁宏川的人在先前業已對我們說過。」

杜昌接口道：「這不正好。」

帶着不屑意味的冷笑一聲，戈凉道：「相反的，這樣正不好。」

邵一山警惕的道：「爲什麼？」

戈凉凛然的道：「因爲戰飛羽重創在身，體力衰竭，難以發揮其正常功力，在他這種艱困情勢之下，以吾等之健全狀態與其較鬥，顯然太不公平，有失武士道義，違背江湖傳統，勝敗俱屬卑劣行爲，所以，我說這樣正不好。」

杜昌又氣，又怒，又尷尬的道：「你，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戈凉生硬的道：「意思已經表達過了——我不贊成在戰飛羽眼前重創的情形之下乘人於危。」

邵一山大吼道：「戈凉，你到底是站在那一邊的？」

戈凉悍然道：「那一邊也不站，我站在我的良心，我的武士尊嚴這一邊。」

「巨靈王」林冠厲聲道：「姓戈的，你是想帮着姓戰的來找我們『五獸王』的碴了？」

戈凉强硬的道：「如果你這樣以爲，我決不勉强，更不解釋。」

「人豹王」孟逸帆怪叫道：「便是加上你，就以爲能叫我們含糊？」

戈凉重重的道：「莫非各位以爲憑『五獸王』的招牌就能叫我姓戈的含糊？」

「黑虎王」杜昌粗聲道：「戈凉，你江湖跑了這麼多年，莫非反倒跑回頭啦？那有如此敵友不分，含混恩仇的道理？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戈凉嚴峻的道：「半點也不可笑，如果照你們這樣罔論道義尊嚴的胡幹一氣，這才是天大的笑話，天大的恥辱，再加上天大的失本失分。」

三個「天大」說得「五獸王」俱不由得面面相覷，好半晌沒反上一句話來。

邵一山鱉住了氣，悻悻的道：「那麼，你就這麼算了？」

戈凉冷漠的說道：「我可並沒有說過就這麼算了。」

邵一山又是憤怒，又是無奈的道：「既是不算，你到底要怎麼辦？」

戈凉乾脆的道：「等戰飛羽的傷治好，彼此在公平的原則下逐一決戰。」

呆了呆，邵一山驚道：「這……這簡直是愚蠢，簡直是瘋狂！」

剛烈的一笑，戈凉道：「或者是愚蠢，也或許是瘋狂，但至少我無愧於我的人格，無愧於我的自尊，勝，我勝的光彩，敗，要敗的甘心，却不要這等於瓢竊而來的成功。」

邵一山瞠目結舌了俄頃，又十分惱怒的道：「如果我們不答應？」

戈凉的語聲陰寒如冰：「那麼，你們就是在逼迫着我去做我所不願做的事了。」

杜昌吼道：「說得明白點。」

深陷的眸瞳在火把的光芒反映下，彷彿閃動着血淋淋的赤輝，戈凉一字一字，清晰有力的道：「我明確的告訴各位，如果你們必須要在戰飛羽眼前的傷痛險惡情況下，加害於他，就是逼我站在他的一邊阻止各位這樣的狂悖妄行。」

邵一山厲烈的道：「戈凉，你居然如此敵友不分，爲虎作倀。」

冷冷的，戈凉道：「大家把話說清楚，各位與我只是昔年見過兩面。無恩無怨，非敵非友，我爲的是一點武林道義，護的是一點人性尊嚴，我同戰飛羽更無交往，反而是有糾葛未了，我沒有替他賣命的理由，但是，我却不能容許列位這種卑劣惡行在我眼皮底下發生，休說是各位，我的親兄弟也一樣不行。」

邵一山滿頭白髮蓬竪，他兇暴的吼道：「你是有心與『五獸王』作對了？」

戈凉殘酷的道：「設若各位定要乘人之危——不錯。」

杜昌叫道：「姓戈的，你唬不住我們。」

戈凉哼了哼，道：「這話實在幼稚，莫非列位便唬得住我？」

「巨靈王」林冠高喊道：「大哥，我們連姓戈的一起放倒！」

戈凉大喝如雷，道：「不上來動手的，那就是雜種。」

陡然間，林冠躍起九尺，一團黑雲般的壓向了戈凉。

戈凉的動作更快，只見他一道流光般暴閃而上，兩人的身形石火一現，交相擦過，戈凉一連串十個跟斗落回原地，林冠却幾乎是摔跌下來的，他踉踉蹌蹌搶出了好幾步，方才勉强站穩。

火把的映照下，這位「巨靈王」的頸頸上赫然浮現了五道紫紅的指痕。

「他奶奶的，」杜昌狂吼一聲，往上便撲，但是，他身形甫動，已被「白猿王」邵一山猛力拉住，往回帶了這位「黑虎王」兩個旋轉。

瞋目切齒的杜昌大喊道：「姓戈的欺人太甚，大哥，我們莫非就乾瞪着眼受氣？」

邵一山深沉的說道：「你不用管，一切由我來做主！」

杜昌跺脚道：「大哥……」

勃然大怒，邵一山大吼道：「住嘴！你想造反麼？」

「刁狼王」胡進與「人豹王」孟逸帆二人，急忙上前將杜昌拉扯了下去，一面好言好語的勸解着這位性烈如虎的二阿哥。

面對戈凉，邵一山僵冷的道：「姓戈的，你的手段也未免太狠了點吧？一動上手，便旋用『惡鬼爪』。」

戈凉陰沉的道：「誰先啓釁？我有權用我自認得體的方式自衞。」

邵一山咬牙道：「你到底想怎麼做法——對戰飛羽。」

戈凉道：「用我剛才所說的法子。」

圓大的鼻孔噏張，臉上粗糙的肌肉緊繃，邵一山呼吸急迫的道：「你非要這樣不可？」

戈凉蓄聚了全身功力，隨時待發，冷冷道：「無可妥協。」

邵一山憤怒的吼道：「你知不知道這是養虎爲患？」

戈凉毫不退讓的道：「即使因此而死，也死得心安。」

窒了一窒，邵一山似有些洩氣，道：「你不再考慮？」

戈凉的聲音有如一根緊扯的弓弦，冷漠的道：「不！」

邵一山沉默了一會，道：「但是，我們與姓戰的之間這段樑子，你又如何向我們交待！」

戈凉道：「我並沒有阻止你們向戰飛羽尋仇，只是我反對在此等狀況之下向他尋仇而已。」

邵一山懊惱的道：「等他養好了傷，姑不論我們是否吃虧佔便宜的問題，萬一他逃走了，我們又到那裏去找他？誰又來負這個後果責任？」

戈凉一挺胸道：「姓戰的決不會逃走。」

邵一山怒道：「你怎麼知道？」

戈凉緩緩的說道：「我精於相人，也熟知某類人的某類性格——戰飛羽同我一樣，是個眞眞正正的武士，他崇尚忠義，剛烈正直，斷非臨危退縮之輩。」

邵一山大聲道：「你能保證？」

戈凉用力點點頭，道：「能。」

邵一山想了想，搖頭道：「我還是不能相信，我們不願留下後患……」

突然，戈凉道：「那你們就跟我一起回到我的地方去，與我一同監視戰飛羽，直到他的傷勢痊癒之後，再逐一的和他公平決鬥。」

邵一山有些意外，他遲疑的說道：「這個……這個……」

戈凉緊接着道：「只有這條路可行——邵一山，你們既不放心姓戰的將來行動，又不肯隨同我一起加以監視，如此畏首畏尾，優柔寡斷，豈是大丈夫的作風？」

邵一山忙道：「話不是這樣說……」

戈凉迅速的道：「你們是願意和我一起回去守待戰飛羽傷勢痊癒後報仇雪恨呢？還是願意與日提心吊胆的等着他來找你們算賬？願與否？一個字的答覆。」

猶豫了好一陣子，邵一山搓搓手，十分爲難的道：「姓戰的傷勢，須要多久才能治好？」

戈凉道：「這個，我也不太能肯定，或者一月，或者三月，不管久暫，我却認爲守候在他的身邊以待解決問題，總要比諸惴惴期掛於終日要來得爽落。」

邵一山舉棋不定的道：「我們總不能老守在你那裏呀！」

戈凉冷漠的道：「這也是替你們着想，願與不願，悉隨尊便，我一不是拍你們馬屁，二不是嫌白米飯無處消耗，根本不須招惹這些吃力不討好的麻煩。」

邵一山覺得簡直有些「豈由此理」，但，他仍勉强的道：「我們全住在你那裏麼？」

戈凉頷首道：「不錯，我住的地方房舍够大，足以招待各位貴賓而有餘。」

望了望一直沒有任何表示和反應的戰飛羽，邵一山直覺的感到戰飛羽那股子無形的威猛冷酷之氣逼人，他心頭一跳，咬牙道：「好，我們去。」

戈凉道：「爽快！我們就此決定了。」

他一眼看見梁宏川，又指着那邊道：「這姓梁

的是你什麼人？」

邵一山回頭看了一眼，輕蔑的道：「半路上遇見的，楊雍說這小子和姓戰的原本是一條道上的人，遇見他的時候，這小子頗爲狼狽，且帶了傷，像正在逃避什麼，但他碰上了我們不但沒有躲開，反而迎了上來，楊雍正待上前將他擒住，拷問戰飛羽的下落，他却主動向楊雍舉發了戰飛羽的行踪，又囉哩囉索的說了許多，他講姓戰的勾搭上一個叫媚媚的女人，兩人爲了要奪取『獨臂煞君』祝義全的一票橫財，便串通襲殺了祝義全，又將祝義全的八名手下一齊幹掉，因爲他隨同在旁，看不過眼而稍加勸阻幾句，戰飛羽竟要連他一道解決，他是拼命抵擋，才受傷逃出——不管他怎麼說，我們正好要找姓戰的，便挾着他一起循路追來，又看你燃起火摺子的光亮，方始找到此處的……」

媚媚的聲音突然在這時激動尖响了起來：「謊言，胡說，梁宏川完全是在瞎扯，他整個在顚倒是非，混淆黑白，他是血口噴人，惡言傷人，沒有一句話，一個字是眞實的……想發橫財的是他，以毒針暗算祝義全的也是他，他無仁，無義，無德，無恥，殺害自己的夥伴，背棄自己的朋友，出賣自己的人格，見利忘義，他是狼心狗肺，天下最大的奸狡騙徒。」

戈凉輕輕向媚媚擺擺手，道：「葉媚，妳不須氣惱，對這姓梁的，我有頗深的瞭解，所以才同凌剛去對付他，這小子的確不是個善類，奸猾陰毒，反臉無情，利之所在，可以出賣他的老爹，先前在那爿陋店中所發生的事，我全知道，店東業已一五一十的向我訴說過了，他雖沒敢湊上去窺看實況，但他却躲在房外聽的清楚，妳說得不錯，一切全是姓梁的起的端——我與凌剛業已追躡你們好幾天啦！昨晨，方才得到道上朋友傳訊，說你們一行五人，正行向這邊……」

微微一笑，他又道：「其實，姓梁的所行所爲無關緊要，我會叫他一樣的得到公平的報償——待戰飛羽傷勢痊癒之後，我將令他第一個向戰飛羽挑戰，江湖中人，這是解決恩怨的最佳方式！」

於是，梁宏川嚎喪也似的號叫了起來：「不，不，你們不能這樣對付我……我是好人啊……『五獸王』你們要主持公道啊！是我引導你們找着戰飛羽的，是我協助你們才圈牢了他，我是你們的人，……放我走，我不要隨同到戈凉那裏……」

戈凉大笑道：「你不是痛恨戰飛羽入骨麼？我給你這個報復的機會，你正該感激我才對，而且別忘了，姓戰的身上還有一筆橫財懸着……」

邵一山疑惑的問：「什麼橫財？這小子怎麼沒說？不要是楊雍提過的那份寶圖吧？」

戈凉一哂道：「你問他吧！我想，他既自認是你的人，總會告訴你的。」

邵一山回頭向梁宏川吼喝道：「姓梁的，我們遣出好多眼綫，勞使無數道上的同伙，方才查明了戰飛羽的下落，日夜趕跟了上來，他身上那份藏寶圖你可別想動腦筋，我們方才有份，另外他身上尚有甚麼油水隱着，等一歇你可得老實說出來。」

戈凉大聲道：「邵老哥，帶着姓梁的，一同上道。」

邵一山連忙應道：「當然，這還能放他們走的嗎？」

於是，戈凉吩咐凌剛過來揹起媚媚，他自己親自揹起戰飛羽，當戰飛羽俯在戈凉堅厚的肩背時，不禁感激由心的輕吐了兩個字：「多謝。」

一行人，便緩緩的向着朦朧的荒野中行去，東方，這時已呈現了曙光一抹。

戈凉說的不錯，他所居住的地方的確够寬敞，非但寬敞，而且有氣派，氣派中還不失那麼一股子幽雅脫俗的情調。

這是一座建築在山下的莊院，山不高，但頗有靈秀之氣，古樸清奇得緊，依着山麓，便是戈凉這爿莊院，幾幢樓閣，數座亭台，組合了巧逸精緻的人間仙居，這裏不僅只是供人居住，更使住在這裏的人享受那種恬怡安詳的氣氛。

蓊鬱的山，飄忽，潺潺的流溪蜿蜒，那麼寧靜，那種悠然，那等柔和，襯托出這裏極不像是一位黑道殺手的宅居，反而似一位避世隱者的修眞之所了。

莊院也有個爾雅的名稱——照月山居。

戈凉對這些「貴賓」們居所的安排頗爲週到，而且，也顯得花費了一些心思，他把戰飛羽安頓在一幢小樓上，與媚媚對室而居，他自己便搬在樓下住，小樓前後，全有精舍數間，就分撥給了「五獸王」與他們座前大司旗楊雍，二司旗范傑——那個滿面橫肉的仁兄，戈凉這樣安排的原因，是叫「五獸王」直接監視着這幢小樓的動靜，不慮戰飛羽飛遠颺，而他自己住到樓下，却是防備「五獸王」於戰飛羽養傷期間有不軌之舉止，梁宏川最窩囊，乾脆被戈凉囚禁於一間石室之中，看守梁宏川的人，便正是恨他入骨的凌剛。

戰飛羽與媚媚的傷勢都相當沉重，戈凉爲他們請了最好的醫生，使用最好的藥材，更派了兩名下人專門侍候他們，非但如此，戈凉更應戰飛羽的請求，將「九天回命」曲少英也接了過來，有了這妙手神醫的協助，戰飛羽和媚媚的傷，便痊癒得更快，更完美了。

當然，接曲少英來，曾引起了「五獸王」的刺激反對，他們生恐戰飛羽是藉詞邀約帮手，但戈凉却不顧一切，毅然同意了戰飛羽的請求。

因爲戈凉相信戰飛羽，也對自已的識人經驗深具信心，他不認爲戰飛羽請來曲少英是除了治傷之外另有企圖的舉動，他堅定的執行一個眞正武士的作風，同時，他也相信戰飛羽與他一樣，亦是一位眞正的武士而堪稱武士的人，便必然有着光明磊落，剛正信守的心性。

戈凉的所行所爲，在某些人眼中或曰怪誕，或曰荒謬，他却絕對堅持到底，不受外來環境的左右，這固是一種跡近冒險的行徑，戈凉却不願爲了這次憂慮而影响他一貫無暇的品格，他自出生以來，便是這一類的人，這一類守信並堅持尊嚴，正義，公平的人。

在戰飛羽與媚媚住在「照月山居」養傷的期間，楊雍曾出外多次，曲少英也離開過一次，他們各有各的打算，都在暗中安排着甚麼，這些，戈凉心中雪亮，他既不阻止，也不點破，多少年來，他就是一個鐵胆傲骨，睥睨天下的人物。

戰飛羽却好像甚麼也不管，甚麼也不操心，他只專注養傷，盡量的休息，平常連樓也少下，他彷彿有些樂不知處了，甚至連曲少英出去的那一次，他也沒問爲了甚麼。

自然，戰飛羽並非「樂不知處」，相反的，他異常謹慎，異常持重，他曉得一旦痊癒之後，跟來的將是些甚麼場面——一連串的拚搏，一連串的較鬥，以及漫天的血雨腥風。

勝負的結果，在他來說，是種沉重的累贅，他要面對戈凉，面對「五獸王」，面對梁宏川，後者不必猶疑甚麼，但對戈凉，他却不知該去怎樣分斷這個勝負。

他沒有把握足能戰勝戈凉，一點把握也沒有，而他更迷惘於如何去應付這個微妙的情勢？他自己不願落敗，也同樣不願見戈凉落敗，他不知怎辦才好，他已深深對這位「鬼刺客」有了由衷的好感。

山居的日子是優遊的，愜意，安適中有着體貼的享受，這裏，空氣鮮潔，景色宜人，更帶着那麼一股子飄逸的恬靜，若非隱隱然包含着血腥的緊迫與尖銳，這樣子的生活，倒眞一段休閒的假期了。

決戰 搏命 照月莊

一個半月的時光，便在優遊中，愜意裏，鮮翳的空氣浮漾下渡過了，戰飛羽的創傷已經完全恢復，媚媚也痊癒了，現在，他們仍在休息，但戰飛羽已主動的向戈凉提出了約戰的要求。

戈凉很痛快，也很大方，他把日期決定在三天之後，並徵詢戰飛羽的同意，戰飛羽當然同意了，他知道，戈凉總要將這件事處理得完全無瑕。

坐在窗前，戰飛羽獨對黃昏時的那一片晚霞，山中的黃昏，景色更要綺麗，更要深濃，多幻多變，而且，也更增加那份蒼凉的情調。

紅紫橘色的照霞，瀉滿了這間温馨高雅的房中，山嶺谷峯，有一爿暗酡的餘輝反映，與沉沉的灰藍色暮靄相合，也飄進了房中，飄進了人心，有些兒淡淡的落寞意味，黃昏的時份，無論是在那裏，總都有這麼股子淡淡的落寞意味……。

輕輕的，門兒被人叩响。

戰飛羽低深的道：「請進。」

進來的是媚媚，她創傷已癒，容光煥發，比起她在傷前更要明艷逼人，一襲素潔的白色衣裙，越發襯托得她葱白水淨，點塵不染，有如出水之蓮。

戰飛羽站了起身，平靜的一笑，道：「吃過藥了嗎？」

媚媚嬌笑的道：「吃過了，其實，現在進的都是補藥，吃不吃全沒關係，倒是你戰大哥，可要好好的補一補，你身子元氣虧損得太厲害了。」

戰飛羽道：「我已完全好了，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精力充沛，身體强健，活像流循的血液都在奔騰，根根筋肉都會跳動，我覺得可以一手擎山。」

「嗤，」笑了出聲，媚媚道：「越說越玄了……戰大哥。」

戰飛羽道：「眞的，我十分感謝戈凉對我們的這種盛待，厚誼難忘。」

媚媚道：「曲先生的功勞不少，他醫術高超，下藥如神，我們都蒙他的照應了……」

戰飛羽道：「戈凉爲我們請來的那兩位大夫也都是一流的，尤其所用藥材，更是上上之選，沒有馬虎，對這些我不是外行。」

媚媚在房中走了幾步，停下來問：「戰大哥，戈凉此人你覺得如何？」

戰飛羽讚美的道：「眞君子！眞武士！」

媚媚點點頭，道：「他對我們——尤其是對你那麼好，再過兩天的約鬥，你要怎麼辦？」

戰飛羽苦笑一聲，道：「老實說，我也被這個問題困擾着呢！」

媚媚嘆了一口氣，道：「我想了好久，也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來，你倆都是高手，都是名重天下的豪士，誰輸誰贏呢？誰又讓誰呢？」

戰飛羽搖頭道：「你說得不錯，只有到時再看情形如何，臨機應變了。」

晚霞的光輝映在媚媚的面龐上，她的肌膚宛似在透現着玫瑰的酡紅，而原本的白皙，也與酡紅相揉和，形同一種奇異的，明媚的光彩，她輕輕的道：「戰大哥，你緊張不？」

戰飛羽凝視着媚媚這一刹那所展現的超俗的美，緩緩的道：「不緊張。」

媚媚詫異的道：「你有這麼深的定力！」

戰飛羽安詳的道：「我不是定力深，而是習慣使然，拚戰爭搏，在我來說，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跡近我的工作，我已經有些痲木了，每一次的鬥殺，不過是完成一椿工作而已，就好樣農人耕地，商賈販貨，又有甚麼值得緊張的呢？」

媚媚笑了笑，道：「不論怎麼說，你眞沉得住氣，換了我就不行啦，這類的事，我是永不會習慣的。」

戰飛羽徐徐道：「人同人的個性是不會儘相似的。」

忽然，媚媚又道：「對了，戰大哥，最近我發現『五獸王』那股子人好像鬼鬼祟祟似的，不知可有甚麼陰謀待行？楊雍這些日子連接出去了三四次，行動閃縮，也不曉得弄些什麼玄虛……戰大哥！我們可要小心了。」

媚媚說話，不指「你」而指「我們」，顯然她已肯定自已與戰飛羽站在同一陣綫，是同一立場了，她一點也不避諱自已對戰飛羽的好感。

戰飛羽揹着手，沉緩的道：「我不知道他們在攪什麼鬼，我也不在乎他們想攪什麼鬼，如果他們要施展什麼陰詭手段，他們便將發覺他們的敵人不止是我而已……」

媚媚誠懇的道：「戰大哥，無論在任何情勢之下，我總是與你站在一邊的。」

戰飛羽道：「謝謝妳，媚媚。」

媚媚又道：「而我相信，如果『五獸王』想弄什麼玄虛，戈凉也必不會袖手。」

戰飛羽笑笑，道：「不錯，我剛才指的正是這個。」

媚媚俏伶伶的道：「戰大哥，你可知道戈凉爲甚麼被人稱爲『鬼刺客』的原因？」

立時提高了興趣，戰飛羽道：「不大清楚。而我一直在揣摸猜測，媚媚，妳曾與他同屬一道，想必是要比我瞭解深切些，尚請見告一二。」

媚媚笑道：「戰大哥無須客氣，我早就要把這件事告訴你了，也好叫你對戈凉此人有進一步的認識，俾便做爲你制勝却敵的參攷——戈凉此人武功精絕，手法凌厲，乃是衆人共知的事，他行動快愈閃電，而且擅長連續不斷的快速攻擊，一次比一次兇狠，一次比一次驃悍，他有着旺盛的主動攻擊心，對敵之際，不旁騖，不遲疑，不攷慮任何後果，只是一心一意應付敵人，又能於敵人疏防的刹那空間一擧殲殺，神出鬼沒，難於防範，這是他名號由來之一，第二個原因乃是一十二年前，他接受了一次委託，前往西藏刺殺一個作惡多端的土王，那個土王聲勢浩大，屬下能手如雲，隨時隨地身旁都有七名武林高手與十二名紅衣喇嘛護衞，但戈凉却在那土王的廟祭返宮途中暴身而出，連串的飛撲翻騰，便在俄頃之間，殺死了七名武林高手和九名喇嘛，他只是又一次的滾躍，就解決了剩下的另三名喇嘛，那土王在轎輿之中，連外頭是怎麼回事都沒有攪清楚，即被戈凉起手制於死地——從頭到尾，戈凉的行動只是有如鬼現魂移，立時奏功，事後，他遠颺而去，土王四週的其他衞士跟隨以及現場目睹的人們，甚至連戈凉的模樣也沒有看清，就宛若鬼來行刺一樣，無影無蹤的，那遭以後，戈凉的聲名大噪，天下騰傳，他這『鬼刺客』之號，便逐漸震懾四海，深入人心了……」

戰飛羽的笑容有些沉重，他道：「我早就知道戈凉不是個易與的對手，他的名氣非常大，聽在耳中，心裏就不期而然的興起一股子壓窒的感覺，是個有魄力，有胆識，更有力量的人。」

媚媚忙道：「但戰大哥你却不必太過担憂，以你『神手無相』的赫赫聲威，比起『鬼刺客』來更不遑稍讓，他固是强者，而你也是勇士。」

戰飛羽低沉的說道：「媚媚，妳知不知道，每當兩個人功力伯仲，藝業相若的敵對者待要交手之前，或是鏖戰之中，在雙方來說，都是一種痛苦的事？」

媚媚瞭解的道：「我知道，尤其此中更有一段微妙的恩怨關係存在的時候，這種痛苦，就越加深沉。」

戰飛羽望着媚媚道：「妳是個感觸細緻的女人，媚媚。」

媚媚微泛羞澀的道：「戰大哥謬譽了，有時，我甚至比一般男子更粗心大意。」

戰飛羽道：「媚媚，妳的確有妳的長處，而妳的這許多長處，却是許多男人們所比不上的。」

室內的光綫開始變得黝暗深沉了，像浮漾着的一羣化不開的霧氳，媚媚的聲音透過霧氳，也帶着那麼一種飄飄蕩蕩的幽迷：「戰大哥，你認爲你有沒有把握勝得了戈凉？」

戰飛羽苦笑道：「盡力而爲也就是了，我眞不知道能否勝得了他，以及我願不願勝他；戈凉是個君子，是個湛然無私的大豪，任何與他爲敵的方式，都總是令人不愉快的。」

媚媚輕輕頷首，道：「可不是，戰大哥的顧慮

，都是正確的……」

門兒在這時又被人推開了，進來的人，是曲少英。

一進門，曲少英的雙眼便瞇了起來，屋裏的光綫較暗，待他的眼睛比較習慣於屋裏的暗度以後，這位「九天回命」不禁微笑了：「怎麼不亮燈呀？二位。」

媚媚不由自主的紅了紅臉。

戰飛羽却平靜的道：「這樣的氣氛，不是更爲柔和麼？」

哈哈一笑，曲少英說道：「不錯，我們的『神手』，居然也講起詩情畫意來了，不容易，眞不容易……」

戰飛羽也笑道：「少英，你坐……哦！媚媚，我還一直忘了請妳坐下啦……」

媚媚柔柔的道：「不要緊，站着也是一樣。」

戰飛羽望向曲少英，問道：「這一陣子，你到那裏去啦？可是有什麼事？」

曲少英點點頭，道：「方才我正在樓下查閱一部『藥典』，戈凉却匆匆進來叫我向你傳達一件消息——剛剛發生的事，看樣子戈凉很傷腦筋，也不大高興。」

戰飛羽「哦」了一聲，不覺心頭緊了緊，但他的語氣仍十分平緩：「說說看。」

曲少英道：「夏婷來了，當然她那姘頭『鐵儒生』倪世鴻也一道，並且還有兩個人陪同，一個是『煞漢』閻瑞星，另一位却是閻瑞星的師兄『兩筆先生』管景松。」

神色倏沉，戰飛羽道：「眞是一羣死纏活賴的無恥無聊之徒，他們是在逼我大開殺戒了。」

曾經聽聆戰飛羽述說這一段恩怨的經過，是以戰飛羽的憤怒，曲少英頗爲諒解，他淡淡的一笑，古井不波的道：「你也不用生氣，飛羽，看樣子，我得多少爲你分担點義務了——我看，那『兩筆先生』管景松，就由我來侍候吧？姓閻的可以請他師兄來帮場，自然便不能指責對方的老友也來助拳，他們亂了規矩，我們豈是光悶着頭吃虧的角色？」

媚媚也大聲道：「戰大哥，我替你鬥鬥閻瑞星，不管他是什麼『漢』，我也要惦惦他的份量，如此『趁火打刼』法，簡直沒有一點度量，還算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呢？」

戰飛羽道：「我們先不要授人口實，等着看看戈凉如何安排再說，我認爲戈凉必定有個較爲公平的處置方式，否則，便將失去他『君子之爭』的原意，而變成了一場昏天黑地的混戰了。」

曲少英深思着道：「戈凉對這幾位突至的不速之客，顯然頗感不滿——他們指明是來找你決鬥的，戈凉認爲他們有『乘人於危』的心理，言談間透着懊惱，他厭惡任何節外生枝的行爲，飛羽，戈凉已經對『五獸王』那批人起了反感。」

突然，媚媚道：「那閻瑞星，管景松，以及夏婷，倪世鴻等這些人，他們是如何知道戰大哥在這裏而找上門來的？一定是什麼人暗中向他們通了消息！」

曲少英平淡的道：「『玉獅』楊雍和倪世鴻是好朋友，楊雍曾數度離此他去，想必就是去通知夏婷與倪世鴻的，而閻瑞星以英雄自命，胡打胡撞之下救了夏婷和倪世鴻，只要他們事後能見上面，理所當然的會交成朋友；閻瑞星此人骨傲氣高，自尊極强，他吃了飛羽的虧，勢必不肯罷休，因此，他設法找着夏婷等人，打聽飛羽的下落，也是順理戍章的事，剛好，楊雍去向夏婷，倪世鴻遞了消息，夏婷便邀了閻瑞星師兄弟一同前來找飛羽的晦氣，這樣一判斷，他們爲何結伙而來的內情，就不足爲奇了。」

戰飛羽點點頭，道：「少英分析得很有道理，我看，也就是這麼回子事。」

媚媚不平的道：「楊雍出去邀帮手，『五獸王』一定知道，至少，也是默許，他們竟然這樣的厚顏無耻，妄想以多吃少，眞是羞辱了他們自己的人格。」

戰飛羽微喟一聲，道：「這些人，如果知道什麼叫『人格』，今天，我與他們也不會鬧到這步田地了。」

曲少英說道：「我曾將我的判斷告之戈凉，他也認爲大致不差，他叫我立即將此事轉知與你，他自己已經氣冲冲的前往客堂，質問那些不速之客去了。」

媚媚急道：「會不會起衝突？」

曲少英道：「我想不會，他們對戈凉頗爲忌憚，尤其是深恐戈凉在一怒之下，與我們聯成一綫，如此，他們更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媚媚脫口道：「他們想要趁火打刼，我們也不是全無防備。」

看了媚媚一眼，曲少英微微搖頭，兩人間的這個細微的動作，戰飛羽不是沒有察覺，但是，他却沒有心思去詢問了，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須要去思索……。

× × ×

樓下，戈凉的那間臨時臥室裏，戰飛羽正和這位「鬼刺客」隔案相對——現在，已是深夜的時刻了，空氣中有一種索落的沉寂。

戈凉緩緩的，開了口：「我想，我請你移駕來

此的用意，你一定心裏有數吧？」

戰飛羽安詳的道：「是不是爲了傍晚時分來的那幾個人？」

戈凉低沉的道：「不錯，他們口口聲聲指名要和你決戰，其中尙包含着些舊怨新仇，一些複雜的男女糾葛，金錢爭紛在內，我覺得很討厭，但，我不請求你解釋。」

戰飛羽笑笑，道：「爲什麼？」

戈凉世故的一笑道：「因爲其中或有不爲人道的私隱，而主要的是我相信你，以你爲人行事的作風來說，你不會有什麼錯誤發生，另外，我無權要求你告訴我你或者不想說的話。」

戰飛羽誠摯的說道：「謝謝你對我的諒解——戈凉，對這些人的所作所爲而言，我確實是問心無愧。」

戈凉點點頭道：「那就行了，我要特別請你放心的是不管他們有多少人來，心裏敲的什麼如意算盤，他們都必須要按照我的方式公平較鬥，點到爲止也好，至死方休亦罷，無論他們與你之間有什麼怨仇，想達到何種目的，他們都得在絕對公平的原則下進行，否則，我戈凉便第一個站起來主持公道——戰飛羽，你瞭解我的意思？」

拱拱手，戰飛羽道：「我非常明白，同時，爲了你的公正與道義行爲，容我向你表達我的敬意與謝意。」

戈凉笑了，抱拳回禮：「不必客氣，這是一個江湖中人最低限度的品和格。」

戰飛羽沉默了半晌，道：「現在說來，日期已不足兩天了……」

戈凉望着戰飛羽，深沉的道：「眞不願與你分高下，斷强弱，戰飛羽，我們該是極要好的朋友，對不。」

戰飛羽微笑道：「我也有些同感——我想，在這一次的事件過去之後，如果我仍能活着，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機緣，已經有很久很久，我沒有發現似你這樣耿直剛介的人了。」

戈凉的瞳孔中閃耀着一種怪異的光彩，說道：「說不出爲什麼，戰飛羽，一見到你，我就有遇到故知的感覺？這種感覺十分微妙，我們以往素無交往，但我就是有這種感覺。」

在案上的銀燈照映下，戰飛羽的面容，形成一種極其柔和的綫條，他輕輕的道：「這也是緣份吧！戈凉，照說，你我在此等情勢之下相遇，是極不可能產生此類結果的，難得的却是我們都有這種感覺……」

戈凉嚴肅的道：「戰飛羽，讓我們來了結這段公案，然後，我們可以當做從來沒有這件事發生，一切重新再開始——希望我們都能在立場的迥異上諒解對方。」

戰飛羽用力點頭，道：「我會的，你對兩天後的比試方法，可是已經有了腹案？」

含蓄的一笑，戈凉道：「到時候，我會做得非常公平，而你也必能滿意於我的安排，問題是，恐怕他們就不會覺得滿意了。」

注視着戈凉，戰飛羽在那雙深邃的瞳孔中，隱隱的察覺了一些什麼——他知道，那是友誼，一種惺惺相惜的，靈魂相通的，瞭解的，尊重的友誼，超過了時間與空間。

預定決鬥的這一天終於到了，現在，是正午時分。

「照月山居」進門的正面，便是一爿方圓十餘丈的紅磚坪，紅磚坪四週以細碎的白石砌邊，並以幾十塊或方或長的蒔花小圃相圈繞，更有些許樹木點綴，磚坪過去，則是那座精緻的，用以欵客的「幻音樓」了！這片磚坪，原是個淸幽雅淡之所，而今天，却要用來做爲一連串龍爭虎鬥的場地。

自然，流血是免不了的了。

午膳剛過，磚坪背對「幻音樓」的這一邊，已擺好了十多張鑲嵌雲母石的酸枝太師椅，這十幾張椅子擺得很有學問，左邊，是微微彎排着的十一張椅子，中間一張，右側三張，椅子面對着這一爿磚坪。

當日頭升到頂天的時候，一行人已魚貫從「幻音樓」的門裏行出，沒有推讓，沒有說話，便卽各就各位——「五獸王」，楊雍，范傑，夏婷，倪世鴻，閻瑞星，以及一個白面黑髯，身材修長的中年文士某十一個人坐在左側的十一張椅子上，戈凉獨坐在正中間，而戰飛羽，曲少英，媚媚三個則坐在右邊。

梁宏川最是窩囊，他沒有座位，却被倒綑着橫倚在磚坪旁邊的一株樹幹下，看守他的，正是殺氣騰騰的「大紅雲」凌剛。

場子兩邊，各挺立着十餘名彪形大漢，一色的純黑勁裝，一式的朴刀，二十人分左右並排而站，倒也頗有那麼一股威凜凜的意味……

在「幻音樓」的門簷下，另置有兩對軟兜，四個漢子靜立於傍，一位長袍皓首的老郎中却以一種悲憫惋惜的眼光默默注視着前面那些欲待搏鬥的人們的背影——顯然這幾個人與他們的設施，乃是準備急救傷者用的，換句話說，就等着流血的人上門了。

這時，在一片沉寂裏，戈凉站了起來，聲音在微微的沙啞中帶着無比酷厲的說道：「我們現在就

開始比試，彼此之間，有寃報寃，有仇報仇，我輩武林之士，江湖中人，講究的就是眼前這種方法來了斷過節——乾脆爽快，以牙還牙，這不錯是暴力，但却最爲直捷了當！」

「五獸王」中的第一位「白猿王」邵一山低哼一聲，嗓音沉厚的道：「戈凉，我們要第一撥挑鬥戰飛羽！」

戈凉冷硬的道：「比鬥的順序及方式，應該由我來決定！」

「巨靈王」林冠怒聲吼道：「爲什麼要你來決定？」

冷冷一笑，戈凉目光如刄般注視着那頭大猩猩：「因爲第一，這是我出的主意，第二，這是我的地方，第三，那個不服可以冲着我姓戈的先上，林朋友，這些理由够不够？」

青筋暴漲於額，鼻孔噏闔急速，林冠的雙手緊緊握拳，氣得雙眼泛紅的咆哮：「戈凉，你，你簡直專橫霸道，欺人太甚……」

戈凉陰沉的道：「我一向如此，林朋友，如果你不顧照我的方法做，可以，只要你能放倒我，你便可以不受約束，隨心所欲！」

林冠大吼：「你以爲我不敢！」

戈凉眉毛揚起，淡淡的道：「說對了，林朋友，我就是認爲你不敢。」

林冠磨牙如擦，歪曲着他那醜惡的面孔，口沫四濺的大吼：「我與你拚了！」

戈凉正眼也不看他一下，冷冷道：「這副架勢唬不了人。」

「五獸王」之首的「白猿王」邵一山伸手急攔，怒叱道：「老四，你給我好生坐下，那有你這樣沉不住氣的人？」

林冠咬牙瞋目的叫着：「你們都看見了，姓戈的這是不是欺人太甚？我們哥兒五個幾曾受過這樣的烏氣？他不但騎到我們頭頂上，還想朝我們頭頂撒尿，這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五獸王』縱橫天下，萬兒莫非是叫人唬出來的？我們流血流汗掙到的一點聲名，豈能被姓戈的用脚踐踏？」

其他的三位「獸王」，也不禁憤憤不平，大有躍躍欲試之慨！邵一山環目壓刺，厲聲叱道：「通通不准妄動，你們全忘了我告訴你們的話了？戈凉既有主意，便叫他去安排，我們今天的對象不是姓戈的，而是姓戰的，你們瞎起什麼閧？都是些糊塗蛋！」

這幾句話却頗具效果，「五獸王」中的其他四個雖仍悻悻然滿心憤意，但已不再激動鼓噪，總算十分勉强的自行抑制下來。

戈凉神色自若，彷彿根本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樣，接着先前的話題又說下去：「我們既然決了了斷仇怨的方式，其唯一須要遵守的便是公平的法則，關於這一點，我堅持——毫不讓步的堅持，一定要做得完全無暇！我們的對象只有一個戰飛羽，而我們在座諸君都是與他有過轇轕的，所差者，深淺程度而已，但敵寡我衆，在不平的法則下，我們不可一湧而上，亦不宜車輪鏖戰，否則便失之公平，因此我決定，不管是我與他爭紛也好，各位與他的過節也罷，短兵交接一共只准三場，而且必須以一對一，爲了給各位最大的機會，我自願放棄優先權，由我接第三場，前二場任由各位選八挑戰，不過，三場之首的開鑼戰，我想戰飛羽不會反對先與梁宏川玩玩吧？」

微微一笑，戰飛羽道：「完全同意！」

樹下，梁宏川掙扎着鬼叫狼嚎起來：「不，不行啊，你們怎能叫我先與姓戰的交手？我憑什麼要打頭陣？不，這是謀殺，是有計劃的陷害，我不幹，我拒絕，你們不能把我當做犧牲……」

戈凉冷冷的道：「這是你的榮幸才對，梁宏川，第一個便請你大顯身手——而不是現你那陰毒的心機——設若你殺了戰飛羽，我們都可以鬆口氣也出口氣了，所以，你重担在肩。」

梁宏川幾乎用哭腔尖叫：「你們是在坑我……故意推我上去當替死鬼……你們好毒啊，我不幹，我絕對不幹！」

猛力踢了梁宏川幾脚，在梁宏川殺猪似的嚎叫聲中，凌剛惡狠狠的大吼：「狗娘養的雜種，你究竟算那一路角色？簡直膿包到了透頂！」

「白猿王」邵一山此刻又不滿的開了口說：「戈凉，你規定只准比鬥三場，那怎麼够？我們『五獸王』與姓戰的是一椿過節，闞瑞星師兄弟又是一椿，夏姑娘同倪老弟再是一椿，而我們却只有兩場的機會，這不公平，三椿過節，僅有兩次了結的權利，未免叫人不服——。」

戈凉重重的道：「那麼，你們只好把三椿樑子併做兩椿來算了！」

忽然，戰飛羽平靜的道：「沒有關係，戈凉，我可以多接一場，勝負生死是另一回事，總要叫他們有這個索債的機會，彼此間全是一樣——贏得甘心，輸得塲實！」

戈凉面露讚美之色的注視戰飛羽，語氣中透着明顯的關懷：「我是担心你的體力問題——老實說，叫你前後接下三場比試，已經很委屈你了，在公平的原則而言，業已多少有了偏差，但事實所逼，又不得下做此等安排，如果再多接一場，你自己估量可以支持下去麼？我要提醒你，你將遭遇的對手

全非泛泛之輩呢……」

戰飛羽笑笑道：「我勉力而爲也就是了，總不能叫朋友們失望，更不能令他們以爲我在取巧，是麼？」

戈凉點點頭，道：「好吧，那就這麼決定了，你要接受四次挑戰……」

白眉一軒，邵一山又嚷了起來：「戈凉，姓戰的願意比試四場，我們勉强同意，但以一對一，則有失公允，我們這邊便是那一個都與他結有樑子，誰都要鬥鬥他，他不能壟斷了我們的權利——」

戈凉勃然大怒，厲烈的道：「邵一山，你這是什麼話？說來說去，你仍然意圖以多勝少，以衆凌寡？我費了如許苦心，經過這多週折，目的就是要阻止這種不公平的場面出現，你的企圖不但無恥，更且下流，你有辱整個江湖道的尊嚴！」

邵一山圓臉漲赤，又羞又窘又惱的咆哮。

「各人的立場觀點不同，你却胆敢如此責罵於我！」

戈凉雙目暴睜，兇狠的道：「立場與觀點再是不同，也不能違反道義人格——我就是如此堅持，你們想怎麼樣不妨抖明了，姓戈的今天便是血濺三步，也要維持這一股做人的骨氣！」

邵一山猙獰又憤怒的大叫道：「你眞要吃定我們？」

戈凉踏出一步，蓄勢以待，冷聲道：「各位看着辦吧！」

緩緩的，那位白面黑髯，文質彬彬的中年人物站了起來，他以一種淸朗的語氣道：「邵兄請暫息雷霆之怒，我認爲戈兄方才安排的比鬥方式，尙屬可行，我輩置身江湖，多年闖蕩，方始稍露頭角，佔得一席之地，如因一時氣憤，而將辛苦掙得的名聲毀於一旦，未免不值，仇是要報，恨固須雪，此身此命，却仍不及一個『節』字難求！」

邵一山十分勉强的道：「不過，管兄，如此一來就……就太使人爲難了……」

這位中年文士——「兩筆先生」管景松祥和的一笑，靜靜的道：「難處也無非是個生死而已，看破此關，便知名節尤貴於生死，邵兄，我們只要無愧於心，勝負之分，也就自然平和了……」

深深吸了口氣，邵一山吶吶的道：「好吧，既然閣下也這麼說，我就只有勉爲其難了……」

管景松微微一笑，向戈凉拱手道：「請卽開始，戈兄！」

戈凉點點頭，提高了聲音：「凌剛，把梁宏川拎過來……」

當凌剛把掙扎號叫中的梁宏川重重摔到紅磚地下的時候，他的「掌刀」也「霍」聲閃揮，又準又快的將梁宏川身上所縛繩索一斬而斷，同時，「叮噹」兩响，梁宏川的那對兵器「龍舌鏟」也由凌剛順手抛丢到梁宏川身邊。

戈凉適時叱喝：「梁宏川，你盡情施展你的本事吧！」

誰也沒看淸戰飛羽是怎麼移動的，他只是輕輕一閃，業已到了梁宏川面前！

梁宏川恍同見了鬼一樣怪叫一聲，往後撲地翻滾，連地下的一對傢伙也不敢拾起來！

戰飛羽卓立不動，他注定梁宏川，目光冷森得像似兩柄利刀。

滿頭的汗，扭曲着面孔趺在地下，聲嘶力竭的扯着嗓子尖叫道：「不，我不和你拚——！我不要受他們利用……我寧肯叫你殺死……姓戰的，你上呀，試試看以你這等的英雄人物來屠殺一個不肯反抗的人會是何種滋味？」

戈凉厲叱：「站起來動手——梁宏川，你這狡猾無恥的下流胚子！」

梁宏川賴在地下不動，怪嚎着：「我就是不起來，我看他怎麼來謀害我……你，以及你們每一個也都別想叫我起來！」

這副情景，甚至連「五獸王」與他們一伙的人也都覺得大大的尷尬與窘迫了……

於是咒罵已開始出自「五獸王」的嘴裏，「煞漢」闞瑞星更氣白了臉。

突然間，戰飛羽暴掠而進，一片狂悍的勁力驀而將梁宏川由地提起，梁宏川大叫驚吼，手舞足蹈，戰飛羽已猛的將他一把抓住頓立於地，而就在梁宏川的一楞裏，戰飛羽的雙手已那麼明顯又緩慢的推向梁宏川胸前！

出自一種本能的反應，梁宏川急速斜旋，順手俯身撈起了地面上的「龍舌鏟」，又快又狠的在一個竄躍中撲進，雙鏟由下往上，暴揷往戰飛羽小腹上。

那雙淡青色的手掌原本是那樣緩慢的在推送，但是，當「龍舌鏟」的寒芒甫現，這雙手掌已倏然收縮，掌影突隱，梁宏川的身體已像一枚跳球也似站了起來，連連在空中翻滾轉動，同時，骨骼的折斷聲，與梁宏川那令人毛髮悚然的悲慘也滲着傳出來！

戰飛羽站立着不動，當凌剛飛入場子托起梁宏川的身體時，他低沉的道：「凌剛，我從你手中救出了這個邪物，如今，我再奉還給你，我知道，他活着比他死了要値錢，是麼？他並沒有死，只是被我折斷了幾根肋骨而已！」

凌剛嘻開了大嘴，道：「多謝了，老兄，我相

信李家堡的李堡主將要和我同樣的高興呢！」

當凌剛把半死不活的梁宏川交到兩名手下抬下場去的須臾間，半空中人影倏閃，「兩筆先生」管景松已經站到了磚坪中間，管景松的雙手上，各執着一隻沉重黝黑的「判官筆」！

戰飛羽目光平視，默然無語，管景松以他那一貫平和的語氣道：「戰飛羽，我是來替我的師弟闖端星討還公道，想你不會忘記這件事吧？」

戰飛羽搖搖頭，道：「我不會，但却希望你要比諸令師弟明理些，否則的話，便是你我雙方的不幸了。」

管景松沒有回答，他只是淡淡一笑，當他的笑容展現，右手上那隻「判官筆」的尖端已在微抖之下毫無徵兆的點到了戰飛羽眉心！

戰飛羽穩立如山，雙手看不清形勢的往上崩抬，却又在崩抬的同時印到了敵人面門，管景松也沒有移動，右手筆一揚壓下，左手筆倏挿戰飛羽的咽喉！

雙臂拋起，戰飛羽的袍袖展舞，漫空的掌影，便像四飛的蝙蝠一樣聚向了管景松，猝然拔空而起，管景松的雙筆幻爲千百條黑流烏光，在一片破空的銳响中急傳而至，戰飛羽的身形也立時隨着這湧合紛射的黑芒翻飛穿騰，就好像他的身體是有形無質的飄浮在筆尖的四方，然後，當管景松這一輪快攻稍歇，他那幻散迴旋的如刄掌影已暴飛而起，只見一蓬閃掠的掌形光華罩集的，一塊又一塊的罩向敵人週圍。

管景松的雙筆陡然揮舞成一圈又一圈環環相套，上下串連的弧光，在空氣的激蕩排湧裏，筆尖飛顫，點點同流星般電射而出。

這位武功奇高的好手顯然不相纏鬥，這一招，乃是此門運筆功夫中最最精湛的絕活之一——「筆點魁星」。

戰飛羽的雙掌在一刹間停凝於半空，却似乎在停凝的同時往下猛推，於是，他的整個人驀而凌虛倒翻——他這一翻去勢之快無與倫比，然而，他在翻起的瞬息，雙掌却急合互揚，他這兩個動作，實際上便是一個動作的壓縮。

滿空的流弧星芒擊掠中，管景松突失敵踪，他上身側仰，毫不攷慮的雙筆快速交义後挿，但是，奇異的事情發生了，當他迅速揮出的雙筆尚未及沾到身後戰飛羽的影子，就在他的正面，他空無所有的正面，一串看不見的，好像蘊藏在空氣中的隱形刄勁，却「噗嗤嗤」急响而起，匪夷所思的電飛而至！

悶吭一聲，管景松連連打了幾個旋轉，差一點便跌摔於地——他勉力站穩，自肩至襟，却斜斜的破裂了七道整齊如削的破口，但是，並沒有傷及肌膚！

一刹間，他腦中靈光映現——對方所使的奇技，顯然是久已失傳的掌功心法，「大無相」！

定定的注視着戰飛羽，管景松幡然頴悟，人家業已手下留情了。

深長的太息一聲，管景松作了個羅圈揖，然後，他一言不發，過去拉着神色沮喪的闖瑞星頭也不回的匆匆離去……

餘下的衆人裏，除了戈凉之外，沒有任何人看得出管景松是怎麼落敗的！

這時，戈凉吸了口氣，開口道：「邵一山，接着的這場是你們上呢！還是夏姑娘和倪朋友上？」

呑了口涶液，邵一山乾澀澀的道：「遲不如早，呃，我們上吧！」

說着話，他的目光掃過他的四位拜弟，此刻，這四位「獸王」臉上業已失去了那種狂態，更變得有些惴惴不安了，因爲他們全都知道方才落敗的「兩筆先生」管景松，是懷有如何高强的武功，管景松的修爲決不在他們幾人的任何一個之下，而既然管景松也討不了好，他們幾個，也就相對的佔不上便宜了……

又嚥了口涶液，「白猿王」邵一山硬着頭皮道：「這一場，便由我來奉陪……」

他的脚步像有千斤之重，似是拖着一樣拖到了場子裏，而他的四位拜弟，兩名司旗，那種悲楚無奈的眼光，更彷彿是在目送他「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味道……

定了定神，邵一山從長袍之中拔出了他的兵器——三尺長，通體爲白鋼打造的沉重「白猿爪」！

盯視着戰飛羽，這位「五獸王」之首極度謹愼的道：「姓戰的，你有什麼本事，不妨全攞出來看，我邵一山——」

也沒看見戰飛羽出手，空氣中那種「噗嗤嗤」的銳利破空之聲已連串的响起，勁力削薄，片片旋飛，有如無數柄隱形的鋒刄在激射！

大吼如雷，邵一山衝刺奔躍，恍同鷹翔，他翻滾躲閃中，「白猿爪」起如天崩地裂，狠猛至極的由四面八方合罩過去！

戰飛羽袍飛身掠，雙掌時隱時現，却俱是從各個古怪的角度攻出，伸縮似電，臂斬抓拿之間千變萬化，令人防不勝防。

兩個人影忽來忽去，忽分忽聚，刹間縱掠，瞬息交會，「白猿爪」的舞動有如山雲滾嘯，而掌刄穿飛，凌厲流旋，更加無孔不入！

猝然，戰飛羽一飛冲天，連串跟斗又再翻落，

掌影隨着他身形的轉翻四散縱橫，破空有聲，邵一山猛而後退，在他後退的同時，「白猿爪」力掃九牛般狂悍的揮砸過來，他的左手暴揚，一團白影竟那麼快速的飛向了戰飛羽頭頂！

變化之快是無可言喻的——戰飛羽全身急瀉，隨着敵人這力可裂碑的一爪飄起半尺，閃電般在爪頭上打了一轉，同時，那團白影掠過他的頭頂，他手斜指向上，右掌在刹那間分同九十九個不同的方向斬出，他的頭髮飛起一綹披散下來！

「噗嗤嗤」的無形掌力暴旋而出，那團小小的白影居然「吱——」聲慘叫，白毛與鮮血噴洒半空，白影便翻騰滾撲着拋起落下！邵一山在急切間回爪快截那九十九掌，但是，像來自九天的神手，另有一掌突然在這九十九掌之外驟而出現，這一掌由右側飛來，「吭」的一聲，便將邵一山劈了個倒翻元寶！

「哇」的吐出一口血來，邵一山掙扎着尚待站起，但是，戰飛羽的一隻手掌已經斜斜垂拈着他的咽喉——那隻淡青色的修長冷硬的手掌，邵一山知道，比得上最鋒利的刀刄……

跌落在三丈之外的那團白影，赫然竟是一隻小巧的，罕見的白猿，在牠尚有生命的時候，應該相當活潑可愛，柔軟潔白的細毛，玲瓏纖細得只有人們巴掌般大小的身軀，正適宜摟在懷裏受人愛撫，但是這頭小白猿如今却已變成血肉糢糊的一團了！

戰飛羽曉得這一類小白猿的來歷——牠們的性情還不及他們的外貌來得可愛，這類小猿，只有苗疆山區有少數出產，名叫「袖虎白」，性兇悍而暴戾，利齒利爪，行動快捷如電，不易馴養，但一待養馴，則事主忠心不二；邵一山飼養這種「袖虎白」做爲傷人的暗器，可謂別出心裁，不過，却也合了「物以類聚」這句話了……

仰躺在地下受制於人的邵一山，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其他四位「獸王」，以及楊雍，范傑等人俱不由紛紛離座而起，大有一湧而上的意思！

戈凉往中間一站，冷冷的昂着眉道：「各位，邵一山生死之權乃操在戰飛羽之手，恕與不恕全在於他，這就是勝負之分，各位不要想打渾主意，這地方還有規矩在！」

狂吼着，「巨靈王」林冠大叫：「醃臢氣受够了，哥兒們，併肩子衝上去救老大……」

他這一吼一叫，其他的三位「獸王」，兩名司旗，立時分散開來，却又分散的一刹，如虎出柙般撲向了攔在中間的戈凉！

戈凉大鳥般飛掠八丈，人在空中大喊：「戰飛羽，我們就以彼此間放倒這些畜獸的多寡來做爲我們比鬥的勝負高低？」

戰飛羽大聲道：「好！」

他這一個「好」字還在舌尖上跳躍，戈凉已流光也似瀉空而下，只見寒電隨手飛映，「五獸王」屬下那位二司旗范傑已狂吼如泣，滿胸鮮血標濺倒仰，連他手中的傢伙五環七星刀尚未及舉起！

戈凉的身形沾地立站，凌空暴旋，冷芒流射中，「玉獅」楊雍也雙手捂着喉嚨，發出那種怪異可怖的呼嚕聲踉蹌仆地。

「人豹王」孟逸帆的一對「鎖骨勾」七次扣抓戈凉，却七次一瞬落空！

紫袍飛舞，戰飛羽的身影奔向「巨靈王」林冠的面前，却在林冠的兩柄「錐頭鎚」猛烈迎擊之際轉掠向「刁狼王」胡進右側，胡進蹲身轉步，亮晶晶的「狼牙棒」回手狠掃，戰飛羽倏然頭下脚上倒翻，他暗嵌三角鋼尖的軟皮靴「噹」聲踢蕩開胡進的「狼牙棒」，抖手二十七掌打得胡進就像一堆爛泥般軟糊糊的貼向丈許遠的磚地上！

冷光一抹擦過戰飛羽的背脊，創傷的痛苦，使得他往下急俯，一道尺許長的血口子翻裂在他背上，他頭也不回，一掌右揮，一掌却由下往上打向先揮出的一掌，於是，空氣中「波」聲抖顫，一股如矢的尖銳力道斜折着激射往後，慘號立起——「黑虎王」杜昌歪斜後退，他左腰上血洞如拳，手中緊握的「牛角刀」上尚沾着戰飛羽的血！

戈凉的脚底就像按裝着强有力的彈簧，他沾地即躍，閃旋如風，進退之間快同鬼魅，難測難忖，「人豹王」孟逸帆疾若流虹似的連串次擊，汗毛也沒觸上他一根，只見他猝然飛起又躲開了「巨靈王」林冠的猛襲，右手的一溜寒電往側揚閃，左手的另一抹冷光却驀的敲上了那抹往側揚閃的寒電，於是，這抹原本側飛出的寒電便「噗」聲倒射，猛一下穿透了「人豹王」孟逸帆的喉嚨！

悍不畏死的林冠紅着眼暴撲過去，「錐頭鎚」上的尖錐刮過了戈凉的右脅，戈凉隨着敵人運鎚一刮之際飈然張躍，左手倏往下挿，老天，一柄寬只兩指，長僅尺長的瑩瑩短劍，業已深深透進了林冠那巨大的頭顱骨殼！

這時，戰飛羽也正好將重傷垂死的「黑虎王」杜昌劈得在空中打了五轉跌落於地！

兩個人得手之下，不約而同的閃撲回來，一齊掠向坐在那邊的「白猿王」邵一山。

邵一山的坐姿奇特——他圓瞪雙眼，眼球凸突眶外，滋牙咧嘴，五官歪扭，一雙手緊緊抓扯着自己的前襟，而他的前襟却已被他的手撕裂成片片條條，他吐得滿胸滿身又滿地的血，就這樣，他僵木又毫無動靜的坐着不動。（以下轉入第一六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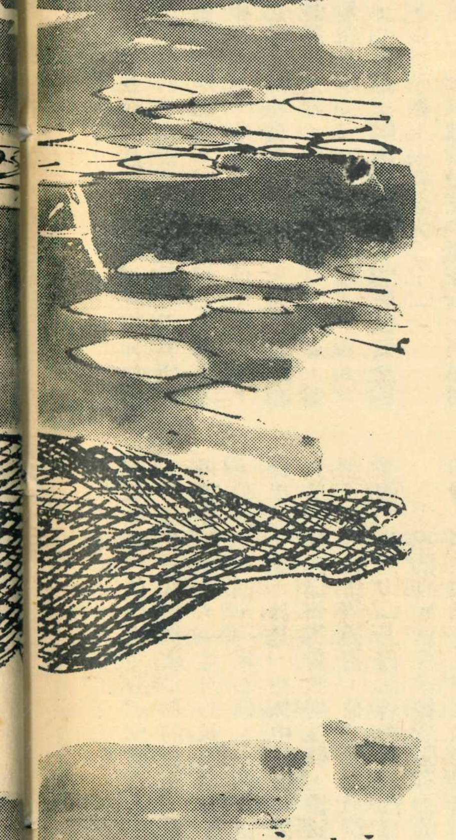
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

萬里雄風

倪匡·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白探母不遇，悵然退出日月莊，途遇凃雪紅正與日月莊中人爭執，原來凃雪紅獲得三寶眞經，苦練一年已具絕代身手，東方白雖不敢相認，但却以言語打動凃雪紅的爭勝心，偕她同往日月莊，在莊外，凃雪紅推倒無敵盟主石碑，連敗高手，連東方雷也吃虧溜走。東方白乃偕她直闖莊門，此際東方霸主已得報，與金蘭花走了出來，東方霸主一聽凃雪紅已練就三寶眞經玄功，正擬邀她進莊欵待，徐圖後策，金蘭花却橫加阻攔，要凃雪紅接她三招，始得進莊，這一着，可大使東方霸主難堪——

險着不成身受制　護夫情切不知危

金蘭花和東方霸主抬槓這種事，已發生過不少次數，東方霸主都忍了下來，到這時，他已然有忍無可忍之感了！

若是換了別人，被凃雪紅煽風點火那樣一說，自然會立時發作的，但是東方霸主乃是何等沉深精明之人，他焉有不知凃雪紅是在存心挑撥？

就算他忍無可忍，要對金蘭花採取行動，那也是他自己的事，絕不會在凃雪紅的挑撥之下來發作的。所以他只是悶哼了一聲，並沒有多說什麼。

而金蘭花則一翻眼，斥道：「你廢話作甚？你接不接我三招？」

凃雪紅一面全神戒備，一面却不肯放過這個取笑激怒東方霸主的機會，因爲她爲人也極其聰明，看出在如今這樣的場合之下，不論自己如何說，東方霸主都不會怪自己，只是惱怒金蘭花的。

是以，她又道：「哦，我明白了，原來日月莊中雖然有一個無敵盟主，但是還有一位太上盟主，東方先生，你這門『懼內功』，只怕是天下無雙的了！」

東方霸主的面色難看，神色駭人之極，令得每一個人的心中，都大大地揑了一把汗，不知道東方霸主發起怒來，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而也就在此際，只聽得金蘭花發出了一聲怒吼，叫道：「第一招！」

隨着這一下叫喚，金蘭花的手臂，突然向上一振，「呼」地一聲响，揚起了一片銀光，一張銀光閃閃的大網，已然向着涂雪紅，當頭罩了下來！

那一張大網，就是剛才東方雷用來和涂雪紅動手的那一張！但是此際，在金蘭花的手中，當金蘭花將之揚起之際，氣勢却是大不相同！

剛才東方雷將網揚起之際，只像是天上壓下了一片銀雲，但此際，金蘭花一揚起了那張網，却像是滿天皆是銀雲，鋪天蓋地而來一樣！

金蘭花一面揚出了那張網，一面還發出了一陣驚天動地的呼叫聲來，震耳欲聾，聲勢之猛烈，實在是難以形容，見所未見！

涂雪紅雖然早已有了準備，但是她却也決計想不到，金蘭花一出手，竟然如此厲害！

是以當金蘭花一出手之際，她陡地一呆，她的身上，也因爲全身已被銀網罩住，而閃起了一片銀光！涂雪紅知道，自己萬萬不能被那張網罩住的，要不然，自己的一切計劃全完了！

是以，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涂雪紅也是一聲大叫，身子突然直挺地向後倒了下去，倒下去之際，身法之怪異，實在是難以形容，可以說除了道家三寶眞經中會有那樣怪異的招式之外，任何武功都不會有了！

她身子一倒在地上，「砰」地一聲响，力道十分之大，力逾千斤，竟將泥地上，壓出了個小坑！

而她的身子，則正好陷進了那小坑之中！

本來，金蘭花那一網疾罩了下來，若是涂雪紅不曾先呆了一呆，以她此際的武功而論，及時躲避，倒還是可以避得開去。

但是她却呆了一呆！

在她呆了一呆之後，她若是再要躲，那是萬萬避不過去的了！如果她向外閃避，那只是自討苦吃！而涂雪紅也從那片銀光的來勢上看出了這一點，所以她祇是身子向後倒去。

她身子向後倒下，在地上壓出了一個坑，那張網也在那時，疾罩了下來。在那電光石火間，銀光奪目，別說旁觀的人，連金蘭花自己在內，也是聽得「砰」地一聲响，而不知在網下發生了甚麼事。

但是，涂雪紅並未能逃出網來，她已被網兒罩住，那却是毫無疑問的事了。

金蘭花的心中，陡地一喜，先是手臂一沉，令那張網，全沉到了地上，然後，手臂一抖，將那張，疾抖了起來。

金蘭花祇當涂雪紅的全身，已然被網兒罩住，自己一抖手間，一定可以將涂雪紅的整個人，都裹在網中，抖了起來，替東方雷掙回面子的了。

却不料她手臂一振間，網兒雖然飛了起來，但却是輕飄飄地，一點份量也沒有，顯然涂雪紅並不在網中！

金蘭花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因爲那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那眞是不可能的，金蘭花知道，那張網貼了地，再抓起來，別說是一個人，就算地上的一條虫兒，只要它比網眼大，那一樣是走不了會被網住的！

但如今涂雪紅却不在網中！

那張網兒未曾網中涂雪紅，一來是怪金蘭花對那張網太具信心了，以爲它不發則已，一發必中。二則是涂雪紅躲避的方法太巧妙了！

涂雪紅此際，等於是躲到地下！

那張網的網口處，有無數細密之極的倒扎針，當網口在地上拖過之際，地上所有的一切，全被網去，但是涂雪紅却恰好躲在一個被她壓出的大坑之中，網口祇在她的身上掠過，却不能將她網住！

是以金蘭花才會一擊不中！

當金蘭花一揚網，發覺輕飄飄地，網中並沒有人之際，她心中的吃驚，實是難以形容。

而就在電光石火的一刹，涂雪紅却是不願錯過這一個機會了。

就在那張網兒離地而起的一刹間，她的身子，倏地直挺挺地向上，彈了起來，雙掌一錯，一左一右，「呼呼」拍出了兩掌！

她那兩掌，乃是連人帶掌，一齊飛了過去的，去勢之快，難以形容，金蘭花剛覺出網中太輕，十分不妙間，涂雪紅已到了她的身前！金蘭花空有一身武功，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也是無從施展！

刹那之間，祇聽得「砰砰」兩聲响，兩掌已一齊擊中，正擊在金蘭花的雙脅之下，金蘭花一中掌，發出了一聲怪叫！

隨着怪叫聲，她身形向後疾退而出，在她後退之際，她的手臂，又揚了起來，待向涂雪紅再發一招！

可是她不揚臂發招還好，一有所動作，牽動了內傷，「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大口鮮血來，身形搖擺不穩，第二網未曾發出，已然仆跌在地！

涂雪紅不但避開了金蘭花的一網，而且還將金蘭花擊成了重傷，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忍不住發出了一下長嘯聲來。

隨着她的長嘯，東方白也大大鬆了一口氣！

剛才，當涂雪紅險險爲那張銀網罩住之際，東方白心中吃驚之極。

但因爲事情變化得實在太快，根本不容東方白有出手相救的機會，接下來，金蘭花已受了傷！

此際，東方白鬆了一口氣，東方霸主却心中一

凛，暗自吃驚！

因爲涂雪紅躲過金蘭花那一網的辦法，實在太巧妙了，當年，東方霸主受制於金蘭花，就是因爲金蘭花用那張網兒向他使出了同樣的一招「鋪天蓋地」，東方霸主未能避得開去！

從這點看來，涂雪紅的武功，至少已高深過當年的東方霸主了！

而當東方霸主看着地上，剛才涂雪紅倒下去時壓出的那個大坑之際，他心中也更是吃驚，因爲以他此際的功力而論，如果疾倒而下，在刹那之間，要在地上壓出一個大坑來，只怕至多也只有那麼深了。

那也就是說，涂雪紅的武功，至少已絕不在自己之下！

東方霸主在那刹間，心中不知想到多少事，直到涂雪紅突然怪聲笑了起來，他才又聽得金蘭花在尖聲叫道：「你總不替我……報仇？」

東方霸主向金蘭花看了一眼，他乃是何等見識之人，一眼就看出金蘭花的內傷，十分沉重，調餘上一年半載，也未必會痊癒。

而且，即使醫好了傷，她的功力是不是還能和以前一樣，也是大有疑問的了。

東方霸主對金蘭花有所忌憚，處處隱忍，原是爲了金蘭花武功超羣，她那張網兒，更是厲害無比的原故，但是如今東方霸主看到金蘭花已然身負重傷，他還有甚麼可以忌憚的？

他聽得金蘭花叫他出手報仇，非但不動手，反倒「哼」地一聲，道：「我已說過了，請涂姑娘進日月莊去一敍，偏是你自恃武功，強要出頭，要和涂姑娘動手，如今吃了虧，還有甚麼好說的？」

金蘭花在受傷倒地之後，看到東方霸主只是呆立着不動，並不立時向涂雪紅進攻，她的心中，已大是有氣，此際，聽得東方霸主竟那樣說法，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聲大喝，說道：「你說甚麼？」

她在受傷之後，面色本就十分難看，再一發怒，在面上泛起了一重青氣來，看來更是駭人。

但是東方霸主有心氣她，却又冷冷地道：「那是你不自量力，自取其辱！」

金蘭花一生之中，幾時曾受過那樣的侮辱？而且出言侮辱她的，又是最應該帮着她的東方霸主，她心頭的怒火，再也難以遏制！

只聽得她怪叫一聲，身形疾撲了起來！

她在重傷之餘，突然間身形還能撲得如此之高，確然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然而，她身子才一撲起，還未曾撲到東方霸主的近前，內傷便已發作，不由自主，鮮血狂噴，身形也從半空中，疾跌了下來。

也就在金蘭花的身子向下跌來之際，只見兩條人影，如飛掠到，大叫道：「主人！」

那兩人來勢快絕，一趕到，恰好將自半空中摔了下來的金蘭花扶住。

金蘭花全身發軟，但是她究竟是武功十分深湛的人，還未曾昏過去，只聽得她不住地喘氣。

而及時趕到，將她扶住的兩人，則正是大金和大銀兩人，兩人滿面皆是惶急之色，道：「主人，你怎麼了？你怎麼了？」

但是金蘭花却並不回答她們，只是望定了東方霸主，道：「你好，東方霸主，你好！」

東方霸主果然可以稱得上是天下第一等老奸巨猾，這時，他反倒勸起金蘭花來，道：「娘子，勝敗乃是常事，你已受了傷，需要慢慢將息，還是不要動怒的好，大金，大銀，快扶你們主人回莊去休息！」

金蘭花聽了，更是怒上加怒，又是一聲怪叫，再噴出了兩口鮮血，掙扎着道：「大金，大銀，我們走！」

兩人忙道：「是！是！主人，到那裏去？」

金蘭花厲聲道：「回苗疆去，難道還要到日月莊去不成，快扶我走！」

東方霸主却道：「娘子，這又何苦？」

但是他却只是口中說，並不攔阻，就在他說話之間，大金大銀兩人，已扶着金蘭花，向前疾掠而出！

東方霸主一看到金蘭花去了，心情大是輕鬆。「哈哈」一笑，衣袖一拂，自地上將那張網兒，拂了起來，道：「夫妻爭執，事屬尋常，倒叫涂姑娘見笑了！」

剛才所發生的一切，涂雪紅在一旁，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她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因爲剛才發生的一切，証明了東方霸主的心目之中，她已經比金蘭花更來得重要了！

東方霸主的話才一住口，涂雪紅也笑了起來，道：「東方先生言重了！」

東方霸主笑容可掬，道：「涂姑娘，你遠道前來挑戰，只要你有和我動手之意，我定然奉陪，但涂姑娘武功大進，我們兩人若要比試，也該叫別人開開眼界，此事非同小可，涂姑娘以爲可是？」

涂雪紅也可以算是小奸，她如何有不明白東方霸主這個老奸的心意之理？

當下她也笑了起來，道：「自然，自然，東方先生慢慢安排也不遲！」

東方霸主道：「如此就請！」

凃雪紅也道：「請！」

東方霸主衣袖一拂，那兩列童男童女，立時又吹奏樂器，在樂音之中，凃雪紅翻身上了馬，東方霸主也上了馬，在前作引。

凃雪紅和東方白兩人，在後跟隨，一齊向前，慢慢策馬而前，日月莊中的高手以及所有人，全都恭身而行，連大氣也不敢出。

凃雪紅騎在馬上，左顧右盼，十分得意，到了日月莊，又在大堂之中，寒暄了片刻，自有人將凃雪紅和東方白兩人，引到了一個十分華麗的院落之中。

凃雪紅在日月莊的人離開之後，大是躊躇滿志，道：「白朋友，你看我如何？」

東方白道：「凃姑娘，想不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一招之間，就傷了金蘭花，金蘭花一走，東方霸主便失了一個得力幫手，那是武林幸事。」

凃雪紅雙眉一揚，道：「可是我却也在日月莊住下來了，看他怎樣安置我！」

東方白一呆，道：「凃姑娘，你那樣說，却是……却是甚麼意思？」

凃雪紅並不回答，只是又問道：「白朋友，你看他是不是敢和我動手？」

東方白哼了一聲，道：「如果他想和你動手，早動了，但是他定然會暗害你，你可得小心提防才是。」

東方白的話，令得凃雪紅呆了一呆。

但是她却搖頭道：「不會的，他不會害我，他一定在想，如何才能使我肯屈居於他之下，而又在盟中，擔任極高的職位，哼哼，如果他肯讓我當副盟主，看在他在武林中資格深重的份上，我也就算了。」

這一番話，實是聽得東方白目瞪口呆！

日月莊中，才去了一個金蘭花，那是令東方白高興的，但如果去了一個金蘭花，反倒換了一個凃雪紅的話，那豈不是更不堪設想？

是以，在片刻之間，東方白一句說話也講不出來。

凃雪紅站了起來，道：「白朋友，我想休息了，你最好別離我太遠，正如你所說，東方霸主可能會暗害我們，也好有個照應。」

東方白忙也站起身，道：「是！」

他一面說，一面已向外走去，來到了院子一端，另一所屋子之中。

凃雪紅坐了下來，心中盡想着她在當了無敵盟副盟主之後的威風，暫且擱下不表。

却說在大堂上，凃雪紅和東方白兩人一走，東方雷一掀帘，走了出來，他的臉色，十分難看，道：「爹，媽怎麼了？」

在日月莊外發生的事，早已有人報與東方雷知道了，東方雷乃是明知故問的。東方霸主向東方雷招了招手，道：「你過來。」

東方雷向前走去，東方霸主挽住了他的手，向外便走，穿過了好幾進院子，來到了一處十分隱蔽的所在，東方霸主才道：「孩子，你媽負了傷，走了。」

東方雷雙眉一揚，冷冷說道：「那麼你何以不出手？」

東方霸主道：「我何嘗不想出手？但是，我却也沒有勝過她的把握，唉，道家三寶眞經，眞是非同小可！」

東方雷雙眉緊蹙，雙睛眨也不眨，望定了他的父親，好一會，才一字一頓地道：「你那樣說，是眞的……還是假的？」

東方霸主的面色一沉，道：「你說此話，是何意思？」

東方雷爲人極其聰明，他早已看出，這一年來，金蘭花並不將東方霸主放在眼中，東方霸主言出如山，他講的話，無人不從，但是一到了金蘭花面前，便被頂撞了回來，那是令得東方霸主，十分難堪的。

而東方霸主在這一年來，隱忍不作聲的情形，東方雷自然也看在眼中，以前，他只是心中奇怪東方霸主如何能隱忍得下去，但現在，他却着實疑心，那是東方霸主故意不出手的！

但是，不論東方雷的心中多麼疑心，當他一看到東方霸主突然沉起了臉時，他心內也不禁一凜，不敢再問下去，忙道：「我是說……這樣一來，我們……的行動，不是要大受妨碍了麼？」

東方霸主並不回答，只是背負雙手，來回踱着步。東方雷可以看出，他的父親正在心事重重，因爲東方霸主每一脚踏下去，竟在地下所鋪的青磚上，踏出一個淺淺的脚印來！

東方雷等了片刻，不見他父親出聲，忍不住又問道：「那麼，我們的地位——」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東方霸主像是突然想到了甚麼一樣，抬起頭來，站定了身子，向東方雷問了一句話，可是他問的那句話，却是令得東方雷莫名其妙的！

只聽得東方霸主問道：「雷兒，你和席珍之間的感情，近來如何？」

東方雷陡地一怔，他再聰明，一時之間，也想不透東方霸主那樣向自己是甚麼意思，但是他却知道，東方霸主那樣問，一定是有用意的！

他忙道：「很好啊。」

東方霸主目射精光，望定了他，道：「如果我出手將她打死，你便如何？」

東方雷一聽，大驚失色，道：「這……這是爲甚麼？我們兩人，十分熱愛，我只想和她白頭偕老……你何以要將她打死？」

東方霸主沉聲道：「你們兩人，要白頭偕老，倒也不難，只是可惜，無敵天下盟，日內也要風流雲散，別說再展鴻圖了！」

東方雷究竟是聰明人，他在聽了東方霸主的話，心念電轉，已不住在揣摸東方霸主的意思，這時，他心中已經恍然大悟，知道東方霸主在想些甚麼了！

他瞪大了眼，張大了口，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中又是驚愕，又是詫異，又是憤怒，百感交集，以致他的身子，也不由自主，在微微發抖。

他過了好一會，才又道：「爹，你……你……你……你……。」

東方霸主不等他講完，便微微一笑，道：「不錯，我想你已明白我的意思了，你以前對凃雪紅，不是也很有意思麼？何以如此吃驚？」

東方雷此際，已完全明白了他父親的意思，是要殺死了席珍，要他去追求凃雪紅，和凃雪紅結成夫婦！

若是東方雷和凃雪紅結成了夫婦，那麼凃雪紅自然再也不會和無敵盟爲難，非但不會爲難，而且還使無敵盟添了一個大大的幫手！

東方雷吸了一口氣，對於東方霸主那樣的深謀遠慮，簡直深不可測，他的心中，也大是吃驚！尤其當東方雷想到這件事，如果付諸實行，那對自己，對席珍而言，將要發生的大變化，他更是心驚肉跳！

東方雷還在峨嵋時，和席珍便已眞誠相愛。後來，他被席大先生逼下山來，在江湖上胡作非爲，害人無算，那也全是因爲他內心深處，對席珍的一往深情，無法渲洩，以致激得他走向極端之故。

而他對席珍的情感，却是始終如一，十分眞摯，當他和席珍成爲夫婦之際，可以說是他一生之中，最快樂的時刻了。

而在婚後，一則由於他已是無敵盟的地堂堂主，二則由於他心情愉快，是以與前，已判若兩人，以前，他在江湖上淫辱了不少女子，但是在這一年之中，他却和席珍出入形影不離，並沒有別的荒唐事。

是以此際他聽得東方霸主那樣講法，實是啼笑皆非，忙道：「那……那是以前的事了。」

東方霸主道：「但是照我看來，凃雪紅却比以前，更加美麗得多。」

東方雷搖着手，道：「這……這……」

他的心中，亂成了一片，不知該如何說才好，東方霸主則又已正色道：「雷兒，你可得好好想想，我們費了那麼大的心神，才建了今日的基業，眼看一年之期已滿，我們的力量也越來越大，快將向各大門派出擊，在那樣要緊的關頭，若是壞在凃雪紅一人手中，豈不是可惜？」

東方雷道：「我知道，但是我們可以有別的辦法對付她，她大鬧日月莊，推倒無敵碑，這件事必然早已傳了開去，如果照你的辦法，我們父子兩人，只怕仍然是面上無光，難以見人？」

東方霸主聽出東方雷仍然不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他的面色，看來也更加陰沉，道：「不照我的辦法，你又有何善策？」

東方雷的手掌揚起，向下砍了一下，道：「一勞永逸，也免得我們被人嗤笑！」

東方霸主冷笑道：「你以爲我不知道麼？但是只怕做不成功時，畫虎不成反類犬！」

東方雷一横心，道：「常言道明槍好躲，暗箭難防，這事交給我，我今晚就動手，如果臨時失手，那我自然會隨機應變。」

東方霸主望了東方雷半晌，道：「只怕到時，你連隨機應變的機會都沒有！」

東方雷只是乾笑着，東方霸主見兒子不肯聽命於己，心中怫然不悅，揮着手，道：「那你就去試試，千萬別將命送在她的手中！」

東方雷低着頭，答應着，向外走了開去。

東方霸主一個人，又來回踱了幾個圈，想起凃雪紅和東方白之間的事，他心忖，如果東方白在，而且東方白又和東方雷一樣，心向着自己，那麼自然甚麼問題也不存在了。

只是可惜，現在東方白却不知身在何處，就算找到了他，只怕也並不是多一個幫手，而是多一個敵人。

東方霸主一生之中，呼風喚雨，無往不利，及至組了一個無敵盟之後，更是天下獨步，無人能及，但是偏偏他的兒子却和他步調不同，這件事，令得他的心中，十分難過，他已經竭力不再去想它的了。

但是此際，他却又自然而然地想了起來，心中更是不快之極，一拂衣袖，「呼」地一股勁風過處，拂開了窗戶，望着窗外，月色如水，他竟不由自主，長嘆了一聲，心中大是蒼涼！

却說東方雷，在離開了大堂之後，心中也是十

分沉重，低着頭只顧向前走着，一路之上都有人向他行禮，他也恍若無睹。

東方雷一直向前走着，過了許久，他才站定了身子，在他一走出大堂之際，他身後便有兩個高手跟着，是準備聽候他使喚的。

他一站定，那兩人便知道有話吩咐，忙道：「堂主有何吩咐？」

東方雷皺起了眉，道：「那位凃姑娘和那怪人，住在何處？」

那兩人忙壓低了聲音，道：「就在前面的院子中，我們已派了七八個輕功極佳的人在院子的四角守伏着，據報那怪人已在別院休息，凃姑娘也已熄了燈。」

東方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道：「你們帶我去。」

那兩人互望了一眼，一個道：「堂主不知如何去法？是公然前去，還是——」

東方雷一笑，道：「自然是公然前去，總不成在日月莊之中，我們行事，還要偷偷摸摸。」

那兩人仍然不明白東方雷的心意，但是，東方雷既然那麼樣說了，他們却不敢不從，齊聲應道：「是！」

東方雷等他們兩人，來到了前面，他便跟在後面，轉眼之間，便已來到一個院子之前，那兩人齊聲道：「就是這裏。」

他們兩人講的聲音十分之低，連東方雷也僅僅聽到。

但是，他們兩人的話才出口，便聽得院子之中，傳來了凃雪紅的聲音，道：「外面鬼鬼祟祟的，又是甚麼人？已有十多個人鬼祟躲在院外，被我點了穴道，你們可是來領他回去的麼？」

東方雷陡地一怔，凃雪紅的話，雖然說來不明不白，然而聽在東方雷的耳中，却是再明白也沒有了，凃雪紅是在告訴他，他派在那院子附近，監視她的那些人，全已被她制住了！

東方雷心念電轉，忙道：「凃姑娘好耳力，是我特地來拜訪凃姑娘的。」

凃雪紅冷笑道：「這般時分前來，不太蹊蹺些麼？」

東方雷也不回答，只是嘿嘿地乾笑着，推開門，向內走了進去。

他才一推開門，便看到院子之中，横七豎八，足有十一二人，倒在地上。那些人全都眼珠亂轉，但是身子却一點也不能動彈。

東方雷看到這等情形，雙眉緊蹙，只覺得面上無光之極，那十來個人，全是經過挑選，是在日月莊中，輕功出類拔萃的人，但，現在却人人被點了穴道，難有一人倖免，作爲無敵盟的堂主，自然臉紅。

東方雷只好當作未曾看到，大踏步向前走去，他走出了幾步，便已看到凃雪紅面帶冷笑，站在簷下，冷冷地道：「你來作甚麼？」

東方雷道：「凃姑娘是日月莊的貴賓——」

他才講了這一句，凃雪紅便冷笑道：「這話便是放屁，我若是貴賓，弄那麼多人來，鬼頭鬼腦，東張西望，却是爲何？」

東方雷是聰明人，他也知道凃雪紅和他一樣，也是聰明人，在這件事上，反正自己已然吃了虧，派來的人全都被人點了穴道，還有甚麼好說的？不如乾脆承認，可以不致於再丟人。

是以，他一聲長笑，道：「凃姑娘，那可怪不得我們，若是凃姑娘易地而處，忽然來了那樣的惡客，能夠不加防備麼？」

東方雷那樣一說，凃雪紅反倒呆了，「格格」一笑，道：「原來我是惡客？」

東方雷道：「那塊無敵石碑，要十七名高手合力，才能豎起，被你推倒，那還不够惡麼？咦，那位白朋友，却在何處？」

凃雪紅還未回答，東方雷便已聽得身後傳來了冷冷的一句話，道：「我在這裏。」

東方雷忙回過頭來，東方白就站在他身後不遠處的一株檜樹之下。

東方雷的心中，不禁打了一個突，因爲此際，凃雪紅在他的身前，東方白在他的身後，他自然知道，若是一有甚麼衝突，他是絕對討不了甚麼好去的！

東方雷又是一笑，道：「凃姑娘，你和這位白朋友，可是相識已久了麼？」

凃雪紅道：「不是，是才相識的。」

東方雷又道：「那麼，在下有幾句要緊話，要向凃姑娘說，若是白朋友在旁，那……那可就不太……」

凃雪紅乃是何等機伶之人，早已知道東方雷是甚麼意思了，她揚了揚首，道：「白朋友，請你避一下，我和東方堂主有話說。」

東方白却搖頭道：「不，他有甚麼話和你說，我也要聽聽！」

東方白立即如此回答，那是因爲他極之關心凃雪紅，唯恐他不在，凃雪紅沒有甚麼江湖閱歷，會被東方雷暗害之故。

但是，此際凃雪紅却根本不知道他就是東方白，祇當他是一個剛認識的朋友而已。聽得他那樣講，凃雪紅的心中，已大是不快。

但是，凃雪紅總算看出東方白的武功相當高，她想要在日月莊中有極高的地位，還得借助對方的力量，是以心中雖怒，却還不曾立時發作。

凃雪紅當時，祗是面色一沉，「哼」地一聲，東方雷却是一笑，道：「凃姑娘原來是騙我，敢情姑娘和白朋友的關係，非比尋常！」

凃雪紅面上頓時紅了起來，沉聲道：「白朋友，我與東方堂主有話說！」

東方白已然看出，凃雪紅心中已十分惱怒了，可是他却還是不改口，又道：「我知道，你和他有話說，我定然要在一旁。」

凃雪紅大怒，提高了聲音，說道：「那却是爲何？」

這一問，倒令得東方白一怔！

因爲東方白不能說「因爲我是東方白」，他如果可以那樣說，那倒簡單了，以東方白和凃雪紅過去的感情而言，就算東方白要走，凃雪紅也一定要他留下的。

但是東方白却不能那樣說，他祗是發怔，過了片刻，才道：「凃姑娘……你……你……」

凃雪紅一聲冷笑，已不再去理會他，逕對東方雷道：「東方堂主請進！」

她轉身向屋中走去，東方雷也跟了進去，東方白明知凃雪紅發怒，却身形一幌，也到了堂前。東方白身形一向前欺來，東方雷便已知道，他也已料到凃雪紅一定會對付的，是以身子立時閃了開來。

果然，東方雷才一閃，凃雪紅已倏地轉過身來，怒喝道：「你想怎樣？」

東方白忙道：「凃姑娘，你……年紀還輕，他却是……奸詐小人，你易爲他所騙，有我和你在一起，却是好得多了！」

凃雪紅聽得東方白那樣講，心中剛在想，那倒也不無道理，但是凃雪紅還未有決定，東方雷在一旁，已然冷笑道：「凃姑娘的武功之高，已可與盟主相提並論，這位白朋友却還將凃姑娘當着小娃兒一樣，嘿嘿，那可有損凃姑娘的英名！」

凃雪紅被東方雷如此一說，立時沉不住氣，一翻眼，冷聲道：「你放心，我又不是孩子，怎麼會受騙！」

東方雷見自己的挑撥有用，心中一樂，又道：「凃姑娘，他對你十分關心，看來好像是……」

東方雷的話講到一半，便故意不再講下去，凃雪紅是聰明人，焉有不知道他話中究竟含有甚麼意思之理？不由得臉紅了起來，心中對東方白也更有了怒意，喝道：「你走不走？」

東方曰此際，心中難過之極，他明知東方雷縱使害不成凃雪紅，也一定會花言巧語，一定可以說得凃雪紅加入無敵盟的，那是他極不願的事。

是以他仍然搖了搖頭，道：「不——」却不料他才說了一個字，凃雪紅突然一翻手掌，向前疾拍而出！

那一掌的去勢，實在可以說快到了極點，東方白萬萬料不到凃雪紅在那樣的情形之下，竟然會向自己出手的，他陡地一呆間，凃雪紅那一掌，已拍到了他的面門！

總算凃雪紅心中雖怒，但是却並不想傷害他，還想留着他增加自己的地位，是以她手掌拍到了離東方白的面門只有寸許時，便突然收住了掌勢，喝道：「你若是不走，這一掌就拍中你了！」

她一面說，一面手臂一縮，已收回那一掌來。

此際，凃雪紅的武功，何等之高，她出掌收掌之間，都有一股極大的勁力，伴隨而至。

東方白自從一見到凃雪紅以來，一直是戴着面罩的，他也小心翼翼，一直保護着面罩，不讓它掉下來，唯恐凃雪紅見到了他的怪面目而吃驚。

可是此際，凃雪紅在一縮手臂間，帶起的那一股勁力，却將東方白的面罩，捲了起來！

東方白只覺得刹那之間，面上一凉，凃雪紅已收回了掌。

她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而凃雪紅在那一刹間，定睛向前一看，不由自主，發出了一聲尖呼，身形向後，連退了三步！

她一向後退出，身子像是搖幌着要跌倒一樣，東方雷忙趁機將她扶住。

凃雪紅也不及推開東方雷，因爲她的心中，實在太驚駭了，她絕想不到，和她在一起，到日月莊來的人，竟是如此之可怖！

她張大了口，一時之間，竟講不出話來！

而一看到凃雪紅的神情，東方白也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

那可以說是他最害怕發生的事，但現在却終於發生了！凃雪紅已看到了他的眞面目，他再也沒有可能和凃雪紅在一起了！

當東方白想到這一點時，他心中難過之極，也是呆若木鷄地站着不動。

過了好久，才聽得凃雪紅叫了出來，道：「你……你是人是鬼？」

她一面叫，一面雙臂用力一振，在她身邊的東方雷，只覺得一股大力，突然湧了過來，身不由主，跌出了兩步，若不是他的武功造詣極高，只怕就要跌倒在地！

而凃雪紅雙臂突然振起，其實還不是對付東方雷的，只見她雙臂突然振起之後，雙掌一翻，帶起

「轟」，「轟」兩股掌風聲，已向前疾襲而出！

那兩股掌風力道之大，實是凃雪紅所能發出的最大力道了！

因爲她突然之間，看到東方白的面容，竟是如此之恐怖，她只求將東方白快快趕走，至於發出那麼大的掌力，是不是會傷害東方白，她根本顧不得了！

那兩掌之力一湧到，東方白的身子，如同斷綫風箏一樣，立時向外直跌了出去！

以東方白的武功而論，本來也不致於如此不濟事的，但是那時，東方白的心中，難過之極，根本沒有運力，與之相抗！

是以，凃雪紅的掌力一到，他人便向外直翻了出去。也幸而是那樣，他雖然向外跌出，却也沒有受傷。如果他要運力相抗的話，那麼他的內力和凃雪紅相去甚遠，兩股大力交迸，必然是東方白身受重傷！

這時，東方白的身子，在半空之中，翻翻滾滾，直跌出了兩三丈，才從半空中落了下來。

他剛一站定，便發出了一下長嘆聲，身形跟着疾掠而起，只聽得那一下長嘆聲，迅速地自近而遠，聽不見了，他的身形，也已隱沒在黑暗之中。

東方白已然遠去，但是凃雪紅的心中，仍然餘悸未完，她深深吸了一口氣，轉過頭來，對東方雷道：「這……究竟是人是鬼？」

東方雷看到凃雪紅把她同來的人趕走，心中一喜，道：「很難說，一年之前，那怪人出現之際，便沒有人知他是甚麼怪物！」

凃雪紅苦笑了一下，道：「我竟和那樣可怕的怪人在一起……這眞是難以想像。」

東方雷道：「據盟主說，在苗疆有一種毒物的內丹，服了之後，功力陡進，但是却會變得面目醜陋無比，就像這個怪人一樣！」

凃雪紅呆了一呆，道：「如此說來，那怪人……以前，也和常人無異？」

東方雷道：「自然是，說不定，那怪人以前，還是我們的熟人！」

給東方雷一嚇，凃雪紅和東方雷之間，已變得親近了許多，東方雷特意找些話來和凃雪紅說，却不料說者無心，聽者却有意。

東方雷的話才一出口，凃雪紅的心中，便不禁怦然心動！因爲她是已好幾次心中懷疑，和自己在一起的人是不是早已認識自己的，但是幾次詢問，却又並沒有結果，如今東方雷那樣說法，莫非那怪人眞是自己的熟人？

但是，不論凃雪紅如何思疑，她也決計想不到，那怪人就是東方白！

她呆了片刻，才道：「不會吧，他說……只是以前在天一堡中，曾見過我一次。」

一提起天一堡來，東方雷又有話可說了，他連忙向凃雪紅深深行了一禮，道：「凃姑娘，我在天一堡養傷，一直未曾眞正道謝，尚祈恕罪。」

凃雪紅道：「哼，你不來道謝，我就謝天謝地了，廢話則甚？」

東方雷涎臉陪笑，道：「凃姑娘，在關外的事，都算是我的不是，但是凃姑娘你美如天仙，明艷出衆，也是難怪我的！」

凃雪紅想起東方雷以前輕薄自己的事，臉上不禁陡地紅了起來，而她聽得東方雷將自己稱讚得如此美麗，心中也不免十分高興，她心中一高興，自然再也沉不住臉，東方雷何等乖覺，焉有不知道自己的話，已討了凃雪紅的歡心之理？

剎那之間，他心念電轉，東方霸主的話，又在他的耳際，响了起來。

東方霸主要他拋棄席珍，而向凃雪紅示愛，進一步娶凃雪紅爲妻，那計劃可以說是深謀遠慮之極，而東方雷也知道，他自己是可以做到這一點的。

然而，東方雷却有他自己的打算。

一則，他對席珍的感情，十分深厚，要他爲了無敵盟主的利益，拋棄席珍，他也狠不了這個心。二則，他想到，如果眞是花言巧語，曲意逢迎，令得凃雪紅芳心大悅，喜歡了自己，而願意嫁給自己爲妻的話，那麼，她的武功如此之高，人又那樣嬌縱，自己的一生，還有甚麼幸福、樂趣可言？

所以，東方雷的想法，和他的父親大不相同，他寧願害死凃雪紅，也不願意照他父親的辦法去做。他心中也早已打算好了，只要殺死了凃雪紅，將凃雪紅的屍體，掛在大石碑之上，那麼，凃雪紅毀碑一事，也可以雪恥，對無敵盟的聲名，仍是有益無害的！

是以，他一看到凃雪紅高興，對自己已放鬆了警戒，心中不禁高興。

他又道：「凃姑娘，你來到日月莊，就算你甚麼也不做，日月莊中，也必然大亂特亂的了。」

凃雪紅雙眉一揚，道：「却是爲何？」

東方雷笑道：「似你這般美麗來說，日月莊中高手如雲，如何不爭相要來親近你，只怕相互之間，便要先打將起來了，如何不亂！」

凃雪紅甜甜地笑着，道：「你倒說得好聽，你又不是第一次見到我，難道我現在和以前就不同了麼？」

東方雷忙道：「不同，大大不同，你現在武功高了，容光煥發，英氣逼人，秀麗無儔，只怕是天

下第一美人了！」

凃雪紅笑了起來，道：「好了，你來看我，究竟有甚麼話要說！」

東方雷剛才，一面手向袖中，略縮了一縮，已扣了一枚毒針在手。那枚毒針，只有兩寸來長，東方雷將之扣在食指之間，他的動作，又十分之自然，別說凃雪紅正在高興頭上，不曾提防，就算是在留心，也不易覺察。

東方雷扣定了毒針，心情也不免緊張，他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此來，只不過向凃姑娘討一句話，尚祈凃姑娘明告。」

凃雪紅道：「好，你想問我甚麼？」

東方雷道：「盟主着我來問凃姑娘，此來日月莊，究竟意下如何？」

凃雪紅聽得東方雷那樣問自己，心中更是大喜，忍不住格格笑了起來。

因爲東方霸主既然着他兒子那樣來問她，那麼自然擺明了已無意和她衝突，只想和她合作了，這如何不令得她高興？

但是凃雪紅却故意道：「我來日月莊作甚麼，你還不知道麼？我是來生事的。」

東方雷笑道：「凃姑娘，你是聰明人，來日月莊生事，未免不是聰明人所爲了。」

凃雪紅道：「好，咱們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我若不生事，你們父子便如何？」

東方雷忙道：「行了，只要有凃姑娘這一句話，我們自然會商量出一個辦法來的，我這就去回報盟主，只怕他老人家會來親自見你！」

東方雷說着，像是急不及待也似，匆匆向外便走。那便是東方雷的狡猾處，他手中扣定了毒針，自然是存心加害凃雪紅的了，但是他却不立即出手，反倒裝成急於離去的樣子，令人更不疑心。

他向外走了兩三步，突然站定，又轉過身道：「有一件事，我倒忘了。」

凃雪紅未曾在意，道：「甚麼事？」

東方雷向前走來，道：「有一樣東西，盟主要凃姑娘過目。」

凃雪紅正在思疑，東方霸主要自己看的不知是甚麼間，東方雷手已向前伸來，也就在那一剎間，燈火映處，凃雪紅看到東方雷的指端，有極其細緻的藍光一閃！

本來，凃雪紅在全無防備的情形之下，對於東方雷的暗算，可以說是萬萬避不過去的了！

但是，總算她命不該絕，就在東方雷發動暗算之前的一剎間，竟給她看到了燈火映在那枚毒針針尖上的反光！

那一絲反光雖然極其微弱，但是凃雪紅一看就看出，那是餵有劇毒的一枚尖針，她的身子陡地一震，立時向後退去！

也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剎間，東方雷手向前一鬆，那枚毒針，疾如閃電，藍光一閃，已經射出！

那枚毒針是向凃雪紅的胸前電射而至的，如果凃雪紅看到毒針射出，再來挪動身子，那一定是來不及的了，但她却恰好在毒針還未射出時，身子已在後退了！

此際，她一見毒針飛來，身子連忙一側，她避得固然快，但是毒針的來勢，實在太快，她身子才一側間，毒針已經射到。

只不過由於她的身子，終於側了一側，是以毒針並未射中她胸前要害，而射在她的肩頭。凃雪紅只覺得肩頭上略略一麻，幾乎沒有別的感覺。

她連忙伸手，向肩頭按去，一按之下，她更是大驚！

她原是想一按之下，便挾住了針尾，將針先拔了出來再說的，然而，她伸手一按間，却按不到針尾，敢情那針細如牛毛，東方雷射出的力道，又勁疾無比，已完全沒入了她的肩頭之內！

那樣細若牛毛的細針，侵入體內，順血脈而行，說不定甚麼時候，便會將體內的氣囊刺破，內家眞氣渲洩，不死也成了殘廢。

而那還是沒有毒的針，若是針上有毒，那自是更加不堪設想了。

但，剛才凃雪紅却是清清楚楚，看到針上有毒的。

剎那之間，凃雪紅的心中，又驚又怒，反手先在自己的右肩之上，連點了三下，她出手快疾，而且在出手之前，絕不猶豫，那三下，已封住了她自己肩頭上的「雲門」，「肩井」，「氣風」三大要穴。

這三個穴道一封住，她的右臂，自肩以下，便再也沒有知覺，自然也不能再動彈，但是那枚射入她肩頭的毒針，却也被固定在肩頭之中，不會再在體內亂竄，到別的經脈中去。

東方雷並不知道自己在射出那一枚毒針之前，凃雪紅已有所知，他一射出毒針，便看到凃雪紅伸手在右肩上連彈了三下！

東方雷自然知道，那是自己的這一針，並未能射中她的胸前要害，而只是射在她的肩頭上！

東方雷的心中，也大是駭然，因爲那一針，若是未能立時制凃雪紅於死地的話，便可以說是後患無窮！

剎那間，他也不及多加考慮，一撩衣襟，手抖處，「鏘」地一聲，已經掣了一柄薄如韭葉，長約

二尺的利劍在手。那柄利劍，乃是早一個月，一帮來自南海的妖人所獻，極其鋒利。

東方雷一掣劍在手，手腕一翻，「颼」地一聲，一劍已向前疾刺而出！

凃雪紅那時，剛封住了右肩上的穴道，東方雷的一劍，已然攻到，她的武功雖高，也難以還手，只得身形一閃，向旁避了開去。

却不料東方雷的那一劍，看似筆直向前刺來，實際上乃是虛招，劍招中還藏着許多變化，接下來的招數，左攻右攻，隨心所欲。

凃雪紅身子一避，東方雷劍尖偏右，那一招的勢子仍然不變！

凃雪紅此際，心中實是怒極，她右臂不能動，連帶右半邊身子，也有點痳木不靈，行動上自然不够靈活，她也心知自己若是一味躲避下去，只怕更落於下風！

是以她一見東方雷劍又攻到，她不再躲避，一伸手，自頭上拔下一支金釵來。

在急切間，她沒有別的兵刃可用，只得從頭上拔下金釵來，金釵在手，覷得眞切，迎着長劍來勢，直向前刺了出去。

只聽得「叮」地一聲響，金釵的釵光，正碰在長劍的劍尖之上！

金釵乃是柔軟之物，本是萬萬敵不過長劍的，何況東方雷的那一劍，氣勢如虹，但是凃雪紅的內力，却也在那一剎間，疾透而出！

凃雪紅的右肩，中了毒針，她自行將肩旁的幾個穴道封住，雖然逼住了毒針，不致在體內亂竄，也令得毒氣不致順血脈游行。但是，她本身的眞氣運轉，却也因之而受了阻滯，令得她的力道不能傾全力發出。

是以，此際她自金釵上直透而出的內力，只不過是她功力的四五成而已。

然而她一年苦練「三寶眞經」，功力之高，實是匪夷所思，雖然此際自金釵上疾傳而出的內力只不過四五成，但力道之大，已是不可思議！

東方雷眼看凃雪紅倉猝之間，無以應敵，竟以一股金釵，來敵自己的長劍，心中還覺得好笑，而也就在那一剎間，「叮」地一聲，釵劍相交，東方雷準備順勢一劍，刺向凃雪紅的咽喉之際，凃雪紅的內力，已然疾湧而出，剎那之間，東方雷只覺得手中的長劍，突然一震，竟彎成了弓形，而且一股極大的力道，自劍身疾傳了過來，令得他騰地退出了一步！

這一切，實在發生得太突然，東方雷正滿心以為自己已佔了絕大的上風，是以連應付的念頭也來不及起！

在他一步狠退之後，那柄被凃雪紅的內力，逼得彎成了弓形的長劍，「錚」地一聲脆響，又已挺直！

東方雷此際所握的長劍，原是非同小可的利器，質地極佳，所以才彎而不斷。若是換了等閑的長劍，在凃雪紅的內力，如同排山倒海也似壓了過來之際，早已齊中斷折，成為兩截了！

在長劍被內力逼彎之際，東方雷雖然退出了一步，還可以把握住長劍，但是此際，長劍突然挺直，所生出的那股彈力，却是奇強無比！

只聽得「錚」地一聲過處，東方雷突然覺得虎口一陣劇痛，鮮血長流，虎口迸裂，五指不由自主一鬆，長劍已「嗆啷」一聲，跌在地上！

東方雷那一驚，實是非同小可，百忙之中，他還向凃雪紅望了一眼。

但是當他一看到凃雪紅之際，却是如見鬼魅，大叫一聲，轉身便逃！

東方雷雖然逃得快，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凃雪紅如何肯放過他？

緊接着東方雷的那一聲大叫，凃雪紅發出了一下驚天動地的長嘯聲，那一下長嘯聲之驚人，可以說整個日月莊的每一個角落，都聽得到！

隨着那一下長嘯聲，凃雪紅的身子，已然如同怪鳥一樣，疾撲而起！

她的右臂仍然下垂着，不能動彈，但是她的左手，却也在下撲之際，揚了起來，五指如鈎，帶起「嗤嗤」的風聲，疾抓了下來。

東方雷正在向前逃走，猛覺得頭頂一蓬大力，壓了下來，忙抬頭看去，只見凃雪紅的指影，像是五股繩索，當頭罩下，竟沒有躲避的餘地！

東方雷一聲驚呼，道：「凃姑娘——」

他下面「饒命」兩字，還未曾叫出口來，肩頭一緊，已被凃雪紅牢牢抓住！

凃雪紅心中盛怒，指上的力道，當然也不會輕，一抓抓中東方雷的肩骨，便「格格」有聲，東方雷雖然運氣相抗，仍不免痛徹心肺！

但是東方雷却心中還是叫了一聲僥倖！

因為幸而凃雪紅那一抓，是抓向他的肩頭，如果竟是抓向他的腦袋的話，他一樣避不過去，而那時候，他一定腦漿迸裂而死了！

他喘着氣，又道：「凃姑娘！……請你手下留情！」

此際，東方雷的兩聲大叫，凃雪紅的一下長嘯，早已將日月莊中所有的人全驚動了，剎那之間，人聲鼎沸，不知有多少人，高舉着火把，湧了過來，有好幾十人，還躍上了圍牆。

在火把的照耀之下，院子中的一切情形，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東方雷面色煞白，額上豆大的汗珠，如雨而下，肩頭被凃雪紅抓住，神情顯得狼狽之極。

衆人一看到那等情形，自然驚恐莫名，只是在牆頭上鼓噪，絕沒有人敢以躍下牆來。也早已有人去飛報東方霸主和席珍去了。

凃雪紅看到那麼多人圍住了院子，她非但不驚，而且還十分高興。

因為她既然制住了東方雷，那可以說再也沒有值得害怕之事了。她眞氣聚於右肩，覺出毒針還在右肩之內，未曾流竄，心中更是放心。

她揚起頭來，冷笑着，道：「東方霸主怎麼還不來？不要兒子了麼？」

她這一句話才出口，便聽得東方霸主的聲音，自遠而近，迅速地傳了過來，來勢之快，難以言喻，道：「凃姑娘手下留人！」

當「凃姑娘」三字傳來之際，東方霸主還在相當遠處，但是一個「人」字才出口，「呼」地一聲響，一條長大的人影，越過了站在牆頭上的衆人，所帶起的那股勁風，令得那幾支火把上的火頭，倏地熄滅，東方霸主也已到了院子之中。

東方霸主一趕到，手便向東方雷一指，道：「小畜牲，如何得罪了凃姑娘？」

東方雷在那樣的情形下，張口結舌，實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凃雪紅冷笑着，道：「說得罪麼，倒也不算甚麼，只不過他射了一枚毒針，依他的心思，自然是想射中我心口的，若是射中了我的心口，我自然是性命難保了，但是，他却時運不濟，只射在我的肩頭！」

東方霸主一聽得凃雪紅那樣說法，面色驀然大變，道：「甚麼……毒針？」

他那「甚麼毒針」四字，自然是在問東方雷。東方雷直到此際，才開口道：「是一枚……西域……魔教中送給我的……金針聖母的遺物！」

東方霸主聽了，更是面如死灰！

凃雪紅雖然不知道金針聖母的遺物如何厲害，但是只要看東方霸主的面色，她也可以知道，事情實在是非同小可，那毒一定極其厲害！

她本來已準備鬆開東方雷的肩頭，好令東方雷的神情不那麼痛苦，那麼東方霸主的面子上，自然不會那樣難堪了。

但是，此際她一聽得東方雷那樣講，而東方霸主的神色又如此難看，她心知事情非同小可了，是以便五指不再鬆開，立時厲聲道：「那就怎地？」

東方霸主忙向前走來，此際，凃雪紅一手抓住了東方雷，另一手痳木得一點知覺也沒有，若是東方霸主向她突襲的話，那麼她一定十分吃虧了。

是以，她一看到東方霸主向前走將過來，立時喝道：「站住，你若不要兒子的性命，便只管向前走來！」

東方雷忙叫道：「爹！」

東方霸主也立時站住。他揚起了手，高聲道：「各位全請退去，各自安睡，莫來多管閑事，否則，可莫怪我翻面無情！」

東方霸主的話已說得十分絕情，所有在日月莊中的人，誰敢不從。

本來，圍在那院子四周的人，不知多少，東方霸主的話才一出口，轉眼之間，所有的人便全走得乾乾淨淨，院子中也黑了下來。

東方霸主等所有的人全都散去之後，才道：「凃姑娘，請進屋子說話。」

凃雪紅「哼」地一聲，拉着東方雷，便進了屋中，東方霸主跟着走了進來，凃雪紅先道：「我一發力，他便骨折筋裂，你莫妄動才好。」

東方霸主不住苦笑着，道：「凃姑娘，你莫發怒，發怒對你，絕無好處，你右臂……現在覺得如何？」

凃雪紅不想給對方知道自己右臂已完全沒有知覺，是以她道：「那不干你事，我已運氣將針和毒，全都逼住，並不礙事，你快取解藥來。」

東方霸主背負着雙手，來回走動着，道：「那……金針聖母的萬毒金針，唉……那是沒有解藥的，畜牲，你可知闖了大禍了？」

他回答着凃雪紅，忽然又罵起東方雷來，狠狠地頓着足，地上的大青磚，被他頓碎了好幾塊。

東方雷一聲不响，只是咬着牙齦，運氣抵受着肩頭的劇痛。凃雪紅一聽得那毒針沒有解藥，心中的吃驚，更是難以形容。

因為她此際雖然運氣將毒針逼住，然而那究竟不是久遠之計，若是得不到解藥，就算她一直可以將毒逼住，一條手臂也不能轉動，豈不是成了廢人麼？

是以她立時大喝一聲，道：「那是甚麼話，你說沒有解藥，嘿嘿，那我也有辦法，總先叫你的兒子死在我的手下，那也够本了。」

東方霸主像是未曾聽到凃雪紅的話一樣，只是對着東方雷，繼續大喝，道：「你說，現在該怎麼辦，只有一個辦法，想來你定然知道了！」

東方雷的面色慘白，就在那時，他只聽得院子之中，傳來了席珍活生生的一下叫喚聲，道：「三師哥！」

東方雷霍地抬起頭來，叫道：「珍妹！」

在東方雷一落入凃雪紅的手中之際，便有人分頭去報知東方霸主立時趕了來，但是席珍一聽得夫婿被凃雪紅制住，心中一急，險昏了過去，及至她定過神趕來時，却又恰好遇着所有的人全自院子中退了出去，像是潮水湧退一樣，席珍自然受阻，等她趕到時，也已遲了！

此際，東方雷一叫，席珍便匆匆向前走來，一跨進了屋子，凃雪紅便大聲道：「站住！」

席珍的面色，蒼白之極，她站定了身子，但是她的身子，却不由自主，在簌簌地發着抖，又叫道：「三師哥，你……怎麼了？」

東方雷道：「我很好，你看到了，我很好！」

席珍不住地點着頭，又道：「凃姑娘，謝謝你放了他，別令他受苦！」

席珍雖是一流高手席大先生的女兒，但是她生性却十分軟弱，有甚麼緊急的事，全然沒有應付之法，這時，竟想要凃雪紅放開東方雷！

凃雪紅一聲冷笑，道：「你怎麼不問問你的三師哥，他做了些什麼？」

席珍還未開口，東方霸主已大聲喝道：「畜牲，你還不快說？」

東方雷緩緩地道：「我刺了一枚毒針，在她的肩頭之中，那是我運氣不好，若是刺中了她的心口，她早已經一命嗚呼了！」

東方雷並不算是一等一的硬漢，他在一被凃雪紅擒住之際，也曾求過饒。但此際在席珍的面前，他却要裝出滿不在乎的神情來，表示他一點也不怕，那自然是他的心中，深愛着席珍之故。

席珍苦笑着，道：「三師哥，那將這枚毒針拔出來也就是了！」

東方雷張大了口，還未曾出聲，東方霸主已然道：「可是要取出這枚毒針來，却不是易事，一定要有功力造詣頗深的女子，對着針口，連運眞氣，將那枚毒針，吸了出來才行！」

在東方霸主那樣講的時候，東方雷的神色，倉惶之極，面白如紙！

但是東方霸主凌厲無比的目光，却一直注定在他的身上，只見他口唇顫動，像是想說甚麼，但是却又不敢說出口來一樣。

然而席珍一聽，却立時道：「那太容易了，就讓我替她將毒針吸出來好了！」

她一面說，一面已向前走來，她才走前一步，東方雷便已叫道：「珍妹！」

東方雷雖然只是叫了珍妹一聲，並沒有說任何別的話，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聽得出，東方雷的那一下叫喚聲中，是充滿了痛苦！

凃雪紅乃是何等聰明之人，從東方霸主和東方雷的神情中，她自然可以看得出，如果席珍將毒針從自己肩頭吸出來的話，那麼席珍本身，一定會受極大的傷害！

她唯恐東方雷一叫了出來，席珍便不肯再來，是以她忙冷笑一聲，道：「東方雷，你自己性命要緊！」

看官，中了金針聖母的萬毒金針，唯一的解救之法，便是要人運本身眞氣，用口去吸，將金針自中針者的體內，吸了出來。

運氣吸毒針的人，本身的武功也要十分高，否則，也絕不能將深入體內的毒針，硬吸出來的。

而在毒針吸出之後，就算吸針者立時用牙齒將針咬住，不令金針刺破自己的口腔，但是當他在逆運眞氣，用力吸針之際，針上的奇毒，也必然進入他體內的奇經八脈，不出一個時辰，其人一定毒發身死，無可救藥！

這一點，東方霸主和東方雷，都是知道的。

然而，席珍却不知道。

凃雪紅本來也不知道，但是凃雪紅爲人，極其聰明，她已經從東方霸主和東方雷的神情言語之中，猜得到了這其中的奧妙！是以，她才警告東方雷的。

席珍一直來到了凃雪紅的面前，道：「凃姑娘，你毒針中在何處？」

此際，東方雷的身子，不由自主，劇烈地發起抖來。

東方雷並不是甚麼好人，他在離開了峨嵋山之後，在江湖上不知做了多少壞事，也不知有多少年輕貌美的女子被他姦殺。

如果她對席珍，是根本沒有感情的話，那麼他必然不會難過，而且還一定出言欺騙慫恿，叫席珍快快開始，將毒針吸了出來。

但是，他却深愛着席珍！

這時，他的心中，實是難過之極！席珍若是去吸毒針，那麼席珍自然性命難保，而席珍不去吸毒針，他只沒有別人肯代替，那麼，東方雷他自己爲凃雪紅所制，便難以脫身！

東方雷的心情，矛盾痛苦之極，他不但身子在劇烈地發着抖，而且豆大的汗珠，自額上滾滾而下，面上的肌肉，抽搐不已！

凃雪紅忙道：「在我的右肩之上，你撕開我肩頭上的衣服，就可以看到我在何處中針了！」

席珍又向前走出了一步，手在凃雪紅的右肩之上，按了一按，道：「凃姑娘，得罪了！」

她一面說，一面五指一緊，抓住了凃雪紅肩頭

上的衣服，用力一撕，「嗤」地一聲響，已將凃雪紅肩頭上的衣服撕破，露出了凃雪紅雪白渾圓的肩頭來。

衣服一撕破，席珍也立時看到，在凃雪紅的肩頭上，有極細極細，朱紅的一點。

東方霸主忙道：「你先逆運眞氣，將口湊上去，然後，不斷運轉眞氣，直到那枚毒針，已到了你的口中，才能停止，否則萬不能停！」

席珍十分柔順地點着頭道：「我知道了，凃姑娘，請先將人放開如何？」

凃雪紅道：「自然是。」

席珍不再說甚麼，只見她站立不動，全身發出了一陣輕微的「格格」之聲來，那是她已然在逆運眞氣了，東方雷的面色，更加難看，突然又叫道：「珍妹！」

席珍正在凝神運氣，並不能開口回答，是以聽得東方雷叫她，她只抬起眼來，向東方雷望了一眼。她雖然沒有說甚麼，但是她的雙眼之中，却是充滿了關切之情。令得東方雷看了，心中更加難過，不顧一切道：「珍妹，你千萬——」

他才講到這裏，凃雪紅的手指，突然一緊，已牢牢按住了他的穴道，令得他張大了口，再也發不出聲來。

席珍人雖老實，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她却也看出不對頭來了！

她連忙停止了逆運眞氣，在長長地舒出了一口氣之後，急問道：「三師哥，你想說一些甚麼，快講啊！」

東方雷的要穴被制，根本一點聲也發不出來，只瞪大了眼，望定了席珍。

席珍的心中更是吃驚，她還想問時，凃雪紅已道：「他沒說甚麼，他是要你千萬小心，不可大意，不然他就脫不了身。」

席珍忙道：「不是的，他另有話要說。」

凃雪紅怒道：「他還有甚麼話要說？」

席珍雖然是十分沒有決斷力，十分容易欺騙的人，但是事情一和雷三有關，她却會變得堅強無比！因爲雷三是她心上的人！

當年，在日月莊的演武場上，她面對着那麼多的武林中人，當着她一向敬畏的父親席大先生，能公然表示她願意嫁給東方雷，那也是因爲她實在深愛着東方雷，這種深切的愛情，給了她極大的力量之故。這時，她自然也不滿足於凃雪紅的代答，她只是道：「我不知道他有甚麼話要說，但是你必需讓他說了，我才放心。」

凃雪紅的面色，變得難看之極，道：「你若是再廢話，不將我體內的毒針，吸了出來，我立時先將他弄死，那你就後悔莫及了！」

東方霸主也忙道：「珍兒，有話慢慢好說，先救人要緊，別躭擱了！」

席珍的心中，亂到了極點，她望定了東方雷，東方雷的雙眼，突得老出，眼珠幾乎要從眼眶中衝了出來，他已決定要將事情的眞相講給席珍聽，告訴他，若是一吸毒針，她自己便要死去的！

但這時，他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他心中，焦急到了極點，額上的青筋，一根一根地綻了出來。東方雷此際的那種神情，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他實是痛苦不堪。

但是席珍却不知道他因爲心中有話要說說不出來而痛苦，不知道東方雷是爲了她不知危險而痛苦。席珍只當那是因爲她遲遲不替凃雪紅將毒針吸了出來，凃雪紅心中惱怒，在折磨東方雷！

是以她忙道：「三師哥，你再忍一會，我一將她體內的毒針吸了出來，那就沒事了，她說過放你，一定會放你的，你再忍一回……」

她的話還未說完，凃雪紅已一聲大喝，道：「快些，那有這許多囉嗦？」

席珍忙道：「是！是！」

她陡地一提氣，但是也就在此際，突聽得門外有人道：「席姑娘，你千萬不能去吸取那毒針！」

那聲音突如其來，別說凃雪紅，席珍和東方雷三人，便是東方霸主那樣的高手，也突然一呆。

他們一齊向門口望去，一望之下，雖然他們都不是第一次看到那張可怕之極的臉，但是在一看到之後，仍然不免嚇了一跳！

站在門口的，不是別人，正是東方白。

但這時在屋內的那幾個人，却沒有一個知道他就是東方白！

東方霸主究竟武功最高，是以他也最早從驚愕之中，定過神來，他聽得對方不讓席珍去吸毒針，立時一聲大喝，因爲那是破壞了他整個計劃的！

東方霸主的計劃是讓席珍在吸出了毒針之後，毒發身死，然後，再設法攝合東方雷和凃雪紅，使他們結爲夫婦，以增加無敵盟的力量。

但東方白一來，却就要破壞他的計劃，他如何忍得？繼一聲大喝之後，手腕一翻，「呼」地一掌，已然向門口疾拍而出！

東方白的功力雖也不弱，但如何能與東方霸主相比？東方白自己也知道這一點，是以一見東方霸主手掌翻起，他立時身形一閃，向後退去。但是，他在向後退出去的同時，却又叫道：「席姑娘，他們是在害你，你將毒針吸出之後，你自己便一定毒發身死了！」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烟・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張雲竹所豢人蛟被孔文紀發出震天鋼雷炸斃後，心知這一仗已沒有把握制勝，遂乘着張菁菁的化解，率領謝靈運，劉幼夫等離去。孔文紀得到張菁菁誓言覓機廢去張雲竹武功，也放棄了對他們的仇恨，而與關山月結伴前往天山，爲關山月的師父解困，這日二人來到天山脚下，值維吾爾族舉行盛會，會中狄蘭娜當衆宣佈，說她父親不日回來，要族人放棄崇拜阿拉眞神，如不服者可出與巨熊決鬥，維族一少年出門喪命，孔文紀仗義出門也受重傷，關山月親落場，要徒手與熊鬥——

莫羨塞上月色好　萬里黃沙滿戰雲

狄蘭娜似乎一怔，半晌才道：「好吧！這是你自己要求的，你還有什麼別的要求？」

關山月笑道：「我希望妳能勸勸妳的父親，中止他那瘋狂的計劃！」

「這不行！我父親爲這件事已經準備很久了，而且這是我們整個部落的光榮，我不能改變他！」

阿巴旺立刻叫道：「甚麼？這種瀆神的行爲，還是我們部落的光榮！」

狄蘭娜冷冷地道：「是的！維吾爾人每十年一次大聚會，主要的是爲了甚麼？」

阿巴旺道：「那當然是爲了選舉一個新的盟長，重新分配牧地！」

狄蘭娜道：「對了！根據可蘭經的指示，一向是由年紀最老的族長當選，我父親的年紀不大，自然不可能入選，而且我們這一族的人普遍壽命都短，從來也沒有當選過，因此我們一向分不到較好的牧地，逼得在雪峯下去討生活……」

阿巴旺低頭道：「這雖是一個事實，可是眞主並沒有虧待我們，艱苦的生活把我們青年磨練得比任何一族都强壯！」

狄蘭娜厲聲道：「你錯了，阿拉若是公平正直的，他應該給我們同樣享受好牧地的機會，我們的青年若是比別族更强壯，我們就應該得到更好的生活，我們的牛羊應該得到更豐足的水草，我們的馬匹應該有着放轡馳騁的原野……」

這番話頗有煽動性，部份青年似乎有傾動的意向。

阿巴旺連忙道：「胡說！眞主是大公無私的，他給了我們過人的强壯，就是要我們能够去適合困苦的環境，不是叫我們去掠奪弟兄的財產，侵佔弟兄的牧地！」

狄蘭娜冷笑道：「你眞會說話，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別的部族人口越來越多，我們却越來越少，爲甚麼我們的老人不能長壽，爲甚麼我們的嬰兒易於死亡，那都是爲了寒冷，爲了雪峯上艱苦的生活，假如我們一直困守在那裏，總有一天，會完全絕種！」

說到這兒她的聲色一厲，遊目四顧道：「你們難道願意在精力衰退的時候，就被雪峯上的寒風凍死嗎！你們眼看着大漠上成羣的牛羊，豐美的水草就只是羨慕別人的幸福嗎？這些財富我們應該有權享受一份的，就爲了那一條不合理的規定而要我們永遠受苦嗎？」

阿巴旺似乎爲她的詞鋒所屈，有氣無力地道：「眞主的一切作爲都是有祂的深意，至少我們這一族的子民從來沒有受過飢餓的威脅……」

狄蘭娜冷笑道：「也許我們沒有餓死，可是人家在用葡萄當酒喝時，我們都必須用火溶化了積雪才能得到水喝，因此我們必須推翻那個不公平的神，將雪峯上的太陽當作新的眞神，使我這一族成爲牧原上的領袖，將整個大漠當作我們的牧場！」

有一部份青年已爲她的言詞挑動了，應聲吶喊道：「對！我們要把整個大漠當作牧場！」

關山月立刻挺身向前道：「慢着！我不反對你們的雄心，可是我覺得一頭野熊不能够作爲信仰的表徵，尤其是我能空手擊倒牠的畜生！」

狄蘭娜用手一指，那頭巨熊又徐徐地向他逼近了！

關山月緩緩地後退着，孔文紀担心地湊到他身邊，紫郢劍緊緊地握在手中，似乎要代他一戰！

關山月擺擺手道：「不要緊，我對付得了！」

孔文紀壓低嗓子道：「老弟！我們只是過路的行客，何必去管他們的閒事呢？維吾爾人的內爭與我們毫無關係……」

關山月正色道：「不！草原上有許多人是我童年的遊伴，他們與我的感情不啻手足，我不能坐視他們陷入危境！」

孔文紀道：「那你也應該用劍去對付這頭畜生呀！」

關山月道：「有些人已經被她的危辭煽動了，我必須用事實來擊碎他們的幻夢，証明這頭野熊只是一頭不足懼的畜生！」

孔文紀一嘆道：「老弟！我知道你的武功很有根底，可是我不相信你能憑徒手去擊倒牠，爲甚麼你要捨長而取短呢？」

關山月一笑道：「我若是用劍去殺死這頭野熊，最多只能證明這頭熊不足畏，還有三頭更厲害的畜生來支持他們的幻夢呢，因此我必須徒手打倒牠，告訴這些野心的人，神的力量只會寄托在人的身上……」

孔文紀嘆了一口氣道：「老弟！我眞不明白你！更不明白這片沙漠……」

關山月大笑道：「這大漠上充滿了神秘，我在這兒生長的，都無法對它了解，你更不會明白了，不過你儘管放心好了，我不會輸給這頭畜生的！」

孔文紀雖然退開了，可是他的戒備却未鬆懈，手中長劍一直作好攻擊的姿勢，關山月見了道：「孔大哥！請你把劍收起來！你這個樣子，我就是勝

了，也給人家落個語柄，說我勝之不武……」

孔文紀見他說話非常輕鬆，不禁懷疑地道：「關老弟！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還是眞的有把握！」

關山月道：「我說的時候是認爲自己有把握，當你與牠拚鬥時，我幾乎失去了信心，現在我是眞正地有把握了！」

孔文紀哦了一聲道：「老弟！我只好相信你了，我眞難以想像你會如此高明，當我們第一次交鋒時，你的內功雖然勝過我，但絕不會超過太多，這幾年我埋首深山，自信已大有進境，而你却忙於奔波，數度歷刼生死，而且還受了好幾次重傷……」

關山月道：「這幾年我屢膺異遇，但只是在招式上有所進展，內力上比從前還打點折扣，不過這頭兇猛傢伙，功力的深淺無關緊要，我用的是別的方法，你等着瞧吧，我收拾了牠之後，再告訴你是甚麼方法……」

正說之間，那頭巨熊又人立着走近過來，關山月做了個迎撲的姿勢，巨熊正中下懷，立刻加速急撲！

可是關山月却用的虛招，身形一轉，不待巨熊撲近，卽已閃了開去，讓牠撲了個空，氣得厲聲怒吼！

關山月存心逗牠，一連好幾次都是如此，巨熊連連撲空後，漸漸也乖覺了，撲勢不再那麼猛，動作也穩健多了！

孔文紀已經將劍收了起來，同時也將關山月的青索劍拾在手中，從關山月的動作上，他已明白關山月的戰術。

然而他仍皺着眉頭道：「關老弟！這是沒有用的，你想逗牠筋疲力盡後再出手對付牠，可是牠受過技擊的訓練，不容易上當，再者這傢伙力大無窮，也許你自己先累倒了，他還是精力十足呢，我認爲你應該換換策畧。」

關山月微笑道：「自然要換策畧，人與野獸不能比力，尤其是對付這種猛獸，只能智取不能力敵，我要利用智慧來擊倒牠！」

邊說邊向巨熊迎去，巨熊這次學乖了，反而變成以逸待勞的姿勢，端立不動，等待關山月自己送上來！

關山月似乎胸有成竹，毫無顧忌地向牠走去，一直走到熊掌可及的範圍內，巨熊認爲時機已至，揮起巨掌，迅雷似的擊落下來，誰知關山月的動作比牠更快，舉手迎住了熊掌，利用牠下擊的勁力，身子朝下一矮！

那是個很快的變化，但每個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關山月是拉着熊掌一起下去的，等他的身子接觸地面時，以背着地，彎腰成弓形，雙腿上舉，蹬着巨熊的腹部，大喝一聲，居然利用腿上的彈力，將巨熊拋了出去！

這一拋的力量相當驚人，兩千多斤的巨熊竟被他摔出三四丈遠，砰然墮地，衆人都感到脚下一陣巨震！

接着是一聲轟雷似的歡呼。

那是草原上的健兒爲關山月敏捷的身手發出由衷的讚美，不管他們心中現在是否支持關山月，至少這一手是值得讚佩的！

巨熊一翻身爬了起來，動作十分迅速，牠堅實的皮肉對這一摔毫不在乎，而且更觸發了野性！吼聲震天！

關山月的動作也更快，迅速地搶到巨熊背後，在牠股上輕輕地踢了一脚，這一脚當然不會有甚麼作用的！可是却通知了巨熊他處身的位置，巨熊回身急轉，關山月就利用牠轉身的力量，雙手一推一旋！

巨熊的身子立刻失去了平衡，幌了一幌，再度摔倒在地，這一交跌得較輕，牠一翻身又站起來！

關山月欺身進招，不等牠站穩，卽已捲進牠的腹下，搗出一拳，這一拳使得非常陰損，剛好擊在牠的腎囊上！

不管牠皮肉有多堅實，這個致命的部位捱了一拳，可是受不了，直痛得牠連聲慘嗥，四肢着地急跳……

四周歡呼之聲不絕，每個人都像喝醉了酒一般，對關山月的身手與機智發出了衷心的敬服！

狄蘭娜却厲聲一嘯，制止了巨熊的亂蹦，然後冷冷地道：「你這種方法固然不錯，但是我警告你不得再用了！」

那個青年康巴爾罕立刻反對道：「狄蘭娜！妳這就不對了，這位兄弟空手鬥熊，已經表現了人類最大的勇氣與智慧，妳怎麼可以限制他用甚麼方法呢！」

狄蘭娜冷冷地道：「我不想限制他甚麼方法，但是他最好能够在下一招時殺死這頭巨熊，否則惹起牠的野性發作，連我也無法控制了，那時你們這些看熱鬧的，一個也別想活着！」

被她這一說，四周的人都身不由主地退幾步。

老人阿巴旺抓住機會忙道：「妳要把牠來代替我們信奉的眞神，神會被人激怒得失去理性嗎？神會敵不過一個空手的人嗎？」

狄蘭娜冷笑道：「神與人是一樣的，也有被激怒的時候，就是你們現在所尊奉的眞主，也一樣會生氣，要不然你們爲甚麼要如此尊奉祂，每年選最好的羔羊去祭祀祂，不也是怕他會生氣而降禍於人

嗎？」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人對眞主的奉献犧牲是爲了表示對祂的感激，絕不是爲了取悅神，一個公平正直的神是不會被激怒的！至少不會在戰鬥中因被擊敗而激怒！」

狄蘭娜怒聲道：「我不跟你辯嘴，我只告訴你事實，假如你把這頭熊惹怒了，牠使性傷人，不要怪到我身上！」

關山月笑道：「現在你自己也承認牠是一頭熊而不是神明！」

狄蘭娜氣極無語，阿巴旺却道：「兄弟，我佩服你的智力，可是狄蘭娜的警告也相當有理，先前我不知道這頭熊有這麼厲害，牠一身刀劍不入，要是眞發了野性，其後果是相當可怕的，我們這兒還有很多老弱婦孺！」

關山月笑道：「你放心好了，當你們高貴的狄蘭娜無法控制牠的時候，我還是可以控制牠的，因爲牠只是一頭野獸！」

阿巴旺憂形於色，却不敢再說甚麼，孔文紀安慰他道：「老先生，別着急，關老弟說能制住牠，一定有他的把握，再說我手中還有兩柄寶劍足可制住牠！」

阿巴旺神色一動道：「孔先生！你還是使用寶劍吧，那位關兄弟已經證明能徒手擊敗野熊了，用不着再跟牠拚下去！」

關山月連忙道：「不！不行，我說的是用徒手擊倒牠，一定要將牠擊倒在地上不能動爲止，並不是擊敗牠就算了！」

孔文紀一笑道：「好吧！老弟！一切都聽你的吧！」

這時狄蘭娜又走到巨熊耳畔低語片刻，大概是示意牠以後決鬥的方式，巨熊連連點頭，神情也不再浮躁了！

孔文紀忙又道：「關老弟！你要小心，現在恐怕更難鬥了！」

關山月只是走到巨熊前丈許處站定，巨熊仍然不見動作，却把頭低了下來，防止關山月再乘隙偷襲牠的腎囊！

關山月一笑忖道：「這畜生學乖了，我得想個什麼方法逗逗他才行！」

說着彎腰在地上拾了一塊小石子，對準熊頭上擲去！

巨熊不閃不躲，硬挨了一下，堅實的頭殼將石子彈開老遠，牠的身子却一動都不動，關山月笑道：「這傢伙在裝死，我倒要看牠裝到甚麼程度！」

說着又彎腰檢取石塊，由於脚前沒有適當大小的，他彎腰走了兩三步，去檢取另一堆散列石塊！

耳畔直聽孔文紀大叫道：「當心！牠來了！」

關山月一抬頭，巨熊已像風般地衝了過來，閃既不及，躲也太遲，他只好伸手一撐！

總算動作快捷，一掌推在巨熊的眼睛上，可是巨熊急猛衝力將他推出三四丈遠，仰天倒在地上！

巨熊更不放鬆，埋頭又衝了過來，關山月臥在地上根本無法抗拒，孔文紀大驚失色，拔出手頭的青索劍就想過去救他，可是他的身子才動，斜裏一道勁風擊至，打在他的手腕上，奇痛澈骨。

嗆的一聲，青索劍再也掌握不住，墮落地上。

他顧不得手腕的疼痛，還想衝上去爲關山月解困，却已太遲了，巨熊已經衝到關山月身前。

張開血盆大口，對準關山月的頭上咬去，也不知關山月是如何動作的，他在最危險的關頭，居然騰出雙手，扳住巨熊的上下顎，身子一翻，反騎到巨熊的背上，然後雙腿猛踢熊腹。

巨熊像瘋了一般，帶着關山月向前衝去，若不是大家閃避得快，差一點就衝翻了一大堆人！

巨熊帶着關山月，一直衝到庫爾湖邊，忽地身子一歪，斜躺了下來，關山月一時不備，被牠掀翻在地！

接着巨熊又張開大咀，咬了過去，由於這次的勢子太猛，關山月無可奈何，只好伸出一條手臂，給牠咬個正着！

看熱鬧的人都追了過去，見狀嘩然驚呼，以爲關山月的手臂，必然會被咬斷了，誰知又大出衆人意外。

關山月的那條胳臂竟然像鋼鐵一般的堅硬，巨熊的利齒雖然咬進他的肌膚，却無法咬斷下來！

同時他的一條胳臂却緊箍着巨熊的脖子，一人一熊就在湖邊的沙地上滾來滾去，拚命地厮鬥着！

孔文紀倒是很清楚的，他明白關山月已將全身的勁氣運用在胳臂上，藉氣功的作用，抵住了巨熊的利齒！

而且他探臂塞入熊口的時候，已經打定了主意，是橫着伸過去的，巨熊只能用兩邊的牙齒咬着他的肌肉！

這兩邊的牙齒雖然比較巨大，齒鋒却比較平板，着力雖重，却不易將東西咬斷，可是這完全靠着氣來支持的！

關山月這口氣能維持多久呢，祗要他一換氣呼吸，勁力輕洩，那條胳臂就保不住了，當下又準備拔劍過去！

狄蘭娜却一閃身擋在他前面，手中持着一枝利劍向住他，劍尖寒芒閃鑠，正是他不久前失落的青索劍！

他微微一怔，狄蘭娜已冷冷地道：「你不許動，大漠上勇士決鬥時是不許幫忙的！」

孔文紀怒道：「這不是決鬥，是人與野獸在拚命！」

狄蘭娜冷笑道：「對我來說，那不是野獸，是神明的化身，那個傢伙既然敢誇口能徒手擊倒牠，不許別人上前幫忙！」

孔文紀本想不顧一切拔劍衝過去的，可是一來他的右手還疼痛無比，不能使力，左手拔劍，位置又不順手！

因爲那柄劍是連鞘佩在左腰上，再者他見狄蘭娜持劍的姿勢十分老練，好像技藝的底子很深！

假如他想冒險一試的話，很可能劍未出鞘，已經着了對方的道兒，因此他怔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那邊的一人一熊厮拚已至最緊張的關頭，關山月仗着超人的體力，一面運氣抗拒巨熊的利齒，一面加強另一隻手的勁道，箍緊巨熊的頸子。

孔文紀長嘆一聲，只好放棄了援救的打算，不過他的神色却不那麼緊張了，因爲他看到關山月的另一條手臂勒住巨熊的頸項，巨熊便有透不過氣的樣子，只要支持片刻，也許就會贏了這一仗！

那些圍觀的人本來替關山月担足了心事，這時也看出關山月勝利在望，禁不住又發出了歡呼！

狄蘭娜忽地臉色一寒，用維語叫了一聲，巨熊身子一滾，帶着關山月，撲通一響，跌進了湖中！水花濺了上來，將大家的衣服都打濕了，却沒有一個人感覺得到，每個人都被這個突變驚呆了！

片刻之後，湖面恢復了平靜，康巴爾罕纔怒叫道：「狄蘭娜！妳這是謀殺！」

狄蘭娜的眼中有着異樣的神情，聲音仍是冷冷地說道：「你這是什麼話，我並沒有干擾他們的決鬥！」

康巴爾罕大叫道：「可是妳叫那頭畜牲滾下湖去的！對一個勇士，妳怎能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這太不公平了……」

狄蘭娜立刻怒聲道：「一個眞正的勇士，是不會被湖水淹死的！」

康巴爾罕叫道：「卽使他會水，可是被妳的熊咬住了手……」

狄蘭娜不耐煩地道：「他若是死了也不孤單，至少有我的熊陪他一起死，大漠上勇士最光榮的死法是陪着敵人一起死去！」

孔文紀也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更知道狄蘭娜剛纔用維語一聲大叫，是命令巨熊滾下湖水裏去！

他知道關山月的水性頗精，應該是不會被淹死的，可是關山月在拚鬥時正鼈住一口氣抵抗熊齒的咬嚙！

假如他無法換氣，在水中一定無法支持太久，何況他的手臂還在熊口，絕對無法擺脫那沉重的累贅！

那麼關山月是死定了。

這個年青人曾是他的死敵，然而，經過這一陣的接觸，他心中已經消除了敵意，轉變爲深摯的友情！

尤其是想到這個身懷絕技，威震四海的明駝令主，却死在這種不明不白的情況之下，他心中更感到無比的激憤與委屈，眼眶一陣糢糊，已被淚水充滿了，左手按上劍柄，厲聲大叫道：「關老弟！你死得太冤枉了，我要替你報仇！」

狄蘭娜冷笑道：「你最好老實點，我知道你會武功，可是你這點功夫還不够替他報仇，你不妨看看自己的手，想想這枝劍是怎麼到我手裏來的！」

孔文紀愕然抬起右腕，纔發現脈門上嵌着一粒紅色的寶石，深陷入肉內，那一定是狄蘭娜下的手了！

不過他倒並不緊張，從狄蘭娜持劍的姿勢上看來就知道她的武功基礎頗佳，在慌亂中施用暗器手法，纔使自己受了輕傷，眞比起武功來，他不相信會輸給這個維吾爾女郎！

可是狄蘭娜又冷冷一笑道：「你知道這顆寶石打在你什麼部位嗎？」

孔文紀淡然道：「不過是脈門而已，還不至於要了我的命！」

狄蘭娜冷哼一聲道：「現在要不了你的命，可是你想逞強動手，那就很難說了，你不妨試着運運氣看，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孔文紀聞言暗中一試，不禁臉色大變，因他發現這一顆寶石是眞的制住他了，它已經深入筋絡！

假如他勉力運氣，立刻就會將寶石擠出來，然而他的勁氣也將從這個傷口處宣洩無遺！一點功力都使不出來！

假如不運氣，他縱有利劍在手，也像個普通人一般，卽使會很多精奇的招式，却是一無所用！

至少他目前無法與這個女子動手過招，一直要等他寶石取出，等腕上的傷口痊癒之後，纔能再談武事！

狄蘭娜冷冷地笑道：「現在你想通了嗎？」

孔文紀咬着牙道：「妳不要神氣，遲早我會找上妳的！」

狄蘭娜伸劍一挑，將他的紫郢劍連鞘割了下來，然後輕輕一撥，不等劍着地，就挑到她的另一隻手中道：「我若是怕你尋仇，現在就應該殺了你，

可是我不想做得太絕，因此祇把你的劍留下……」

孔文紀眼看着她把兩枝劍都搶了過去，目中冒火叫道：「妳別以爲把我的劍拿去就可以阻止我尋仇之心了，我要對付妳的方法太多了，並不一定要用劍！」

狄蘭娜冷笑道：「不論你用什麼方法，我都等着你，不過你最好再找一柄利器能够抵住這兩柄利劍的！我也不是存心想將你的劍掠爲己有，只是覺得這種珍物在你的手裏實在太委屈了它，若是你能把它用到這個程度，我就無條件地還給你！」

說着伸劍一指湖面，劍氣前射，居然將湖水逼開一道裂縫，儘管兩邊波濤翻湧，那一條寬約半尺，深可尋丈的裂縫中竟是滴水不透。

這一着不禁使孔文紀大驚失色，連那些維族青年們也都訝然失聲，他們似乎沒想到這個嬌弱的雪峯上的太陽會有這麼深沉的武功基礎！

孔文紀怔了半天纔輕嘆道：「看了妳這一手，我今生放棄向妳尋仇之念了，我練了半輩子的武功，跟妳一比，實在差得太遠了！」

狄蘭娜這纔一笑道：「那算你聰明……」

孔文紀一整神色道：「可是妳剛纔害死的那個人，却有許多朋友，而且都是很了不起的女人，她們不會與妳干休的！」

狄蘭娜呆了一呆道：「是嗎？我也想那麼一個男人，必然會有不少女子對他傾心的，而且我並沒有殺死他，是他自己太倔強！」

孔文紀道：「照他身死的情形看來，妳實在難辭其咎！」

狄蘭娜怒道：「我若是存心殺死他，用不着白賠了一頭苦心訓練的大熊，我自己動手，殺死他還簡單多了！」

孔文紀一嘆道：「我不懷疑妳的話，可是我必須把經過的情形告訴給他的朋友知道，她們是否來找妳報仇，我可不敢預定！」

狄蘭娜寒着喉嚨道：「你最好警告她們不要來，我練武到現在還沒有眞正殺死過人，因此我也一直沒有施展過，今天我展技示威，也是怕你日後找麻煩，我很了解自己的脾氣，若是一旦我開了殺戒，連我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那時有什麼後果，你也可以想像得到！」

孔文紀默然無語，狄蘭娜却背過身去，面對着湖水道：「這個人死了我也感到很難過，世界上再要找這樣一個男子漢恐怕很難了，他的歌唱得那樣好，我也用一曲哀歌，作爲對他的悼念吧！」

說着用手輕輕地揭下面紗，孔文紀不由一震，他見過許多美麗的女子，如張菁菁、田畹華等，那都可以算是人間絕色了，可是與這個維族女郎一比，却又有雲泥之別，她的美簡直可以說是超凡絕世，不屬人間所有！

於是他也明白何以她被族人稱爲雪峯上的太陽了，祗有這個稱呼纔可以擬一點她絕世的姿色！

狄蘭娜將手中的面紗輕輕地丟下湖中，然後用凄婉的聲音，唱出一闋哀歌，雖然歌詞是維語，孔文紀一個字都聽不懂，可是他却同樣地感受到那令人鼻酸的凄楚，禁不住淚水又淌滿了雙頰！

那些維族少年們也都默然無聲，被她的歌聲帶進了悲慘的氣氛中，正在大家泫然欲泣之際！

驀而湖上水波一湧，首先浮起了那頭巨熊臃腫的屍體，然後是關山月健壯的身軀，生龍活虎般地踏波而來！

一連串的驚人變故，都沒有比關山月的突然出現更震人心弦的，大家都怔呆住了，分不出是悲是喜！

關山月的上裝已經脫去了，赤着膊，露出一身健壯的肌肉，泛着令人艷羨的古銅色彩……

他的胳臂上還有着幾個血印，那是巨熊齒嚙的痕跡，可是他的臉上却浮着動人的微笑，嘻着雪白的牙齒！

當他水淋淋踏上沙岸時，孔文紀第一個迎了上去，撫着他的肩頭，用手摸了一下臂上的齒痕叫道：「關老弟！要不是這些創痕，我眞不相信是你生還回來！」

關山月微笑道：「這就奇怪了，難道這些傷痕能證明我沒有死嗎？」

孔文紀嘆道：「是的，乍一看見你，我還以爲是你的英靈不昧，由湖底升了上來，轉而一想，肉體上的傷痕總不會印上幽靈……」

關山月哈哈一笑道：「我本來還想多呆一下的，可是那一曲哀歌逗得我沉不住氣了，我怕聽完之後，眞的上不來了！」

說完又對狄蘭娜笑道：「謝謝妳的歌聲，妳的哀歌不但可以使死去的幽靈安息，連活人聽了也想放棄了生機，我在水底下聽着聽着，幾乎想就此以了此生，後來想到那湖底太過寒冷，不是埋骨的佳城，而且又有幾條飢餓的魚等不及就想把我當作美味飽餐一頓，我只好爬上來了……」

狄蘭娜雙目緊盯着他，一言不發！

關山月被她看得有點不舒服，笑笑又道：「妳的歌聲眞美，等我眞的死了之後，希望還有機會能有妳的清歌把那未竟的哀曲唱完！」

狄蘭娜又默然片刻，纔低聲道：「會有那一天，我答應你會有那一天的，而且，這一天不會太久：你很快就會聽到下半曲哀歌了！」

那聲音已顯得十分陰沉。

關山月笑道：「隨便那一天都行，但希望不是今天，我剛才鬥熊已經累得一身大汗，雖然在湖裏洗乾淨了，我可不想再累出一身汗來！」

狄蘭娜冷冰冰地道：「當你死的時候，一定十分輕捷了當，連出汗的時間都不會有，你要不要試一下……」

關山月微笑說道：「如何試法，是我們打上一架？」

狄蘭娜將他的青索劍噹的一聲，丟在他的腳前道：「不錯！這是你的武器，你把它拾起來！」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不跟妳打！」

狄蘭娜怒叫道：「你可是不敢！」

關山月笑道：「我有徒手搏熊的勇氣與本事，總不致怕妳一個女孩子吧！好男不跟女鬥，尤其是大漠上的男兒，從不用武器與女人動手！」

狄蘭娜哼了一聲道：「你別把我看成一個普通的女子，你不妨問問你的同伴！」

關山月笑道：「不必問，妳用劍逼水的功夫我都看見了，可是我仍然堅持不跟妳鬥，除非是我用空手……」

狄蘭娜大叫道：「你瘋了！你想用空手跟我決鬥？」

關山月點頭道：「是的！那麼兇的野熊，我也是用一雙空手將它殺死了，妳總不會比野熊更兇吧！因此我絕不能使用武器！」

狄蘭娜又待張口大叫的，可是她神色一動，改口問道：「你是怎麼殺死那頭大熊的？」

關山月笑道：「熊只能在陸地逞威，到了水裏，牠比一頭耗子還不如！」

狄蘭娜大叫道：「你說謊，我的熊雖然長在雪峯上，可是牠經常在雪峯頂上的冰池中捕魚，在水裏牠更活躍！」

關山月神色一莊道：「妳終於說出眞話了，妳剛才告訴別人說用那頭野熊陪我殉葬，既然這頭熊的水性極佳，妳叫牠將我拖下湖去是存心叫牠殺死我了！」

狄蘭娜神色一變，避開正題道：「你究竟是怎樣殺死那頭大熊的？」

關山月淡然道：「很簡單，我的水性比牠更好，在陸地上是比力，到水中是比氣，我的氣比牠長，自然就是牠先淹死了！」

狄蘭娜不信道：「那有這種事，你在落水之前已經閉氣很久了！」

關山月笑道：「這就是人比野獸聰明的地方，我在快落水前，趕緊換了一口氣，牠被我勒住咽喉，想換氣也辦不到，所以妳叫牠滾下湖裏，原是想帮牠殺死我的，却沒有料到帮我提早解決了牠！」

狄蘭娜怔了一怔，沉思片刻才道：「我想可能是這個道理，否則我絕不相信你能空手將牠殺死的，走遍天下也找不出這樣的人！」

關山月含笑道：「這倒不見得，祗怪妳太心急了一點，妳若是能多忍一下，一定可以看見我站在牠的屍體上歡呼勝利！」

狄蘭娜神色又是一變，厲聲道：「你既有殺熊的眞氣，爲甚麼不敢拾起劍來跟我鬥一場！」

關山月搖頭道：「現在我更不想跟妳鬥了，剛才我拒絕決鬥，因爲妳是個美麗的女郎，現在我拒絕決鬥，因爲妳是個卑鄙的小人！」

狄蘭娜花容失色，怒聲大叫道：「你敢這樣罵我？」

關山月莊容道：「爲什麼不敢，我在跟熊決鬥時，妳使用詭計，叫牠用水來淹死我，這是最卑劣的手段！」

狄蘭娜大聲道：「可是你並沒有被淹死，死的是我的熊！」

關山月正色道：「妳在發出命令時，並不知道我的水性比熊更好，因此妳是在卑鄙的陰謀中發出那個命令，也因此我堅決拒絕與妳決鬥！」

狄蘭娜用劍一探道：「那我就要動手了！」

關山月夷然地道：「好！殺死我都行，大漠上的男兒寧可被卑鄙的敵人殺死也不願意抵抗，因爲祗有對值得尊敬的敵人才有在互相決鬥中被殺死的光榮，也祗有決鬥中殺死敵人才能享受勝利的光榮，妳兩者都不配！」

狄蘭娜氣得咬緊牙齒，劍尖已經刺進關山月堅實的胸肌。

雖然是入肌不深，已有鮮血流下，關山月仍是端立不動！

四周的回族青年都發出不滿的低吼，那不滿是針對狄蘭娜而發的，阿巴旺忍不住低聲道：「狄蘭娜！妳放理智一點，妳與妳父親瘋狂的計劃，雖然冒瀆了眞主，可是你們的動機是爲了全族的利益，還有人會同情你們，假如妳殺死了這位兄弟，全族的人，都會背棄你們，大漠上將不會有你們立足之處！」

狄蘭娜仍是咬牙不語，四周不滿之聲更大！

阿巴旺繼續道：「狄蘭娜，妳看見了，平時妳只要取下面紗，族中的青年都可以爲妳瘋狂，而現在妳，只聽見他們的咀咒……」

狄蘭娜終於抽回了劍，流着眼淚道：「我一定要殺死你，洗雪你對我的侮辱，但不是今天，三日後，所有的維吾爾部族在大戈壁的草原上聚會，既然你是草原上生長的，我相信你一定找得到那個地方，那時我要在公開的決鬥中殺死你！」

關山月道：「妳怎麼知道我會接受決鬥呢？」

狄蘭娜咬着牙道：「你必須接受，因爲你侮辱了我，在大漠上，受侮辱的人有要求公開洗雪侮辱的權利，這是你無法拒絕的！」

關山月不禁一呆，狄蘭娜繼續道：「你也必須來參加，因爲我是一個部族的公主，一個部族領導者的繼承人，假如你不來，那不僅是對我個人的侮辱，也是對整個維吾爾人的侮辱，我若是在大會上提出這件事，今後的大漠上將不會有一個活着的漢人了！」

關山月神色肅穆地道：「你不要把事情牽到這麼大！」

狄蘭娜道：「假如你還是個維吾爾人，這祗牽涉到你的部族，因爲你是漢人，所以必須牽涉到全部的漢人，你來不來？」

關山月沉思片刻道：「我能不來嗎？妳根本不給我選擇的機會！」

狄蘭娜冷冷地道：「好吧！反正我已經把話說清楚了，來不來由你，阿巴旺，給他們三天的粮食，兩匹最好的馬！」

關山月望着她手中的劍道：「妳該把劍還給我們吧！」

狄蘭娜一揚手道：「這是我的勝利品，你可以在三天後要回去！」

關山月怒聲道：「妳在行旅的孤客身上掠取戰利品嗎？」

狄蘭娜冷笑道：「你別忘了我們現在是敵人，在敵人身上取戰利品是大漠上的規矩，你還是走吧，我給你留下一柄劍已經很客氣了！」

關山月彎腰拾起青索劍，憤然回身，孔文紀默默地跟在後面，片刻後，阿巴旺帶着兩匹駿馬，裝上他們的行囊過來，歉聲道：「眞對不起，兄弟！我應該留下你們的，可是狄蘭娜是本族的公主，她與你們結了仇，我只好叫你們走了！」

關山月接過馬道：「她提出那個瘋狂的計劃後，你們還承認她的地位嗎？」

阿巴旺無可奈何地道：「兄弟，你是明白的，酋長的更替必須在全族的大會上作宣佈，在此以前，她的地位是不會動搖的！」

關山月默然片刻又問道：「你是否打算在大會提出要求更換酋長呢？」

阿巴旺搖頭道：「不！假如他們父女不提出那個瘋狂的計劃，我絕對忠心擁護他們，假如他們提了出來，我不必要求，大會也自然會廢除他們的權力！」

關山月想想又問道：「她的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

阿巴旺嘆道：「索諾木酋長是最英明勇敢的領袖，可是十年前他單獨一人上了雪峯的最高峯後，以後就很少回來，把族長的職務交給我代理，祗有狄蘭娜經常去看他，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會想出這個瘋狂的計劃！」

關山月又問道：「狄蘭娜的武功是從那兒學來的，從她父親那兒嗎？」

阿巴旺搖頭道：「不知道，索諾木族長曾經向一個漢人學過幾手武功，不過並不太高，狄蘭娜會武功則是今天才讓大家知道！」

關山月嘆了一口氣道：「好了！我沒有什麼可問的了，再見吧！」

阿巴旺陪他走了幾步道：「兄弟！三天後你會到大草原去嗎？」

關山月毅然道：「當然去了，爲了牧原上的兄弟們保有傳統的生活與信仰，我也必須去阻止索諾木父女的瘋狂計劃，現在變成了漢回兩族的和平，我更不能爽約了……」

阿巴旺十分歉然道：「兄弟！我眞不知道要對你說什麼好，你原來是爲了我們才挺身搏熊，結果弄成了這個局面，尤其是我們的帳篷中不能招待你！使你們必須露宿在大漠上……」

關山月一笑道：「這算不了什麼！我是在牧原上長大的，以藍天作帳，大漠作床正是我夢想的生活……」

阿巴旺嘆了一口氣，忽而跪下吻吻關山月的脚尖，這是回族中最尊敬的禮節，口中低語道：「願阿拉降福於你……」

站起身來，快快地走了，關山月翻身上馬，招呼了孔文紀，向着無垠的黃沙疾馳而去，片刻後，已將這一羣人拋得遠遠的，他才慢了下來，撫着馬頸上的鬃毛道：「阿巴旺眞够意思，他把牧原上最好的馬送給我們了，憑這兩匹馬，也許我可以在三天後的大會上贏得賽馬的冠軍！」

孔文紀見他居然有心談到賽馬的事，不禁一笑道：「老弟！你眞悠閒！」

關山月笑道：「沒有什麼可緊張，我很高興又回到從前的生活！」

孔文紀道：「你有沒有想到三天以後……」

關山月道：「自然想到了，三天後我將從事一場最猛烈的戰鬥，而且我得勝的希望很少，也許就此在這一次上死了……」

孔文紀皺眉道：「這不是寃枉嗎？我們根本就是與此無關，都是你趕熱鬧惹出來的麻煩，假如你

不趕這次熱鬧……」

關山月却正色道：「不！孔大哥錯了，我很高興趕上了這場熱鬧，先期發現這一場風暴，否則我們事後撲滅它將更困難了！」

孔文紀一怔道：「老弟！你本來不是一個好鬥的人，怎麼到了沙漠上，反而變了，即使索諾木要興起另一個宗教，與我們也毫無關係！」

關山月搖頭道：「不！關係太大了，所以我才竭力阻止它！尤其是我見到那個女子的武功後，更覺得這一次的行動大有意義！」

孔文紀不解道：「索諾木推翻原有的宗教，只是爲了提高他本人的地位，改善全族的生活，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關山月莊容道：「大哥這樣想就錯了，索諾木的野心絕不止此。」

孔文紀道：「他還有什麼別的企圖嗎？」

關山月道：「從狄蘭娜表現的武功看，她的父親一定更高明，一個有這樣武功的人，會以這點小成就而滿足嗎？」

孔文紀怔然道：「你是說，他會要求更大的發展嗎？」

關山月點頭道：「是的，成爲維吾爾人的盟主只是他初步的目的，下一步他就會把整個中原都當作牧場了，凡學過武功而又具有野心的人，是永遠不會滿足的，令兄孔文通是一個例子，張雲竹是第二個例子，這個索諾木的雄心也許更大，他不是想稱霸武林，而是想利用維吾爾人的實力作基礎，進而達到併吞天下的企圖！」

孔文紀呆了一呆道：「那恐怕不會這麼簡單吧！中原武林中人材濟濟……」

關山月笑道：「我們還沒有見到索諾木，但是就憑狄蘭娜手中的一枝劍，中原有幾個人能與之一抗？」

孔文紀不禁默然，關山月繼續道：「即使中原人多勢衆，也許不會被他們所征服，然而一場戰鬥下來，將會有多少人喪身毀家。」

孔文紀點點頭道：「那麼你今天爲什麼拒絕一戰呢？」

關山月道：「今天我無法取勝，所以我必須把戰鬥延到三天後！」

孔文紀連忙問道：「三天後，你就有把握取勝了？」

關山月搖頭道：「還是沒有，你看過她使劍的功力，要想在短短的三天中超過她是不可能的，不過我選擇了三天後決鬥，至少可以弭止他們擴展的野心！」

孔文紀道：「我簡直不懂你的話！」

關山月笑道：「他們準備把雪熊作爲神的化身，我若是將那幾頭熊消滅了，至少可以粉碎他們在維吾爾人中的權勢，使他們陷於孤立，這樣他們即使擁有無敵的武功，也無法作進一步的發展了！」

孔文紀道：「難道他們不可以利用武功來造成權勢嗎？」

關山月笑道：「那是不可能的，維吾爾人最重要的是信仰，只要他們的信仰不變，任何方法都不能使他們屈服，信仰基於神蹟，所以索諾木必須抬出雪熊來作爲神力的寄託，索諾木可以表現更高的武功，但是大家知道那是武功，而武功是永遠不能使維吾爾人屈服的！」

孔文紀怔了一怔道：「你將使用什麼方法去鬥熊呢？今天你鬥殺這一頭熊，已經用足了全力，而那三頭熊將更爲難鬥！」

關山月道：「我不能，你能！」

孔文紀愕然道：「我……」

關山月笑道：「是的！我雖擁有利劍，但是未必能尅制這種雪熊，今天我在力搏已經試驗過了，而且今天這頭熊，也是死在大哥手中。」

孔文紀更爲詫然，關山月笑道：「今天殺死這頭雪熊的眞正原因是大哥扇上的毒針！」

孔文紀道：「我不懂！我射了兩針，根本未起作用！」

關山月道：「有作用的，那兩針射在牠的眼瞼上，毒性不易揮發，但是已經減殺了牠不少兇威，所以我才能與牠力搏良久，本來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被牠咬中時，發現牠的力氣越來越弱，這種反常的現象很使我懷疑，熊性頑强，應該是越鬥越猛才對。」

孔文紀一拍手道：「這倒是合上譜了，我的針毒就是使對方慢慢地萎靡不振，終至全身痲痺而死，只是那熊能等這麼久才發作，才使我懷疑它的性能。」

關山月道：「大哥不必懷疑，熊的體力超過人體數十倍，發作起來自然慢一點，其實我說的水性都是謊話，我知道這種雪熊的水中功夫絕佳，絕非人力所能及，可是到了水中，我只支持片刻，牠已力過而死了，我起先不明白，後來才想到是大哥毒針的作用。」

孔文紀道：「可是我的那根摺扇已經在決鬥時落在地上。」

關山月道：「不要緊，大哥的摺扇只能作爲射針之用，只要大哥身上還有多餘的毒針，我們可以另想法子使用！」

孔文紀笑道：「針倒是有的，而且在三天內，

我一定可以想出個更好的方法使用它，可是屠熊之後，你必須眞正地面對決鬥，對人，可沒有那種機會了！」

關山月慨然道：「那不管了，只要能使所有的維吾爾人不爲他們所用，我已經盡到了最大的努力，其餘由天意來安排吧！」

孔文紀廢然長嘆，雙眉深鎖，他實在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了！

× × ×

巍峨的天山上蓋滿了皚皚的白雪，雪化成了水，成爲奔騰澎湃的殊勒都斯河。河水流過浩瀚的沙原，在一片大湖泊中停留下來，這些水滋潤了荒蕪的草原，在乾燥的沙漠上造成了人間仙境的綠洲。

博斯騰湖是游牧民族夢寐以求的牧地，因爲這兒有終年不虞匱乏的水草，可以放牧成千成萬的牛羊。

也爲了這原故，博斯騰湖畔的牧地成了牧民的聖地，眞主阿拉的恩寵永遠照耀在這一片草原上。

每十年，散居在各地的游牧民族全部都集中在此地，選擧一位共同的盟主，這盟主必須是一個部的酋長才能當選，膺選的那一族就可以留居在此地，享受湖畔無窮無盡的水草，直到下一次聚會的時間爲止。

生長在草原上的關山月知道這個地方，也知道這種事，可是却沒有機會參加那種盛會！

因爲，這盛會每十年才擧行一次，前一次聚會時他正是十六歲，跟隨師父獨孤明潛居天山勤練武功。

而且正是練功最吃緊的時候，獨孤明不准他分心去從事遊樂，使他感到非常遺憾，現在他又趕上了第二次聚會！

雖然他的人恰好在回疆，可是爲了狄蘭娜的原故，使他對這次聚會充滿了憂鬱與焦灼！

他跟孔文紀在聚會的前一天到了此地，草原上各地的部族差不多也全都到達了，寧靜的博斯騰湖畔呈現出空前的熱鬧，除了十幾萬牧民外，還有着數以千計的漢人商旅，他們不是來參加盛會的，却是利用這個機會做一筆大生意，從中原帶來了綢緞布匹食鹽以及其他的日用品！

趁着牧民們聚會之便，換取他們在草原上搜集的財富，像金沙，珍貴的皮毛，稀見的藥材等！

不分晝夜，鬧哄哄的人羣，一堆堆的營火上烤着整隻的牛羊，瑪瑙汁般的葡萄酒浸透了每一個人的衣裳！

爲了避免行人注意，他們兩人匿居在漢人的商隊裏，靜靜地等待着第二天那一場生死的厮拚！

胡笳聲，三弦琴，粗獷的牧歌，拱托出草原上的豪情，連天上的明月也湊趣，發出銀潔的光輝！

這些應該是關山月最感興趣的，可是他却悶悶地枕着一個小沙堆，睜大了眼睛，默默地想起他的心事！

躺在他對面的孔文紀也是同樣的情形，良久，兩個人都不交談一句話，夜色漸深，歡樂的人聲也慢慢地靜下去！

大家都在黎明到達前想休息一下，養足體力，以便接受一個興奮的明天，可是這份寂靜却給關山月更多的感慨！

望着遠處東倒西歪在火堆旁的牧民，他不禁輕嘆道：「你們現在睡得安穩，沒想到災禍就要臨頭了……」

孔文紀見他開了口，也輕輕一嘆道：「關老弟！我總爲這一場閒事管得太無聊，那個索諾木只是想在維吾爾人中稱尊，與我們毫無關係……」

關山月正色道：「孔大哥，換了你有索諾木那等武功，你肯安心守着這一片草原嗎？你肯只做一個維吾爾領袖就滿足了嗎？」

孔文紀笑了一下道：「你只是憑着猜測，也許他並沒有那種野心呢？」

關山月搖頭道：「他絕對具有那種野心，從他的女兒身手來看，他的劍術武功俱臻化境，一個人的修爲若到這種境界，應該是潛心深研，連這個酋長都必須放棄，以求進一步的深造，而他却想藉此成爲全族的領袖……」

孔文紀忙道：「這也沒有什麼不對呀！他本是一族之長，爲族中的子民求得一塊好的牧地是他的責任！」

關山月嘆道：「這是他的托詞，一個練武的人只有名心而無利慾，假如他想在利慾之外還攫取權勢，其野心不問可知，他如想成名，憑他的身手絕對足以一鳴驚人，然而他走上了權勢之途，那後果就更可慮了！」

孔文紀一嘆道：「就算你說得對，你又有什麼方法去制止他呢？我給你淬了三枝毒針，只能對付他的野熊……」

關山月道：「這就够了，只要殺死那三頭野熊，粉碎他興創邪教的陰謀，使維吾爾人不受他的蠱惑，光是他一個人，不可能造成多大的禍害！」

孔文紀沉思片刻才道：「隨便你吧！反正我這條命交給你了，沒有你的幫忙，張雲竹也饒不了我，遲早都是一死……」

關山月忽然跳了起來道：「不好！幸虧孔兄提起，否則事情就糟了……」

孔文紀訝然道：「又是什麼事情？」

關山月道：「我們這一路行來，張雲竹縱然不跟着，也一定會派別的人監視我們的行踪，若是被他得知了索諾木的事……」

孔文紀道：「他們兩個人風馬牛不相干，會有什麼關係呢？」

關山月搖頭道：「不！關係大了，張雲竹若是知道索諾木的武功超凡，一定不肯放過，若是讓他們見了面……」

孔文紀轉着眼珠笑了一下道：「我倒覺得這是件好事，讓他們見了面，必然互不相容，叫他們鬥上了，我們正好坐收漁利！」

關山月嘆道：「孔兄這個計劃行不通，他們見了面後，張雲竹學會了瀚海心法，他可以從索諾木那兒吸取更高深的武功，我們以後就更難對付他了，這是好一點的想法，往壞處想，若是張雲竹與索諾木結成一片……」

孔文紀搖頭道：「我看不出他們會有連結一氣的可能！」

關山月道：「這倒不一定，他們兩人都是野心很重的人，可是各人所爭取的目的不同，索諾木志在權勢，張雲竹在稱霸武林，二人的利益並不衝突，會結盟的可能很大，我們一定要想個法子……」

孔文紀一嘆道：「你想得眞多！可是你又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關山月沉思片刻道：「張雲竹可能自己還沒有來，他派來監視我們的人，一定喬裝混雜在這一堆漢人商旅中，明天的大會中，我只要能避開他們的耳目而去跟索諾木作一了斷，消息就不會洩漏出去，假如以我本來的面目出現大會，那無異是替張雲竹鋪路！」

孔文紀不解說道：「老弟！我實在聽不懂你的話？」

關山月道：「張雲竹派出的耳目只注意我的行動，假如明天我與索諾木正面作了衝突，在比鬥中，我也許可以殺死那三頭野熊，破除他創立邪教的目的，若是動手比武，我一定敵不過索諾木，這不是明白地告訴張雲竹上那兒可以找到一個武功勝過我的人嗎？」

孔文紀這才點頭道：「這一說確然有理，可是你用什麼方法才能避過張雲竹的耳目呢？」

關山月想了一下道：「爲今之計，我只好換一個身份去參加大會了！」

孔文紀道：「你想換什麼身份？」

關山月道：「我的維語十分純熟，可以冒充一個維吾爾人，而且這裏有我很多熟人，南天山下的塔于部是我的舊交，我以那一族的身份出席大會，他們不會拒絕的……」

孔文紀笑道：「方法固然好，可是你與索諾木最後作了結時，一定要公開的決鬥，人家可以認出你的武功！」

關山月道：「不錯！可是我另有打算，索諾木一定在選舉盟主時才會提出他瘋狂的計劃，那個會議是秘密舉行的，只有各部落的酋長與幾個有身份的長老才可以參加，我在那個地方與索諾木決鬥，就不怕人認出來了！」

孔文紀笑道：「辦法固然好，然而你又利用什麼身份去參加會議呢？」

關山月皺眉想了一下道：「我可以爭取到全能勇士！那樣才有資格列席！」

孔文紀忙問道：「什麼叫全能勇士！」

關山月道：「族長會議要等晚上才舉行，白天是各部族的勇士代表競技，賽馬，射箭，舉重，挽奔牛，徒步追黃羊，假如我在每一次都獲勝，就是全能勇士，可以獲得參加族長會議的殊榮，而且還有投票選舉盟主的權利！」

孔文紀問道：「這些項目，你都有獲勝的把握嗎？」

關山月道：「騎射兩項把握不大！其他幾欵我可以仗着練過武功，取巧獲勝，這樣也就够了，因爲全能勇士並非需要每一欵都取第一，只要獲勝項目較多，就可以當選……」

孔文紀道：「這些競技項目，都是公開舉行的嗎？」

關山月道：「自然是公開舉行的，全能勇士是維吾爾族中最受尊敬的人，一定要讓大家目睹他的神勇技能！」

孔文紀一笑道：「老弟！我勸你還是放棄這一條路，不如找你熟識的部族，請他們以別的身份讓你前去參加族長會議吧！」

關山月搖頭道：「不行，族長與長老極其崇高，年青人沒有份，即使人家同意，其他部族也會引起懷疑！」

孔文紀道：「張雲竹的耳目都認識你，假如你公開競技，即使當選了全能勇士，他們也會想盡方法跟踪而去一觀究竟！」

關山月不禁嘆了一口氣，變得無精打采。

孔文紀又笑道：「你怕年紀青倒好辦，我學過易容之術，只要畧動手術，保證可以把你變成個龍鍾老翁！」

關山月神色一振道：「孔兄既然有此神術，何不將我的容貌改成維吾爾人的樣子，這樣張雲竹的耳目就認不出來了！」

孔文紀道：「年齡改裝容易，形貌改裝就難了

，你爲什麼要捨易而求呢？維吾爾人是碧眼隆鼻，我恐怕做不好！」

關山月道：「只要稍微有點意思就行了，塔于族人對漢人極其友善，與漢族通婚的很多，血統已有點混雜……」

孔文紀一嘆道：「你爲什麼一定要參加競技呢？難道你老弟威震中原還不滿足，一定要搶個沙漠上的全能勇士來過過癮！」

關山月苦笑道：「孔兄誤會了，維吾爾人的長老是極其崇高的身份，我要求冒充，對他們是個嚴重的侮辱，全能勇士都是舉族的尊榮，我若是代表那一族而取得了這個頭銜，他們一定表示十分的感激，我跟塔于部的友誼很深，總不能放棄一個取得好感的機會而去提出一個侮辱他們的要求！」

孔文紀道：「你以一個外族的身份幫他們取得那種光榮不算是侮辱嗎？」

關山月道：「這倒不會，塔于族的許多青年都是我結義的弟兄，我也可以算他們的一份子！十年前他們就要求我代表他們來參加大會，替他們爭一口氣，因爲塔于在每次的大會中從來沒有獲得過一次勝利，結果因爲家師不同意而未能成行，這次我想幫他們一個忙！」

孔文紀笑道：「原來還有這一個隱情，難怪你不能提出冒充長老的要求了，那豈不是存心拆他們的台嗎！我儘量替你改改裝看，不過那易容藥搽在臉上的滋味很不好受，尤其不能用手去揉，否則就要當場拆穿把戲了！」

關山月一嘆道：「爲了這羣草原上的弟兄，爲了天下衆生的安寧，任何痛苦我也得咬牙忍下去，孔兄請施爲吧！」

孔文紀在胸前摸出一個小包，裏面是五六個小竹筒，他在竹筒中倒出一些藥粉，有的抹在臉上，有的點入眼中。

關山月只覺得又麻又癢，十分難受，可是他記住孔文紀的警告，不敢用手去揉，過了一陣，才聽得孔文紀笑道：「好了，除了鼻樑無法塡高，大致上看來已經差不多了，老弟！祝你明天一帆風順，旗開得勝！」

關山月道：「現在我就到塔于部的營地去，明天孔兄可得記住別跟我打招呼，否則反而容易引人啓疑！」

孔文紀笑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會那樣不懂事，而且我還得在這批商隊中留留神，若是發現張雲竹遣來的眼綫，就先給他一點苦頭吃吃，叫他們知道在孔某身後跟踪是什麼滋味，同時也給張雲竹一點顏色！」

關山月低聲道：「孔兄還是別太造次了，明天是維吾爾人的盛會，若是鬧出什麼事，反而給自己添麻煩！」

孔文紀但笑不語，關山月却像一隻狐狸似的，輕輕地隱入沙丘後面消失了，孔文紀則繼續躺了等待着黎明！

曙色將天際的雲霞照成一片錦繡，草原開始甦醒了，大家都向湖畔的平原上湧去，競技的第一項賽馬開始了！

孔文紀也跟着人潮湧過去，只見各族的維吾爾騎士都牽着駿騎，等候在出發點上，易容後的關山月也夾在中間！

比賽的騎士有十六名，賽程全長有十里，由起點出發，繞過一枝樹立的長矛再回來每隔五十丈處還插着一排小黃旗，那旗高不過尺許，這不但是賽快，而且還要賽騎術，每一個騎士都必須拔起地上的黃旗才繼續前進！

關山月騎的還是阿巴旺送給他們的黑馬，可見那一匹一定是相當名貴，否則，關山月不會再來坐牠！

因爲他易容的目的，就是防止別人認出來，而關山月寧可冒着這個險也不願意另換馬匹！由此也可見他求勝之心很切！

司令者是一個維吾爾族的老人，也是上一屆大會選出的盟主，他手中持着一面藍色的短旗！當大家都準備定當後，藍旗一落，十六匹駿馬像脫弦的急箭，飛也似的向前衝去，揚起滾滾的騎塵！

馬蹄急落聲，嘶喊助威聲，羯鼓雷鳴，每一族的人都替本方的代表吶喊，鼓勵他們爲族爭光！

孔文紀也很緊張，他的眼睛一直盯在關山月身上，那頭黑馬果然神駿異常，遙遙領先！

可是，另有一頭白馬也不示弱，緊跟在後面，始終只差一個馬身，這些騎士都是大漠上的頂尖人物。

每到黃旗的地方，他們根本不必下馬，一條腿掛在鞍上，身子彎了下來，輕而易舉地拔起黃旗！

賽程過了一半，關山月已經繞過長茅，勒馬回頭了，那匹白馬仍是緊追在後，勝負只是這兩匹馬之爭了！

吶喊的維吾爾族人有兩隊最起勁，顯然一隊是關山月代表的塔于部，另一隊則是那白馬騎士的支持者！

賽程只剩下兩里時，關山月仍是領先一騎，孔文紀一陣興奮，認爲關山月勝券在握，不禁也叫了起來！

可是他只叫了兩聲，立刻就止住了嘴，首先他

發現旁邊有一個獐頭鼠目的中年人對他十分注意。

不用說，那一定是張雲竹派來監視他們的人，爲了避免揭穿關山月的行藏，他心中一動，繼續大喊道：「關老弟！快！快！只差一點點了！」

這樣喊了兩聲，他心中一沉，口中却歎呼道：「關老弟！我知道你一定會勝利的……」

原來那匹白馬在只差一里時，突然加速了脚步，衝了出去，等關山月的黑馬奮力前追時，白馬已突破了終點！

那些圍觀的維吾爾人也高聲叫道：「秀樹奇峯，秀樹奇峯。」

那得勝者的名字一定是秀樹奇峯，孔文紀歡呼的原因是由於第一次替關山月助威時，不留神叫出一個關字！

爲了不使那中年漢子啓疑，他只好自然而然地叫下去，尤其是白馬的騎士得了勝，他故意再叫出關老弟三個字！

使人以爲那白馬的騎士姓關，卽使對方懷疑關山月也參加角逐時，目標也會放在那白馬騎士的身上！

果然那老年人高聲宣佈道：「賽馬第一名是米爾乞部勇士秀樹奇峯！」

孔文紀身旁那中年人冷冷地道：「眞不愧是秀樹奇峯！」

孔文紀裝模作樣地搭訕道：「請問兄台，秀樹奇峯是什麼意思？」

那中年人一笑道：「閣下不是替他叨威的嗎？而且閣下還叫他關老弟，怎麼連這個名字的意思都不知道？」

孔文紀微微一怔道：「兄弟前幾天見過那小伙子，知道他姓關，好像是中原人的樣子，才攀談了幾句，剛才是爲了一面之誼，替他喊了兩句，實在不知道他還有名字秀樹奇峯，更不知道這個名字是什麼意思！」

那中年人笑道：「秀樹奇峯在維語中是飛駱駝的意思，那小伙子又姓關，閣下不覺得有點奇怪嗎？這實在太巧了！」

孔文紀又是一怔，他先前的那番話是臨時謅出來的，因爲他見到那白馬騎士雖作收民裝束，而容却像是中原人，才順口扯了這個謊，聽中年人一說後，他倒實在是糊塗了，乾脆裝傻問道：「兄弟不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那中年人笑道：「閣下這身打扮一定是個讀書人，可能不太淸楚，我們中原武林中有位很出色的人物，叫做關山月，又稱爲明駝令主，這個小伙子叫飛駱駝，也是姓關，所以我才覺得奇怪，好像姓關的人跟駱駝是分不開的！」

孔文紀聽了才明白，却又十分高興，因爲這樣一來剛好可以把關山月的僞裝掩過去，把嫌疑轉到白馬騎士身上去！於是一笑道：「這倒是有點巧合，也許他是那個關山月的親戚！」

那中年人笑道：「關山月沒有親戚，也許他們就是同一個人？」

孔文紀見他如此說，心中暗自欣喜得計，口中却道：「兄弟不認識武林朋友，也不知道這些事，不過，飛駱駝若眞的是中原人，也是我們漢家的光榮！」

那中年人笑道：「明駝令主威震中原，文武兩途都有極深的造詣，參加這種場合眞是大才小用，今天各項比賽的第一他都拿定了！」

孔文紀一面慶幸得計，一面又替眞的關山月抱屈道：「這倒不一定，事情要等經過後，才能作結論！」

那中年人笑道：「兄弟所料絕不會錯，閣下等着瞧吧！」

孔文紀懶得多辯，笑笑道：「但願如此！在下也希望那小伙子能出人頭地！」

這時馬賽已畢，大家又開始等着欣賞第二場的競技，有人在場上樹好箭靶，顯見得這是一場競射了！

出賽的人還是那十六名代表，孔文紀因爲關山月已經輸了一場，特別關心，擠得更近了一點！

關山月在遠處朝他眨眨眼，表示沒有關係，因爲先前關山月也向他表示過，騎射兩項沒有多大把握！

所以這兩場的勝負與他爭取全能勇士的關鍵不大，顯見他在其他各項取勝具有絕對把握！

射箭開始了，首先是五十步，每人一箭！

十六個人全部中的，因爲十六個人都是各部族精選的好手，自然不會太差，歡呼之聲，也不絕於耳！

距離慢慢拉長，百步，一百五十步，依然是每人一箭，卻已淘汰得只剩下六個人，關山月與那個秀樹奇峯都入選了！

箭靶移至兩百步，這是最遠的距離，關山月一箭中的，他所代表的塔于部立刻爆起一陣歡呼！

其後四族的代表都以徑寸之差而未中紅心，失望的嘆息夾以勝利者歡呼，關山月的勝望很濃了！

米而乞部的秀樹奇峯是最後出場，這個號稱飛駱駝的小伙子的確有兩下子，一箭射中了紅心不算，還射透了箭靶！

秀樹奇峯的呼叫又響澈了雲霄，塔于部的族人也瘋狂地高叫着：「天山！天山！」

顯然天山是關山月的化名！

可是化名天山的關山月卻有點驚奇，用維語道：「兄弟眞是神射！」

誰知那秀樹奇峯卻用漢語道：「對不起！我不會講維吾爾話，我也很欽佩你，剛才騎馬的時候，我祇勝了你一兩步，我姓關，名叫飛駝……」

關山月一怔，脫口用漢語道：「你姓關？」

秀樹奇峯笑道：「是的！他們是用維語稱呼我的名字，才變成秀樹奇峯，其實卻不包括我的本姓……你會講漢語，我們要好好交個朋友！」

關山月僅祇微微一笑，旁邊的孔文紀卻更高興了，他誤打誤撞地說那小伙子姓關，想不到還眞碰對了！

這一來關山月的身份更不易拆破了，可是他也有點擔心，關山月喬裝易容，就是爲了要參加族長會議！

若是這一場又輸給人家，對方已有兩場勝利紀錄，關山月可輸不起了，因爲全部競技，祇有五項了。

這個關飛駝再領先一場，全能勇士就拿定了，關山月卽使能掩藏住身份，又有什麼用呢！

他身旁的那個中年人也對關飛駝十分留心，孔文紀爲了加强他對關飛駝的注意，故意笑着道：「兄台料得不錯，這小伙子又贏了！」

那中年人道：「這一場都不算贏，兩百步是最遠的射程，大家都是一箭中的，秋色平分，那個叫天山的傢伙也不錯！」

孔文紀唯恐他對關山月啓疑，忙道：「他雖然射中了紅心，卻不如那小伙子射穿了箭靶！」

中年人哈哈一笑道：「閣下這是說笑話，射箭主要的是取準，與用力的强弱並無關係，閣下未免對那小伙子太偏心了！」

孔文紀覺得目的已經到達，便不再多說，只是裝作無所謂地聳聳肩，然後又裝作不懂似地問道：「那這一場勝負要如何決定呢？」

那中年人笑道：「評判勝負的權利在於盟主，我們卻無法預測！」

接着，那老年族長又高聲宣佈了一遍，好像是說這一場不分勝負，應該由兩位射手共享勝利的光榮！

化名天山的關山月沒有表示意見，那關飛駝卻笑着道：「天山兄弟，你是願意再賽一次！」

關山月頓了一頓才道：「要怎樣比賽法？」

關飛駝道：「我們這次不但是比準，還要比快，在兩百步外樹立五個箭靶，我們每人三枝箭，看誰能多中一次靶心！」

關山月想想笑道：「這樣還是很難分出高低，假如我們同時搶在一個靶上，又怎麼能決定勝負呢？除非是先規定各人的箭靶……」

關飛駝笑道：「不必！這次我們用活靶，每個靶上只能容納一枝箭，就不會發生那種情形了，兄弟有興趣嗎？」

關山月忙問道：「什麼叫活靶？」

關飛駝道：「我們用五枚銅錢，繫上繩子，平懸在一枝橫桿上，那銅錢的方孔祇能容納一枝箭，捷足者先登……」

關山月沉吟片刻，覺得自己的技能尚可勝任，而且也對這新鮮的比賽方法感到很有興趣，遂點頭笑道：「好！我同意這個方法！」

四周的維吾爾人也爲這種別開生面的比賽而轟動了，立刻有人替他們將箭靶準備妥當！

爲了便於甄別，關山月選用了三枝白色的長箭，關飛駝則選了三枝黑翼的長箭，兩人同時挽弓作勢！

那老族長又發了一聲號令，關山月已經嗖的發出了一箭，前面的銅錢少一個，關飛駝則好像沒有瞄準，居然把弓放了下來，關山月爲了爭取時機，趕緊又射出第二枝箭，穿落了第二枚銅錢，而關飛駝仍沒有開始！

關山月已經勝券在握了，搭于部的青年像瘋狂一般地叫了起來，關山月也不急急地射第三箭，笑着問道：「你怎麼不射？」

關飛駝笑道：「兄弟！我必須讓你先射兩箭才顯得公平，因爲我跟你比快，就在這第三枝箭，否則勝了你也沒有意思！」

關山月一怔道：「你是說你可以在我射一枝箭的時間內連發三箭，而仍可以比我快，那你未免太誇大了吧！」

關飛駝微微一笑，道：「你不相信的話，可以試試看！」

關山月若是在平時，絕不肯佔這個便宜，可是今天爲了要爭取全能勇士的頭銜，而參加族長會議，也不再客氣了。

搭上第三枝長箭，卻見關飛駝將三枝長箭都扣在弦上，弓開滿月，關山月心中一驚，知道這種射法叫三星追月，是一種極爲難練的手法，這個小伙子在射技上，一定經過長日的苦練，一急之下，長箭脫弦而出！

因爲他過心於慌，雖然搶快了一步，準頭上卻受了影響，那支長箭擦着銅錢的邊緣，將銅錢撞得搖幌不止！

關飛駝這才鬆了手，三枝長箭成爲三個小黑點，飛射前去，橫竿上的三枚銅錢都不見了。





米而乞部的族人瘋狂似的叫起好來，前面檢靶的人也將箭枝檢了過來，關山月的白翼箭只穿過了兩個錢孔！餘下三個錢孔上都穿着黑箭，勝負分明，關山月廢然一嘆，將弓拋在地上，他不是爲失望而難過！在箭技上，他失敗得心甘情願，而是他覺得這關飛駝確是一個勁敵，對他參加族長會議的事又增加了一重困難。

關飛駝卻很誠懇地過來握着他的手道：「兄弟！很對不起，我在射箭的手法上用了一點巧！」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你的箭技的確比我高明多了！」

關飛駝仍是歉然地道：「不能這麼說，我沒有學過快射法，一支支的比，我一定會輸給你，而我三星追月的手法也沒有學到家，無法使三枝箭平均地到達三個鵠的上，因此我必須造成你心理上的緊張，使你失去準度，將那枚銅錢撞過來，我才能够得到它，比你多中了一箭，希望你能够原諒我！」

關山月不禁一怔，想想剛才的情形，果然明白了，三星追月手法只能集中於一個目標，而那三枚銅錢間的距離各有一尺餘，前後相連就有三尺，任何高手都無法使三枝箭平行而瞄準這麼遠的距離！

關飛駝的手法能同時射中兩枚銅錢已經很不容易了，那第三枚銅錢若非被自己的箭撞過去，他是絕對够不到的。關山月怔了一怔才道：「假如我第三枝箭也射了呢？」

關飛駝笑道：「那我只好認輸，若是第三枝箭完全不準，連銅錢都碰不到，我們就成了平手，我只好再想別的方法來勝過你！可是像你這樣的好手，一定不會差到那裏去的，所以我冒險利用一下你緊張心情下的些微差誤！」（未完待續）

鬼刺客

（本文承自第一三四頁）

戈凉一躍而出，「呼」的轉身站定，戰飛羽也已經默立邵一山身邊，神色戚然的望着這位「五獸王」之首；半晌，戈凉開口道：「他死了？」

戰飛羽點點頭，緩緩的道：「他死了，他受的一掌原傷得不輕，一定是又目睹同伙慘敗，在急怒攻心之下逆血反湧，內腑迸裂致死……『五獸王』算完了……」

戈凉望了望戰飛羽的背傷，又瞧了瞧自家右脅那血糊糊的一片擦傷，他微微一笑，道：「戰飛羽，你我全掛了彩，我放倒他們四個，而你放倒他們三個——」

戰飛羽平靜中帶着一點倦意的道：「你贏了，戈凉——」

戈凉搖搖頭道：「不，該算你贏才對，我放倒他們的四人中有兩個只是二流角色，你所勝的三名對手全是棘手人物，何況在比鬥之前你還經過了數戰！戰飛羽，你贏了才正確……」

曲少英與媚媚便在此時雙雙走了上來，曲少英爽朗的笑道：「二位俱是一代英豪，百年義士，可謂一時瑜亮，難分軒輊，我看，二位誰也不輸，誰也不贏，都是勝利者！」

媚媚嬌艷如花，甜密的說道：「曲先生說得是，這才是最好，最完美的結果，皆大歡喜，毫無殘缺……」

突然間，凌剛奔近幾步，指着圍牆那邊大叫：「老大，那叫什麼夏婷的女人同那個姓倪的小子逃之夭夭啦，我們快追——」

擺擺手，戰飛羽正眼也不往那邊看，他淡淡的道：「讓他們走吧，我故友曾囑託過我要我饒恕她——這一次算了，我希望彼此不要再遇上，否則，她也不幸，我也就更遺憾了……」

戈凉笑了笑道：「他們逃得對，因爲他們自知沒有機會——不管他們有任何目的，都一樣的毫無機會。」說着，這位「鬼刺客」又轉向戰飛羽：「飛羽兄，請進『幻音樓』奉茗，待我們先治傷，然後，晚上再浮一大白！」


戰飛羽抱拳道：「多謝了，戈兄！」

收好由凌剛交過來的一對「雕龍短劍」戈凉一邊偕同戰飛羽，曲少英，媚媚等人往「幻音樓」的方向走，他一邊有意無意的向媚媚道：「到了晚上，葉媚，把妳暗中託請曲先生調集在莊外埋伏着的『十敷岩』那干手下一起請進來用膳，休息的地方凌剛會爲他們準備……」

媚媚怔了怔，臉兒通紅的道：「你，你已知道——知道我請曲先生到『十敷岩』調集我們的人手啦？」

哈哈一笑，戈凉道：「小甜蜜，妳這點把戲還瞞不得了我這雙老江湖的利眼呀？」

於是，戰飛羽同曲少英也忍不住笑了起來，就在這片歡欣的，和祥的又瞭解的笑聲洋溢裏，一行人的身影已消失在「幻音樓」的門扉內……（完）



監製
何麗荔
武術指導
美艷玉女
范凌
鉅壇硬漢
田野
泰國影帝
乃密
領銜主演
石堅
林靜
馮淬帆
唐廸
陳濠
聯合演出
飛俠神刀
Flyer & Magic Sword
港聯
影業公司
SCOPE
仙鶴七彩